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辩证法概论

BIANZHENGFA GAILUN

【苏】尼·伊·布哈林 著
孟广钧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ISBN 978-7-229-10219-7



9 787229 102197 >

定价：48.00元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辩证法概论

BIANZHENGFA GAILUN

【苏】尼·伊·布哈林 著

孟广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辩证法概论 / (苏)布哈林著;孟广钧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29-10219-7

I. ①辩… II. ①布…②孟… III. 辩证法—研究
IV. ①B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773 号

辩证法概论

BIANZHENGFA GAILUN

[苏]尼·伊·布哈林 著 孟广钧 译

责任编辑:曾海龙 吴昊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刘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 字数:290千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19-7

定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哈林文集》出版说明

布哈林是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后被含冤处死，1988年获平反。《布哈林文集》共收录了4本著作。列宁批注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首次把布哈林原著全文与列宁对该书的批注合并在一起出书，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完整思想，尤其是对研究列宁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其他三部著作是布哈林1937年含冤入狱后，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凭记忆写作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现的狱中手稿。这三部著作是：(1)《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布哈林从1920年初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本书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2)《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吸取了列宁的批评意见，对一系列哲学问题做了新的深入的阐述，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苏联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价值；(3)《时代》，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20世纪前后革命前俄国的真实图景。这四部著作是研究布哈林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中文版说明

《辩证法概论》是“布哈林狱中遗著”第二部，其余两部为《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和自传小说《时代》。

本书俄文原名“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рабески”，直译为《哲学阿拉伯图案集》，中文版译作《辩证法概论》。

布哈林学识渊博，尽管写作本书的条件极其恶劣，但他仍然依据其平常的积累和博闻强记的超人能力，在书中旁征博引，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甚至印地语、汉语等多种语言的著作，这给翻译带来很大的难度。虽然我们尽力译出各种语言的引文和短语，尽量核查各种引文，但仍然未能尽如人意。某些引文，未能找到出处。

书中的脚注大部分译自俄文版，部分是我们编写的。

本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难度较大，望识者指谬。

序

A. П. 奥古尔佐夫^①

死亡之星悬在我们头顶，
无辜的罗斯在痉挛。
血腥的皮靴在践踏，
黑色玛卢斯^②的车轮在碾轧。

A. A. 阿赫玛托娃^③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最后一部手稿，准确地说是他的最后一部哲学手稿。这之后没过几个月便是庭审，请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该主席团还是依照他起草的苏联宪法选出来的……

手稿是在卢比扬卡内牢里写的，最后一页上注明的日期是：“1937年11月7—8日，伟大胜利20周年之际”。对布哈林本人来说这日子可是不吉利的。

1938年3月8日，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关于自

① A. П. 奥古尔佐夫——生于1963年，俄国著名哲学家，主要研究哲学史、科学哲学和认识论。1994年起领导俄国科学院跨学科方法论中心。

② 玛卢斯，即囚车。

③ A. A. 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著名女诗人。

己，我可以说，在狱中蹲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工作，没有闲着，保持着清醒。”^① 20年后，A. И. 米高扬在同美国记者费舍尔谈话中说，布哈林没有受过刑，他在狱中一直工作。但是，布哈林关于自己在精神与肉体上所受折磨而讲的那些话没有人相信，米高扬在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上对叶若夫所作“关于布哈林与李可夫案”报告的补充里所说的话^②，就更没有人相信了。

关于布哈林在狱中留有哲学著作，确有一些证据。在索洛夫卡坐过牢的 И. 倍各尔记得布哈林的学生 A. 爱亨瓦尔德回忆他同自己老师对质时的情景：“亚历山大是与布哈林对过质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对质的时间长达五个多小时……在对质将结束时，布哈林同爱亨瓦尔德彻底和解了，他请求法院检察员允许他们单独谈一谈。检察员同意了，在门外留下一个警卫，走了。于是，布哈林和爱亨瓦尔德面对面地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布哈林首先向爱亨瓦尔德打听自己家中的情况，询问他的学生们的命运……然后布哈林对爱亨瓦尔德讲了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哲学见解。布哈林被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给他送来书籍和打字机。布哈林在著述。爱亨瓦尔德问他写的是什麼，布哈林的回答使爱亨瓦尔德吃了一惊。他说：‘写人的天性。’布哈林甚至想极力让爱亨瓦尔德信服，说他从今而后只该做一件事，那就是忘掉意识形态问题，忘掉经济和政治，努力去理解一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从爱亨瓦尔德的讲述中，我始终不懂布哈林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他的探索是否具有神秘主义的纯道德或哲学性质。但是布哈林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想的确是这个。”^③ 斯·科恩在著作中也引述了这一段，并且还问道：“不知手稿是否保存下来。”^④ 如今，我们知道了，手稿是保存下来

① 《右派托反苏集团案审判报告》，莫斯科1938年版。引自米·库恩《布哈林及其敌友》，莫斯科1992年版。

② 见〔俄〕《历史问题》杂志1992年第2—3、4—5期。

③ И. 倍各尔：《动荡的一代》，佛罗伦萨1973年版。

④ 斯·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莫斯科1988年版。

了，它写的是辩证法问题，并且显然这还不是在卢比扬卡 13 个月孤独之中的唯一一部手稿。布哈林的遗孀安·拉林娜回忆说，她曾把布哈林需要的德文书籍送去卢比扬卡，为他写《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文化没落》^①做参考。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它的种族哲学也是《辩证法概论》的重要部分。

50 多年来这部手稿一直不见天日。“当局”否定它的存在。也只有在今天，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开始打开克格勃和苏共中央的档案，才有可能了解到布哈林的绝笔。这部手稿终于交到他的遗孀和儿子的手中。

这是真真正正的狱中哲学笔记，是尽管被关在马克思主义者建造的监狱里却依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忠贞不渝的聪明人和哲学家写就的。20 世纪大概将会以曾有众多死刑犯留下绝笔遗著而闻名于世。我立即想到的名字有 A. 葛兰西^②，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牢中写出《狱中札记》。在俄国则有 Н. Д. 康德拉季耶夫^③，他在弗拉基米监狱里写下《经济的静力学和动力学》，这部著作直到 1992 年才问世。此外，Н. И. 瓦维洛夫^④的狱中手稿说是没有保留下来。还有 A. И. 索尔仁尼琴^⑤，他学会逐行逐行地背书，后来便出了《伊万·捷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今，这是又一部在斯大林地窖中写出的手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哲学阿拉伯图案集》^⑥。布哈林为什么选了这么个书名，是不是因为叫“阿拉伯图案集”便可以不必在结构布局上去求连续性开展，而便于把一些彼此不相联系的短文选题汇集在一起？通常称“阿拉伯图案集”的，一般是作者把他在不同年代

① 安·拉林娜·布哈林娜：《难以忘怀》，莫斯科 1989 年版。

② A. 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 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

③ Н. Д. 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俄国经济学家，1938 年被苏当局处死。

④ Н. И. 瓦维洛夫（1887—1943）——苏联植物遗传学家。1940 年被捕。

⑤ A. И. 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小说家。1945 年因批评斯大林被捕入狱，1956 年平反。1974 年因《古拉格群岛》一书被当局控犯叛国罪驱逐出境。1990 年恢复苏联国籍。

⑥ 本书原名“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рабески”直译为《哲学阿拉伯图案集》。

里所写的各种问题的不同札记收集在一起。或许就是这个原因，那些优美的，有悦耳装饰音的音乐短小作品通常也叫做“арабески”。在琢磨布哈林为什么把自己狱中的哲学笔记命名为“哲学阿拉伯图案集”时，须要想想这些细微区别之处。

给自己的哲学作品起这么个美妙的名字，可以解释为布哈林的谦虚，他想借此来强调自己并无意去对辩证法做完整、系统的叙述，同时也说明他所具有的洞察力，暗示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可怕条件下从事哲学研究是多么的反常、不现实。的确，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独自一人研究哲学岂非有点古怪？从那么多的面对面对质、疲惫不堪的审讯下来，经过不断的威胁，还能读得进培根、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到哲学的高空云层中去翱翔，这难道不是奇迹吗？这是卢比扬卡监狱里充满装饰音的乐曲！确实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同时，不在意刽子手们给他的条件而去做自己喜爱的工作也是再没有比这更英勇的了。

在《辩证法概论》中，布哈林哲学立场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人对世界的实际态度。这是他早先对有关科学院的科学组织工作所写的文章和所做发言的发展。^①这种积极世界观的立场也在他理解社会本性的主、客体知识中，在他强调“掌握”主、客体的活动性质中，在用理论来阐释实践的理论中，在解释唯我论是具有一定目的的主体的新立场中，在意识到当代科学的实际倾向中，在“情感诸元”的社会诠释中都有所表达。可以说，布哈林的思想是同20世纪当时比较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A. 葛兰西和Д. 卢卡奇的思想朝着一个方向并行着，他们都在建立认识的社会理论，不单单是要克服认识论和社会论（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鸿沟，而是还要在提出和研究阶级的认识论问题时形成就其实质

^① 尼·伊·布哈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论和实践》，载于[俄]《汽笛》杂志1931年第1期；《论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载于[俄]《科学院通报》，1931年第1期；《技术改造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当前问题》，莫斯科1932年版。

来说是新的社会体系：我们怎样认识？认识的途径什么样？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什么是自由？

认识论成为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论，其中心是发展的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不论是在正面探讨哲学问题，也不论是在进行批评时，布哈林都没有对此或对彼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做过哲学评判。他援引B. И. 韦尔纳茨基^①关于地球生物层学说，在分析自然的整体性时指出遗传学在生物认识法则中的作用，显微物理学在揭示间断和间断二重性的作用；他在批判种族主义时利用了人种志学者和人类学家们关于种族和民族起源的大量研究材料，他分析了相当一部分国外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工作（诸如：T. 莱辛、G. 凯泽林、M. 舍勒及其他等人）。

若想简单地列出布哈林在这部手稿里所提出的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问题，那么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以下这些：

——抽象和具体问题，这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提出的，但长期被他的追随者们所忘却，直到50年代中期才有人（Э. В. 伊里延科夫、A. A. 季诺维也夫、M. K. 马马尔达什维里等人）再次提出。

——阐释实践、理论和审美对人世的关系是一个统一过程，如此才能比较广泛地理解实践，并从这个关系中得出实践的认识论标准。

——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循环演变”，即理论不断地演变为实践和实践不断地演变为理论。

——显示自然界中各种类型的联系，它们不局限于因果关系，而是也包括职能联系、统计联系、有目的的联系等等在内（六七十年代成为研究的课题）。

——强调自由的多种形式和多种形式的必要性，作为认识所必须，要战胜对自由所下的极其狭窄的定义。

——研究机体的完整性问题，后来成为И. И. 施马尔豪森著作的

① B. И. 韦尔纳茨基（1863—1945）——俄国地球化学家。

一个题目。

——对目的论的独特见解，视它为必须因素。当“认识和生产作为明智的积极的过程、目的论的实质过程时，它们的背后是必须”。

——作为哲学入门的导语，分析思维的社会学问题，分析“生产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相互关系，它不仅包括对意识的思想形式的批判，其一即拜物教，而且也批判了他们称之为“思维的体裁特点”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有代表性机制。

——他强调艺术中的体验和共感，科学中的直接知识，其中包括“接近自然”的重要性和“与自然的情绪联系”。

——论与史一致的思想，即“理论是历史的，而历史是合乎理论的”。

布哈林死后过了半个多世纪，他的手稿才得见天日。此时，卢比扬卡内部监狱大楼前的那座在他死后才竖起的石头雕像^①被推倒了，……不过，布哈林的这本书还是会有读者的，他们不单是一般专门研究苏联哲学史或苏联共产党内部当权派别之间斗争史的读者，也还会有那些想对搭载历史的沉重枢车上了路的几代人的命运进行思考、对造成俄国及其文化悲剧的原因进行思考的读者。

应该说，围绕着布哈林的哲学思想的众多无稽之谈，都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们虚构出来的，说他不懂辩证法，是机械论、均衡论等等。我国的哲学史家们有许多工作可做，他们该把斯大林分子对布哈林遗产的歪曲和篡改去伪存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据过并且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长帛中的一根线，长链中的一个环。布哈林生前最后几年的悲剧是在极严厉的审查，经常性的压力，恐怖的气氛，不间断的告密、揭发、调查的条件下，不得时常采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暗喻、话说半截的方式来写作，并在最后还是被齑碎，这

① 指捷尔任斯基塑像。

就更加深了这部被长期尘封在克格勃档案中的手稿的悲剧性。他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后续队伍中出列了，不再参与那些从来都对精神过程产生实际影响的辩论、争论和批判了。布哈林在这部手稿中所发挥的思想本来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向完全不同的新的视角，哪怕在五六十年代让它见之于世也不为晚！布哈林在这部手稿里所描画出的哲学形象和斯大林说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斯大林在一年以后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归纳辩证法为三个特征，唯物主义为四个特征，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定论。布哈林在手稿中首先提出并探讨的许多问题，甚至在6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也还是新鲜的！那些不让这部手稿和众多其他作者的手稿面世的人，他们的罪过不仅是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它变成思想死结，而且还粗暴地对待了本国的聪明头脑，不仅仅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是对俄罗斯文化。布哈林的手稿，是创建非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1938年是布哈林被处死的一年，也是在苏联最后确立了思想统一的、被阉割掉精华的、四肢残缺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年。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便停止了发展。到50年代中期它才第一次解冻。

1928年末至1929年初，布哈林发言反对斯大林的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从那时起斯大林便开始有步骤地、用阴谋诡计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对他进行迫害。布哈林原以为斯大林会接受党代会的决议，认为他自己同党的路线没有分歧，然而斯大林根本就不考虑。他在布哈林的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撤了他的《真理报》总编辑的职务，解除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逮捕了他的一批学生，同时任命他为《消息报》的总编辑，还说他不会要布哈林的血。把皮鞭换成蜜糖饼干。布哈林没有对着干，他承认自己有错误，在联共（布）七大上，他发誓效忠于党和“党的思想和意志的体现者、它的领导人、它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布哈林对一个他已经看透了厚颜无耻、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唱颂歌，这个人迫使布哈林在其他中央委员和党员遭受恐怖迫害时，为他歌

功颂德，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自己的众多老朋友。最为精心策划的是在1936至1937年间的“折磨”，那时斯大林差不多每天都要变几变，由愤怒变慈悲，由怀疑变虚假的信任，显然他知道布哈林会骗他，他认为布哈林作为中央委员，有60多名被捕的人书面揭发他，又有G.索柯里尼柯夫和揭发人A.阿斯特罗夫、E. F.库里可夫及其他人等的当面对质，布哈林的方寸已乱。我们在历史的远距离处难以了解布哈林当时的心境，但是清楚的一点是，对那不像是他说的请求宽恕的话只能解释为他处在极大的压力下和歇斯底里中。那段话是：“我双膝跪在祖国、党、人民和他的政府面前，请求主席团宽恕。”这些都依然不能解释布哈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忠厚的没有任何私心的哲学家，像他在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中所说，他反对斯大林，准备毫不犹豫地为列宁献出生命的人？是在斯大林政体下带来一阵血腥旋风的罪魁祸首之一？或者是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身遭惨祸，由此明白了自己所选择的路和屠杀自己的刽子手思想一致，是曾经鼓舞他的空想要了他的命，他是这样一个人吗？

评价布哈林这样复杂和矛盾的人物，难以找出单值的答案。对他的哲学思想，对他的政治纲领，不论你采取什么立场，“或此—或彼”（或惊叹，或批判）都无法予以相应的评价。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令人尊重和哲学家。布哈林的同时代人回忆他时都指出他为人和善、坦诚、童心未泯。譬如，托洛茨基这个远不是他最亲近的人写道：“布哈林的性格中有某种孩童的东西，用列宁的话说，这使他成为党的宠儿……列宁说他像蜡一样柔软，布哈林爱戴列宁、像小孩子依恋母亲般跟着列宁。”^①他的遗孀说：“布哈林是个非常心细的人，腼腆得像个大姑娘。”^②斯·科恩说：“他没有托洛茨基那种唬人的高傲，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装腔作势，不像斯

① 列·托洛茨基：《革命家肖像》，莫斯科1991年版。

② 安·拉林娜·布哈林娜：《难以忘怀》，莫斯科1989年版。

大林那样多疑和爱耍诡计。他对同志和朋友‘爱护备至的温柔’。在一些非正式聚会上，他用涓涓的‘亲切殷勤’征服与会的人，用欢乐感染众人，并在最恰当时刻使人‘对政治’入迷。”^① A. И. 索尔仁尼琴的心理观察也非常准确，他说：“斯大林一辈子最担心像布哈林那样不贪财的人。他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他的推测使自己惊恐失措。”^②

正如 M. 格弗特所说：“布哈林的死，是列宁失败的结局。”^③ 布哈林自认是列宁的学生，《辩证法概论》的手稿是对他的奉献。实质上手稿所探讨的都是围绕着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拟定的问题。甚至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社会—神话创作的唯心主义”时，布哈林也没有离开列宁的范式，没有理睬他的后来成为组织系统理论第一异文的“构造逻辑学”。他也照学列宁，直率地批判“从范畴模糊的形而上学转向神学的神秘主义”的陷入反智力说和反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此处恰是……哲学可怕的自我封闭根源，不论是列宁也不论是布哈林，他们不了解 20 世纪的欧洲思想，不了解哲学的世界历史发展，他们的哲学是，只要思想不同和观点不一致，就要与之对立和斗争。

布哈林追随列宁，崇尚暴力方式的政治斗争。1920 年，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份里，他写道：“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奇，都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④ 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布哈林关于未来人类的乌托邦空想。为此，他连今人的生活和尊严都给践踏了。布哈林当然没有从空想中解脱出来。他和自己同时代人都相信暴力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改善人类。虽然 M. C. 奥里明斯基说的不错，要用经

① 斯·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莫斯科 1988 年版。

② A. И.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中》，巴黎 1969 年版。

③ M. 格弗特：《预报毁灭》，载于 *BNNENT*，1988 年第 4 期。

④ 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127—128 页。

济办法代替“布哈林式的流放和枪决”^①，但是为了公正还得说，赞扬这种武力镇压是那时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从列宁到季诺维也夫，从托洛茨基到斯大林都是如此。而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是如此。布哈林于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给党内民主定下规限。

布哈林的悲剧还在于他在同反对派进行政治斗争时和斯大林结盟（不错，他日益看清了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内心非常痛苦）。布哈林处在与斯大林反对派的共同斗争中，为了党的统一，为了这个神圣的思想意识，他们要向血腥的摩洛^②贡献例行的祭品。于是，1926年7月28日，布哈林在反对共产党内反对派合法性的发言中说：“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派别在党内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就得同意其他政党合法，如果我们同意其他政党合法，那么我们确实就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滑到政治民主的路线上去了，也即孟什维克、考茨基、社会革命党和我们的其他政治敌人很早和从来都鼓吹的路线上去了。”^③两年后，他又说：“世上最可珍贵的是我们全党的统一”，他号召“谁胆敢为小集团的利益牺牲党的统一，那么就要把达摩克利斯的剑^④祭在他的头上”。^⑤一年后，他自己便掉进这个陷阱，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捕鼠器”之中了。^⑥甚至当他认识了强迫的封建军事方法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纲领的毁灭性，也还是同意在富农疯狂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时与他们“要用枪弹对话”。^⑦在《辩证

① 《红色处女地》1921年第1期。

② 摩洛，古代中东地区信奉的以儿童为牺牲的神灵。

③ 亚·李可夫、布哈林《党和反对派集团》，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

④ 达摩克利斯的剑，古希腊传说：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某日宴请他的宠臣达摩克利斯，请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欢宴正酣时，达摩克利斯突然看到自己头顶上方悬挂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由一根马鬃系着。他明白了——安宁稍纵即逝。后人把达摩克利斯的剑比喻千钧一发。

⑤ 布哈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

⑥ 安·拉林娜·布哈林娜：《难以忘怀》，莫斯科1989年版。

⑦ 布哈林《伟大的改造（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载于1930年2月19日《真理报》。

法概论》手稿中很容易找到布哈林和他那个时代里众多共产党人的幻想和在他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意识。譬如：关于宗教在苏联已消灭、关于伦理道德的阶级性是适宜的行为标准总和、关于什么历史地产生出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人是最高级的历史的比较完整类型的行为主体，及其他等等。

但是，布哈林不是空想的奴隶。他轻松地承认了错误，并且力图确定理论思想和实践行动的新途径。于是，在认识到农业集体化的强制方法和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加强阶级斗争的斯大林理论对俄国的毁灭性时，他站出来反对“对农民的封建军事剥削”^①，并开始探索农民合作化的途径。在《辩证法概论》中，谈到政治策略上的错误根源时，他说“可以在这些有限地反映现实的基础上，有限地、形式主义地思考问题，即片面地、错误地制定策略并相应的行动。那样，犯错误、犯‘政治错误’（这错误必然用全力从错误的指示中产生出来）便不可避免，哪怕政治形势一时很好，也必然会出错误，倘若形势不好，便会毁了一切。”^②从布哈林的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到他反对斯大林的纲领和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做法，当时当局的庞大官僚行政机关正在制定对付农民的封建军事行动政策。

早在30年代初，在布哈林的文章中便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那个在不久前还被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认做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现的东西。布哈林哲学思想的这个转变在他1936年4月在巴黎所作的报告^③和在《辩证法概论》手稿中都有反映。在与权势和法西斯主义相抗争时，布哈林从人道主义中看到了“我们时代的思想中心轴”^④，他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个性发展，相反，从一定的历史阶段开始，这是必须的前提……

① 《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2卷。

② 见正文第三十五章，第293—294页。

③ 布哈林：《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见“布哈林狱中遗著”之一《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1936年1月1日《消息报》。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①他在狱中《辩证法概论》最后几页上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我们不但不能把它看作是他的要把乌托邦空想变成现实和远离残酷现实的空想，而是要看作他提出的一个纲领，反对斯大林极权镇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要植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他把他的那个时代称之为“社会主义确实实发展，资本主义在空想中注定要灭亡”的时代。布哈林这样描述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在前进，它的生产力在增长，其计划组织性在增强，物质文化在提高，城乡之间的鸿沟在填平，另一个鸿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也在填平；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他们的技术文化也在提高，精神视野拓宽了，潜在在发挥，开始研究科学与艺术进行创造；锻炼意志、性格、创作激情，体强力壮了，创建新型家庭，既有工作，也有思考；人民之间协作加强、劳动者地位提高、个性发展；同时整体组织性，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性也加强了，为日后日益丰富发展创造新条件。发展的自由是最珍贵的自由，它对千千万万的人民来说第一次成为历史事实。”从这些话里以及与之相似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夸张辩才，吹嘘无功可言的苏联社会主义，他把他所希望的未来当作现在，让这个不幸国家的人们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如果用与现实相符不相符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政治的和思想的雄辩术不值得分析。来看看那些精心设计的疏忽，它们是被用作哲学推论的一种风格特点的论证和结论的，所起作用便是忠于一定的范式以抵抗或反对对立的范式、批评和辩论等等。要明白这一类雄辩术的手法针对的不是思想家周围的现实，它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们针对的是自己的论敌，它们讲的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就，而是自己的思想纲领的实质，它们的宏伟宗旨（战斗的反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改造科学技术潜能）是反对斯大林纲领的。对布哈林 30 年代的文章和讲话还得要判读他的隐喻暗示、用伊索式的语言进行的辩论和沉默，他相信在残酷的

① BNNENT. 1988 年第 4 期。

政治审查制度与无公开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读者和听众是善于从字里行间来理解寓言式的语言和隐喻的含义以及他在话中的潜台词。再举一个例子，30年代里，布哈林在其工作中多次批判法西斯、批判法西斯的思想和实践。在《辩证法概论》中批判法西斯种族主义哲学和它的反理性论占很大篇幅。不妨试问一下，布哈林所批判的法西斯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实际，但不可否认他所认为的法西斯威胁是多方面的，他要唤醒听众和读者去联想斯大林的制度，用人道主义的个性概念和它与社会的联系去反对它。布哈林在他的演说和文稿中毫不含糊地说必须在国内实现改革和民主。^①他在巴黎的演讲中这样评述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捧上了天。它把万能的‘总体国家’置于一切组织之上，在这个国家除领袖们和‘最高元首’外，一切人都被剥夺了自我意识。在这里没有个性的群众成比例地颂扬‘领袖’……这样，绝大多数人就变成了简单的执行者，服从强加于生产、日常生活、家庭、生理、思想等等生活的一切领域的统一法律，服从国家用惩罚手段来维持的纪律。”^②不妨回忆一下他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斯大林比做无产阶级的“元帅”的鲜明例证，这当然是把斯大林比作把政权交给了希特勒的兴登堡，指他可能把政权交给叶若夫一类的血腥刽子手。当然，布哈林也为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贡献，但是他的贡献实在微不足道。他的溢美是拘谨的（不错，在处死前几年，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时，便不那么拘谨了——譬如，可见于1936年5月15日《消息报》上的《伟大事业的金字塔》、《辩证法概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

① 《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莫斯科1935年版；《革命一年的小结和我们的敌人》，载于1935年11月7日《消息报》；《被推翻的定额》，载于1936年1月1日《消息报》；《苏维埃民主的扩大》，载于1936年5月1日《消息报》；《历史的前进路线，说出来的思想》，载于1936年6月6日《消息报》。

② *BNNENT*. 1988第4期第20页。又见：《人类第二次诞生》，载于1935年8月1日《消息报》；《论地缘政治领袖》，载于1936年2月15日《消息报》（见“布哈林狱中遗著”之一《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明米·库恩所说：“布哈林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有关斯大林天才的厚厚一叠手稿。大概这是他要向无限权威的独裁者企图证明自己的忠诚并拯救自己家庭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他是否真诚，斯大林是很清楚的。^①相反，如在下面所指出的，布哈林在《辩证法概论》手稿里同斯大林主义进行了隐蔽的辩论。

不妨提一下他是怎样描述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离不开的神话和唯意志论。他讲凡是对法西斯政治有用的都被认为是真理的这句话，固然是针对法西斯的，但却也把斯大林主义捎带上了。他在侦讯大牢里研究哲学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想走进现实世界，想要与世隔绝吗？这隔绝当然不是在牢房内，而是隔绝在哲学论战的非现实世界中。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企图，逃避那该诅咒的问题：“谁之过？”和那可能的答案：“你也是其中一人！”要知道哲学的议论距离古拉格周围的现实是那样的遥远，犹如小孩子做梦与犯罪的现实不搭界一样。无论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也无论是现今的历史学家都回避不了这些问题，它们太尖锐了，正因为尖锐，才需要回答。我想，这最后一部哲学手稿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布哈林，这个布哈林濒临绝境，即将对他进行宣判，他知道必死无疑，准备利用武库中的一切哲学手段来与斯大林的狗腿子 A. 维辛斯基进行战斗。

应该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作都习惯于仅从现实反映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在哲学家、诗人和作家们的作品里迄今看到的仅是“指物的呼唤”，仅是再现现实。这种态度正是列宁的反映论的特征，一般来说语言失去了它们的隐喻、象征和有异乎寻常作用的意义。用 P. 巴特的话来说“它们至多是观望现实的玻璃窗”，

^① 斯·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莫斯科 1988 年版。阿夫托尔哈诺夫证实（《回忆录》美因河上法兰克福 1983 年版）布哈林称斯大林是“有电话的成吉思汗”、“渺小的东方暴君”（见《反对派公报》1929 年第 1—2 期）、“无原则的阴谋家”（科恩：前引书第 348 页）。布哈林的遗孀证实说：“1936 年 9 月月中，他公开地对我讲了斯大林在搞恐怖活动中的作用。”（《难以忘记》）F. H. 唐恩回忆：布哈林说斯大林“身上有鬼，正因有这‘不幸’，他必得报复，报复所有的人，特别是比他高明点儿、比他强点儿的人。他是一个渺小的、凶狠的人。不，他不是人，是魔鬼”（见《国外舆论》1991 年第 6 期）。

而整个创作过程由两个元素——“现实”和对它的反映组成。^①一切文化作品都只从一个角度来进行评价——看这位艺术家或思想家对现实的“再现”、“反映”和“表现”的符合程度有多少。反映的符合程度成为认识论和美学的唯一标准。

哲学家和诗人的创作是不能由这种死板的评价来支配的。它们创造思想和形象的非现实空间、创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具有各种可能含义的世界。在他们那纤细的、常常是想入非非的世界里，不仅要体现出结构和脆弱形象的心境，而且还要创造第二个“非现实的现实”——文化的象征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有它自己的标准。如果说，苏联共产党人为了唤起群众的热情、动员他们、向他们灌输对敌人的仇恨、追求公共正义，而在他们的言论中容许风格样式手法的多样化，诸如争辩、充满激情、快速奔放的热情、情欲，甚至于让幽灵出现，那么对哲学推论，他们是力求清除华丽的辞藻。他们的这种力求把哲学推论从思想斗争和华丽的辞藻中解救出来的意图令人感到他们不单不理解哲学的推论就是生活本身，并且还埋下有可能丧失哲学自身生命的隐患。不错，应该说类似的企图从来都要和与之相反的企图相撞击——使哲学为当前需要服务，把它变成思想斗争的武器。但是，在这里（不错，是用另一种形式）依然令人感到是对哲学特点不理解，把哲学同苏共的思想等同起来了。

布哈林的悲剧在于他顺应了这种标准的浅薄哲学。不过他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1934年8月）上所作报告已经说到必须要“改变标准”，他反对简单的口号、天真的粗俗和肤浅的艺术内容与审美形式。在《辩证法概论》中他没有改变这个新态度。对此，我们不能从这是反映30年代末期苏联现实的角度去理解，而要从布哈林反对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斗争前后，从维护他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为准备明天同对自己的起诉人战斗去理解。

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斯大林分子根据斯大林1930年12月在

^① 巴尔特：《侯爵萨德和二十世纪》。

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上的指示，认为布哈林不仅政治上右倾，并且还在制造修正主义的哲学理论，说什么他反对列宁主义，否定辩证法的意义和作用，坚持机械论世界观（“均衡论”原则、量变质变及其他）。^① 斯大林在报告中要求哲学家们：“打击——是主要问题。要向没有打击过的地方全面出击。”打击的对象既有黑格尔，也有普列汉诺夫、恩格斯、德波林和布哈林。可惜，斯大林的话不是譬喻或修辞问题。它们成为现实。一般来说，极权政体的思想家们是不承认譬喻的，它们力图把譬喻变成现实。

布哈林反对如此这般诠释他的哲学信念，因此用《辩证法概论》反驳。应该提醒注意的是，他的手稿不仅从头到尾都对哲学家列宁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内容也都是完全按照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理解来写的。第十六章专门批判地分析机械唯物主义的“罪过”：强调物的量和质变为某种主体的过程，把一切联系理解为机械原因，把有生命的退化为机械联系，把整体变成零件的组合，把目的论赶出科学领域，反历史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罪过”表现在对世界的认识是简陋的、贫乏的。布哈林说它是“把世界庸俗化了”。

很显然，《辩证法概论》从构想到内容既是不露真相又是真相毕露地同那些伪造他的哲学观点的人进行论战，这是他以保卫列宁哲学遗产的形式来保卫自己的哲学思想。如果不把这手稿包括进布哈林同斯大林的鹰犬们辩论的前后文去看，是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内容的。

在布哈林的《辩证法概论》中还有一个精心隐蔽的层面，凭它可以把手稿视作是对即将审判他的乌尔里希、维辛斯基的论据进行逻辑哲学的研究。请注意第一章，它的标题是相当纯理论性的——

^① 参见克雷洛夫、泽克夫：《论右倾危险》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列曼、波克洛夫斯基：《右倾的思想来源：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和倾向》，列宁格勒1930年版；车尔尼亚克：《布哈林同志想象中的列宁的政治遗嘱》，莫斯科1930年版；《哲学战线的转变》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谢列克托尔：《辩证唯物主义与平衡理论》，莫斯科1934年版；索林：《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列宁—斯大林党的斗争》，1937年版；瓦加诺夫：《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莫斯科1970年版，等等。

《外在世界的现实性，兼及唯我论的阴谋诡计》。从命题和定向来看似乎是谈纯哲学问题——批判唯我论并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与唯我论的论争继续下去。但是内中出现一个转折，突然出现一道明光照亮它的内容。这个转折便是与魔鬼的出现联系着——梅菲斯托费尔以唯我论的思想家和保护者的面目出现了。批判唯我论——“否定其余的整个世界和其他一切人的关于人的理论”——的这一章是相当重要和有许多涵义的。它暗藏隐喻，说明布哈林对斯大林及其鹰犬们的隐蔽态度。那梅菲斯托费尔作为唯我论的魔鬼，利用逻辑论证的资本和它的魔法为的是证明“疯子的”意识，想象着除他之外再无他人，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意识中演练。“唯我论这魔鬼很狡猾，他披着有魔力花饰的逻辑铁披风，还吐出舌头嬉笑。”魔鬼原来是逻辑学家，他提出一些看来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论据，并且这些论据合情合理，循序渐进。但是这逻辑是建立在“唯我论的呓语局限性”上面。唯我论的特征是“死板的疯狂、顽固不化的孤独、脑力劳动的家庭手工业者的极度穷困和精神赤贫被一股脑儿地塞进小小颅骨盒儿里的不育孕的世界”。唯我论者“和朋友没有关系，也没有联系，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切”^①。这是霸道，他的心灵不仅对一切美好和伟大的事物是关闭着的，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不开启。梅菲斯托费尔用尽全部智谋和全部魔鬼的看家本领为的就是肯定唯我论的观点，引诱人去孤独、无止境地否定存在和世界以及其他的人。唯我论的立场是独裁者的立场、蛊惑者的立场、反人类的立场，他既湮没世界也湮没个人，否定人的生存权利，力图使人重回原始和无知感觉中去，回归到“蛮夷时期状态”。

在写关于唯我论的篇章时，布哈林没有去借助可以解释为精神极度紧张的幻象，也没有学拉狄克求助于梦幻，让独裁思想家 H. 马

^①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于《十月》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

基雅维里在争论中战胜民主思想家卢梭。^①布哈林用的完全是现实的哲学理论。他表述自己对唯我论凶狠的慷慨激昂之不满，既不需要故弄玄虚，也不需要幻想虚构。他所使用的手法相当有成效，很难找出哪一点来反对，因为这是对确实存在的哲学理论问题的批判，那理论掩盖着另一个真实情况——一个魔鬼性格的人掌握了政权，正在使用暴力和仇恨敌视自己的世界和其他人。

审判期间，唯我论的话题在与维辛斯基的辩论中作为论证浮现出来，不管承认与否、不管是否认罪，它成为取证的事实。这场辩论发生在1938年3月7日，当时维辛斯基再一次企图把布哈林同北高加索农民暴动联系到一起。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北高加索的一伙同谋和境外的哥萨克白匪团伙有联系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说是，斯列普可夫也说是。

布哈林：如果李可夫说是，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你能不用哲学语言回答我吗？

布哈林：这不是哲学语言。

维辛斯基：不要用哲学的花腔怪调。

布哈林：我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嘛。

维辛斯基：对我说“不是”。

布哈林：我不能说“不是”，也不能否定有过这事。

维辛斯基：那么说，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布哈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事实在，也就不会以这些事实是否进入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意识为转移了。这是外在世界的现实问题。我不是唯我论者。^②

同维辛斯基的这场辩论的意义何在？布哈林的出发点是控诉必须得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依据。他知道维辛斯基不可能有，而栽赃

① 拉狄克：《马基雅维里与卢梭谈民主与专政》，载于1934年11月7日《消息报》。

② 库恩：《布哈林》。

给他要他承认的仅仅是靠对某些被告施行肉体和精神酷刑得到的招供，布哈林把对被告的这种逼供称之为“中世纪的法学原则”。他归纳出的这一个特征揭开了这场审判的实质——它的本质是残酷无情，它的特征是狡狴诡诈。正因为他不是唯我论者，布哈林强调“并不一定要被告认罪”，必须要的是事实。而事实、“强有力的事实”——这才是同被告打交道时不可或缺的。调查和起诉都离不开它。

他在法庭上选择的策略是——空口承认有犯罪意图和行动，同时对单项指控——参与暗杀、间谍活动及其他则予以否认。在逻辑方面，布哈林远胜过维辛斯基。在指出“在法庭上得知一系列新的事实”的同时，他指出指控是站不住脚的、调查是徒劳的。他指出维辛斯基违反了简单的形式逻辑（重复、偷换概念、特别是强行逮捕、肉体消灭等等），戳穿维辛斯基的论证诡辩术：在没有事实的时候只有代替事实的设想。布哈林的处境非常艰难，但还是摆脱出来了：他不能否定朋友们的供词，因为那样他便站到了唯我论的立场上了，但同时他又不能承认他们说对，因为他们栽赃给他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他用尽气力以自己的论据驳斥那些昔日在沙皇卫队里做奸细，而今又成为斯大林卫队里的奸细的被告们的供词。唯我论的魔鬼通过维辛斯基的嘴巴创造出一套唯我论的无法无天的理论，据此理论，审案的证据全凭法庭内部的见解、凭被告的供词就够了，在法庭上区分实话和谎言靠审案经验就够用了：“法官、公诉人和律师，哪一个也都办过几十个案件了，他们知道被告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说的是假话，也不管他们抱的是什么目的。”^①唯我论魔鬼是狡猾的，但是碰上布哈林的逻辑就吃败仗了。在他最后一次供词中读到这样的话是很令人痛心的，他说：“最严重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政治的责任是无法计量的，法律责任如此这般，以至任何残酷的判决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最残酷的判决是公正的，因

① 库恩：《布哈林》。

为干出这种事可以枪毙十次。对于这一点我完全承认，并且毫不怀疑。”^①于是，我们在布哈林的狱中手稿里又可以找到引导我们去理解他为什么选择招供那条路的阿丽安娜线。它也还是在那第一章里，那是说关于儿子的话：“请安静！激动有害健康。也不要来抓无辜的小孩子做救命草。因为它一点也帮不上你的忙。我们事先不是已经说好，咱们只谈成年人的事，只谈哲学嘛。倘若成年哲学家需要小孩子帮忙——他感到自己要溺水了，得抓住一棵救命草，那么我们也可以谈小孩子的问題。”布哈林在抗衡唯我论立场中不能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否定朋友、家庭和孩子的存在。为力图使自己家人免遭伤害，他呼吁唯我论者不要动他无辜的孩子，因为话题是关于成年人、关于哲学的。

布哈林在《辩证法概论》中和他在审判过程中最后一次陈述里所发挥的这些思想中间还有一条纬线，那便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过的不幸的认罪。布哈林明白，他将被处死。对自己的命运他不抱幻想，在最后陈述中他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之年讲的最后一次话。”正如他在《辩证法概论》中所讲，唯我论的 *salto vitale*（跳跃）原来是致命终局的跳跃。也正是他那不幸的招供词，上下文里才真正具有哲学含义：这个供词使他遭遇死亡，承认死不可避免，而同时又渴望生。黑格尔对不幸认罪的分析，意义在于此，而不是布哈林在最后的的话中所说“自己反革命事业的信念不够格”。

阿夫托尔哈诺夫说得对，不论被告如何自责，斯大林分子都是不能满意的。他们把这看成是“演戏”，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斯大林主义的信条是：“一个人如至死都不自责，不能认为他是真诚的。”^②然而自杀，不是政治自杀，是由于冤枉而自戕身亡，他们照样不认为是无罪的证明。阿夫托尔哈诺夫提醒我们，联共（布）中央政治

① 库恩：《布哈林》。

② 阿夫托尔哈诺夫：《党治制的由来》第2卷；《中央与斯大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年版。

局在 M. P. 托姆斯基自杀身亡后出的公报中说，他自杀是由于自己反党而不能自拔。

.....

审判布哈林造成众人休克，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些人产生了怀疑，比较有洞察力的则看出斯大林制度是怎么回事，他给俄国准备下什么样可怕的命运。有洞察力的人，知道审判布哈林真正意义的人，不只是托洛茨基和外国的新闻记者，特别是 F. 麦克林，而且许多居住在俄国的人——B. N. 韦尔纳茨基、B. L. 帕斯捷尔纳克^①、O. M. 弗雷登别格、H. 曼德里什坦、M. 普里什文也都知道。^② 他们才是俄国的良心。他们深信被告们是无辜的，他们反对这场审判、反对骗人的宣传。这篇序言自然是无法把隐蔽在布哈林手稿中的全部含义

① B. L. 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俄国诗人，著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

② 托洛茨基在 1938 年 3 月 9 日写道：“斯大林依仗极权机器和无限的物质想出独一无二的计划：强奸世界良知，在全人类的赞许中将反对克里姆林的反对派集团永远镇压下去。”（《革命家肖像》，莫斯科 1991 年版）。在《反对派公报》（1938 年 4 月第 65 期）上，他写道：“很难相信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诋毁自己。但又怎么能相信就是那成百上千的人正在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心理和一生事业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些人在被捕后，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自己和妻儿父母以及亲朋好友都落在了格伯乌的利爪中，得不到保护、见不到光明，处在道义的压力下，神经再无力承受时，招供了。”韦尔纳茨基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审判布哈林的感受：“一群疯子。谁会相信？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当局是否有健全头脑……对于整个未来都起着有害的作用。破坏不是来自外部，是当局自己搞破坏，因此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令人痛心。”（《民族友谊》1991 年第 2 期）接着又写道：“审判过程可怕，给人留下‘奇怪’的印象……党已堕落。”（同上）1938 年 3 月 19 日日记：“‘已成过去’的审判肯定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奇怪的是当局不考虑这点……。不会再信任了。”（同上）1938 年 3 月 21 日日记：“审判是个大错误。现在人们似乎都在思考并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这是我的一个新印象。”（同上）1938 年 4 月 7 日日记：“处处是毁灭和恐怖。”1938 年 5 月 12 日日记：“恐怖政策比我不久前的想象还要疯狂。”（《民族友谊》1991 年第 3 期）弗雷登别格曾写道：“斯大林开动了臭名昭著的叶若夫杀人机器。可怕的政治性审判、逮捕和流放开始了。对布哈林的审判给了我抹不去的印象。斯大林用刽子手维辛斯基沾满鲜血的手吹掉了苏联人民的头脑——它的革命知识分子。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播放完肮脏、血腥炮制的审判新闻之后，立即放出喀马林舞曲或是果拍克舞曲的唱片。打那以后，钟楼上半夜里的钟声似牢狱里的缓慢钟声伤痛着我的心灵。”（《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函往来》，莫斯科 1990 年版）曼德里什坦在后来回忆：“只是到了 30 年代后期，有人才感觉到牺牲的数量太大了……翻阅报纸是可怕的，上面满是一些行将毁灭的人用足气力在诅咒他还来得及毁灭的人。这真是个精细的魔鬼构思，让人在被捕之前先丢人现眼赞扬一番恐怖。”（第 2 卷，莫斯科 1990 年版）这种证明材料（尽管人们连对自己亲近的人都不敢相信，也不敢写到纸上）极其多。

的层面和它的哲学内容都解析出来。现在仅仅是开个头，一方面解析他隐蔽着的思想政治的含义（这是个广阔天地，完全称得上是一篇政治“训诂”），另一方面解析布哈林最后遗作的哲学内容。

阿·奥古尔佐夫

前 言

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采取了这种叙述形式，有些地方具有政论性质（主要是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仍力求保持一定的比例，把“阿拉伯图案”^①连成一体。在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只谈实质性的东西。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段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

尼·伊·布哈林

^①“阿拉伯图案”——源自法文 *arabesque*——阿拉伯的。在阿拉伯艺术中形成的一种复杂的装饰图案风格，把连绵交错的几何图案和花草图案精巧交织在一起的花纹。

目 录

中文版说明 /1

序 A. П. 奥古尔佐夫/1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章 外在世界的现实性，兼及唯我论的阴谋诡计 /5

第二章 世界的接受与不接受 /13

第三章 自在之物和它们的可认识性 /33

第四章 空间与时间 /34

第五章 中介 /47

第六章 抽象与具体 /49

第七章 感觉、表象、概念 /58

第八章 “活的”自然界和对它的艺术看法 /64

第九章 理性的思维、辩证的思维和直观 /70

第十章 一般实践和认识论中的实践 /80

第十一章 实践、理论、美学在其统一中同世界的关系 /91

第十二章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出发点 /98

第十三章 物活论和泛心论 /106

第十四章 西欧哲学中印度人的神秘主义 /113

- 第十五章 所谓同一性的哲学 /121
- 第十六章 机械唯物主义的罪过 /130
- 第十七章 存在的一般规律和联系 /137
- 第十八章 目的论 /144
- 第十九章 自由和必然 /153
- 第二十章 有机体 /160
- 第二十一章 现代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 /167
- 第二十二章 思维社会学之一：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劳动和思维 /173
- 第二十三章 思维社会学之二：“生产方式”和“认知方式” /180
- 第二十四章 所谓种族思维 /189
- 第二十五章 社会立场、思维和“体验” /197
- 第二十六章 哲学的客体 /205
- 第二十七章 哲学的主体 /211
- 第二十八章 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 /218
- 第二十九章 作为被掌握的主体和客体的社会 /224
- 第三十章 真理之一：真理的概念和真理的标准 /230
- 第三十一章 真理之二：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236
- 第三十二章 善 /242
- 第三十三章 作为体系的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 /252
- 第三十四章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268
- 第三十五章 作为科学的辩证法与作为艺术的辩证法 /289
- 第三十六章 科学和哲学 /297
- 第三十七章 进化 /303
- 第三十八章 理论和历史 /310
- 第三十九章 社会理想 /317
- 第四十章 哲学家列宁 /326
- 人名索引 /333

导 言

我们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大危机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高涨到极点。这是迷信老太们的启示录^①时代，人类新世界诞生于此时。这是阶级改造者展现高超才能的时代。这是行将消失和衰亡的旧制度之诸神的黄昏时分。一切旧有的价值在爆裂、崩溃。习尚、规范、思想、世界观都在进行总排演；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潜在在划界、在极化中。哲学被吸进这个循环，参加到这个规模巨大的斗争中来，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职业哲学家们在几年以前还瞧不起和嘲笑的马克思主义，如今已站稳脚跟、昂首挺立，直触青天，有什么可奇怪的？它不仅已是出现在街头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已经成为新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结论，这新制度便是社会主义——最伟大的世界历史生活因素。敌人总想给它贴上一些败誉毁名的标签，什么新宗教、末日论^②、救世主降临说^③等等。如果这宗教是唯物主义，那好呀！既然社会主义成为现实，那么末日论也好呀！那（被理解为乌托邦的）救世主降临说也好得很，它团结了千百万人，而且还取得了胜利！——这才是最主要的！这是辉煌的胜

① 启示录——《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预言世界末日、基督与反基督的斗争、最后的审判、基督应许再来的诺言一准实现。教会认为其作者是使徒之一的约翰。

② 末日论——源自希腊语 *eschatos* 和 *logos*：“最后”和“论”二词的组合。关于世界和人的最终命运的学说。

③ 救世主降临说——词源自希伯来文“受膏者”的音译弥赛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们预言上帝将在适当时候派他所膏立的弥赛亚前来复兴犹太国，拯救其子民，建立永恒的统治。

利！是在直接的阶级斗争和生产中，在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在努力、英勇奋斗和哲学、艺术活动中——一句话，在宏伟悲壮的生活舞台各个层面取得的胜利！它向历史的污水坑里填埋沙土、喷洒消毒药水。它把那些迷信到家的老太太们和狡黠的祭司们（他们对这个在旧社会里被称之为宗教的“精神香料”恨之入骨，闻之色变）肃清了，而旧社会里主宰一切的是金钱，是“天下荡妇、全世界人民百姓的皮条客”，是向来都“榨骨吸髓”的资本。无产者并不怎么像冯维辛笔下那个“有了马车夫便不必学地理”的小少爷。^①这个角色属于它的敌人。正是他们对拒绝为他们效力的理智防备得日甚一日。是他们操石斧、抓住“圻”字符号和星占表不撒手。是他们开始背诵编造的历史书籍，是他们顶礼膜拜那些石头娘儿们和各种偶像，是他们转过身去背向未来，像海涅的狗套上了历史的兜嘴，如今只能用屁眼狂吠，而历史对他们也只是 *a posteriori*。^②盛大的酒宴上正在进行欢快的战斗，这战斗包括了各个阶层。

哲学常常是两副面孔的伊阿诺斯，一副面孔对着人，一副面孔对着自然。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符合希腊生活的这种危机，那时不知所措的“主体”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睁大眼睛问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以及什么是善？哲学把问题堆积如山的社会道德条理翻了个底朝天。不过培根·维尔拉木斯基却认为这是无聊的劳动，他建议去搞别的问题——去研究自然界、物理世界和真理。这在砸碎封建枷锁、合理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新人方面又向前迈了一步。巨大的危机炸毁了生活中的一切旧制度，以新的方式提出有关人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因为旧有的社会关系和世界观解体了。现在也是如此。当代资产阶级的哲学之神是在如何舞蹈、迈什么样的舞步哟！从基督教的玫瑰色橄榄油^③到迷信沃坦，从绝对服从康德哲学的无上命令到隆重的歌颂血和

① 冯维辛（1744？—1792）——俄国18世纪剧作家。《小少爷》（旧译《纨绔少年》）是其代表作。

② 见海涅《一个冬天里的童话》。*a posteriori*——拉丁语：据经验。

③ 玫瑰色橄榄油——教堂里用的橄榄油，转意为精神安慰。

铁，从尊崇理性到尊崇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直观，从实在的科学到野蛮地崇拜最怪异的迷信，这是“醉心投机”的货真价实的唯心主义哲学，它与当今神秘主义的那些虽可怜然而厚颜无耻的特罗里^①们相比，可算得上是巨人，甚至连他们的精神祖先尼采也会说他们：“我种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是臭虫。”不过这些臭虫可是精神意义方面的臭虫。在物质上，他们还有一流的武器装备，他们首先须用物质力量来对抗。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曾写过：“思想从来不会在旧制度界标之内培育出来，它们从来都是在旧制度思想界标之外培育出来；一般说来思想做不了什么，要实现思想需要人，人要用有实效的力量。”^②不过，当掌握了群众，理论便也是力量。运用有实效力量的的人应该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尤其是在危机时，思想斗争便特别重要。新的物质世界的巨人——社会主义的巨人是新世界观的巨人。新的世界里的是新人，是完整的人，他们是有意志、有思想、有理论、有实践、有感情、有理智、有心、有头脑、既有灵魂又有主心骨的人。极端悲观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曾在《许佩里翁》中抱怨说：“我难以想象还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比德国更支离破碎的。你看到的只是工匠，而不是人；只是思想家，而不是人；只是传道士，而不是人；只是老爷、奴仆……而不是人。”^③这可怜虫不明白，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生存注定是非人的。正是这非人的生存才在等级制度永恒的法律下产生法西斯主义，在那里“高贵的”“阶层”永远统治“黎民百姓”，在那里，人必须同他的职业、同他的阶级做苦役的小推车铆在一起。在我们国家里这一切都被推翻了。因此，相应的思想家等级也被推翻了，那个在哲学家和诗人的以前国家里布道和实现其意图的“治家格言”也被推翻了。在那真正俄国的《治家格言》中连对小孩子都有说法：“打孩子莫心疼，装腔作势打不死，只会强身；皮肉受苦，救得灵魂。”^④在法西斯的天堂里这是最高的智

① 特罗里——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信仰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与人为敌。

②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思想从来不会在旧的世界制度之外孕育产生。”

③ 荷尔德林的作品《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居者》，作于1794年。

④ 《治家格言》——俄罗斯古老的治家格言。布哈林凭记忆引用。原文不是“装腔作势打不死”，是“棍棒打不死……”。

慧。同一根家长制的皮鞭也统制着世界观。用认识论标准来认真宣扬希特勒先生的真理可谓走得过于远！连教皇主义都没有想到这种伟大的方式！可人家想到了！

思想向污水坑堕落是有征兆的。不过在伟大的斗争中间有许多小路通向污水坑，甚至也有通衢大道。因此，在分辨各种思想时也要用刺刀去攻打偏离辩证唯物主义阳光大道发展的思想，不幸的是它们还很多。它们常常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人早有云：ignorantia non est argumentum^①——无知并非理由，不是使人谅解的理由。

康德主义^②、实证论^③、不可知论^④、现象论^⑤者以及其他各位人士，你们选择吧！没有时间了，时不我待。

我们想陪着读者们在思想的林荫道上漫步走走，那里有斯芬克司^⑥，那神秘的人面狮身像让多少人伤透脑筋，不过他们也很善于在美妙的竖琴上弹奏。

咱们走吧，去看看老朋友，再次看看它们的神秘眼睛。

① 拉丁语：无知不是理由。

② 康德主义——批判主义：1) 康德的学说。2) 一切与康德学说有关的学说。

③ 实证论——来自法语 positivisme，源自拉丁语 positivos：正面的。企图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一个哲学派别。

④ 不可知论——词源自希腊语 agnostos：不可知。一哲学流派，认为人周围的一切现实均无法知其真实。

⑤ 现象论——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真实的存在、事物的本质都是不可认识的。

⑥ 斯芬克司——1) 希腊神话中的半女人，半为狮兽，生活于锡韦附近的岩石顶上，向过往行人提出谜语求答，答不出者即便被其吞食；2) 古埃及的幻想动物——人面狮身像。

第一章

外在世界的现实性， 兼及唯我论的阴谋诡计

……后人将从保留在时间久远而黄皱的旧书本和被遗忘的旧书信中吃惊地了解到在从前有阶级的世界，包括希腊的古风、印度的智慧和详尽的资本主义哲学里，曾有过关于人的奇怪理论——除了自己，否定整个世界和一切人。人类饮水吃饭、互相残杀、送命死亡、繁衍后代、制造武器——从造石斧、箭头到造柴油机、发动机，从学会估量星星到确定它们的化学成分。而哲学家们则断言这一切是梦、是幻觉、是摩根蜃楼^①、是在他的意识中游荡的中国影子，而他则是独一无二的 *solus ipse*^②精神病患者，他想象除他再无别人，一切都在他的意识中。我们的子孙后代该回忆这些哲学家是怎么死的，代之而来的是阅读自己先人作品的新人，他们从书本里感染上唯我论的观点，于是，哦，一群小丑！——他们甚至否定自己曾获取过一点可怜智慧的源泉。老实讲，世界造出这样的人就该灭亡！

然而，可叹！这些远离物质实践的行尸走肉，这些“纯思想家”、

^① 摩根蜃楼——源于拉丁语的 *fata morgana*。地中海一些国家（意大利、埃及等）可见到的一种蜃景；地平上出现地平外景物的复杂而迅速变幻的映象。

^② *solus ipse*（拉丁语 *solus*：唯一的，*ipse*：自己）——唯我论。1）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2）极端自私、自我中心主义。

有高度发达智力的人间灰尘，他们还在，而最主要的，他们在用自己的头脑做试验的过程中污染着空气，用其论据的黏性细网将许多至今犹认为它有说服力的人网过去。

咱们来做游戏吧！开开心！舞舞剑，敲敲盾！……

唯我论这魔鬼很狡猾。他披着有魔力花饰的逻辑铁披风，还吐出舌头笑。有多少人——从贝克莱主教、休谟和马赫到不可胜数的不可知论者，他们都把自己发烧的脑门贴到冰凉的墙壁和窗框上，惊讶地问自己：“这是怎么说的？这窗框怎么能不把我撞得头破血流呢？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

这时墨菲斯托^①出现了，他轻蔑地一撇嘴，说道：

“哦，天真可爱的青年！这论据可站不住脚！未免低级趣味了！你还不如说吃肉就着面包，消化后排泄出去呢！能这样讲吗，可尊敬的哲学家？这是粗俗贱民的论据。当年贺拉斯·弗拉克唱道：‘Odi profanum vulgus et cetero’——‘我瞧不起啥也不懂的贱民’。贱民用肮脏的手去触摸肮脏的物，干肮脏、卑鄙的事——这才真正是有说服力的马路论据，它们庸俗、价实。但是对于你们，我的年轻人，你们这些思想纯粹的英雄豪杰、精神骑士用这种论据太丢人了。因为你们从哪里得知世界存在？是根据你们的感觉知道的吧？它们可只是你们的，仅仅属于你们所有！你们也永远跳不出它的界外。不管你们创造什么、制造什么理论，你们用的都是这些砖头。岂能有它？你们要始终如一！你们怕吗？你们怕孤独？你们怕世界消失？你们想要星星、爱情直到——他妈的！——工作，说不定还要成就？不过这些都会有。你们会有星星、爱情和工作。你们可以尽情享受，可以有爱、有书读，甚至于工作，既然你们对这些如此向往。只不过这一切——都在于你、归于你、为你所有。你们拥有世上所有的交响乐。这还不够吗？”

再说，我的青年朋友，要安慰何用？这岂不降低了你们的尊严？要面对真理，不管它是什么样。你们要始终如一。要大无畏！哈哈！”

① 墨菲斯托——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

于是，可怜的年轻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斜眼看了看那窗框，仿佛又看到那吐出舌头的逻辑鬼……

罢了，不玩这幻想少年想象中的游戏了。还是言归正题吧。

说实话，那些公开的唯一论者和他们的追随者（人数总算还不多），以及不可知论者们，他们的看上去似有说服力的论据，其“愚昧无知”在于何处呢？就在于它的似是而非的纯逻辑性。一切都严格地合乎情理。没有一点多余。一切都是“来自经验”，没有一点“杜撰”，是“我的感觉告诉我”。这可是铁的资产清册。由此才有其他：全部思维、全部判断、全部科学、全部“实证的世界图相”。从这里跳出去是不可能的。可以做到的只有把这些“素材”重新组合。任何突变，任何 *transensus*^①，变为其他都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一切假设都没有基础，因为有的只是“我的感觉”，游戏也只是在它的范畴内进行。其余的都是形而上学^②，空洞的虚构。不错，当然也可以相信。然而，这却离开经验、离开体验了，倘若相信在“我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话，*sapient sat*^③。从智者身上学到够多的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论据可太有说服力了，以至连普列汉诺夫这样有批判头脑的人竟然也无意中在文字里蹦写出一句话，说什么哲学应该做信仰自救的一跃，*salto vitale*^④，以便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说老实话，在此怎能不想想都主教菲拉列特和他的“教理问答”^⑤呢，那上面说：“信仰是期望知道神秘物的真相！”经验批判主义^⑥、经验一元论^⑦和经

① 拉丁语：转变。

② 形而上学——词源自希腊文 *metaphisika* 意为在物理之后。1) 关于超感觉存在原则的哲学学说。2) 与辩证法的哲学方法相反，把自然现象看作是单独的、彼此孤立的和不变的现象。

③ 拉丁语：对聪明的人不必多言。

④ 拉丁语：冒生命危险。

⑤ “教理问答”——源自希腊语 *katechesis*：教导。宗教书名，以问答方式讲解基督教义。

⑥ 经验批判主义——源自希腊语 *empeiria*：经验 + 批判主义。或称马赫主义，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其理论是由阿芬那留斯（1843—1896，德国哲学家）和马赫所创立。

⑦ 经验一元论——源自希腊语 *empeiria*：经验。系波格丹诺夫的主观主义观点。

验符号论^①者们都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信仰”！他们侃侃而谈，嘲笑“神圣物质”^②、嘲笑“transensus”、嘲笑辩证唯物主义的“神学”^③，他们是在反动时期堕落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宣传唯心主义、造神说^④和寻神说^⑤的人！事情就是这样的！而在理论界，尽管有不少错误，普列汉诺夫还是一流大人物。伊里奇^⑥不止一次称他为“雄鹰”。克雷洛夫早曾教导说：“有时候鹰飞得比鸡还要低，但是鸡却从来没有飞上过天。”

那么雄鹰是否要比鸡飞得低呢？

完全不必要。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salto vitale，更何况这个 salto vitale 和 salto mortale^⑦像两滴水，它们的结局都是致命的，也即活不成的，而不是飞跃的。雄鹰不需要低飞去钻霉气冲天的肮脏鸡窝！

说真话，咱们还是比较深入地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吧。既然要挖么，便深挖挖！我们甚至也可以暂时做个原则性的大让步。因为“粗暴地”推翻实践可是个大推翻。这可是个大思想。不过我们已经作好准备，接受对方提出来的条件，也可立足于这个所谓的“纯逻辑基础”来迎接挑战。亲爱的先生们，请吧。

如此说来：“是我的感觉告诉我”。

这个“我”是谁？

显然这个“我”是唯我论的哲学家，或者是不可知论者。这是个成年人，读书、写字、有文化等等。他为了便于陈述己见，虚情假意地伪装一下自己，暂时戴上副面具。这个哲学家“我”写下如下文字。

如此这般：“我的感觉告诉我”。

① 经验符号论——源自希腊语 *empeiria*：经验。尤什凯维奇所创造，认为世界是经验（感觉）符号的总和。

② “神圣物质”——是作者挖苦的用法，在俄文词中“圣母”与“神圣物质”相近似。下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神学”亦然。

③ 神学——希腊语 *theologia*；*theo* 是神，*logia* 是学说。宗教学说的总称。从严格意义上讲，一般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④ 造神说——20 世纪前十年在俄国出现的道德哲学流派，企图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结合到一起。

⑤ 寻神说——在俄国自由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宗教哲学潮流，宣传基督复兴。

⑥ 即列宁。

⑦ 拉丁语：冒险的举动。

于何时？

显然随时都可以，在我“体验”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譬如，我正在写。纸张是白、硬、滑、凉的综合，笔是黑、硬的综合等等。总之，一切都是遵循贝克莱—休谟的法则、一切都是按照马赫的“感觉分析”规范。这是感觉告诉我的。我用这些感觉构成纸、笔的概念，还有我自己的手。同样，其他“感觉—要素”也是如此 *mutatis mutandis*^① 来的。

请问是否真是如此？这种“纯描写法”对吗？这个方向的哲学家们可是很以此为自豪的呀！他们描写得纯吗？我没有“添油加醋”吧？我此时这样来描写仿佛是“感觉告诉我”的，纯吗？

不对，也不纯。我所“感觉”的内容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的“感受”（*Erlebnisse*）描写得不对。不错，这里是有“白”有“黑”，有“滑”有“凉”；可现在我是把它们和对物的理解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纯感觉。并不存在那种原始感、纯洁感，我感到（用对方术语）的“白”、“黑”和其他，此时此刻已融入我对物的理解之中，并且我对待这个物应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我看到纸张，知道它是什么，知道它对我有什么用，我要使用它。我必须先在脑子里想，必须努力，对这些“感觉”进行“脱粒”，以便把它从与物和体的概念之诸多联系中隔离开。实际上，这感觉不是消极“告诉”我，而是我或者这样或者那样要使用它。在这里感觉是分析的材料，是第二性的，并不是第一性的；是产品，而不是原料；是终点，而不是起点。对于我来说如今（我们强调这种情况）这感觉是从思维的结果中得来，“我”——不是夏娃，不是上帝刚刚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那个夏娃，不是脑袋里没有任何概念，什么也不知道，处在乱七八糟的杂音、鲜花、色彩的“包围”之中，不是那刚刚涌出的“感觉”冲向脑际。我不是女人，我跟智慧之蛇早已打过交道，不止一次地吃过分辨善与恶的树上禁果。为什么要我回复到以前，重去过天堂神仙的愚蠢、没有脑子、没有思维、无辜—原始—野蛮的生活？

① 拉丁语：相应变动。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nn^①，“我的感觉告诉我”这说法不对。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纯感觉、无杂质的感觉。这是对我实际所有的抽象，这是对我的“感觉经验”的歪曲。感觉在给我概念之际，我不会去代替全人类做 ab ovo^②的过程，从降生之日起，我便不去重复 ab ovo 和我自身的发展。我不仅感觉，同时也思考和工作。感觉和思考是同时进行的。我的感觉没有任何隔开时刻，也不是什么原始资料。事实就是如此，而绝不是你们诸位的抽象臆造，不是以反形而上学的“正面科学”面目出现的形而上学幻想。对粗糙的经验论^③、对恩格斯称之为爬行的经验论、对蔑视辩证法的人来说，他们是典型地陷入了“反形而上学”的击鼓战斗中，陷入真正的形而上学。哒刺刺、哒刺刺！打倒形而上学！“纯描写”万岁！诸位，且慢！正是你们把形而上学的感觉从他们的实际联系中脱离出来。正是你们把感觉与概念、情感与思维分割开来，把在时间上的统一给分解了，把粗糙——反辩证法的真正联系与真正过程给切断了。

如此：感觉是与概念溶于同一“体验流”之中，它们在“经验”（我们交谈使用的是对方的术语，但愿这样会使他们在尘世中获得安慰）的此时此刻由此转为彼。

不过从这里得出大结论。因为——概念是社会产物，不可想象它是纯个人的，它和语言一样，它只能在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相互交流的社会中才能发展。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人、“本性”的个人，他可以感觉，能够感觉。只有社会化的人才思考。不是社会化的人是野蛮的抽象，他不是人，更不是研究哲学的人，也不是哲学的“我”。任何概念都是去掉了个性、去掉了主观性的。没有一个色盲人，如果他是 solus ipse^④，能够发现自己是色盲症患者。因此，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句与它相等的语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思维行为和任何一个语言行

① 德语：意为实质上。

② 拉丁语：从头开始。

③ 经验论——源自希腊语 *empeiria*：经验。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的哲学学说。

④ 唯我论。

为，都必须以“我们”为前提，不可能是孤立的和独个的我。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以形成了概念的几千年人类历史为前提的。如此这般，这个“我们”（自然也包括“他”和“他们”）要共同参与思维、要共同参加思维，这是早已预定好了的。因为思维是社会化的人的属性。

因此，用阿芬那留斯的语言来说：“共同人”、“mitmenschen”^①就在眼前。不过，既然有了“共同人”，那么就等于没有任何一个有逻辑基础的理由要承认非人的因素，即承认物质世界的自然物和过程，承认一般的“外在现实”。缺口打开了。既然承认了另一个人，承认他是有形的，因之我便也承认树、承认草、承认土地和其他的东西。从打开来的缺口里便涌出了外部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现实流，他们不受制于可知主体。因此在我们的论据中，共同人只是小桥，是逻辑小桥。整个现实世界，作为“素材”，占据了唯我论荒谬局限性的对立面。

如此，唯我论的论据便失去了原始的纯洁和质朴。在不受外在世界影响的头脑里，即在头脑外的世界里，无辜孕育出来的胎儿原来只是无稽之谈，和那因人类罪恶无辜受孕的羔羊一个样。

然而，我们的对手于此时涨红着脸、非常不满地跑过来，他像机关枪扫射似的结结巴巴吐出自己的愤怒：

——你们怎么能否定小孩子先有感觉，然后才形成概念，然后……
于是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说个不停。

请安静！激动有害健康。也不要来抓无辜的小孩子做救命草。因为他一丝一毫也帮不你的忙。我们事先不是已经说好，咱们只谈成年，只谈哲学么。倘若成年哲学家需要小孩子帮忙——他感到自己要溺水了，得抓住一棵救命草，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小孩子的问題。亲爱的先生，这怎能算是你的什么直接感觉“素材”呢？

你可不是小孩子，你是另样的。

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的“体验”。

这里没有“我的”任何感觉了。这里有的是他的感觉（就是说你

① 同类、同胞。

已经跳出“我的”范畴)。可你说的还不是具体的小孩子，而是概括的小孩子，也即观察了一批小孩子做的综合概括。

换言之，你是认为除你之外还有一批小主体（也即 *volens-nolens*^① 还有包围他们的世界）。你为了否定世界先肯定世界。这可能也算是辩证法吧，但愿永生长在的神来解救我们！

这是你们在干 *salto vitale*^②，说句难听的话，是给你们整个腐朽的哲学做 *salto mortale*^③！

由此可见，唯我论、实证主义——不可知论和 *tatti quanto*^④，这一派的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的直接素材根本不是什么直接素材，他们兜售的（理论上）是相当糟糕的解析。如此我们得知还有其他人 and 外在世界。我们无需任何“salto”^⑤，便得到这结论。也不可能不是这样。逻辑和思维——那实践的延长，向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旋转并绝对永远孤独地脱离前提，那可是奇怪的现象，也即是说那个被理论否定的世界，实际上是变形的。根据人类大发展的真正经验，根据人类实践的全部经验，实际上也是一生的经验，说明完全不是这样。唯我论者们没有一点辩证法，也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他们是孤独一群，死板的、精神失常的、不开化的。他们是唯智的简陋手工业者，丧失了创造力，小小脑壳极端贫困又精神空虚。

梅菲斯托费尔先生，收起你的舌头吧！

收起你讨厌的舌头吧！

① 拉丁语：不管你愿意与否。

② 冒生命危险。

③ 冒险的举动。

④ 拉丁语：意为其余类。

⑤ 唯一的。

第二章

世界的接受与不接受

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看到唯我论的理论根据是千疮百孔的。黑格尔在《哲学史》^①中说，所有唯我论一类的哲学流派，类似一般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②等，在论战时，当话题涉及到所谓的“纯粹逻辑”，他们便摆出一副不容置辩的架势、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这样依然挽救不了他们的必然失败。按习惯上的规矩，哲学论战界定在最高层次的抽象法上进行，不许以人类活动的各种表现为借口从它的下面挖洞和破坏。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一看唯我论的“我”。这个“我”是什么？“我”是已知的完整性。不过这个完整性是终极的。没有哪一个“我”记得自己无终极情况，而只记得一定“年龄”的情况。即便是把柏拉图的“回忆说”用到这里也无济于事，因为很清楚，这里没有任何“材料”，而是思辨的解释。“我”之前是什么样子？“我”之后又将是什么样子？唯我论者对这些最起码的问题没有做任何解答，只是说：这种问题“按规矩”不该问。为什么？就因为提这种问题，水平太低了。可又是谁说变态抽象高于千变万化的表现手法？主观唯心主义者在进攻。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② 怀疑论——源自希腊文 skeptikos，意为看来看去地细看。一种哲学学说，对判定真理的可靠标准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它的极端形式是不可知论。

应该让他们处于防守地位。

“我”既吃又喝，还生儿育女。乏味吗？好极了。不过总还得要吃饭要喝呀？不吃不喝行吗？他有没有肉体呢？

他有没有脑子？如果认为只有纯精神的实体，“我”，而没有物质基质^①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纯“精神我”、这个“纯粹意识”，怎么会有自己本人的肉体 and 机体的意识，以及生病、物质需求和欲望的意识，换句话说怎么会有那些在意识中与肉体有联系的意识？如果说这个肉体还是有的话，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由此才知，还有这样一些，诸如：父母、时间、物种进化、食物、同化、外在世界以及其他，等等。让唯我主义来解释这些问题吧！让它负起一点 *onus probandi* ^② 吧！不过这些问题会让它立即感到不舒服，像离开了水的鱼般难受。因为一切物质生活问题（饮食、生产、消费、繁殖及其他）、一切文化生活问题以及一切掌握问题（理论的和实践的）都变为不可解释，并且那些不可思议的谜语就是从那臭名昭著的 *solus ipse* ^③ 身上开始的。或许是让这个“我”宣布自己是无实体的、是时间之外的、空间之外的、永恒的。这个永恒的意思是指把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区别都消除掉。可是还没有谁敢干这种“salto”^④。或许这个普遍的“我”能够解困？不是唯我论者的“我”，而是费希特学说的“我”？但是，嘿！如果这样来谈问题，那么它便把贝克莱—休谟派以及他们的新附庸和客观不可知论，还有现象论阵营的循序渐进相区别（*quasi*^⑤——严格经验论的）的全部魅力消失了。因为这个“普遍的‘我’”（绝对不是“原始素材”），作为一般理智抽象和属性意识的本性，让人一眼便能看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还是比较稳固的，因为其他经验论的“我”来来去去，只是留下属性来。即便如此，它也无法从那些问题上

① 基质（源自希腊语 *substratum*：基础）——1）在催化剂作用下的化学物质。2）动植物机体固着的基础以及机体经常生存和发育的培养基。

② 拉丁语：提出证据的责任。

③ 唯我论。

④ 唯一的。

⑤ 拉丁语：准，近似。

脱身。人类之前是什么？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神话吗？莫非该让一切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和其他学科门类统统见鬼去？让所有建在木桩上的水上房屋、石斧、弓、箭、镖枪、石弩、弩炮、棱锥、水渠、蒸汽机以及整个人类历史都见鬼去吗？

还是回过头来说咱们的 *solus ipse*^① 吧！它是他，还是她？是男，还是女？或者是雌雄同体？^②

有人会对我们说：“呸！这叫什么问题！胡闹！”为什么不能提？既然要遵循严格的（哈、哈、哈！）经验性，在意识中就该考虑性的问题（因为并不反对感情、激情和其他的情呀）。我们还是不按外在特征而按“意识事实”来判断吧。如果谈论男性元素（魏宁格在《性和性格》中的阳性元素），那么在意识之外必有阴性因素——现实的女性。如果谈女，则必有男。等等。你试图回避这些问题看看！当然，装腔作势来上一阵是可以的，如借口说提这种问题“不合适”，它们会玷污白雪般纯洁的思想高峰。不过，这可是廉价的愤懑。对不起，依我说，这是被捉住的马路骗子表现出的“高尚”。

关于怀疑论的皮浪，据说为了验证感觉不可信的可信性，他朝着向他疾驰而来但他却不承认其存在的大马车走去，倘若不是朋友们强行把他拉开，难免不命丧黄泉。Se non e vero e ben trovato^③。不过这可是仅此一次。事实上没有一个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唯我论者会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不躲开。这是怎么说？为什么？如果信念是认真的，那该怎么来解释“理论”和“实践”、信念和行为的二元性与极端性？或者，行为是“认真”的。那么“信念”是建筑在沙丘之上还不清楚吗？“按惯例”又不得不认为，实质“站不住脚”的论据不是论据。为什么说实质？就因为至今发哲学议论的都是些所谓没有脚的、不够格的人，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的意识里，真实的世界被意念的抽象和一些象征所代替。

① 唯我论。

② 雌雄同体——源自希腊语 *androgynos*。

③ 意大利语：即便不是真的，也是编得好的。

“看一看唯我论和不可知论者们生活出发点的共同性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吧！如果一切都在他的纯意识里出神入化，那么他又何必要活动呢？在这方面印度的唯灵论^①智者们要比他们彻底一千倍，他们整年观察自己的肚脐眼，甚至于认为感觉世界也是块戏法毯子。在这里世俗始终不接受这观点，尽管禁欲主义的浮生肉体不可能完全离开淡而无味的水和粮食、菜根及瓜果。其实，不管世俗接受不接受，你指靠什么在原则上并没有区别：你是靠吃蝗虫和野蜂蜜度日还是靠煎牛里脊、水果和香槟酒生活。不过在这里倒是可以说 *ut desint vires, tamen est laudanda vovutas*^②。然而西欧不接受派的否定者们的不接受方式却是丢人现眼地假情假意。当然，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不是行为否定理论这个事实。这理论在最平常、最寻常生活的最平常事实面前溜号不见了。就连印度人，不论是在部派佛教之前还是在“*brahma - nirwana*”^③和“*nibbanam*”^④的佛教徒间，为了理想的超现实境界都否定肉欲。理想的超现实世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时间外生活方式。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们却连这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傲慢吞噬了一切，同时把辩证法变为可怜的游戏，在与现实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矛盾中几乎每一步都在怯懦地后退。

佛教的“涅槃”在不接受感情世界和深入内思的基础上让意志去做自我克服，并与此同时为处境减负，因为这样便缩短了轮回过程，也就是说对外在世界抱积极态度。那么那些一方面否定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又有所行为，即吃喝、行走、工作、恋爱、造物件、生孩子及干其他事等的唯我论者又将怎样摆脱世俗不接受他们的困境呢？因为当人们以消极旁观的态度来谈论世俗不接受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甚至连他的肉体也似乎已溶解掉、化为了气体，因为肉体被看作是无职能的，或者议论至少是从职能角度出发，“*als-Ob*”^⑤这肉体不曾存在，这

① 唯灵论（源自拉丁语 *spiritualis*；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不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的、特殊的无形实体。

② 拉丁语：力不从心，由他去；其愿望值得赞许。

③ 梦天涅槃。

④ 涅槃乐。

⑤ 德语：似乎，虚构。

肉体并不总在人们眼前令人生厌，它不外露。唯我论者们则不然，当我们不仅问他们消极的“感觉”，也问他们意志的行为（诸位先生、女士，还有意识的实际！），躯体的活动等与意志行为相应的、为意志行为所指令的躯体部位的活动时，他们可就难办得多了。这里彼此相连。世俗的不接受导致对躯体行为的否定，而躯体行为则是针对这个世界的；世俗的不接受导致对主体自身躯体的否定，导致把主体变为永恒不变的纯精神实体，而在这个实体中，时间渐渐熄灭了，空间也熄灭了，整个宇宙熄灭了，整个历史也熄灭了，生与死也都熄灭了。如此看来，甚至“我”自己的躯体也是这个“我”作为“纯粹精神”创造出来的。但是，可惜！就连关亡术^①也是既捉不到贝克莱，也捉不到休谟，以及他们的任何一个追随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实际上想获得万能与独一无二精神单子^②的妄想者又太多了，他们破坏了这独一性，同时也把这独有的疯子哲学给破坏了。

实际上实践的每一步都把主体导向他的“我”的界外，成为通向外界的突破口，那时这个主体自己也停止存在，变成一无所有。在这里，主体创造世界又妄想把它吞没。之所以要吞没这似乎是它创造的世界，完全是为了在暂时的极个别的个人生活中确立自己铁的威信，他并不在意自己是不被现实外界接受的哪怕是三重料的唯我论者。

唯我论主体是个只有自己、自顾自己的东西。他和自己的朋友没有关系，也没有联系，因为他就是一切。不过你试试走近他，会怎么样？

你说：“尊敬的先生，您是唯一的单子，罪恶的我仅存在您的意识之中，还有您的肉体。看，这里有把轻剑，让我用它刺透你的猪心（对不起！）。因为这些全都是在您的意识中演绎，那么我的轻剑自然也就不会伤着您的实质的一丝一毫”。

“救命！”我们的唯我论者高叫。

那么可以做另一个试验。你向“刀枪不入的”哲学家建议他不食

① 关亡术——源自拉丁语 *spiritus*：精神、灵魂。相信死人的灵魂在阴世生活，举行同灵魂“交往”的特殊仪式（如扶乩、跳大神等）的神秘活动。

② 单子——源自希腊语 *smonas*：单个的。不同哲学流派中表示存在的原始因素的概念。

人间烟火，要他根据“精神”独立原则，即根据纯意识，不吃不喝、不进食。他会把吃惊的眼光投向你。

其实很清楚，用他的观点，这刀枪不入仅在他的意识之中，是不可能伤着他的。

有人会说，这太粗野了。但这不是论据，这些试验和他们的反应才是论据。

如果我们不是要唯我论者来回答，打个比方，让不接受精神世界的印度苦修教徒来回答，也不会两样。你去夺他那份可怜的口粮试试，他不是死去（如果他同意）便是不给你，而且多半是不给你。不过两种“回答”都是为外在世界做论据。不管你要什么阴谋诡计，玩什么巧妙花招也推不翻这些“粗野”论据的可信性。

问题是，出发点在实际上并不是“我的感觉”的“客观现实”，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并且这个后者的值有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优先权。马克思提纲的全部意义在这里显现出来了（见他在瓦格纳著作上的批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说，自古以来并没有把外在世界的物质作为思维客体“给予”人，世界是历史的出发点，它是积极、实际受影响的客体。同化^①过程（通过食物与饮料等），以生产的这种或那种方式做中介是历史的（因而也是逻辑的）*prius*^②，根本不是“我的感觉”或对主体与客体关系之间的消极观察。因此，实践和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的由实践得出的论据将只是从理智的“纯粹”观点，即脱离整体生活职能的反常观点，从理智的抽象和实在^③观点，不是理论认识的标准。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空想，全部否定世界和否定物质感觉世界是一种思想错位，是与真正掌握世界失去实践的联系，是它的实际转化^④的反映。当一切种类的生活方

① 同化——源自拉丁语 *assimilatio*；比拟、溶汇。

② 拉丁语：意为较早、先前。

③ 实在——由希腊语 *stasis*；出发状态郁滞一词组成的名词。身体下部或机体血液停滞。古希腊哲学中表示本体、本质的术语。

④ 转化——源自拉丁语 *transformatio* 一词，意为变化、转化。

式变成一种表面现象的时候，东方的无为主义^①（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涅槃”）和怀疑论的无感^②，不是偶然与感情——物质世界不接受的比较深刻形式或关于它不可知的原则判断相一致，这是当一切种类的生活方式变成一个类别的表面现象的时候。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在关于自我意识的自由学说中，作者在分析和评价斯多葛学派^③和怀疑论时，正是从这个观点对怀疑论 *en passant* ^④做了令人信服的批评。

黑格尔在这里说的奴隶意识是指完全同生活和存在有关的意思。相反，经过生活磨炼的^⑤意识是平心静气的自我意识，甚至当给他套上物质枷锁，也无动于衷。“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当它作为自觉现象出现在精神史中时，如众所知，他被叫做斯多葛学派。它的原则在于意识是思维的本质，对他来说任何一个现象都对它有重要作用，或者对于它来说，它有时的真诚与善良要看意识在其中作为思维的本质的程度来定”（《精神现象学》）。如此这般，斯多葛学派的平心静气——“无感”（众人皆知的、主要是东方宗教哲学的善良智者），具有蔑视（程度上或多或少）感性世界的基础。因此，损贬一切客观知识，其中也包括有生活信心的怀疑论哲学，按黑格尔的说法，它们和斯多葛学派的关系是奴隶对主子的关系，是斯多葛学派使它不再依恋情感、物的价值和生活条件。它破坏了一切和各种相反的主张，只留下平心静气的意识和“无感”不受侵犯。

在《哲学史》^⑥中黑格尔认为，从个体意识的角度来说，怀疑论是驳不倒的。他说：“我们应该同意说怀疑论是不可战胜的，但不可战胜

① 无为主义——源自拉丁语 *quietus*：寂静、无动于衷的。又称寂静主义，一种宗教学说，其宗旨是：服从佛的意旨是自己的理想，并不介意自己的灵魂得救与否。

② 无感——源自希腊语 *ataraxia*：泰然、安然。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最高境界，表示精神宁静，不受干扰。

③ 斯多葛学派——古代哲学流派，出自希腊，因其创始人芝诺在雅典讲学的场所有彩色壁画的柱廊（*ctoa*）故名“柱廊”学派，音译：斯多葛学派。

④ 法文。意为顺便。

⑤ 经过生活磨炼的——作者用的词 *c ou eckuu* 与斯多葛学派的 *c ouuum* 极相似，他用不同字型标出来。

⑥ 即《哲学史讲演录》。

也仅仅是主观地针对个别人而言，这个个别人顽强地坚持他的观点，说他与哲学毫无关系，只承认一条否定……你没有办法说服他或是让他接受真正的哲学，就像我们无法让一个瘫痪的人站立起来一样。”^①

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却不遗余力地不仅提出关于“个别”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怀疑论哲学的理论与实践、说与做的这类典型问题的矛盾。

怀疑论的自我意识“做的是在自己的思维里消灭无关紧要的内容，同时正因为它干这个才成为无关紧要的意识。它宣称裁决的绝对消失，但是这裁决是存在的，而这个意识就是关于裁决的消失；它断言视听及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与此同时它自己却又看又听还有其他。它断言道德法规微不足道，但与此同时它却让它主宰自己的行为。它的言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如此，它的矛盾是双重性的：意识不变和在完全偶然中与己相等和与己不一致”（《精神现象学》）^②。

但是，当这个双重性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即意识到自己是双重性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本身的双重性时，于是便产生意识的新形式。黑格尔称它是不幸的意识。它意识到理论和实践的分裂，于是实践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入侵进来与“本质和现象”世界的二元论并行（下面再谈）。不幸的意识是“不幸的、自身分裂的意识”（《精神现象学》）。

当客观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普遍性观点顺利地大行其道之时，当神秘论于其中（唯心主义）占很大比重时，黑格尔也依然逮住了重要的两点：

1. 单个的怀疑论意识与全体人类事实，即众多人的经验、社会的经验相对立；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407页。

② 这是布哈林凭记忆所写引文。原文为：……让无关紧要的内容从自己的思维中消失，也正因此它乃是无关紧要的意识，它宣称是绝对消失；它宣称视听等微不足道，而自己却又看又听等等；它宣称道德生活微不足道，与此同时自己的行为又受它支配。它的言和行永远都是矛盾的，同样它的意识也是双重的矛盾的——一面是不变与平等意识，另一面则是完全的偶然和与自己不平等。（《精神现象学》，见《黑格尔文集》第9卷莫斯科1959年版，第111页。）

2. 怀疑论的理论同它的实践基础相对立，其中，首先是同怀疑论理论方面代表人物的实践相对立。

如此，怀疑论的辩护者们（后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支持者们或唯我论者们）口中所形容的粗俗的、不是哲学的论据，在事实上乃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论据，是对“自我意识”的一记致命打击。自我意识只有当它与其本身自有内容的关系是盲目的时候才站得住脚，只要他的大吹大擂的自身双重性变成对自己的双重性，即当这个意识的双重性对意识本身变为清晰的时候，这个意识便是不幸的意识了。

一位受人敬重的贵族哲学家说：“设想，一个地下住人的地方，像个洞穴，长长的入口朝着阳面。在这个洞穴里的人都被锁靠在墙上，无法转动脑袋，他们只能望着洞穴的后部分。在他们脑后很远的地方高悬火炬，把光亮投向他们。在过渡的空间上方有一条路和一堵矮墙，墙那面（面向光）有一些人举着像剧院里的木偶一样的人型兽模，并且越举越高，超过那堵矮墙。这些人有的在讲话，有的不语……洞里的人由于被锁在墙上，只能看到倒映在对面墙上的影子，把它们当作真实的生物来接受，至于那些举着木偶的人相互间的对话飘到他们耳边时仅剩下一点回音，他们把这声音当作是这些影子说话的余音。如果一旦这些被锁囚徒中的一个获得自由，可以随便转动身子，看到那些物品的原貌而不是他们的影子，他也会认为眼前是梦幻，而原先看到的影子才是真实的。甚至当有人把他从被囚禁的洞穴里弄到外面的阳光下面时，他会因阳光眩目，什么也看不见，恨那个把他弄出来的人，认为是他夺走了真相，代之以灾难和痛苦。”（柏拉图《共和国》^①）

这里，一方面的人是囚徒，被锁着，处在痛苦的非真实的感觉世界里；在另一方面是意象世界，它形影清晰、实质抽象，是人的感情难以理解的，只有当他去“回忆”，才有可能想起存在于思想中的形象物件。卡尔·毕尔生（《科学的基本原理》）的电话听筒也离此不远。还有反“现象”显现世界的康德的“本体”世界、封闭的“自在之物”

^①《共和国》又译作《国家篇》、《理想国》等，《柏拉图文集》第3卷莫斯科1971年版，第321页。

世界，站在感觉世界一方，是它的“先验”。人是没有力量跃入这冷冰冰王国的。这是康德的悲哀提纲。问题里真正的东西是古代怀疑论者，具体地说就是皮浪概括出的出色问题，由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所解说的关于譬喻的理论。黑格尔在用词方面毫不客气，特别是对康德（在《自然哲学》中），他说康德的如同传染病的形而上学，连同它的自在之物的不可知理论比兽类还愚蠢，它们扑向感性物质为的是吞噬它们。这话说得对，也很深刻，因为实践的任何一步，按其对物质世界的实际掌握来说，也就是按其变革、改造、变化来说，都是被“先验主体”给划出界外了的。这是“纯智慧的批判”。不管这论证多么“粗鲁”，但这是对实践的保护，尽管还是这个黑格尔不无讥讽地说狄奥根涅斯步行，即用两条褪，向芝诺证明了移动的可能性。因为实际上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按自己的想法来改变物质世界的，可是却偏偏要塞给他们一种“思想”说他们原则上不可能认识这个物质世界。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极为重要。就这个问题，我们将竭力在不可知论者的铜额头上给他敲起几个包包。现在，咱们还是先说这个：在这里我们准备向对手临时做个原则性的让步，“纯逻辑地”来进行讨论，尽管这样理解逻辑是不对的，是局限的、观点陈腐的，因为我们把关于实践的讨论是作为证明来进行的，这个实践本身转成理论，它自己成为了理论的论据。

一切说外在世界不可认识的理论实质是什么（就不必再说前面那场“愉快的讨论”对它的否定了）？是感觉、想象、现象的主观性，是与客观相反的“现象”，是自在之物、“本体”。“颜色、声音、甜味、苦味、软硬等等，这些都是主观影响，是从“自在”主体世界发出来的信号。那么“自在”的他是什么样子？当没有人去闻，玫瑰又是什么味？怎么样个“不去思量”（“abbenken”^①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本体法？如果不去思量它（据阿芬那留斯的意见是不行的）会是什么样子？人如何去想象没有感情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如果这样不行，那么也就说明“自在”是不可认识的，它是个原则上没有解决的永远的谜。它可

① 德语：思量。

能是物质，也可能是精神，或许是单子的总和，或许是柏拉图的“理想”王国，说不定说到最后只有上帝才知道？这里是信仰的王国，是宗教狂热，是纯粹的直观，是神秘论，是非理性主义^①的“认识”。用咖啡渣占卦去吧！这一切“完全是另一回事”！

皮浪的问题，提法之明确，令人吃惊。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叙述说：

“头一堂课是分清动物体质。由于体质不同，不同的动物会对同一件物体产生不同的心象，同一件物体会引出不同的感觉。”人也一样，黄疸病患者把白的看成黄的。这完全像吃了驱虫药山道年的马赫那样了（《感觉的分析》）。如此，在这里便立即确定了二重主观主义：（1）个体的（黄疸病、色盲症及其他）；（2）全人类的、氏族的。那么什么是自在之物？它们怎么会在这两种主观色彩之外呢？难道它们客观？

众口同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怀疑论者说：不知道。不可知论者说：不知道。康德的徒子徒孙说：不知道。他们又都说：我们不想知道，*ignoramus, ignorabimus*。^② 唉！真是畜生遭难！

黑格尔对皮浪的转喻^③回答得很巧妙。尽管他有自己的唯心主义，但是有赖于这个唯心主义的极端客观主义，他站在自己反面的唯物主义边缘上，因此时常能用重炮打不可知论和康德派。黑格尔写道：“如果他们（怀疑论者、皮浪）能消灭感情的同一和一致，那么随之也就消灭了这一个普遍性，继之而来代替它的会是另一个普遍性，因为普遍性或存在正是在于我们知道黄疸病人辨认颜色的令人极其厌烦的例子中，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色感改变的规律。”（《哲学史》第二卷）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钥匙，是用真正辩证法解决问题。“自在之物”和人、客体和主体（因为它存在）是相连的，有一定的关

① 非理性主义——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通称。这些流派和理性主义相反，限制或否定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将人类精神中非思维的某些方面：意志（唯意志论）、直观、感觉、直觉（直觉主义）、神秘的“启示”、想象、本能、“无意识”等值于首位，认为某种非理性的东西是认识世界的基础。

② 拉丁语：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

③ 转喻——希腊语 *tropos*，为达到更大表现力的转喻。

系。如果客体不变主体变，并且我们还知道主体的特殊本质和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多少明白一些了。我们知道“自在之物”，即外在现实具有客观特性，能完全从一个主体产生出一定的感觉，而从另外的主体产生出完全另外的一定感觉。如众所知，康德用“纯粹理性批判”的牙齿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切联系都给咬断了。他的因果范畴甚至都是纯理智的先天^①范畴，只有炸毁整个体系的令人怒不可遏的不合逻辑性才能说明，这同一个康德，他的“自在之物”“提炼”了我们的感觉，由此也就有了因果联系。

这无疑是在垮台，无疑是惨败，是端端正正建筑物的坍塌。

如此，我们已知：（1）自在之物是我们感觉的实质；（2）我们知道对比关系的法则，即物的客观质产生一定感觉。

这是从客体方面来说。从主体方面来说，它的客观质是可感觉的质，我们看到思维去除主观性，是按其本身来理解的。

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指出黑格尔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必须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这就是：

首先，主观主义（相对的！）思维所确认的色盲症和黄疸症概念，是只有在对众多个人“经验”做比较之后才“得出”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的接触中才会出概念、出概念的体系和越来越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科学。其次，主观主义（也是相对的）的氏族、全人类概念（所谓第二序列的主观主义）也是人的合组与各种机体进行比较获得丰富经验的结果，同时也超出了人的限度（譬如蚂蚁就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光）。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感觉中只有主观的东西。那样的看法是片面的和脱离实际的。现象也同样，也即是说现象的“世界图景”也是如此。因为现象中的世界并不是人的意识的不由自主、片面的自在生活（没有第一序列的个人、社会、感觉、想象、概念的现象论的世界描

^① 先天——逻辑学和认识论概念，认为知识先于经验，并独立于经验之外。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先天是和后天对立的。在康德哲学中，先天知识是经验知识的条件，它使经验知识具有固定性。先天论是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特征。

绘)；它永远是对比关系，是联系：如果不是有客观光线存在，便不会有什么颜色，不会有现象论的世界图像。在这里，客观转到自己的反面。或者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现象并非不重要，现象是发现本质。”译成我们的话是：在人的分类感情中发现客观世界。

如此，把感觉仅看做是与客观无关的主观东西是荒谬的。这方面的问题“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早就归纳出来了，亚里士多德（在“de Anima”^①中）写道，要感觉“必须要有感觉之物”。也就是说，感觉要有前提，它必须是外在的、外部的现实、不依赖主体但又与主体有联系的、要主体去感觉的东西。还有个更简练的说法，伊里奇^②（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有个公式，关于光的：外部能的刺激变为颜色的感觉。

Ergo^③：物质的光以某种长度和速度作用于视网膜体，于是神经电流便流动了，脑子“工作”起来，它的异相存在便是感觉。正因此伊里奇才在《哲学笔记》中提出论题，说感情并不离析人与世界，而是联系人与世界，使人接近世界。这里是相反的两面互相渗透、是他们的辩证联系，而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性，也不是客体与主体绝对分裂，不是否定外在世界的现实（如阿芬那留斯在《经验批判主义原则同格论》中所说），似乎没有主体便不存在。Realiter^④的另一面，是历史的产物，当自然创造了人时，这个主体，这个社会历史主体便于其中分离出一个新质。

皮浪的第八个转喻是极为有趣的。他说：“根据这个转喻，我们得出结论说，由于一切都同某个什么有关，因此我们坚持说，它自身什么样本质也什么样。”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用的“有”这个词仅做“似有”来理解。

由此，这里所说的关系应该具有双重意思：第一，与所说的这个主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② 即列宁。

③ 拉丁语：因而。

④ 法语：事实上、现实、真实、确实。

体的关系；第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一个物与“另一个”，与另一个物或过程的关系。头一重意思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第二重意思。必须指出，这个自在之物是康德的，即这个“物”是与别的物没有一点联系的，是个空洞的抽象，即没有任何具体定义的抽象，如黑格尔所说，是什么也没有 *caput mortuum*^① 的抽象。实际上，譬如说，水，无温、无压、也没有其他条件，它是什么？什么是水的“自在”？这问题太荒谬，因为“自在”是指处在一定关系之外，它什么也不是，*leere Abstraktion*^②（正如黑格尔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wahrheitslose leere Abstraktion*^③）。“空气、火及其他，由于它们的行为在一个球形面上是如此这般的，不可能得出关于它们的行为在别的球形面上的任何结论”——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这样讲这个问题。因此，实际上不存在规律之外的事实，也不存在事实之外的规律，这两者是统一的，因为规律是必不可少的相互关系，是某物与某事的联系，是由此及彼，是形成，是转变等等。因此，表明关系的不是物体的物理、化学、有机等等性能，如导电、挥发、导热、弹力、重力、溶解、延伸、一时、运动，甚至还有触觉和思索，——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物体的客观性质、相互关系的规律。主体是可以“思量”的。由感觉得来的认识祛除掉主观和一层层序列直抵物和过程的客观实质、直抵他们之间的不依附于主体的相互关系。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愿望相反，没有思维主体的自然存在是在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前的历史存在。不过，基于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考量”（*abdenken*）“原则的经验批判主义协调”，是得不出可以“考量”一切自然关系的结论的。这时候古代智者们的伤透脑筋的所谓“秃头”三段论法便起作用了。

由此可知：怀疑论者们只有当他们引用处在任何关系之外的自在之物来反对悟性的、空想的、反辩证法的定义时，他们才是对的。这种自在之物与任何其他之物都无关系，认识它确实不可能。其中道理很简

① 拉丁语：死脑袋。

② 德语：空洞的抽象，毫不真实。

③ 缺乏实在内容的空洞抽象。

单，因为它不存在，什么也不是，空空如也，它是虚无的抽象、空想的幻象。所谓的个别之物（电子、原子、化学元素、天星、有机世界的个体及其他），我们是取其相对独立状态，但从来都是在一定的、非自然分离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对比关系之中；正由于它们是处于自己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所以才在引号之中，不被人注意。倘若能看到人在无空气的空间，在绝对零状态下，那该多好！那时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回想一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的永恒规律”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一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它们是存在的。它们在实质上和任何一个社会规律一样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是时间范围不同。譬如，爱丁顿在最近的研究中证明在宇宙物理学方面，当温度和压力极高时，给物体加热，它非但不膨胀反而会紧缩，这与地球上的一般关系正好相反，也就是说物和过程的联系在那里是另外一种的。

变化就是这样的。在这里也就揭开了对颜色、声音和其他等等仅作为主体来阐释的全部荒谬性，因为：

1. 有感觉的属性是主体的客观属性，自身也可能被看作是客体；
2. 感觉是在客体作用下出现的。我们本可以把它看作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客观的关系，产生感觉的属性将是客体的客观属性，而有感觉的属性将是主体的客观属性。如果我们知道从主体 A、B、C 那里和客体 X 产生感觉 α 、 β 、 γ ，那么我们同时便也知道了客体的客观属性。我们不妨拿毒蜘蛛的例子来看一看。如果人被那只蜘蛛咬了，人要生病的。蜘蛛的毒是什么？这就是人要认识的它的客观属性。不和人确定相互关系，它不存在。俄罗斯毒蜘蛛咬树，一点毒性也不会发作，如果它咬人，毒性便发作了。由此可见，毒是和主体确定的某种相互关系，如果没有相互关系，毒就不存在，存在的属性仅是分泌某种化学成分的一定汁液。

不错，有人可能会说，这里说的是作为生理学一致的主体，而我们要说的是感觉问题中的特殊难题，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新的心理学方面，另外，是作为过程的感觉问题，同时也还是作为外在反应的感觉问题，以及这个反应的内容和反应体本身的相互关系。这话对，我们争论

的不是这个问题。对此没有异议。

事实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康德提出现象的主观性由相对转化为绝对，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在之物不可认识。我们对此有异议，蜘蛛的譬喻对它是适合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知道对比关系的法则：与主体没有关系时，这蜘蛛的毒素用德国人的说法便是 Unding——毫无意义。用这个观点来看，“毒性”是某种主观的东西。但它同时也说明客观属性，并且在认识这客观属性（即蜘蛛与人之间的客观关系）的同时，我们从一定的方面认识了蜘蛛。这就是：蜘蛛每次咬人，人都会这样那样。我们的结论是蜘蛛有毒。不是“自在”，而是在关系之中。当我们说玫瑰是红颜色时，就是说人在看玫瑰的时候，产生红的感觉。产生红的感觉是玫瑰的客观属性。玫瑰红，不是“自在”，而是在关系之中。不过，再说一遍，产生红色感觉的是玫瑰的客观属性。了解了这个属性，我们同时也就有了玫瑰的概念。不过，和毒蜘蛛藏匿（不和人有关系时）它分泌一定液体成分的属性一样，红玫瑰也掩藏了特殊的光射线。

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概念的全部辩证法的相对性。玫瑰的刺扎人，扎人是刺的客观属性，但那是它和人或其他动物的身体发生联系时；联系不存在，扎人的概念便没有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它说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特定客观关系。

知道了对比关系的法则，我们也就知道了属性本身的相对性。这可决不是那个不认识，那是追随康德的“愚蠢唯心主义”的结论。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不依赖主体的那种联系与关系。如果把电放入水中，水便会分解为氧和氢。说得俗一点，这过程是通过我们主观的眼镜看到的（并且我们知道这些“眼镜”的“法则”）。但是电和水的分解关系完全和眼镜没有关系：它是客观存在。这里有两个关系：第一，电和水之间的关系；第二，所有观察过程和观察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电和水之间的关系，因其所具之特点与已知其法则的第二个关系不相关。我们要去寻找那第一个关系吗？当然要。这也就是我们去认识物质与过程的客观属性。我们每一次向水中放电，水都要分解为氢和氧。这

过程也应用和技术领域和工业生产中。难道说，我们在这里也不知道电分解水的客观属性，或是在电的作用下被分解的水的客观属性吗？谁能说这不是客观属性？这里有什么是主观的？水的颜色？味道？和其他？关于这个我们连说都不说。我们把这个“主观性”撇开。我们说水被分解是因为有电的客观属性与水的相互关系和水的客观属性与电的相互关系。我们认识了它。这里也一样，有彼此相连相关的庞大而又数量不断增长的物和过程。这不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的物和过程，处在它们有作用的联系、转化、运动之中。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详细地分析了“精神”（物质意识、自我意识、纯知识）已接受和要经过的各种程度的教育。在分析物质意识时，黑格尔叙述从感性的可信性到领会，从领会到概念，描绘出一幅图画，说明思维和存在之间、物和过程的可认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主要问题的矛盾和困难。他精彩地表明矛盾是怎样驱赶意识去思维一切存在的万有联系。他做结论说：

“与另一个相联系是自我存在的结束。正是由于它的绝对性质和自己的对立性，它才处在与另一个（物）有关系之中，只有这个关系才有实质的意义。不过，关系是否定自己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自己的实际属性，于是物便消亡了”（《精神现象学》）^①。在这里，按黑格尔的看法，绝对共同性已经不具有可感觉的性质，并且“是头一次……意识确实侵入到了理性的王国”。

此处无论如何也不该使我们受窘，因为至今谈的还只是理性范畴的问题。不过，也不应该对上面的引文不马上就做某些反驳。在黑格尔看来，物是具体实物的个体，物的联系有一种变为没有相对体的空白关系的倾向，譬如和《自然哲学》里说的一样，说物质是通过时空的统一和它们的关系来确定的，而不是相反。就是说物质的存在形式不是由时间和空间来确定的。如果物和其他物无关系而不存在，并不说明它们将

^① 这是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是：与另一个（物）相联系是自我存在的结束。正是由于它的绝对性质和自己的对立性，它才与另一个（物）有关系，实质上仅是处在关系之中，但是这关系否定自己的独立性，于是这物相反地便由于自己的实际属性而消亡了。

“灭亡”，不再存在。否定孤立的物不是否定物。如果关系是作为某某物的“实在属性”而存在，那么这个某某物灭亡时这个关系也应该灭亡。把这个和那个扯开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那样做是反辩证法的、是空洞推理。物要求关系并消灭自在之物的概念，视它为抽象的、无内容的、空洞的。物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为他物而在的。它本身是辩证的矛盾，哲学就应该取它这个辩证的矛盾。

在讨论认识问题时，如众所知，常常会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这是由于人们想的是别的，而不是去认识物质的世界，不是获得对物的反映（正确的反映），而是获得物的本身，即转化为物。

这种想法之所以产生是和其他人的类似情况联系着。如果主体 X 观察活生生的“Y 这个人”，他会把 Y 和自己类比。他观察面部表情、看脸、看形体的动作和其他等等。他认为只有当他在自己的意识中“体验了 Y”时，才会“认识 Y”。换句话说，只有当他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变成了 Y，把自己再现为客体（尽管同时又把自己与这个人剥离开来）时，他方才认识 Y。但是这里的前提得是结构的类的同一性、独特的活的物质和意识的类的同一性作为他的属性、作为他的异相存在。许多人的“意识”自相作用。每个人的意识同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自身的客体。这是自我意识（Seibstbewusstsein）。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下定义说自我意识的程度在于“自我的真与实”，这也是它与物的意识不同之处。但是，这区别还在于人们在他们躯体内的协作或斗争，同时也是在他们的意识中协作或斗争时，人和无限自然的相互关系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原木作为原木送入人的躯体与意识之中去。原木只能是“精神”再现（马克思语“geistige” Reproduktion）。原木是没有意识的，它的无限世界也全然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如果主体转化为“原木”，即转化为无限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意识便也消失了，对这个主体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包括原木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死亡。人死了，腐烂了，原来有思维的主体与无限自然相同了，并在它漠不关心的冷漠之中和冷漠的漠不关心之中熄灭。人们不了解这个事实是与各种谎言和幻想有关，因为有那么多

的各种各类意识塞入自然中，人们便视它为灵，变它为神，然后便想接受天惠神赐的圣餐，天真地想象这就是最高级的认识。

“物的本性”和它的法则。这表明永恒的运动、表明变迁，不断地改变相互关系和联系，形成世界辩证法。

如此，由感觉指数出发的认识过程便合乎历史地深入下去，它剥去主观性的盖布，它熟知那主观性和它的相对性，知道它的“法则”，从而给自己发出越来越符合实际的世界图景。我们在这里大体上可以举出三个系列属性：

1. 万有关系的比较一般的属性：时间、空间、运动、形式、重量等等。

2. 表明与主体没有依赖关系的特殊性质的属性，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历史的（硬度、流质、制气、导电、结晶、导热、汽化及其他等等）；同化、运动、繁殖的性能；感觉的性能，社会历史的性能：思维、说话、适应自然的积极性等。

3. 特殊组成的一定形态的物质（颜色、声音及其他等等）产生感觉的属性，和一般与主体（例如俄罗斯毒蜘蛛的毒）处在对比关系中的属性。

前两个系列表明物与过程之间的变化、移动、流动的辩证关系不依赖于要认识的主体。最后一个系列表明外在现实和它在主体感觉中的直接表现的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它在思维过程中越来越符合历史地相同于“世界图景”，反映这个世界，是它的“复印品”（决不是现实自身的重叠！），同时还表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玫瑰“自在”，即它和自然在一种联系中时，射出某种长度的光，在与一般人的眼睛发生联系时，它是红色的，而和色盲症人的眼睛联系时，它便是绿色的了。我们知道，准确地说，我们在客观联系中能认出它，在主观联系中也能认出它，我们能认出对比关系的法则，即物与过程于辩证的互相依赖和变动中的对比关系法则。

我们就是这样（在认识的历史过程中）观察客观世界的历史变化，新性质的出现，如从无机自然中出现有机体、生物的进化、人类社会的

进步等等。不是杜布瓦-雷蒙的口号“*Ignorabimus*”^① 正确，正确而又有根有据并和它对立的是恩斯特·海克尔的口号：“*Impavide progrediamur!*”^②

① 拉丁语：我们不知道。

② 拉丁语：不动摇、不怕；向前走。

第三章

自在之物和它们的可认识性

总之，外部世界是不依“我的”意识（甚至是“我们的”意识，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为“我”）而存在。可以把它假定为“自在”之物，即不从属主体之“物”。

但是，这可绝对不是康德学说的那种意思。黑格尔在《哲学史》^①中非常敏锐地指出康德的“批判主义”是一种很糟糕的教条主义，因为它肯定自在的我和自在之物的方式使得这对立的二者完全不能彼此见面。康德学说的伟大不可知的 X 是个永远的谜。神秘莫测的盖布下面的伊希斯和新哲学的全部金属与如焙尔^②，实际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关于洞穴的著名柏拉图神话是用反形式来讲述“思想”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学说。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② 如焙尔（音译，有译为地狱之火的）——根据基督教的说法，系指地狱中燃烧硫黄、松香以惩罚罪人。另有的解为稻草人，或很可怕的东西，用以吓唬人的东西。

第四章

空间与时间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象形文字理论”有关的一个哲学大错误，从实质上说就是康德的空间和时间论。“时间和空间是我们世界观主观形态的实质，这一点连托马斯·霍布斯都已经知道，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也都不会反对它。”——普列汉诺夫在同波格丹诺夫的众所周知的争论（“Materialismus militans”^①）中这样写道。此处是普列汉诺夫的致命弱点，因此毫不奇怪，一下子便有一群理论反对者涌入这个缺口。譬如，巴扎罗夫非常俏皮地反驳说：如果时间和空间是主观形态，而不仅仅是在某点上与客观、本体^②世界“相当”，即在自在之物的世界存在，那么很显然，运动也是主观范畴，因为它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前提的；因此客观存在的仅是某种“相当”的运动，与自己的主观象形文字一样。由此得出那个结论，说物质甚至不运动。

这个论据可以往下发展，譬如，把它推到因果关系概念上去。普列汉诺夫揭出康德的令人不可容忍的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因果范畴一方面是主观臆断性的，另一方面，“自在之物”是现象世界的因。但是，如果时间是主观的，那么因果关系便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果”是在“因”之后。那么必然的结论是自在之物的世界不

① 《战斗的唯物主义》。

② 本体——源自希腊语 *noumenon*，在康德哲学中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因，因果本身自然也就不是客观的范畴，它必须要“相当”于什么。换句话说，因果也是象形文字，原则上无法解开它的客观意义。

挤进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就是康德学说的这个方面。

空间和时间问题是哲学中最难的问题。要正确解决这难题必须拒绝一个偏见，即勾销形式上的质的多样性和存在的联系。这个偏见太妨碍对真实的联系和关系的理解。我们曾有机会证实过这一点，那是当分析“自在之物”的可知性的时候。实际上“自在之物”并不存在，它只是处在关系中时才存在。可是人们却要它“自在”。实际上任何物体只有当它和主体处在关系中时才产生感觉，而人们却要它在这个关系之外，在感觉范畴内，呈现出不在主体之内的性质。实际上脑子与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独特的异相存在关系，而人们却想使它呈现为其他相互关系的感形态，等等。在这里完全忘记了辩证法，那辩证法包括矛盾、由此转彼和各种各样的特殊与独特质的联系和关系。因此，当人们想要用别的形态和存在的性质来解决空间和时间的问题时很容易犯大错误。

在做过这些提醒之后，我们该谈问题的实质了。先看一看 H. 莫罗佐夫在其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所下的定义：“函数（微分和积分计数的直观陈述）”。在这里我们读到：

……任何一个在自然界中存在的 U ，用完全代数的表达方式为：

$$U = x, y, z, t$$

$x =$ 长, $y =$ 宽, $z =$ 高, $t =$ 时间。 U （表示“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是四个不定的量度，三个空间的和一个时间的。即：

$$U = f(x, y, z, t)$$

第一眼看到这公式，便能看出它与作者的愿望相反，绝对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因为其中所有的也仅仅是其中所有的：四个量度。在这个“完全的”公式里没有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有机的（生物的）以及其他等等的质和特性。当然它也不可能有，它说的只是空间和时间，抛掉了其他的一切。它只要时间和空间的数量关系，不要别的，其中没有一点可以说是一般物质的东西，也没有具体质的物质。实际上有的是没完

没了的属性、联系和中介，而 U 是它们的总和 f ；它是没完没了的影响的交汇点，它存在于它们的运动的、多形的网中。如此这般，在莫罗佐夫的公式里，特征^①成了实体，形式成了实质，存在的一个方面成了存在本身，性质成了整体，*pars pro toto*^②。

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我们能找到这样的对自然界的定义：“自然界最初的和直接的定义是其己外存在的抽象普遍性，——它仅是中介的无差别性，空间。它是完全理想化的排列，因为它是己外；它只是连续的，因为这个外在排列还完全是抽象的，自身还没有任何定型的差别。”“空间是纯粹的量度。”^③

在这里，自然界是通过纯空间来决定，而不是空间通过自然界。空间从自然界存在中被剥离开来，它的孤立性、普遍性和对一切都是中立性的自在，变成自在之物；即自然的“在己外”变成了“在己内”。请问，有什么根据吗？同样，我们在那里找到两种说法：

1. “那些充实空间的东西，与空间本身没有任何关系”。^④

2. “我们不可能发现是独立空间的空间；它永远是充实的空间，并且无论于何处也不会有不同于自己的充实。因此，它是某种非感性的感性和感性的非感”。^⑤

如果第二种说法是对的话，那还说第一种干什么呢？这里有矛盾，但这矛盾不是辩证的。如果空间永远是充满的空间，那么显然空间是自然、世界、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所有物质普遍有的性质——幅度的表现。由此才有“纯量”、普遍性和中立性。亚里士多德早就通过复杂的论证反对过置有物体的、称做有独立值的空洞、“空洞的空间”。但是，空间的问题，也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不能臆断、不能靠投机方式“凭空”来解决。现代科学讲，空间被无尽数的各种波和微粒^⑥填充着。即

① 特征——源自拉丁语 *proedictum*：表现出。狭义解为性质、性能、属性、特性、本性；广义解为相互关系，即数个物体的性质。

② 拉丁语：局部代替整体。

③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42页。

④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43页。

⑤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44页。

⑥ 微粒——源自拉丁语 *corpusculum*。古典（非欧几里得）物理学中的分子。

便是发现有绝对空间，那空间的相互关系也是物体之间的关系，即是物质体联系的法则。

相反，如果根本没有任何的体，那么空间便会变为空白无，变为抽象的空否定。如此，空间不是出发点，物质世界是出发点，它的存在形态是空间，这是普遍的准则。

物理的空间与寻常意识中的空间不同，但是它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空间的无止境不是特殊的实体的无止境，而是无止境世界的空间的无止境。但是任何一个终端值又是无止境的——它的分裂是无止境的。因此，空间自身是矛盾的，它的有止境与无止境的对立性互相转换着。空间是物质存在的特殊普遍法则，必须把它作为特殊形态来理解；因此不能把它与其他譬如可燃性或发光体一类东西相提并论。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这样的理解。

第一，在他那里，空间不是物体本身（见 Phis IV 1-3^①）：“物体有位置吗？它不可能是物体，因为那样在同一个位子上便会有两个物体。”

第二，“位置不是物的质，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它也不是形态（这里讲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隐德来希^②的形态，积极的起点，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或概念，不是目的，不是动因，并且依然什么也不是。”

这里对空间的本原和独特性讲得很好（尽管只是否定），与物质的其他性质和一般的存在不一样。

时间也一样是世界存在的普遍形式。并且在这里还要说：

1. 时间决不是独立的值、特别的实体；

2. 过程改变中它不是什么也不是，它仅仅是这些过程的公式，由此得第一状态。

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得非常好：“并不是由于时间，一切才产生

① 原文如此，作者意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IV1-3。

② 隐德来希——源自希腊语 entelecheia；完成、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表明实现存在的某种可能。

和消逝，而是时间自身就是这个形成，它是生、是源，是真正的抽象，是生己一切毁己一切的克洛诺斯。”^① 时间可不是个匣子，于其中发生吸收的过程。“时间只是吸收的抽象”，凡是在时间里没有的东西就是不发生过程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能把事情想成是有过程存在的，并把这存在的过程装进时间里，就像装进匣子中一样，这是一方面。相反，过程之所以为过程，是因为事情已经是经过时间实现了的。由此得出结论，当我们说，一切生与灭不在时间，时间自身表明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是说，过程正是在时间内形成，并且还是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的，因为时间在此时已经进入过程的概念之中，而不是先要有个时间外的过程，然后再把它放入时间中去，使其具有时间性质。但是，黑格尔也仍然是和在空间学说中一样，使时间略微与物质断了头儿，有个明显的倾向，想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来断定物质自身，而不是相反。而在实际上，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是现实世界上主要的普遍形式的统一。

时间和空间一样，是既间断又不间断，既有止境又无止境。今之存在，是因为已无昔，它是它的否定；不存在是它的存在，即是它的否定，是未来。存在的只有今，但是今是昔的结果，今孕育着未来。

上路吧，银发光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未来缓慢地

迈着步子，

而从来无声的过去

伫立不动，

只有现在

像脱弦的箭飞驰……

客观时间，反映在科学概念里，与主观时间是一样的，流程或快或慢（“寂寞”和时间过得慢；一定机体的生存节律性，生物过程的速度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50页。

和时间的感觉及其他等等)。

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统一是个特殊问题。“这里”也就是“此刻”。“真正的空间是时间”——黑格尔这样表述这问题。物质的运动直接表达着统一，因为空间坐标移位的同时也就是时间移位，运动的数量是时间速度的作品。空间和时间的这个统一是理论的基础（闵科夫斯基），它视时间为空间的第四维。它是普遍的“测度”，即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这是不容置疑的。完全相同，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也不容置疑。但这总还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恒一性，不能把原本的时间淹没于存在的三维空间。黑格尔写道：“我们在观念上认为有空间存在，此外也同样有时间。哲学站出来反对这个‘同样’。”^①这既对也不对。因为空间和时间相互由存在决定形态，所以是对的；因为它们不是恒等的形态，所以又是不对的。它们是统一的，但不是恒一的。它们作为物质实体的特征同样离不开物质，是它的客观特性。

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被实验所证明，经过无数多的指数和一切情感渠道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速度、工作量、能量转换、几何学、物理学、力学等等的公式都从各个方面证实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函数依赖性，是物质活动的客观形态。一切生产工艺过程、科学实验以及其他等等的事先计算都要利用空间和时间的量，不论实践、不论实验、不论预测无不证实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但是，时间和空间不是独立量的实质。不论是倾向通过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来确定物质的黑格尔，也不论是倾向于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真正实体”的一大堆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们都不对，因为通过等式

$$U = f(x, y, z, t)$$

来确定宇宙，即是说是取事情的一方面，抽象和形式地看待问题，使特性反辩证法地实体化，把它和真正的实体隔离开，把存在作了“物质化”处理。因为剥夺去时间和空间的现实自己会和时间和空间一样死去，不再是它们，而变成无生气的抽象，变成抽象的、理性的、纯思维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49页。

的干瘪木乃伊，认为现象是客观世界的主观表现。属于第一类的是：色、味、色泽、声音；第二类的是：原子、波浪、光及其他。不妨比较一下，譬如把《资本论》一卷中众所周知的关于世界的论述和《反杜林论》中的一系列地方作比较；把伊里奇^①的《哲学笔记》（特别是“逻辑学”摘要）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比较；把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和对黑格尔的评论作比较。对于那些不求甚解者、没有辩证头脑的人来说，这有点像似矛盾的动摇。与此同时，这里明摆着辩证的矛盾，它的核心在于“现象”是“实质”，正如前面所说，客观的不能只把它做主观的来解释那样。

不过，在这里我们想把这问题从认识过程的角度，从认识的历史过程的角度来观察一下。

譬如，新经验主义者们（整个马赫—阿芬那留斯派、内在论者、“Erkenntnis”杂志^②周围研究哲学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虚构主义者、“实证论”者们及其他人等）都干了些什么呢？

在他们那里，认识过程只是感觉、“直感诸元”的“Umformung”^③。“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④——就是这么说的。

毫无新意。认识过程看起来好似狗熊搬石头，把“此”一堆石头搬过来又堆过去。一切只是“Umformung”，而且还是那一种思考时要比较方便、比较节约、比较简单的。这可真是“愚笨之为害，甚于盗窃”！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把这蒙昧无知很是厉害地挖苦了一番，他写道：“我们从感觉资料开始认识自然。但是，如果物理学仅仅是以知觉为基础，而这知觉又不是别的，就是证明我们的感觉的，那么物理学家们的工作也只是看看、听听、闻闻而已。那样，动物也可以做物理学家了。但是在实际上看到的、听到的等等是某某精灵、某某能思维的

① 即列宁。

② 《知识》杂志。

③ 德语：改变、改造。

④ 拉丁语：除了自己的脑子外，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在脑子中是不会有。

生物。”^①

认识的历史过程来自“感觉资料”，这一点没有疑问；它在个体人的身上简化重复，有点像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律，人的胚胎沿着这定律进化成形。从感觉向思维的这种进化，在语言方面是经过千万年才形成的：videre, видеть, видение；wissen, ведение, ведомство；εἶδος, idea, schauen, anschauung, зреть, мировзрение；concipere, conceptio, greifen, begreifen, begriff, яти；пояти, поняти, понятие等等。眼和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②

但是，不能因为证明了感觉是认识的历史过程的出发点，便像粗野的经验论者那样肯定地说思维不会增加什么新意。值得自问一下：怎么会是这样？如果思维不会带来任何新意，那么实践孕育理论的奇迹是怎么出现的？科学改变世界的巨大杠杆的奇迹又是怎么来的？如果它仅仅是用之方便、最大限的普通报告，是份感觉资料的一般 Umformung^③，那么它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这个生活功能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让这些讨人喜欢的“暖乎乎的”、“冷冰冰的”、“红彤彤的”、“绿油油的”以及其他等等的，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改变它的现实的“感觉的综合”工具。这么说，思维的结果在质的方面是另一种什么东西，而不是辨别感觉的原材料。In intellectu^④ 熔炼出新合金，这产品与原材料或半成品不同。在这里问题不在“天生理念”，不在康德的先天范畴，不在纯凭头脑所及的柏拉图“思想”，不在奇迹般地装进“先验的主体”中去的经验外的逻辑 prius^⑤，而在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人类“经验”，在于他们的团结合作，搞出“客观思维方式”，并不断地予以变动，只要

①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0、11页。

② 布哈林在这里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说明从感觉到思维的演变。videre（见），видеть（视），видение（视觉），wissen（感知），ведение（感觉），ведомство（获悉），εἶδος（概念），idea（观念），schauen（瞧），anschauung（观看），зреть（观看），мировзрение（世界观）；concipere（吸收），conception（认知）；greifeng（抓），begeifen（理解）；яти（抓），пояти（抓），понятие（概念）等等。

③ 改变，改造。

④ 知识。

⑤ 较早，先前。

感知世界一出新，便进行再加工。从感觉到概念，从知觉到思维，从主观到客观（这里的意思是指复制，一模一样地反映出客观世界，而不是指物质），从个人的到头脑里有社会化和共同合作意识（无论怎么说并不排除而是打算斗争）的社会公有，产品意识的新质量，——这些就是都有经验主义家族印记的书本。恩格斯称他们是爬行的经验论、“直觉的驴”（这样骂牛顿不够礼貌，很多人不理解，为伟大的科学家抱不平）不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的再加工，“Umarbeitung”和“Uberbsetzung”^①（《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是同物质世界的实际变种一样的可识原料的变种。从众所周知的角度来看，所生产的产品中没有什么新，但同时又是全新，——譬如它的消费价值。在思维中没有任何变化的奇迹，有的是新的质的事实，它是积极思维过程的结果，决不是离开实践，尽管取自（各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联系（譬如，根据马克思的定义，自然科学是生产过程的理论方面）。人们不仅舔、嗅，也思考、工作、商量着行动。无怪乎伟大的歌德曾说过，自然界跟个别人捉迷藏玩，只有社会才能认识它、掌握它。人在认识的历史过程中，无限扩大感觉的环境，不管《圣经》怎么说，改革自己的官能，不顾费尔巴哈怎么讲，增加自己的感觉量，以建立雄厚、复杂和非常敏感的科学技术、制作放大和显微的机械——同时深入认识，揭去主观的外皮。主观性有个人的（色盲）、类的（感觉的主观系数）、地球的（除掉地球中心观点，比较一下皮浪关于状态的隐喻说法）及其他等等。从蒙昧无知的解释太阳是挂在天上的发光圆体到人们得到复杂的概念，反映出客体的庞大多样综合于一起的客观性质以及与客体的联系和中介：体积、重量、化学成分、物在质方面的形式、温度、运动的特征、在太阳系及各种各样辐射更大体系中的地位、与地球的关系、地球上无数样式和质的光能和热能的无止境变化（在意识中分析太阳的“反映”，从一般的“圆”到把太阳视为神与此无关）……物理、化学、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学——所有学

① 德语：加工，改造。

科都来提供自己的材料！太阳的概念代替了蒙昧无知的“感觉综合体”，它包括大量多样的质地和与伟大天体客观存在相等（根据认识程度）的东西。如果要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在他由此过渡到彼的存在概念（存在、现有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存在）中寻找合理的内核、实质、现象、实际及其他，那么在这里给予你莫大的机会去尝试捉住与客观存在相应台基的认识台基。因此，在黑格尔的大部分有争论的地方都是他用套马索把对手从主观的泥塘里往客观世界里拖，尽管他的理解是唯心主义的，完全相反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也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理解。他对反映的理解根本不是什么死板的、通过感觉在颇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反射镜似的反映”，而是 *das Umgearbeitete* 和 *Umgesetzte*，即经过加工过的思维（《资本论》序）。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的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 = ‘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 = 人脑（就是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黑体系作者所加）。人不能完全地把握 = 反映 = 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①

同时，上述的抽象和规律并不是逻辑形式抽象的主要点，即内容统一的抽象，相反，它们“反映的自然界更深、更对、更全面”。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太阳这个概念，经过主观抽象，必然比亮光闪闪的有感性的十五戈比的辅币更华美，甚至比它的变化价更高。

因此，我们要重复说，这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具体的抽象。用这个观点可以看清当夸大认识的一个方面时会把人导向错误的道路上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52—153页。

譬如，如果走通过所有的中介和质的定语的路来抽象，最终结果将是抽象的 *caput mortuum*^①，康德的自在之物，*wahrheitslose leere Abstraktion*^②。

如果总是把客体与主体联系在一起，即认为不可能通过有思想的主体来抽象，那么便会得出“原则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协调一致”、马赫—阿芬那留斯类型的独特唯心主义。

如果族类的特征（所谓“普遍的”）从“个别”和“特殊”之中划出，并夸大和沉积起来，即赋予它独立的存在，变成实质，那么必然会直接走向客观唯心主义。如果感觉是从客观现实联系之外取来，把它看作与感觉没有联系，即不把它当作外在“现实”的表现，而是自在，那么会走向主观唯心主义。

如果在实践中把它看作是脱离开实践物的，那么便会走向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等。

如果在客观反映的基础上不是作为过程来形成（社会的）概念，不以实存世界的主体为从属，那么便要出现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式的社会神话唯心主义。

如此等等。

换句话说，间接知识过程“孕育着”许多危险。它的方面多，只要有一个方面夸大得过高、过甚、过满，与实际不符，便会在一个方面歪曲世界图景。没有必要去说这种相应的歪曲，它们的方向、它们的思想向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历史介质来决定的，产生出被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的相关概念的“认识方式”。不过这是社会学的思想形式问题，须要做专门研究。

各种类型的经验实证论和现象论者们唬人说，承认外在现实便是把世界重叠起来，这是形而上学，诸如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一样。由此产生对“实质”、对客观物质等等的恶毒讥笑。于此便摆出唬人的派头

① 无用的东西。

② 缺乏内容的空洞抽象。

拿形而上学、自然哲学^①等等上演起真正的为所欲为的作弄闹剧。因此，这种哲学曾在搞哲学的物理学家中间特别流行，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种唬人和唉声叹气没有任何根据。

实际上，话题讲的不是复制客观现实，客观现实永远只有一个，是单独的，话题说的是把它作为多样的整体性来加以研究。用形而上学的说法，话题说的是关于它的各种形式的复制、关于它的多少符合一点、相等一点、对一点、深刻一点的不同世界图景，以及其他等等。不管复制多少，这和世界的倍增有什么关系？和不管增加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在柏拉图那里，那是两个现实：一个是“真正的”，另一个“不是真正的”。当精神和物质是二元论^②的时候，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譬如在一系列宗教概念之中，在那里现实的世界是感性的、物质的、肉欲的、罪恶的世界，并且在它的上方还有一个精神的、天堂的、自由的、神仙的世界。在我们研究反映世界的各种形式问题的时候，要它们有何用？这里的现实又能有什么样的复制和倍增？很清楚，整个问题的提法完全不对。与此同时，这个异议是从阿芬那留斯（后来是彼得楚尔特）的“复制”开始吹起来的，称做是什么心力内投学说^③，在它反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方向的内在论争感奋力，唯物主义也在反对之列。不错，那时在这些哲学家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但突出的是，话题不是讲同单向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斗争，而是与这一个唯物主义战斗。像在关于“感觉”和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一样，对应的哲学家们被“纯粹经验”给收买了，而在这里他们则被复制的世界和形而上学的实质给收买了。但所有这些都跟所要研究的问题，跟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认识过程和“反映”的等同性的不同级问题没有一点关系。认识的过程就在于这些反映的变换，从野

① 自然哲学——德语 *naturphilosophie*：关于自然的哲学，从自然界整体来思辨地解释自然界。

② 二元论——词源自拉丁语 *dualis*：成双的。一种哲学学说，认为存在的本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物质实体和观念实体。最先用这个词的是 X. 沃尔弗。

③ 心力内投——词源自拉丁语 *intro*（意为内）和 *jaico*（意为投）。个人把他从别人处接受过来的观点、动因、立场汇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视为同一。

人的原始粗糙的洞穴壁画到复杂的照片和 X 光片，从混淆不清的感觉到世界的巨型伟大的科学图景。不断地否定一类的“复制”，向比较完善的、包罗万象的、深刻的、日益与客观现实相等的方向变换，就是无止境的认识世界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不认为复制的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复制的客观性不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而是与这个客观世界相符合。这样，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第五章 中 介

感觉论者们的论题“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过去在感觉中没有的，在智力中也什么都不会有”）是相当激进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他反对黑格尔“陶醉于投机”的（怒不可遏的、正义的、神圣的）战斗中举起了感觉的大旗，他反对玩弄自动的概念代替现实世界、物质世界，他反对在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里使用客观唯心主义泛理论^①的符号文字。从比较广义和全民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从历史文化的上下关系来说，这同时也是为肉体恢复名誉的整个运动，为保护它不受无形体幽灵侵害的一种哲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海因里希·海涅在他所写的有关德国宗教和哲学史的诸多著名和精彩的文章中曾俏皮地描述过这个过程。

费尔巴哈写道：“把主观的存在变成客观的存在，把逻辑的或抽象的存在又变成非逻辑的、真实的存在，这是多么愚蠢！”^②

战斗是相当激烈的，费尔巴哈促进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并形成了“左派”，于其行洗礼的圣水盘中育出天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费尔巴哈是如此深地沉湎于感觉的原则，以至（在《宗教本质的讲演录》中）

^① 泛理论——唯心主义哲学理论。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的整个发展是宇宙精神的理性、逻辑活动的实现。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57页。

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或器官，他就会认识自然界的更多的特性或事物。”^① 这已经是明显的偏爱了。因为事实上哪里会有这种先定的巧合？对自然界无数多样的属性会有有限的感觉？但是这种“人类学”的偏爱当然不会贬低高尚哲学家的伟大功绩。

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仔细读者可能会觉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家在阐述感觉和思想时有些摇摆，或者（对这二难推理有种说法）是在“天真现实主义”^②——认为世界上的现象是世界的直接“本质”——同持唯物主义说之间的摇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46页。

② 天真现实主义——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概念，认为外在世界的一切特征都适合于完全表现客观现实。

第六章

抽象与具体

能不能用造反来反对上面所说的呢？怎能这样！我们生活在有感觉的世界上，我们直接感到、看到、用脑门触到它的坚硬度，感觉到它的阻力。可你总还要引向什么抽象和规律方面去！那可是物质化了的黑格尔的那一套“普遍”的、偶像化的、吞食了具体和活生生的东西呀！马克思不是在书中曾说过，培根的物质朝着人们微笑，露出诗意——感觉的光辉吗？马克思不是说唯物主义由于它乏味、枯燥、抽象，后来成了“人们憎恶的”东西吗？我们本该在感觉含笑的氛围里生活、工作和思索，而你们这不是在把我们引向冰冷的、变了形的黑格尔的王国去吗？我们不要这种抽象，不要去触摸那美丽的翎羽被人拔光的死孔雀！此外，除了马克思所讲的以外，我还有两个根据：

1. 引歌德的话（歌德评霍尔巴赫的“System de la Nature”^①）：“看书名，它响亮宣告的是宇宙体系，因此我们自然期待作者会对我们讲自然，讲这位我们为之效力的女神喽……可是当我们开始读他的那些空洞的不信神的高谈阔论时，我们太失望了，大地和满天美丽星斗的天空都隐没得无影无踪了。书里说不完的是物质，并且一直在运动中，单这个运动……就能够创造出存在的无穷尽的现象。如果作者用这些运动的物质真能把宇宙展现在我们眼前，倒也可以使我们满足，但是他对自然界

①《自然的体系》。

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多，因为摆出几个概念之后，便又立即把它们丢掉，为的是也把最高级的自然变成物质的、有实体的、虽然会动但却是无形的自然物。”（“Dichtung und Wahrheit”^①）

嘿，谁不知道歌德是个泛神论者^②、物活论者^③和其他什么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来举出你们的戴着有学问尖顶帽的黑格尔本人，看他怎样说。请看——

2. 引黑格尔的话：“表象思维的成分越多，物的自然属性、单一性和直接成分就越消失；由于思想侵入，自然界无穷多样性的财富变少了，它的春天衰微了，它的闪变的色彩暗淡了。在思想的僻静里自然界的生气消失了。它给予我们的温暖充实感，它的千万次引人入胜的美妙变化变成了干瘪瘪的公式和无定型的普遍性，像似北方的迷雾。”（《自然哲学》）^④

我们以引起人们怀疑的苏格拉底讽刺的方式让思想动起来，把它的情性和它所习惯了的惯性分离开来的发酵酶方式把它们摆出来……但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问题从实质上协调好呢？问题在哪里？

首先，应该指出，一般的人，作为历史社会的人，对自然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不只是理性的，也有理论的。他对它既有实用目的（包括生物学目的）也有艺术审美目的。实际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一般不是并列的，也不是顺序的，而是按这种或那种比例混在一起，互相渗透着不可分离，尽管它们因历史主要部分、社会文化“土壤”不同，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也各异。因此，我们在这里不研究情绪关系的问题，只是先设上一个“引火管”，留待以后再谈。

其次，由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关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的关系，更

① 歌德自传《诗与真实》。

② 泛神论——一种哲学理论，主张神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而和自然等同，自然便是神的体现。英国哲学家托兰德于1705年最先使用了“泛神者”一词，他的对立面荷兰神学家法耶据此造出“泛神论”的术语。

③ 物活论——英国宗教哲学家卡德沃思于1876年首先创用的术语，为的是表示（主要在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中）否定“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认为“生命”是女始祖的内在属性的自然哲学概念。

④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1、71页。

由于问题还和“丰富”、“多样”或者相反与“微薄”或“贫穷”有关，所以我们已在前面的叙述中作了概括的回答。不过，在这里为了满足那些狂怒魔鬼的讥讽，我们还是从抽象与具体的对比关系，即从个别到普遍，再从普遍到个别的角度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纯感觉论^①的天真崇拜者们怎样不满和说些什么，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他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这方面可是一大收获。

现在来谈正题。

什么令人厌恶、对人无用、有害、毫无生气？形式逻辑抽象到空无所有。它就是那被触摸够的、拔光毛的、泡得湿乎乎的孔雀。在这里逻辑的容量和内容、一般的规律和一般的书生气逻辑成反比。抽象是赤裸裸的、剥光了的、没有固定的中心，甚至是它的影子。至于普遍来说，这里是瘠薄定义的普遍贫乏和微薄，是对多数属性的否定，是囿限于一两个特征而变成干瘪起皱纹的木乃伊。

辩证的抽象是具体的抽象，是把具体定义的全部财富都包括在内的抽象。这是无稽之谈吗？是矫揉造作吗？是时髦的一点也不俏皮的矛盾吗？它可是侮弄性的概念游戏，那个在黑格尔作品中时常出没的逻辑神秘和不可解的东西吗？不，辩证法概念的构成正是这样。在保存和理顺具体属性的全部多样性的隶属系统时，普遍地会突出其特性、联系和中介。这不是原先的具体情况不明的混乱，不是“第一个具体”的混乱，而是包含规律的有序的、与所了解的实质同世界现实财富相等、与它的局部、成分、方面一致的宇宙。

先是把不同的客体各“部分”，它们的外貌、功能有分析地记录下来；它们被离析开来，在离析中加以研究；然后让它们从此过渡到彼；然后思维再次回到出发点，即回到具体。但这个具体（“第二具体”）与出发点（“第一具体”）的不同处在于此时已知表现在特殊与个别中的它的实质、它的规律、它的普遍性。因此，客体在这里是在其规律性中被认识的，它的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被认识了，其中主要部分被认识

^① 感觉论——源于拉丁语 *sensus*：感觉。认识理论中的一种学说，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本和主要形式。

了，这个主要部分同它的众多中介的联系也被认识了。这里没有任何贫乏现象。相反，与第一具体相比较，这里有了巨大的丰富，因为在这里不是无节奏和无动于衷的情况，而是表现出真实过程的活生生的辩证法。马克思在他所有工作中都出色地运用了这辩证方法（既是分析，同时也是综合）。譬如资本周转学说（《资本论》第2卷）。第一具体：资本周转，当还没有认识其凝结性和不定性时，这是出发点。

往下分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货物资本的划分和它们的周转；在抽象隔离中对个别周转进行分析；它们相互矛盾；它们相互排斥；它们相互否定。

它们之间的联系：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对立转到另一个对立。

再往下，合题，整体过程，对立统一，回到具体（“第二具体”）。不过在这里资本的周转是容易懂的，它的规律性是清楚的。其中保留了全部具体的因素，但同时也突出了它在各种中介状态下的实质。“资本周转”的抽象是具体的。

或者拿一种概念最抽象的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来说，在马克思那里它包括历史地改变了社会历史思想体系的概念，同一切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突出的主要规律。在这里，一切的“简明化”和“个体化”，李凯尔特学派流着汗水研究出来的“逻辑”和“历史”方法的对立都被辩证地消除了。与此同时，当代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的“反历史的”“整体性”早被人们怀着鄙视所批驳，那些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在万能的官位等级“共同性”的拜物中把一切历史的具体和特殊都给践踏了。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社会应该是 *in nuce*, *in potentia*^①，包括一切可能的和极丰富的定义。在这里，辩证法的公式包括社会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像似一个巨大的凝结器。与其他任何公式和“反映”比较，都毫不逊色。当然，现实生活比任何思想理论都要丰富。从这个观点来看，歌德所说的“灰色理论”和他那句使列宁非常喜欢的“生

① 拉丁语：在核桃里、在潜能中、在孕育中。

命之树常绿”的话是对的。认识是过程，它只涵容一切无休止运动，它只是渐进线地^①接近于此，却从来也不涵容一切。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那个。

再来看物质这个概念，它是物理学（从广义方面来说）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它的形式逻辑定义空洞而又极贫乏。它的辩证概念包括质的多样性，物质的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的历史过程，具体属性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变。这不是年轻时的歌德在读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时被吓坏和感到枯燥无聊的灰色、机械、模糊的开头，这是多样的、分解的统一。

各类的唯心主义总是企图这样或那样给独立存在以“普遍”、“真实存在”的概念，它们与“个别”存在相对立，是“不真实”存在。柏拉图“思想”不是别的，就是要把抽象神化，使抽象概念实在化。^②“唯名论”^③和“实在论”^④在中世纪的争论，就在于唯名论提出“*Universalia sunt realia*”（“名字”“名称”实质的“普遍概念”）论题，实在论则推出相反的论点：“*universalia sunt realia*”（“现实实质的普遍概念”）。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完全一样，概念变成了本质，现实存在打量着概念，看它是否符合这真正的现实（黑格尔从这个角度真是只看到和他的概念相符合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不是概念打量现实的物 and 过程以核实自己的概念是否与物相符合。因此，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的第一形态曾是唯名主义。马克思狂怒地攻击过黑格尔的代替理论，用“一般果实”来代替梨子、苹果等，用逻辑影子和反映来代替实在的物！在这方面费尔巴哈很了不起，他怀着高尚的激情站出来反对把逻辑存在变为真实存在，把真实存在变为逻辑存在。黑格尔正是把这个问题

① 渐进线地——希腊语 *asymptotos*：不巧合地。数学术语，无限接近。

② 实在化——源于希腊语 *gypostasis*：实质、实体。把抽象概念视作独立存在，把一般特征、关系和质量视作独自具有的。

③ 唯名论——源于拉丁语 *nomina*：名称、名字。中世纪的哲学派别，认为一般概念只是个别物的名字。

④ 实在论——源于拉丁语 *realis*：物的、实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承认意识外的现实，不是把它说成是理想客体的存在，就是把它说成是与主体、与认识过程和经验都无关的要去认识的客体。

说反了，而让世人转腰子。因此列宁才在他对《逻辑学》（《辩证法问题》）的注释中写道：“原始唯心主义：普遍的（概念，思想）是个别的生物……难道当代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的观念不也是这一类（完全是一类的）神的观念吗？桌子椅子和桌子椅子观念；人世和人世观念（神），物和‘本体’，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地球与太阳的关系，一般的自然界与法则、逻各斯、神。在第一次原始抽象中即已把人的认识分裂为二，给了唯心主义（宗教）可能性（普遍的‘家’和个别的家）。”

不过，在这里我们想顺便说一说一个时常引起混乱的问题。就是：个别的东西本也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nomen”^①。有具体的、个别真实的物、生命、过程与这个 nomen 相符合。nomen 本身仅是外在世界（或者所谓的“内在”世界，譬如感觉的 nomen，不过这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的这个现实的反映、逻辑的对应^②。因此，是不能替换的。那么就要问了，实际上在逻辑范畴里什么才是与普遍相符合的？没有吗？总还是有的吧？个别生物与它不符，从前面所述即已看出。可什么与它相符呢？或者至少可能与它的实际相符。（我们说可能，是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幻想的回答拉长了某一方面，引出与任何东西也不相符的纯幻想。）可能与它相符的——一般能与它相符的是众多这样的物中的具体的物所重复的特征、性能、某个方面及其他。这个特征、性能和方面在具体的个体外并不存在。它们不是生物的实质，不是特殊个体。不过它们作为个体的、具体过程，物和生物的性能是存在的。这就是普遍和个别的辩证法，列宁在上述片段中，了不起地逮住它写道：

“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

① 拉丁语：名字、称呼。

② 对应——源于拉丁语 correlatio：对比关系、相互关系。

等等。^①

恰在此处，苏格拉底的幽默可以来戏弄我们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刚才还用辩证抽象的富源发过誓，而现在就又说它们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认识此刻是尽头，不是认识是无止境的，只有在永恒中它才是完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且比较平淡无奇：如今你的普遍是不完全的，你所知的关系，即现实允许你可以这样或那样说的关系也是不完全的！

在这里确实应该做些实质性的解释。辩证的概念是周知的简化、“abbreviatur”^② 凝结。在其中，具体派定的富源可以说在打瞌睡，它是潜在的，它应该发挥起来。草率说吧，资本的辩证概念不能用三卷《资本论》来代替，要求它来代替可就太可笑了。如果能那样，科学、哲学、一般思维可就太容易了！……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有这样一处：“如果经验主义自然科学也像自然哲学一样适用普遍性的范畴分类，那么照样也会经常摇摆，不知该把客观或主观性质归到哪个范畴。我们时常听到说分类、分级仅仅是为了认识的目的。这种摇摆原来也还是表现在观点上，它告诉我们物的特征不在物的客观实质定义上，而仅存在于我们的方便目的中（sic^③!），因为从这些特征上我们很容易认识物。如果实质的特征仅仅是些符号（sic!），只是为了认识物，别无他用，那么我们就可以打比方说人的特征是耳垂，因为那是任何别的动物都没有的。不过，我们于此会立刻感到对人这样下定义太不够了……人们同意，类不仅表现出有普遍特征，而且是物的真正内在实质；完全一样的是级也不仅仅是为了简化我们对动物的概述，同时也是自然界本身的阶梯”。^④

在《百科全书》里也有与类相当的（由此而来“类的概念”）一般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7页。

② 简写、缩写。

③ 是这样！

④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人们同意，类不仅是我们抽象得来的相同特征的总和，它们不仅具有普遍特征，而且是这些物的真正内在实质；完全一样的，级也不仅仅是为了简化我们对动物的概述，同时也是自然界本身的阶梯。”（《黑格尔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2卷，第15页）

规律的地方。这个传统还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见黑格尔《哲学史》^①二卷本）。但是，这里面还包括一个特殊问题，与上面所说的不相符合。事实上能不能这样说，譬如，把智人（homo sapiens）只是作为“一般人”那样抽象为“一般桌子”、“一般椅子”，行不行？或许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这里是有特殊的，而且还绝对是实质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外貌的概念（“自然界本体阶梯”的一级）是个概括的概念，在客观现实上符合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个体的实际总和，它们呈现出的是活生生的统一，不是像一个动物个体的“生物”，而是特殊的统一，sui generis^②的统一，他的个别部分衰亡了，另外部分产生出来了，他的生物外貌也随着时间变化着。在这里，外貌的概念是与一定的现实相符合的。其他概括性的概念，如果不是心中想的（如统计方面、数学方面的），而是实际的总和，那么也完全一样。譬如说物质，可以把它作为一切物质在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过渡、转化中的总和来理解。这个包括了一切质的特征、一切个别外貌、一切联系和过程的物质综合概念符合客观现实。在这里，思维也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不过，在这里共同的则是个别本身、第二级的个别、统一和众多、新的、个体的、现实的统一、现实的总和。因此，关于外貌的客观现实的争论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外貌不是作为个别动物的个别特征而是作为它们的经常变动的总和而存在。认识的综合功能（个别的特征、辩证方法的界面，同时既是综合也是分析）不单单是经过分析的一定特征和特性的结合，也是在现实生活中现实联系着的个体（在思想中）的结合，并且这联系是和“另个”（另个外貌、外部环境等等）对立的。

抽象中最抽象的、具体中最具体的、一般中最一般的、总和中最高和最总的、联系中最为联系的、过程中最富过程的是天体、宇宙、世界。这个最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切具体的总和。最对立的的东西在其中消失了，因为它包容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对立。一切形成的风暴在其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② 拉丁语：独特种类。

中演变，它仅作为存在的形式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自动地“流淌”。这是斯宾诺莎的 *causa sui*^①，是同时失去了自己神学蛇足 *natura naturans* 和 *natura naturata* 的伟大实体^②。从客观上说，这是天体的财富。从思维、反映、概念来说，这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总和，它是经过许多个千年的历史煅冶、归结成为“系统”，有着无限量的综合概念和规律等等的庞大世界科学图画。任何的“直接感觉的”（事实上是没有的！）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真的是极为可怜的！

① 拉丁语：始因。

② *natura naturans*——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被自然产生的自然。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

第七章

感觉、表象、概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表象比思维更接近现实吗？”他回答：

“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 30 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把握而且应当把握。”^①

不难看出，这个问题是那个我们已经解决了的关于具体的感觉和表象的思维的关系问题，关于取自特别方面的中介知识的问题。我们再来研究一番。当话题讲感觉时，必须得有要感觉的玩意儿，即物的本身，过程，客体，质料。只有在直接接触时，只有当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直接联系时才有感觉。客体和主体需要有作为物质体的接触，客体对主体的物质生理器官要产生物质作用，以致后者的心理异相存在有了物质震颤才是感觉。从这个意义来说，感觉更接近真实世界。这里的“更接近”表示过程本身的直接性。这就是各类感觉论者们的那些感觉起点和他们的全部论调。因为在这里客体物质作用于主体，按康德的说法，其中（作用）客体“改变”主体的感觉，于是这么说吧，客体在这里也物质地转为主体，用光、声、热流及其他来袭击它；由于外在世界在这里是多样的“刺激”源，而外在的刺激能转化为主体生理神经器官的“运动”，它的异相存在便是感觉，因而也就明白了感觉“更接近”于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97 页。

现实。

表象已经是远离这个现实，同时它却接近它。为什么？

亚里士多德写道（“De Anima”^①）：“……谁不感觉，谁就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明白；如果它认识了什么，必须也得像认识表象一样；因为表象和感觉一样，它与后者的不同点仅在于它们没有质料。”^②

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对的），被表象的物不直接在场也可以表象，不过只能是在从前的感觉基础上。但是，在这里忽略了感觉之间的联系要素，即整体因素。表象再现感觉于它们同物处在对比关系的统一状态之中。正是在表象中有这种联系存在，才使得表象接近物体和现实。不过这接近的意思不是指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要更远些），而是指它的完全性。

认识的后续过程（实际上是抽象地呈现出认识的历史过程）导向概念的形成：在这里，我们已知转入普遍。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过这个过程了，对这个问题可以做这样的总结：从直接意义来说，譬如“世界的科学图景”肯定会比感觉和表象中的现实要更远，因为复杂思维的复杂产物从反映的相同性来说无比地更接近于这个现实，比它更饱满、更丰富、更多样。

于此，我们接近了列宁是那样轻而易举便逮到的问题的另一端。

一点儿不错，举他的一个例子。眼睛能“看见”光。光的速度是一秒钟30万公里。这个速度成为眼睛能看见光的原因。但是眼睛不可能像观察（“看见”）行驶中的汽车或火车那样观察光速，因为视觉可以注意到车与周围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变化。“主体”的光不可能给你一览无余地展现出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展现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而想象这个速度尽可随你的便，物理学家都经常引用这个概念。任何一个“天文数字”都超出想象的框子，而天文学家们却都经常使用它们。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② 布哈林凭记忆引用。原文：“……谁不感觉，谁就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理解；如果他认识什么东西，那他就必须也把它当作表象来认识，因为表象和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质料而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50页）

“光年”作为时间单位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在天文学中，它是个衡量单位。一切无限小和一切无限大的量都是既无法感觉也无法想象它们的无限范围。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可思维的，是科学的命题，在一系列情况下（譬如通过数学走向技术）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物理的”（正确说是生理的）与心理的之间的对比关系和它的异相存在一样是想象不出的，而我们能思维到。我们再回到一般的实验科学来。我们没有电的感觉，可通过灵敏的仪器观察它，建立了质料的电磁理论。我们在实验中感觉到电子的单位和束，便思维出宇宙的电磁图像。我们看不见紫外线的光，却能很好地思维到它。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直接感觉和想象各种无数的 α 、 β 、 γ 和其他有着巨大速度的光，可是能思维它们与它们的速度；我们看不见X光；我们感觉不出也想象不出镭的衰期过程；我们也不能感觉和想象太阳或其他某个星辰上的温度和压力；可是对所有这一切都能很好地去思维，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在于我们的感觉是有局限的，而我们的认识，作为过程则是无限的。越过一定的震颤门槛，我们的感觉便拒绝为我们服务。而与此相联系的也还有表象的局限性。我们的感觉数是微不足道的，这与费尔巴哈正好相反，也只好惋惜了，并且它们也很不完备：据施坦德伏斯的观察，“多产天蛾蚕”的雄蛾能在15公里外感觉到雌蛾的气味；鹰的敏锐视力是众所周知的；狗凭嗅觉定方位及其他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如果人没有思维，那么在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方面便走不远！事实上，狗由于它有直接感觉的天赋，所以高人一筹：它比我们人的听觉、嗅觉都好。别的动物的视觉也肯定比我们强。那么人又是怎么成为“高级”的呢？不明白人脑的形成过程和思维的能力，不明白社会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

我们再往下看。感觉只能是单个的。感觉不可能包容一切。不可能把无限多样的自然界都感觉出（即一下子又看到又听到又嗅到等等）。然而思维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可以作为箴言来说，感觉是反哲学的，而思维正相反，是哲学的。那么，我们得出了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倒栽葱”滚爬到经验论的唯心的主义轻慢观点——“已知—感觉”

的经验方面去呢？我们会不会变成脱离感觉、成为与站在了解感觉意义反面的“理念了解”的追随者？我们要不要去寻找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因为要去那里只能靠唾弃低劣感觉的“理念”？我们要不要去鼓吹经验外的知识？我们要不要转向万能的先天论观点去？因为到头来是可以问一声：你们的光、X光、速度以及用你们的话来说凡是不是靠感觉，不是靠表象，而是靠思维得来的东西是从哪里来？故弄什么玄虚呀？请回答！

这个回答很简单，从经验中来和通过感觉。可怎么个来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我站在电炉子前看表示温度的仪表时，我看到一些不同的指针，根据它们所指来判断温度，而不是把手指伸进炉子中去，那样做不但无法感觉温度反而被烧焦。同样，也不能把手伸进液体氮中去感觉“冻”，那样也会立即失去手。我不能直接感觉X光，可是可以感觉仪器的读数。对于星体的化学成分，我是看不到、听不到也嗅不到的，可是在光谱分析过程中，我感觉到仪器的信号（即主要看仪器的相应读数），并由此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我间接看到高温，看到低温，从压力计上看到巨大的压力，根据仪器的指针看到巨大的电压。这里有自己的对比关系，这里是一个感觉替代另一个。说明这里既有经验也有感觉，只不过这感觉是另一类的，它们的客体不能直接感觉，可是间接能感觉到。要做思维结论，得事先积累大量经验，否则仪器上来的这些感觉是无法判读出来的。根据仪器我判定电炉子里的温度。让我来感觉这温度，我是做不到的。凭眼睛来判断，即凭感觉来判断是温是热，我也做不到。但思维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思维可以比较，可以推理，可以概括。我想象很高很高的温度，它能影响各种不同的物体，影响分子的运动速度等等一系列联系和中介。我可以思维1000的 t ，思维比我能感觉和直观想象的任何温度高出 n 倍的 t ；完全和列宁的例子一样，我可以把我已知的光速增加 n 倍去思维。我可以整体思维。直观表象，我做不到，感觉就更不行了。但是，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以感觉和经验作为来源。没有看见（在仪器上通过视觉感受运动）、没有原先的经验、没有一般积累的经验，便什么知识也不可能得到。星体的化学成分，我

是根据经验和在感觉的基础上得来的，并不是这个星体直接作用于我的感觉器官的基础上。我是通过思维作业得到它，而不是一般的“感受”和“感觉”。从感觉向思维的辩证转移和它们的辩证的一致尽在眼前。典型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他无视这个经验主义科学，无视感觉，不顾辩证法。从另一方面说，特别在专家学者中不乏明显不重视思维的人。就连费尔巴哈的公式：“感觉说明一切，但要理解它们的意思，得把它们连结起来。连结起来读感觉的福音便是思维”，不过这还是不够用：因为要做大量的思维工作以确立这联结，即有个完成概念、规律、联系的过程，比较深入地去概括，而问题的“症结”便在这过程中。

不过，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在开头和唯我论辩论时所涉及的问题。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研究认识过程时总要引用虚构的夏娃与她的堕落。他们取一个荒谬圣洁的主体，当这个主体与客体相遭遇时，它绝对是初见初闻。它只能感觉。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搞清楚了，这样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新的感觉都与表象和概念同时感受，同时对每一个主体来说，实际上其他的感觉（“热”、“冷”、“红”等等）是要分析物的实质；事实上人们看、听、察觉外人、树、桌、钟、炮等等，都已经对它们有了自古以来形成的概念，并不需要把整个历史过程再从头来一遍，*ab ovo*^①。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就得始终在原地踏步，也就是说演出某一出关于小白牛的童话故事。幸好实际上不这样，这个小白牛的童话只是在资产阶级的哲学书本中。所以，粗略一点和隐喻一点说，当人感觉时，他自有一套成型的概念体系，这体系或多或少与实际相符。如此，列宁所说的接近现实，实际上是通过感受直接接触现实（通过感觉表现出来），并现实地伴随着这些感觉愈发接近（接近得如同反映，即越来越对头）概念的体系。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人，即思维的人，不会是在世上瞎游逛的未卜先知者、满脑袋“烂糟糟感觉”的客体，而是多多少少对外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因为无论怎么说他还是知道一些，不是光靠感觉，早就知道一些。他的这些知识不是先验

① 从头开始。

的，这知识是在新感觉到来之前，时时刻刻都在“获得”的，而感觉最终成为（最终历史地！）思维的源、概念的泉时，任何一个主体便都将陷入已形成概念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这一些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多多少少符合客观实际，那么在世上任何一次进一步的辨识都将是感觉和思维的进一步的综合，即变感觉为思维，从思维中汲取新的感觉因素。如此，远离直接感觉，思维向现实靠拢，直接用物体实践来检验自己；实践中，主体在理论上支配着客体并积极地和直接物质地在实践中支配物质本身进行转换，于是对比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了。

第八章

“活的”自然界和对它的艺术看法

这样说吧，一般撞击诗歌、撞击感情，反对唯物主义，譬如从物活论和物活论的泛神论角度（歌德是相当鲜明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发挥，包括前面提到过他反霍尔巴赫在内）发展出来的那些东西，它们一般反对的是色、彩、声及其他等等在直接—诗情—情绪（阿芬那留斯所说的正面的“感情激动”）意义方面的消失。关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简而言之：

1. 霍尔巴赫不是“样板”。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相反，断言世界是质的多样，联系形式是无止境的多样。

2. 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认为色彩等等只是主观的。与视觉相关，玫瑰呈现红色。

3. 当人从自然界方面感受影响时，他感觉到的（包括看见、听到、嗅到等等）是世界无止境的一小部分。

4. 当他有了“世界的科学图景”时，他便有了比较多（数不尽的性质、联系、规律、因素、种类和其他）的整体。这美学（如果看它的这一方面）比起原始野蛮人的“天真现实主义者”假想（在颇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审美观点不知道要丰富多少。

5. 在这个图景之中，也包括有感觉的人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反映复制品”，它们的不同程度、不同深度和广度的反映。

6. 如此这般，这世界图景根据认识的程度符合实际的真实，符合宇宙的真实，比起物活论和泛神论们的直接艺术知觉要丰富无数倍。

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无限世界认识的发展（时间、空间、数量、质量诸方面），要加上对自然界、对人类的无休止的运动和发展的认识。如果说，它的认识在这里明摆着无限庞大的尚未开发的财富和正在开发过程中的无止境的认识。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活的自然界”、宇宙生命的问题。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直接颂扬歌德对宇宙生命的泛神主义态度，他对自然界的活的理解。可是有意思的是在同一著作中，他又指出不应该把自然界和宇宙混为一谈，因为自然界就是去掉“精神物质”的宇宙、世界。在这里黑格尔双料地背叛了辩证法。首先，“精神物质”脱离它们的躯体进行实在化是统一存在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形而上的凝结。其次，在现在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对自然界的感觉和思维物体有了个断头，即代替相对的辩证对比的是统一的二分，成了绝对的对比，即把人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反成员”，不把他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成了超自然的因素。如果把动物从“精神物质”中排除出去，那么人便也从有机进化系列中冲出去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吧。

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来谈宇宙是活的统一？不是谢林的世界灵魂，不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不是伯麦类型的神秘主义，不是逻各斯，不是各类宗教的宇宙追踪，等等。那么是哪种呢？那就是活的物质是事实。有一个复杂的、巨大的、有机的世界，维尔纳茨基把它叫做生物圈，地球生物圈，它充满无止境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从水里、陆地、空中的微小微生物到人。很多人想象不出这些形态的极大丰富性的全部，以及它们直接参与自然界的物理与化学过程。同时它太庞大了，以至于这种情况曾经给拉马克理由去认为地球上一切复杂的结合都是多形态的有生命物参与才形成的。黑格尔用差不多是诗的语言做过描绘，他远离被恩格斯

称之为“abstrus”^①的令人头痛的莫名其妙的符号，譬如说海洋的有机生命，黑格尔的品达罗斯^②，Michelet^③用“奥林波斯山的庄严语言”描绘。还有，说只有地球上生命，这个推测是不对的。在对无尽的宇宙所做千百万次的形象推测中，都八成认为在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康德在他“转变期前”（并且是出色的！）的早期自然科学研究中也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由于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所以宇宙的生命是永恒的。因为它不定在什么地方从无机的世界里诞生出来。它在地球上也产生于历史上某个时候的无生命物质之中。当它没有出现在地球上以前，它在宇宙中的另一个什么点上，如此等等。一句话，对宇宙来说，生命是内在性^④的。

这生命与“统一”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它是这整体的一部分，它的一个方面，一个表现，一个边缘，一个属性；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须的，是它所固有的，它的历史发展阶梯的一部分。人是地球上比较复杂自然产物，可说是它的花朵。

实际上，黑格尔离此并不远，譬如当他用自己的语言写道：“如果起先地球的地质有机体在它的形态构成过程中是个产物，那么现在它便扬弃了作为个体性基础的无生气地去开创主观生命，而这主观生命却又从自身中把它排除出去，转给另外的众多个体。由于地质的有机体只是自在的生命，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是同它不同之物……即僵硬，这就是说地球是有孕育力的，正好作为存在于其上的个体生命力基地和土壤”（《自然哲学》）^⑤。不错，后来黑格尔讲元素生命等等，那在他不仅是比喻，而是神秘主义了，上面所引之处完全是对命题合理观点的发挥。

如果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它的一部分：如果它有卸除（决不是消除！）其社会存在的生物基础：如果它——自身是自然值和自然的产物

① 德语：混乱的、无意思的、无法理解的。

② 品达罗斯——古希腊抒情诗人。曾著有对奥林匹亚竞技胜利者的颂歌，其作品特点是结构复杂、辞藻庄重华丽、联想之间的衔接奇巧。

③ 德语：老实，笨人。

④ 内在性——源自拉丁语 immaens。

⑤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368页。

并生活在自然界中（不管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条件和所谓的“人工环境”怎样隔绝它），那么它共历自然界的节律和周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里讲的不是理性认识，不是关于自然界的实用性或认识性的掌握，那是指社会历史的人作为主体，作为相对对立的本质，作为征服者和驯服者，作为自然界和非人类的有机世界的积极创造的力量。这里讲的是和自然界混成一片的人，与拟人说^①的同自然界一致、同自然界有着亲密关系的说法不一样。难道有人不经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的、生物的发展周期（童年、少年、老年、古稀）？难道人不经历地球围绕自己的地轴旋转的周期，由昼转夜，从不眠到熟睡？难道人作为自然界里声望不凡的一员不经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更换着一年四季，一到春天他的血液便春意盎然地循环起来？难道地球和宇宙的这些伟大的周期、循环、节奏、搏动不可说都是有机的血脉同感吗？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就如同春天里动物要交配，候鸟要长途迁飞或是老鼠在震前搬家一样不神秘。人越是直接靠近自然界，便越是“自然地”和直接地同感它的运动。关于这个问题黑格尔写道：“先民感觉到自然界的运动，但是精灵变黑夜为白昼。”发展的社会规律使这些自然关系发生着变化，改变着它们的形态，宣布它们的更新形式，但不消灭它们。都市主义的人脱离大自然，但他们并不彻底，春天和青春在他们的诗歌里升华，历史人的情欲具有社会制约的形式，中世纪骑士的爱情和当代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拖拉机手的爱情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但是爱情的生物学基础一样，春天就是春天。人对自然界的感情关系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城市里的人渴望阳光、绿地、鲜花、繁星不是偶然的。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对自然界的“享用”，犹如食草动物和肉类动物，尽情地吃喝或满足繁殖本能。风、阳光、森林、水、山地、空气、大海在一定程度上是创造 *corpus sanum* ^②的前提，使其具有 *mens sana in corpus*

① 拟人说——原词由“人、人类”与希腊语 *morhos*：“型、样子”组成。指非人之物具有人的特性。

② 拉丁语：健壮的身体。

sano^①。这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独特的消费，如果允许这样使用这个词的话。

所有这些过程的基础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但是人并非是“笼统的人”，他是社会的人，社会历史的人。因此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根据社会心理和思维类型（视其思想，历史具体的），这个最初的基础被最大程度地“复杂化了”（譬如，宗教的外包装、诗情借喻的外包装、扩大世界知识并意识到世界的永恒、无止境，它的运动、它的伟大辩证法）。如此这般，自然界可以情绪神秘地感受体验，如同神灵；或是像伟大的全能，或是像“皇天后土亲娘”，往窄里说，几何学地感受，往宽里说，日心说地感受，往更宽里说，大宇宙地感受等等。艺术的领悟和直观转为思维在反转回去，因为情绪激动的生活并未隔绝，也并不是个别的精神实体。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分析一下古希腊的“厄罗斯”^②。

生物作用的适应过程与其各种各样的互相作用的确是大得不得了：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广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众人所说的主要本能，其中包括自我保护和生殖的本能——那可是雄壮、威力无比的力量。因此，并不奇怪，譬如说在升华了的社会历史制约的形式下，爱情和死亡起到如此特殊的作用。

生物的社会适应的不同处是被动。因此，对自然界关系的相应情绪基础，即对自然界的艺术审美关系的基础，它的“直观”，在它面前的惊叹，在其中“溶解”，“陷”于其中等等，相当明显地不同于积极实用的关系和积极可认识的理智的关系。是不是美学（譬如，特别是康德的美学！）把它的“无私”作为艺术情绪的构造特征，这里便是它的根呢？我们预先说明：这观点是片面的，它没有完全包括物的全貌，只是抓住一个方面，正是那比较接近自然界美学的一个方面（远不是、远不是全部美学！不过眼下我们不谈别的！）。

① 拉丁语：健壮躯体里的健壮灵魂。

② 厄罗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那里又作“爱”解。这爱，指精神上的推动力，美感的喜悦和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狂热追求。

还是回过头来谈有“活的”自然界吧。要求“活的”观察的客体，作为“活的”过程及其他等等——是在伊里奇作品中常见的术语，从对无生命物 *strictu sensu*^①的关系来说，不言自明，是比喻地表示辩证的认识——表示流动的、变迁的存在，表示思维方式的灵活性，仅此而已。不过在这里我们已经转移到另一个正是在下一章里要谈的问题了。

① 严格的感觉。

第九章

理性的思维、辩证的思维和直观

当前在哲学和 quasi^① 哲学思想的海洋里有几股涌流在斗争：以多数自然科学家为代表的理性思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②为代表的辩证思维——实际上他们的辩证法似是而非，像是有哈喇味的资本主义人造黄油；以及直观论——从它的比较干净的形式一直到以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的高谈阔论哲学的告密者^③，包括充当内行招摇撞骗的可疑分子为代表。他们如今像雨后的菌类一样，在“卐”字的保护下繁衍生息。这情景很像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没落和解体时那样——崇拜神怪、占星弄术、搞秘密宗教仪式、设诉讼程序、摆闹宴狂饮、请巫医、招徕歇斯底里狂叫病患者。不谈这些吧。理性思维直接地以所谓的健康思想为支柱，总的来说颇有声望，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合法。在那里，形式逻辑是主宰，它有着一大堆似乎是稳固和绝对的法规：不存在第三者的恒等式、矛盾。它形成概念，复制实例，进行分析。它最爱用的是归纳法。它引经据典，仪表堂堂，似乎无懈可击。它的谈吐不同于任何的形而上学，总是对它们喊：躲开！不要碰我！它总是把自然的物质同有机世界分割开来。度与衡、量、数——它的元素。

① 准，近似。

② 新黑格尔主义——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支系很多。他们力图在复活黑格尔学说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世界观。

③ 告密者——sykophantes，希腊语。古希腊的职业告密者、诽谤者、讹诈者。

长久以来，并且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它一般来说是合理认识的唯一体现。

它的功绩大得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搜集了大量的实例，分立了种、类、型、科，建立了无数各式各样的分类法，从世界总体联系中隔离出彼此相同的无数多的物质，把它们在科学领域中确定下来。实例、物体、隔离、分开、分析、归纳、度、衡、数、实验、工具——这都是理性思维的典型特征，对明白人这么简单的历数一下，便足够了。

就这些来说，对认识过程可够用？反过来，除这些狡猾玩意儿再没有别的了吗？对辩证法的各种议论会不会是些恶意的扭曲，是在玩弄合理的把戏，如同古希腊的那些喜好走街串巷，在广场上拉场子表演，自称是矫健的智能武术家、思想的勇敢运动员呢？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几千年之后成为身着黄色短上衣女装的未来主义者，突如其来地讲出些乖僻的议论和非常愚蠢的推论，令自己的同时代人目瞪口呆。迄今为止，我们嘲笑他们并联想到阿里斯托芬的狠毒嘲讽。大概黑格尔也对人们的抵制有所察觉。在写作之间，他笔锋忽然一转，从最抽象的语言（要想理解他的意思，还非得习惯他的语言不成），从沉重得像长筒靴的厚铅底的思想中变出轻佻的柔情蜜意的文体：

“哲学方法的陈述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不能因为向来用腿走路，而今耍个顽皮，倒立着走上一次，或是把脸蛋浓妆艳抹一次让自己看看”（《自然哲学》）。^①

事情不是这样。理性认识既没有抓住由此及彼的运动和矛盾，也没有抓住它们的对立的同一和一致与完整。不仅如此，它变成了同一规律的不容置疑的教条，它认为任何“体系”的准则都是除去矛盾，它力图把隔离在整体之外的部分看作是算术的一部分，它是“自在的”机械论，因此在它的分析中有某种僵死的东西。它是用强大测量器材、精密仪器和现代实验技术的奇迹武装起来的伟大活体解剖者。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这有机认识论，其中也包括歌德，他 *con amore*^② 地针对黑格尔写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16页。

② 意大利语：怀着善意。

道：

分析自然像开玩笑，
化学自豪，可成绩多少？
他把所有的物都敲成碎块，
不幸的是，精神联系在其中找不到。^①

是的，歌德清楚地看到理性认识的全部局限性。不过他的批评常常是远远超出目标。他反对实验技术。他抗议光的分解，认为这是对陛下的侵犯。他清楚地看到量的局限性是质、量分开。他看到活体解剖者的抽象推论在于把局部隔离于整体之外。他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时往往带着以艺术情绪代替唯智认识而跳进泛神论的观察领域。总的来说，没有疑问，他已经有了相当成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这思想刚发芽便迅猛地向偏离理性认识的方向生长。不过这一勺焦油糟蹋不了伟大的诗人——思想家留给我们的那一桶美妙香甜的蜂蜜！

我们俄国的老诗人巴拉丁斯基在歌德去世时，在他的艺术方面极为卓越的悼念诗文(《海浪也曾同他对话》)^②中已经站出来反对度、量、分析、数，而象征的例子、野兽、飞禽、青草、揣测、自然魔法师的神秘和语音则是另外一回事！别林斯基^③也曾指出这种世界观的反动性，不过歌德离这种世界观远得很。

现在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是的，理性的认识、形式逻辑，它的规律、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还不够。批判像常见于伯格森一类哲学家的理性的定义，批判他们的单方面的数量，批判他们的活体解剖分析方法，时常是非常正确而准确的。保护一般理性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不是我们的事情。它们早已被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卷，第17页。

② 指巴拉丁斯基作于1832年4、5月的《悼诗人》。

③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漂亮地揭发出来了，就不必再向隐德来希、直觉、超理智的胡言乱语去求救了。如此，再重复一遍，光是理性的认识不够。它是很有用，但不够用，它没有把比较全面的认识方法包括进过程中去。须要从它的界内走出去。走向哪里？

走向理智、矛盾逻辑、运动、形成、完整、世上各元素的普遍联系、质量、飞跃、对立互相转换、一分为二，以及驱除分裂等等。分解、分析、同一固化、对比、形式逻辑，这些仅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它可能会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整个唯理论是理性认识的体现）。不过接下去便是运动、对立转化、自我否定的时候了。再往下到第三阶段，那时对立结合在一起，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其中包括从分析中，从支解整体、多样和具体中，连同它们的规律、联系的总和和所得的一切。在这里，对立统一。在这里，向具体上升。在这里，含有量增长。在这里，综合。在这里，消除矛盾（包括克服和保留）。在这里，“否定的否定”。在这里，是理智。在这里，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如果辩证法运用于其合理形式，即唯物主义地运用，那么其中便没有神秘、没有神奇、没有魔术、没有怪声怪气。这是比较深刻的包容一切的认识方法，它有时似乎是眼光狭小，即所谓“健康思想”玩的把戏，认为它似乎就是关于无限、关于微分和积分法的计算、关于非欧几何学、相对论和许多其他的胡诌论点。芝诺早在他的关于运动的箴言里就道出了理性思维实际上的不足和局限。他的看法是：箭飞不出去，阿喀琉斯^①追不上乌龟。那么怀疑论者怎么看？康德的“二律背反”怎么看？有间隙和无间隙分子波浪矛盾的当代物理问题怎么看？如果 a limine^② 否定矛盾，或是根本不理睬它们，那么也就始终不会理解任何变化、任何新质的出现；二律背反似乎将是永远的谜，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也永远在它的“活生生”运动中理解不了它的整体，理解不了互相联系的局部被分解的多样性。

理性认识局部的片面性是与“直接观察整体”完全对立的，它脱

①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人公。

② 拉丁语：起点。

离了一般合理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写道：

更不可以推说直观这个名称以及它的由来，实际上是从前的哲学家们的类似表象和幻想（同时也是癫狂）。^①

在另一处：

我们只能在儿童和动物的身上找到思维和直观的自然统一。这种统一充其量也只能叫做感觉，而不是精神……我们不要去空抽象，不要在无知中去找救星……^②

这话说得委婉，却也厉害。其中暗藏对认为直观是最高级的认识，一切物都是由感觉而来，全部自然界都是思维的“僵化”和“石化”的谢林的挖苦。为了公正，我们必须补充说，一方面谢林的许多要素转入到了黑格尔的体系中，另一方面，黑格尔自己，那历史的黑格尔，不仅有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虽不是“真正的”泛神论者，却也是位货真价实的神秘主义者，它的自然界是没有意念的，仅仅是庞大的尸体。不过这些是 *en passant*^③ 一提。

从前的“自然哲学”有着相当多的直观—神秘—直觉的成分。而现今研究哲学的巫师和预言家们所宣布的整套巴比伦通天塔^④般的“理论”胡言，确实算得上是兽言兽语。“直接观察”的意思是：或者是艺术美学的“潜入自然之中”，去感受同它的联系并体验这感觉，倘若它不反对代替思维、代替理性认识、代替理智，那么便是自然的、合理

①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0页。

② 布哈林据记忆所引。原文为：“思维和观察的天生统一，是一种我们只能在儿童和动物身上找到的统一，这统一往好里说只能叫它感觉，而不是精神……”（《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3、14页）

③ 顺便。

④ 巴比伦通天塔——见圣经故事。洪水灭世后，有些人企图再建巴比伦石和一座柱形通天塔。上帝见人们大胆大妄为了，便扰乱了人们的语言，从此人们之间的语言不通。

的；或者是宗教神秘的，即形成服从上帝的世界观，承认直觉认识是最高原则。它正是以后者的面目出现，如今蛮横无理、死乞白赖地要求用它同时替换一切合理的智力和智能。这样，中心思想便是整体的等级制度的统一。Totalitat^①。但这个“整体”不仅单方面地同机械组合的已不存在的理性整体相对立，同时也同在思维中反映统一作为“第二具体”、又是质地多样的现实对立。刚好针对这自然界的完整，黑格尔曾写道：

理性力图去认识“自然中的普遍”——力量、规律、类……这普遍……不应该只是集合体，而是经过整理、分类的有组织的整体。

这就是说理性的思维不同于悟性的思维，它远不是在思维时把局部组合成整体，它把它看成是内部对立关系，是现实的不可分的统一，被分离出的任何局部立即破坏整体，不再是与这整体有联系的东西。悟性认识“暗藏”于理性的认识之中，作为辩证逻辑中的形式逻辑而存在。理性的认识一刻也不会勾销数量，而是看到数量向质量方面转换；它不勾销个别，而是看到它在联系之中；它不消灭对立，而是在互相转换中和统一中捉住它们。当代神秘主义的巫师、术士完全否定合理的认识，否定度、量、数、分析、综合、辩证、理性、智慧。他们甚至把所谓的精神（“Geist”）同灵魂（“Seele”）对立起来，把思维同感情脱离开来，并在无意识的直觉中，在对客体的感情沉溺中怀着神秘光彩为自己寻找思想上的帮手，既同启蒙时代的遗产，更首先是要同总体来说成为全世界理智与合理认识的鲜明旗帜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当宙斯想进行毁灭的时候，他首先夺走智慧。在这里智慧的一部分被神秘所替代，另一部分则被狐狸的狡黠所替代。神秘的“整体”竟是法西斯主义极为巨大的社会价值的等级制度，是法西斯主义身份等级制度阶梯上的阶级共相化。认识论的真理标准成了希特勒实现超智慧的天赐论题。这里

① 整体。

已经不存在可以争论的土壤了，因为已不能用有理性的观点分析神秘主义的类别了，这里是信仰和招摇撞骗的巫术、日耳曼大兵的鞭身派^①、大资产阶级、酗酒吸毒的军人和雇佣兵的王国。甚至连施宾格勒的怀疑论也比那臭气充满整个法西斯德国的神秘主义饱嗝要聪明上千倍。这不是战胜道貌岸然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所谓正科学的理智片面性，他们的思想水平等同于好学的、有创造性的为大自然称重的过磅员，他们从培根时代起即已清楚地明白 *scientia*^② 和 *potentia humana*^③ 相合，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可以飞得高一些的翅膀，以便从理性思维转到已有所认识的辩证法。相反，法西斯的狂吠政客们的“理论”等同于丁字镐与铁锹、大地上的权力和鲜血的呼号，中世纪的行会习气，麻木的阶层，僵死的等级制度，纯粹偶像的说教。这不是哈曼、雅科比、拉瓦特怀着他们的“Schone Seele”^④、“好心”创造的臭名远扬的 *Glaubens und Gefuhlsphilosophie*^⑤ 的小市民伤感。其中，在这“狂热天才们”的浪漫神秘思想中表达出对德国的封建局限性的反抗。其中也有“Kraft - Mensch”^⑥、Kraft - Weil^⑦ 的概念。其中也有为了“心灵”、“精神”、直觉、真诚的信仰反对理智的抗议。但它与那凶残得像迦太基摩洛赫^⑧ 的偶像们所不准触动的“直观”有什么共同之处？那“Schone Seele”——从骨子里庆幸火灾的冷酷“淡黄发老滑头”，他多愁善感的温情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他的傲慢的直观，看到了当年海涅在迦蒙娜女神处做客时看到过的容器的底部中的亚速人的职位等级，他们顶着卍字冠，是些冷血怪物，爪子专用来撕碎一切活物的躯体。这可不是温情的泛神论，不是印度人的天真沉溺于自然、宣讲对花鸟虫兽、对太阳都要的爱；不是对艺术的

① 鞭身派——精神基督教派的一支。认为能与“圣灵”直接交往，神能在虔诚的教派信徒身上显现为“基督”和“圣母”。

② 拉丁语：科学。

③ 拉丁语：人的力量。

④ 德语：精神美。

⑤ 德语：对感觉哲学的信仰。

⑥ 德语：刚健的人，大力士。

⑦ 德语：意志薄弱的人，无聊的人。

⑧ 摩洛赫——20世纪中叶前迦太基等地的火神，人们烧死婴孩作献祭。

赞叹，也不是对美的喜爱；这是按照阿道夫·希特勒先生为他的霸王帝国所订立的等级制度带着宗教色彩（有所盘算地！）的直观世界。我们本想看到“完整的”世界，但是——可惜呀！我们看到的只有军装、军阶、勋章、带穗的肩章、大炮、獠牙、“阶层”。法西斯化了的宇宙中的空想王国是一种海洋，在它的波涛之中潜沉有当代迷信的血液和毒气。不妨这样说吧，他们望着镜子洋洋自得，望着自己一手建立起的迷信世界，看着一切都犹如法西斯国家的宪法规定，按阶级—等级—酷刑的级别进行分配。这阴森的冷酷，冷酷的阴森说明现代资本主义须要很长时间才能不光彩地腐烂掉，当它的无尽头的和不可遏止的进行的工作结束时，当它的运动、它的翱翔的思想、它的理智的勇敢结束时，当神灵们的黄昏到来之际，从新世界飞来的密涅瓦^①的猫头鹰便开始它的飞向未来的神秘之旅……资产阶级的浮士德死了。原先资本主义的活跃，曾经在思想领域出过微分和积分的数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等的非常动感，如今换成了施马连巴赫^②的腐朽的“耦合资本主义”、腐朽的耦合“思维”、对起码的绝对静止的探索、退回到“形式”的永恒职位等级制度，就像圣徒教义先师托马斯·阿奎那一样。

在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学论》^③中有一段绝妙之处，描写人在危急时刻如何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动摇，开始迷信，陷入相信预兆和算命的泥沼之中。现在资产阶级的状况就如此，他们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走向是趋于消亡。由此出现新神正论^④。但是这个神正论从它的“调门”来说，与莱布尼茨的完全相反！并且它的神秘戏剧的演出地点不是在敞亮的希腊人的庙宇里，甚至也不是在哥特式的教堂里，而是在法西斯军营的后院、在奥吉雅斯王的牛圈^⑤里，他们等待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赫拉克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后被尊为司战争和代表国家智慧的女神。

② E. 施马连巴赫（1873—1955）——德国经济学家。

③ 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学论》，见《斯宾诺莎文集》第2卷，第94页。

④ 神正论——法语 theodicee，意为为神辩护，源自希腊语 theos（神）和 dike（正义）。一种宗教哲学论文的通称，它为神“辩护”，对万能的、善良的神的信仰与世界上存在着罪恶和不公平现象之间的矛盾做辩护。最先用这个术语的人是莱布尼茨。

⑤ 奥吉雅斯的牛圈与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厄利斯国王奥吉雅斯的牛圈肮脏不堪，赫拉克勒斯（宙斯三子）引来河水一日之内将所有牛圈都冲洗干净。

勒斯的到来，不过他这次来不是为了清除这些污垢，而是清除他们传染给自己世界的臭气。到那时，这些酩酊大醉、东倒西歪的新“直观”的厚颜无耻幻想家们才会消失，才会给人类理智的胜利前进让出地盘……

“再没有比造一个神秘的理由，即没有健全意义的句子更容易的事了。”——马克思在写给安年科夫的著名信中联系到对蒲鲁东的批判时这样写道。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为理智的合理认识论战斗时也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理智在这里离不开思考力，离不开感觉，离不开意志；有意识离不开无意识，逻辑思维既不能排除幻想也不能排除直觉。不过，这直觉可不是神秘过程，如果我们讲的是科学和哲学，那么它更多的是文化沉积和形成的科学本能的思维，它不反对理智，也不反对合理的认识论。因此，譬如马克思就曾在文中提到过李嘉图，说：“李嘉图具有……强有力的逻辑本能。”（《资本论》）关于（在科学和哲学中的）“理想”和“幻想”，列宁也说得非常好。众所周知，他曾予以应有的评价。他用最美好的词句在真正隆重的颂歌里高唱人的智慧和聪明。我们在这里就不说认识理论中的实践具有的巨大、头等、重要意义了，那是干瘪、片面的唯理论望尘莫及的。这就是为什么辩证的认识论远高于理性的认识论，动物式的神秘直观简直无法与之相比。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大主教说：

奇迹的时代已成过去，
世上发生的一切，
都要我们去找原因……

倔强症^①的状态，错觉的呓语、昏睡、催眠提示和别的现象，以及巫师和魔法师、奇术家和印度术士们的暗示确能影响人的时刻——这一

^① 倔强症——运动障碍之一。一个人在做某个姿势时呈僵化不动的状态（所谓“蜡样屈曲”）。

一切都成为要认识的对象。而这认识将把认识的古老野蛮形式，树为本体论^①原则、存在论原则高度的各色各样形式和色彩的神秘主义赶走。

辩证法消灭了支离破碎的分析，不论是对自然、对人、对在个别方面执迷不悟的孤立和绝对化的物质与精神、对孤立“物”的形而上学的封闭性都是如此。

辩证法保卫完整和统一。但这完整不是拼合的、无所谓的完整，不是构成的完整，而是被支解的，运动的，矛盾的，多样存在的，有着无数量的方面、联系、过渡、互为依赖、对立同一的完整。

Hoc signo vincis^②!

① 本体论——哲学的一个部门，关于存在的学说，它研究存在的普遍基础、原则、结构和规律。

② 拉丁语：在此旗帜下就会胜利。

第十章

一般实践和认识论中的实践

对不可知论的从“我的感觉”角度来议论并证明外在世界的不现实或不可知的天真自负，我们已在前面谈过了。

这种自负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由此得出结论，利用概念所做的任何哲学论断，只要它的实质是社会性的，是千百年来思想工作的产物，在利用它时就必须要在科学的全部成就的广阔基础上来利用，必须抛弃那些荒谬的主观主义者老鼠般的喧嚣。

科学告诉我们，历史的初始、历史的起点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积极实践关系。不是直观，也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的起步。在这个意义上，歌德的“先有行动”、“am Anfang war die Tat”^①是与福音—柏拉图—诺斯替教派的“先有论述”，即理智，即逻各斯完全准确地表达历史真实相对立的。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点：在批判瓦格纳的著作时，他挖苦书房学究观点把物象消极地“给予”人；在《神圣家族》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资本论》中也比比皆是；以及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天才字里行间都指出过。唯心主义的哲学说什么思想造出世界，甚至物质也是精神创造的（譬如费希特创造的“我”）。与这种胡说八道相反，是人的实践创造出新的世界，才真正按自己的方式改变“自然物质”。从

^① 德语：“先有行动”。

历史发展说，首先从事生产、又吃又喝的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人，而不是从自己方面进行理性抽象，由哲学家们用拟人法表现的主体。理论活动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理论活动后来在劳动分工中才分离出去，作为独立（相对独立）的职能在一定的类别人群中，在“脑力劳动的人群”中，在各种社会阶级的后天变异的这一类人群中固定下来。从实践中产生出理论认识。对外在世界的积极实践态度，按马克思的说法，人与自然之间是以“物质交换”为条件的，是社会人一生再生产的基础。各色各样的“人生哲学家”，所谓的“生活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献身者们，其中包括尼采，包括当代一些生物神秘主义的歇斯底里狂吠之徒，他们视而不见这主要事实，和众多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一样从它的面前走过去了。那当然了！因为在康德眼里，锯木材或是炼铁水，或是制造氧气是些简单行动，是“先验”的突破口，是那“不可实现的”可怕超验！在出售认不出娇柔偶像为何物的瓷器商店里，“实践的”大象总得干点什么呀！……

不论怎么说，得承认黑格尔是位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是“老小伙子巨人”（der Kolossale alte Kerl）。尽管他和马克思一起不得不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上“醉心投机”的行为进行殊死的、可怕的和胜利的斗争，但黑格尔对实践、劳动、工具是有认识的，不仅如此，他确实也给了历史唯物主义天才的萌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去证实。

实践的领域，或者是对世界的实践态度，从广义上说，包括这样的过程，譬如：呼吸、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广泛具体的作用；从比较狭义上说，是指生产和消费；末了，人的再生产也包括其中（参阅恩格斯的关于“家庭起源”等文），即是说性关系领域、社会内的实践，即社会关系、实在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改变等实践。在这里，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比关系领域的实践，真正改变物质世界的实践。这物质世界即是那么多哲学家曾经因为它而啃坏了牙齿并在其面前退却过的“自在之物”。

知道一物，就是说掌握了这一物——黑格尔在某处曾这样指出过。

这个观点很有益处，应该得到发展。尤其是讨论关于实践问题时必须发展。正是在这里才特别清楚，外在世界的物质对于人来说变成了材料，变成了适宜于影响的客体，变成了可以根据既定目标加工的客体。黑格尔说这种情况是“个别性的自我感觉”站在“无机自然界的对立面，如同站在自己的外在条件和材料的对立面”（《自然哲学》）。作为材料，即可影响的客体，自然界的物质“人为地”变了样，变成另外的质，变成直接的同化物体。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人对自然的现实支配能力。黑格尔写道：“不论是什么力量，不管它怎样发展、怎样促使自然去反对人……人总会找到办法对付它们，并且这些办法还是取自自然界，用它自己来反对它自己。人的聪明使他有可能用一种自然力去制服另一种自然力，令其消灭后者，自己则站在这力量的后面保全自己。”（《自然哲学》）^①

应该说不是保全自己而是发展自己才对。不过在此处这意义是次要的。黑格尔也看到了工具的作用：在兽类是器官工具（参看谢韦尔采夫院士的形态学理论），而在人类首先是劳动工具。关于后者，他在《逻辑学》中直截了当地写道：“……犁比起那些为自己准备的直接享乐目的更可爱。工具能保留下来，而直接享乐过后却被遗忘。人靠自己的工具取得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权利，尽管最终目的还是他服从自然。”^②权利、掌握、力量为生活控制自然界，为生活“直接扩张”等范畴，在黑格尔都是习以为常的范畴。在这方面，在一切类似的理论方面，伟大的思想家确实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向自己的辩证对立面（以马克思为代表）过渡，这是其“分寸”的活生生的体现。

如此，生产过程是掌握外在世界的过程，是按照一定目的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它是由一系列情况所决定的。可这过程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物质世界的性能和性质改变了，创造出一些新的性能和性质，而这样的性能和性质正是生产过程前所需要的，是生产前的目的。实现这个

①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8页。

② 布哈林凭记忆引用。原文为：“……犁比直找为自己准备的享乐目的更为可爱”。（黑格尔，莫斯科1939年版第2卷，第205页）

目的的活动，完成于生产过程的结束时。从一般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从其中的康德的不可知论的观点，尤其是后者的观点来看，会是什么情况呢？完全和芝诺一样，第欧根尼证明他可以步行，而芝诺证明运动不可能。事实上怎么能肯定说外在世界是不可知的（不论是整体，也不论是部分的）呢？当把劳动的对象转变成另一个物体，而这另一个又似乎正是先前想要知而又对它无所知的“主体”是不可知的呢？借助煤炭得到铸铁、液体燃料、汽油、油脂、汽化液体、染料、气体以及其他许多的物体。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请上帝宽恕！）这个煤炭是个什么自在之物！与此同时，问题又可以相当简单地解决：我们知道这个“自在之物”的性能和性质是同别的有依从关系和联系，它同温度、压力、毗邻物质联系着，当知道它们的对比关系的规律而改变它们的联系时，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便是得到又一种“煤炭”，即变了形状，即获得新的质，即作为物质世界里的新的“自在之物”。我们知道煤炭的性能！实践也是“活生生的”、积极地作了证明，证明就在物体自身的过程中，in actu^①，在伴随着实践主体的“理性意志”进程表现物质变化的过程中作了证明：实践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知道物质的性能和它们的规律。实践的主体自己服从于这些规律（不论是在确立目的，也不论是运用自然规律以实现这些目的）的这种情况，不仅不是推翻这知识，相反是肯定它。自由是认识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程的过程合乎规律便能战胜自然，服从自然。这本是在培根那里便已经清楚知道的事。他在《新工具》^②一书中的叙述相当驰名。正因为主体与自然规律有“密切关系”，他知道它们，所以他是自由的。正因为他能“自由的”创造，也就证明了他知道。历史的真正主体，即社会历史的人在对自己生命，即社会历史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经过几十亿次的实践都说明了自己的知识是实在的，和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在这里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小笑话。他在翻译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一处原意翻译反了。马克思说，实践应该证明人的自己思维（diesseitigkeit）的“此岸性”，而

① 拉丁语：在表现中。

② 培根：《新工具》1620年版，俄译本1935年版。

普列汉诺夫把“此岸性”译成了“彼岸性”。他大概误以为是排版错误，马克思的原意恰是想说在实践里才会实现向“超验”飞跃。如作比喻，可以这样说，一般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想说，连飞跃也不需要，什么 *transensus*^① 都不需要，因为没有什么可超验的，没有那另一个、臆想出来的、物自体的、第二个世界，有的只是一个世界、一个自然界，人就在其中活动，并证明所谓的此岸即是现实，不需要任何无意义的“倍增”。典型的是实证论型的不可知论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绕过实践问题。纯血统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干脆用自己“创造”世界。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真实的世界”是“理念”，并且在柏拉图还是比较贵族型的，他把一般的死人看做是苦役犯，根本就看不见“理念”，只能永远锁在洞穴里面。毕尔生之类的不可知论，认为人只是些符号、象征、“经验符号”。这一切都属于消极类。这不是费希特学说的自我创造（黑格尔嘲笑说：当费希特穿上礼服时，他想这礼服是他的创造……），费希特的世界犹如是蜘蛛吐丝编织成的蛛网。这不是唯意志论和现实论^②的实用主义。不是。在这里是“符号”、“信号”、“暗号”、“象形文字”。但是实践把这些概念破坏了，因为实践已经把出发点改变了，把主体的职能看做是积极创造，而不是消极观望。从主体在其外的本质上看，它最不像是被“高贵的”奴隶主哲学家锁在洞穴中的苦役犯。它不是奴隶，而是不断成长的周围自然界——地球自然界的主宰，尽管他自己也整个的有赖于它（也是辩证的矛盾！），科学的范畴决不是象征性的“符号”，不是随便选的区别不同物件的记号，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黑格尔的耳垂那样；科学的范畴是反映物的客观本质、性质、联系、规律和反映实际的过程、客观的过程、物质的过程的。实践令人相当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伊里奇简明地指出：“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① 转变。

② 现实论——源自拉丁语 *actualis*：真正的、现代的、现有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把活动原则绝对化，并对现实与主体的积极性予以等量齐观。

(《哲学笔记》)^①

从一定的观点上可以说，实践高于理论（约定地、相对地！），因为经过实践，思维（理论）引导自己走向客观，在真实世界中物质化、客体化。普通的三段论法，三段论法的实质在于理念的旋转和回转，即在思想领域里运动。用比喻的说法，则是领悟了的规律，反映与主观目的协调一致的规律，通过实践专心致志于客观，并在工艺过程和结果相符之中进行物质化，即发现自己的正确性，发现自己符合实际。思维的正确性体现在物质过程流的“正确性”和“正确的”、即符合目的的物质结果中。过程按照关于物质规律的概念“流动”，这个过程的基础早就同一定的目的协调好了，它将它引导过去，它的行程和它的最终结果事先已计划好，在思想中早已预先推定^②。思想的物质形象已计划好，并在物质中得到检验，通过实践的力量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实践的伟大理论认识的认识论意义就在这里。

与此相关，我们回想一下康德的先验范畴。康德的追随者们不把它们解释为“先天的理念”，在他们那里它们也根本不是历史的 prius^③，它们是逻辑的 prius，是感性经验的必须形式，是调整这经验的，是把其中的混乱现象变成有序的宇宙。康德在“prolegomena”^④中亲口说，它们的作用是“有点像积累现象，以便把它们作为经验来阅读”。经验不在其中是不可能的，它有点像是无形的，只有在其中才有形，到那时它才会像它们一样有内容。按康德的说法，这些范畴是经验外的，它们本身就是条件的主要之点，它们自身是任何经验所必须有的先天的条件。数量的范畴，质量、关系（包括：实体、因果、交互作用）、程式性等的范畴都是这样的。还有时间、空间的观点形式。似乎是实践跟它们会有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范畴和观点的形式之所以看起来是先天的，是因为它们是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8页。

② 推定——源自拉丁文 *anticipatio*：先想到。一种现象的提前到来。

③ 较早，先前。

④ 即“*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经验形成的，是在几万年岁月中为十亿万万次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缘故。人类的比较稳定、普遍、经常遇到、经常被实践检验、无止境多样化、需要特别长时间的劳动实践形成了普遍的类似定理的经验。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四个三段论法的范畴，并把它们作为特殊问题来研究。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另外的问题。譬如拿时间来说。任何一个劳动行为都要“在时间上有所考虑”，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打猎、种田、灌溉、航海、在荒野中旅行——没有一次不需要对劳动实践做精细的检验和它对与时间关系做大量的预先推定。测量时间和时间作为客观世界存在的客观形式在人的头脑中已是相应的反应，它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过的。康德不得不把客观的东西做主观处理，但是在先验性中已经有了客观性的阴影。伟大的哥尼斯堡隐修士^①在其他的“先验”概念、因果范畴问题上感到难为情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按照他的学说，这个主观的范畴 *volens-nolens*^② 不得不在感觉上“起作用的”“自在之物”和主体之间搭起因果的客观桥梁时去重新客观化。当埃及的术士们“预言”尼罗河的汛情，并据此安排农业劳作时，当在巴比伦根据日历挖渠、建庙、造宫殿时，当在中国按历书指示进行灌溉或修筑长城时，当泰勒^③奠定计时制时，当在苏联按日历期限完成气魄非凡的五年计划时——你们认为在时间流的每一个浪头上实际上都没有检验那人人早知其真相的“先验形式的观点”吗？当然是的。但不是用康德的先验论主体的先验形式的观点，而是用反映时间概念的世界客观形式。空间也是如此。因果关系也一样。等等、等等。一句话，实践在这里起了作用，起着作用，并将在以后还起绝对重大的作用。怎么能不了解实践的认识论和理论认识的意义呢？

不过这一个“范畴”也有可能像世上其他的一样被歪曲。

灾难会否从天降？

滨藜草能否在菜园里生长？

① 指康德。康德曾在哥尼斯堡大学当过教授。

② 拉丁语：不管愿意与否。

③ 即弗·温·泰罗（1856—1915）——美国管理学家，经济学家，泰罗制的创始人。

可惜，滨藜草就在这个菜园里长出来了。种它的人在哲学中是所谓的实用主义，而当代的法西斯“现实论”成了真正的在法西斯思想垃圾坑里开放的醉心花。詹姆斯^①扩大了“经验”的概念，把可以和不可以的一切都包揽在内（“想什么就要什么”）直至神秘的宗教的经验（见其《宗教经验种种》）；“实践”本身得到同样的万能性质，在任何时刻随心所欲，不论怎样表现总是积极的；宗教体验和神秘的胡言乱语的“实践”也算“实践”。剥削人的、做生意的、吃喝玩乐和乞求赎罪的生财造钱，money^②的“business man”^③的这个人，对他来说“time is money”^④，而不是“先验形式的观点”。这个美国大市侩在实用主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思想。与此相适应的是又生出真理的实用标准。出发点在这里不是物质世界的物质变化（从理论观点上说应包括实践检验认识），而是在理解上相当广泛和主观的“实用性”。如果说谎对骗子有用，那它就是真理。如果宗教可以使老太婆解忧，那它就是真理。“工具主义”的观点、“实用主义”的观点、“有用”——这一切都出现了：适于社会要求——这是资产阶级投机商的意识形态；合乎逻辑——这是毫无价值，是对经验、实践、主动性、真理等逼良为娼的概念。

但是，当代法西斯主义的 *sit venia verbo*^⑤“哲学家”把它们的产儿——“普遍实践”和“认识理论中的实践”发挥到极点。在他们的血腥战斗主义和社会蛊惑的基础上，即在一整套欺骗、伪装、鬼话（提升为原则上理由充足的方法）体系基础上出现极端的唯意志论哲学；主体宣告为“政治的本质”（不单是“社会的”），凡是对法西斯政治有用的便是真理；因此，真理是法西斯“实践”（它已是周知的）的流溢^⑥。

①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

② 英语：金钱。

③ 英语：商人。

④ 英语：时间就是金钱。

⑤ 拉丁语：请允许我这样说，原谅我。

⑥ 流溢——源自后拉丁字 *emanatio*：流出，从某处流出。新柏拉图主义中心概念，表明从“大一”中分流出众多个别事物。

但是，由于有益的程度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来确定，所以真理的标准、认识论的标准掌握在这位先生的手里，就像《圣经》中的亚伦之杖^①。这种“神的启示哲学”是没有能同它相比的！这里简单得很：“神启”从能说善辩的杀人不眨眼的头子嘴里直接吐出来！对这个问题谢林会怎么想呢？原则是老的，与现实相适应又永远是新的（在相对实现的整个认识范围内，这是绝对的原则），这在这里已完全失去意义。在法西斯强盗手中的论题是“共产党人国会纵火”，那么它便是真理。神话在这里上升到自己的“原则”高度。不难看出，这是哲学思想表达的极限，因为此刻一般说的认识论否定了它自己：认识的实体不见了，代替它的是幻觉，是欺骗人的意识形态。只有这种社会状况，其“实质”即发展的主要倾向，整个都是反对这些具体的“哲学家”（他们是堕落和腐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厂商”代表），才有可能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独有的否定看法。“纯粹的唯意志论”也是从这里来，他们内心深处的失望与悲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被形形色色的霍尔斯特·韦塞尔的血腥歌声^②和法西斯主义煞费苦心的杰作吵得耳聋。这样，资本主义在其运动中力图奔向虚无，从“存在”奔向“虚无”和“别的什么”，也把认识过程引向了“虚无”。辩证法对他来说确实是“悲剧性”的！实践，物质实践，产生出理论：它产生出它，由于它是在物质劳动中产生，便又出现独立化的脑力劳动；它产生出它，由于它总向它的认识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任务，作为实践的延续，同时又是它的反面的理论，丰富着实践，扩大着它。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辩证的运动。实践是某种理论的对立物；理论“否定”实践，再反过来。不过，实践转为理论；理论转为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再现生活于其主要定义之中。在唯心主义的形态中，黑格尔就是这么说的。

① 亚伦之杖——圣经典故。上帝命摩西收取以色列 12 支首领的杖，将支派首领的姓名各自书写于其杖上。将它们放到会幕内的法柜前。翌日摩西取出杖来，发现亚伦的利未支派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于是将其余的杖还给其余的人，而将亚伦的杖立于法柜前，作永久的纪念。以此证明亚伦是上帝选的大祭司。

② 霍尔斯特·韦塞尔的血腥歌声——韦塞尔是纳粹运动的殉道者，《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是歌颂他的作品，被纳粹德国用作国歌。

的：“理论和实践观念的统一”（《逻辑学》、《哲学史》^①、《引言》、《自然哲学》及其他）。如此，我们若把实践标为 Π ，把理论标为 T ， Π 为丰富的实践，那么整个过程可用以下公式说明：

$\Pi-T-\Pi'$ ； $\Pi'-T'-\Pi''$ ； $\Pi''-T''-\Pi'''$ 等等。

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比关系中得出真理标准的对比关系；实践的、“利用工具的”标准同“符合实际”的标准相符合，因而也就取得了实践的成效，说明思维是真正的思维、概念符合实际，是它的正确反映。按事物的实质来说，经济的原则只要它的形式合理，而不是像俗语所说的“愚笨之为害，甚于盗窃”那样，便会同它相符；思维“经济”，并且正好符合实际，没有一丝多余，即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时，思维过程的整体是比较有成效的，因为它没有走上歧途。

与此同时，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具体中介是科学的实验；在这里，有自然物质的实际改变、物质的改变（譬如，在实验室里，在“人工的条件下”，所谓的第二序列），同时又是对思维进行相应的加工；在这里有过程的物质工具、复杂的器材、测量的仪器、绝佳的技术设备，它们极不寻常地扩大着我们的实验（放大镜、X光、微量天平和其他）。工厂里的实验室是物化的综合体，科学和实践、工业和技术博物学在那里直接打成一片、互为转化。

我们谈了实践，谈了实践改变自然物质。对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和这个过程（社会科学）的理论方面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不难理解，生产的代表方式在这里注定要灭亡，认识的半径不可避免地要缩短，而科学则力图变为护教：保守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实践有它们相应的思想反射。“科学”在这里成了主观的，它的阶级主观主义是“发展的枷锁”，而不是它的形式。不仅如此，它成了积极反对发展的主要倾向，比起在理论博物学领域还要厉害得多。相反，马克思主义却把一致给予了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改变。列宁和斯大林和实践出色地证明了他们的理论。这也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预见到了的将发生历史事件的天才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预言。“Savoir cest privoir”——“知识意味着预见”——俗话这样说。不过不仅是预见，还要有效地行动。知识、预见、出色的实践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典型特征，而整个世界历史过程的潮流，其中包括所有科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宏伟概括的正确性。

第十一章

实践、理论、美学

在其统一中同世界的关系

出发点——历史地观察事物（历史的、辩证的、im Werden^①的存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是平白无故地把历史看作是唯——种解体的科学，它随着客观的解体，一分为二，分为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我们暂时还不能不用地球中心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星球上有没有“人”，它们对我们来说是 *potentia*^②，是 *δυναμει*^③，而不是 *ενεργεια*^④——像马克思喜欢用的说法）。

如果我们取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来加以研究，那么我们会历史地（从广义上说）得出：

1. 生物适应过程。人还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人。他仅是动物类的 *homo sapiens*^⑤，还在自然原始形态。

这不是卢梭和 18 世纪启蒙哲学的“自然状态”。那种状态从来就没有过，那是思想家们的离奇幻想。“人”，这时是一群猴子，刚会站起来走路，刚会用手当工具来劳动。重要的是以下诸点：种的再生产，

① 德语：形成中。

② 拉丁语：潜在的可能。

③ 希腊语：可能。

④ 希腊语：存在。

⑤ 拉丁语：智人。

为生存而合作并斗争；本能（自卫的本能、传宗接代的本能——性的本能）；种族的形成。自然、水土和一切所谓的“地理因素”的影响。适应的过程主要是消极的和无意识的。自然形成了人，人还没有形成自然（倘若用众所周知的简化说法，即相对地说）。

2. 积极的社会适应过程。人在这里根据实物的具体情况被看作是社会动物：他会造工具（homo faber）！正因如此才出现主观因素和积极因素。过去的唯物主义仅把人看作是产品。与此同时，历史的人已经变成了主体。因此马克思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著名提纲中坚持要主观地、实际地、积极地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这里所说“主观地”的意思并不是拒绝客观认识，它的意思是认识的客观性要把新的、非生物学的、比较高度的客观性考虑进去，当一个主体走上舞台，当人用自己的工具积极影响自然，他是在按自己的目标进行改造，而其基础是劳动过程，是“直接生产和生活的再生产”，并在这劳动的过程中，也改变着人自己的本性。生物——“归本还原”。因此，在这里得结束“有机学派”^①在社会学、在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方面中的游戏。这里有的是新的质，它是历史形成的。当代复兴的“器官学”、伪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整个O. 施潘学派^②和发疯的种族主义者们从科学观点上说是令人极厌恶的垃圾。不理睬吧！……

社会自己分为阶级，并开始独特地活动，启动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带着它的一切矛盾和中间环节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走向另一个。

这里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人、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认知方式。“生物的东西”没有去掉，它是“aufgehoben”^③。

人对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条：实践的、理论的和艺术美学的。我们曾把这三种关系分别在其转变中作了分析。如今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弄清

① 有机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个倾向，把人类社会比做生物机体，以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社会生活。

② 施潘（1878—1950）——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

③ 德语：萌芽。

楚它们在统一中作为统一的生产过程和生活的再生产。

实践在这里是物质的，是技术地掌握自然实物、劳动、实物的变形、实物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理论是在思想之中掌握自然、认识它的性质、性能、规律和“普遍性”。自然的美学是体验与自然的自然联系的过程，是对在人的动物——生物学基础上植根于最后一级自然规律投入地进行共同体验。实践与意志符合。理论与理智符合。美学与感觉符合。实践——物质实物和过程的王国。理论——概念和思想的王国。美学——情感和情感形象的王国。当作过程来理解，它们是实质：劳动过程、思维过程、艺术美学直观过程。理论和实践，这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说清楚了，它们是对立的、由此转为彼此的，同时又是统一的。这个统一说明它们是积极地、双倍积极地对待自然，掌握自然的过程，服从自然。在这里，主体与它是对立的，是积极的起点：它不“接受”它，它把它视为（并付诸行动）材料，它在劳动过程中物质地改造它，而思想则是这个过程的中介。自然是消极的。人是积极的。自然改变了。人改变了。在艺术美学的直观中，自然完全变了样。在这里，主体“潜入”客体，“溶解”在客体中。“个性”“不见了”，作为自己被“全部”给吸收了，它在“全部”中淹没了。换句话说，自然在这里是积极的，人是消极的。主体的东西完全转入背景。宇宙的律动宏伟、壮丽，它的无休止的一小部分律动是巨大辽阔内容的一个小鳞片，相应的情感反映出宇宙的这个巨大的优先权。如此，艺术美学的直观就像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起点一样，同时是实践和理论的对立。顺便提一下，由此，那个事实，即艺术直观不可能是真理标准的提供者；与此同时，是实践和理论提出这样的标准。同时，艺术直观本身是矛盾的，它在客观中把主观的东西溶解掉，它是极端主观的：自然的、有好感的体验情绪不具备这种对众人皆需的重要性，譬如概念，它是个感情若海洋的范围，有着极端有活力的情感和很大的主观反差。

就像把旧的心理学，大家所谓的“心灵的能力”分解为独立的实质：才智、意志和感情完全一样，应该克服自己的片面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三种关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问题，它并不是互相疏远的，而是

互为转移的，在整体上构成生命活动力的涌流。在实际上，我们看看欣赏自然艺术美学的感性直观。显而易见的是相应的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情绪。这里共在的还有各种形式的概念：譬如，当一个现代人“观赏”星空时，在他的思想里可能已经有了（实际上已经有了）世界科学图景的要素（关于星辰、天体、银河、世界的无限、电子、科学假定的想法等等）。不仅如此，随着由“生产方式”来确定社会形式和对时代的“认识方式”，感情和思想的形成服从于某些思想主要成分，把它们放进“认识方式”的总体框架内。因此，譬如在一个世纪之中，艺术美学的体验是同宗教形式和服从统治地位型的世界思维融合在一起（马克思的 *Herrschafts und Knechtschafts*^①）。这种思维的社会麻醉作用也是美学领域的社会麻醉作用的起点。这也不仅是野蛮人、最初的万物有灵论者、当时的庸夫俗子们所谓的“折中人”有这种思想，就连最“精明的”思想家也有。所以，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球面的音乐”、用数字表现和经过艺术染色的自然节律，*stricto sensu*^②是宗教的起点。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艺术美学因素也向自己对立面，向思维渗透。譬如，你读一读黑格尔是怎样描写大地的生命，特别是海洋的生命！或是看看歌德的科学创作，就不用说我们在前面提过的那些德国自然哲学家了，直至谢林为止。海涅建议他做诗人，不要当哲学家。

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互为转换和它们的统一。但是艺术美学的直观范围本身在力图再现自己中演化出积极的活动、艺术的创作、艺术、音乐、诗歌、美术和其他等等。这已经是极端复杂的学问了，极为广阔的、囊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有着区别很多的意义，其中也包括认识。但是，它主要是利用形象，因此诗的语言是比喻的语言、是体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它的根、它的深深的基础是对自然节律投入的共同体验，并和它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中，在艺术创作中，起初的被动会变成高度的积极，美学的激情会迸发，激起积极的创作（体验到技能的价值）。投入了的共同体验的氛围是真正的艺术和

① 德语：统治地位和奴役性的条件。

② 拉丁语：在严格的意义上。

美学的氛围，因此，爱 and 情欲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在这里“共同体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人的自然生物学的要冲低处扎着非常深的根。

实践、理论、美学的起点符合古老的三位一体：“真”、“善”、“美”——颇有点像是从人的生命活动中取出来的三个主要活动范围的盲目崇拜的抽象。

“善”（“好”、“良”、“理想”）意味着在各个系统类别中都有一个生活目的的凝结块，它表示一致性，是引力中心、“善德的真”。由于实践自身分为改变自然世界的实践和人类内部的实践、社会的实践，所以“善”、“好”、“理想”等相应的概念也以不同的比例把定向中的有益物和善德包括在内，但是不要以为这是分出去的部分，因为最终物质实物的生产也是消费价值的生产，即人所需的价值，因此“生活善美”的评价包括在总的“价值”思想之内，算在意识形态的道德哲学的不同体系之内（享乐主义—禁欲主义是两极）。“善”在古希腊人中具有相当鲜明表现出的理智性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伊壁鸠鲁都是如此。因此“善”是生活目的和与它相联系的行为准则的抽象，它们表现出的主要部分的抽象，从来都是由历史，即时代、发展阶段、阶级来决定的。

“真”的内涵一般是指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现实（不管是意识、物质还是精神等等）是这样或那样的符合（直至吻合，即相同）。

“美”意味着外在、感性形象的理想，并且在许多哲学体系中它是真的感性的表达。实际上，从前面所述已可看出真是正确的，即符合客体的表述，用概念反映后者。“寻真”的社会共有意义是生产的物质过程媒介，是扩大认识范围、深入认识，是人的意识成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提高情绪生活的紧张度。不过这是抽象的立论，它以最不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男女的理想美，比较鲜明地表现在外在特征（形象的感性特征）上，体现于理想的性格和品质（聪明、勇敢、高尚、温柔、性感的正面特征等等）中，它们的一部分是由生物所决定，一部分是社会历史条件造就和诱发变异（有时是完全简化的，譬如在堕落的时代和

堕落的阶级)所致。自然用自己的律动产生影响,我们从人的共同体验中已经看到了这点,它也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制约形式:社会生活呼唤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也在提高生活的紧张度,把加强中的情绪通过外在感觉进行社会化(在音乐、在诗歌中)。如此等等。对美学、对生活的审美关系来说,具有典型性的正是这一方面,当年柏拉图对此便已很清楚。他讲过关于美的规定性,它与概念相反,是作为物或是感觉的表象出现的,即具体的出现。

阶级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有鸿沟,不同范畴的人把人的生命活动力的不同方面予以固定,譬如像深层次的劳动分工,劳动分为脑力的和体力的,并且脑力劳动成了剥削阶级的一项发号施令的职能。在堕落的阶级社会里,生命活动力的职能可能不只转变为反社会职能,而且还会成为瓦解这个阶级的职能。譬如,死亡和腐朽的“美学”。在当代,“哲学领域”的神秘主义垃圾便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在这里进行着根本的转变,确实实是全世界历史的转变。所以,在痛苦的前历史过后,当人类的真正历史开始时,我们可以说新时代来了。

这里消灭了阶级,这里成长出完整的人。因此,理论、实践、美学的相互关系一致起来了,人也过上了多方面的生活。这里,摒弃掉拜物教的紧箍咒:摒弃了宗教的形式、从外表性质来理解是神的指示的“无上命令”形式、绝对“纯粹”艺术、“纯粹”科学形式等等表现为它们的孤独状态和与生活前后不搭界的隔绝状态。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多数多方面生活着的人的多面生活。

如此,理论、实践、美学的统一,正是在这里找到自己比较鲜明的表述。如果在(进步的)阶级社会里,这个统一在同大量的障碍斗争、在人堕落为单方面的主体的条件下表述自己的各个方面生活的上升(生产力的强大力量、认识的强大力量、生活的紧张度增大),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一切障碍便都不会存在,整个过程会非常之快,会消灭分裂,社会、个人和生活职能的一致会欢庆自己的历史胜利。

不难看出,对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的过高理解随后会引来怎样的意

意识形态的幻想：

思维的孤立与隔绝、思维脱离实践、“思想王国”的自主化和分立主义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把这思想的“整体”、“概念”、“抽象”、“意识”变为世界的独立实体和实质。

实践脱离思维会导致粗暴的经验论，而当实践脱离物质客体（商业实践、社会实践等等）则会导致主义论、实用主义及其他诸论。

美学的孤立有一种倾向，会搅混合理的认识，把体验的艺术美学变成体验的神秘主义，即导致神秘主义直觉的世界观。

在哲学思想的实际历史发展中不乏这样的事例。不过，我们不是在写哲学史，就请读者谅解，让我们在这里画上句号，转入下一个问题吧。

第十二章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出发点

在好长一段间隔之后，爱嘲讽的恶魔又出现了。它说：“你讲完‘我的感觉’了吗？很好。难道这就是对唯物主义的肯定吗？莫非你就是这样天真地诠释列宁的原理（物质的哲学概念是‘我’之外的概念，别无它），似乎列宁否定一切别的概念？或许，你不明白客观唯心主义的那个神灵根本同‘我’的意识不相符？或许你不知道（既然你爱你的神父们的权威）就是那个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直截了当地说，从‘普遍的’唯心主义里怎样形成特殊的‘东西’，即在‘我’之外的东西？”

“好，如果你现在不硬犟（硬犟可是不明智），为什么不把‘精神’作为世界本原的起点呢？说实在的，咱们还是坦率地来谈一谈吧，不要有偏见，也允许稍微离开点本题。就说你的那些精神前辈吧，他们诽谤巫医和巫师，狂呼：‘都是招摇撞骗！’他们对治好病也一概反对。现在自己也承认了，说那只是指‘催眠术’。还有什么好说。我再继续说下去，可以吗？”

“意识是事实。你不会反对吧？因为你不会强调只有敲碎自己脑门的东西才是存在的，对吧？你也不会认为只有你一个人会思考吧？那样岂不是同你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什么主义唱反调了。”

“就是说，意识是事实。为了免得你不安，得说明其中没有什么不

可思议的、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它只是存在，没有别的。就这些。再说下去，意识是直接的事实。由此得出笛卡儿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事实‘cogitanti’^①、思维是起点。

“但是，如果在我的自在之中意识的事实是事实的起点，那么外在物质（即从我的形体开始延伸出去的物质）是不是我的意识的异相存在、表现、外表、消极的形式（这“形式”的意思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积极创造意思）呢？譬如说你的精神实质作为外在的形体反映在我的意识中；同样地，我也作为一个外在形体反映在你的意识中。不过从‘自在’来说，我们是‘精神的東西’。世上其他也莫不如此。石头如此，星星如此，太阳如此，宇宙也如此。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图景’？这是一些伟大智者都曾经肯定过的，对吧？”

之后，强辩的老手目不转睛地凝视起来。可以看得出，它有自己的—套逻辑。譬如说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创造中反映出另一个意识，反映出某种物质的东西。从实质上说波格丹诺夫的“经验—元论”，如果思考一下它的全部概念，非常接近这种类型的唯心主义。因为它的“自在的”世界是“诸元的混乱”；在单个的意识中，诸元的联系是缩合型的；在“专门组织的试验”中，它们反映出比较高级类型的联系，如“物理世界”。也就是说“物理世界”反映的是诸元的混乱，是一种散乱的技术单子，尽管它们不具备莱布尼茨那样的封闭的完整性和个性，实质仅是“诸元”。在这种唯心主义的路上走下去，很容易走到上帝那里。所以，可以说结果是毫不足奇的，即有着不同的单子，不同的台级，与它的“物质异相存在”相适应的台级单子的等级制度：石头的单子反映出物质的石头，人的单子反映出人的机体；不过也有“自在的”星辰，即星辰的“灵魂”，也还有万能的、包罗万象的单子，宇宙的普遍“灵魂”和神——那 materialitet^② 是物质解释与翻译中的世界。

够了！这样详细地讲述对手也未免太过于认真了！

① 深思。

② 物质。

注意，客观唯心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唯物主义之间的界点在这里都是明摆着的；一切关于思维世界的“深不可测的”陷阱在这里是洞开着的，从一种世界观转到某一种已知的世界观去是非常容易的：稍微一转方向盘就够了！在这里，思想是在黑格尔“尺度”的“交叉点”上跳舞，在那里完成向新的质——有生命的上帝、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莱布尼茨的宇宙单子、谢林的“宇宙精神”（而从前还有柏拉图、还有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无神论的“上帝”、*Natura Naturans*^①、斯宾诺莎、唯物主义的否定上帝——跳跃，所有上述立场全都挤在了这块哲学的基地上！

从意识事实的“第一性”谈起吧。在这方面，笛卡儿主义^②的立场比贝克莱—休谟的立场要弱一些，因为代替“纯粹感觉”的已经是概念，也就是说同时也有了其他的人和外在世界。不过，如果已经有了这些，并且还都是有形的，那为什么意识是第一性的呢？

这可没有任何根据。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已经不是从“我”出发（在这里，孤立的我连同对概念的承认会立即消逝），那么我们会进入科学观察意识的形成过程，进入历史地观察，即在同时从对认识的原始现实做粗浅判断范围中整个地走出来，这“现实”实际上也是复杂分析的结果，是（错误的）中间认识的结果。而在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论据的纯洁在这里整个地消失了。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什么呢？

1. 个体人的“自我意识”到时会自己来。只有成年人，只有有文化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能说：“*Cogito ergo sum.*”^③ 难怪笛卡儿这样要求。

2. 意识同它的内容共同“产生”，没有无内容的意识。

① 所产的自然。

② 笛卡儿主义——17—18世纪中以笛卡儿的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派别。正统的笛卡儿主义是二元论，把世界分为两种各自独立（互不依赖）的实体：广延实体和思维实体。它们的交互作用问题在思维实体中原则上没有解决。

③ 我思故我在。

3. 意识的内容 999/1000 是外在世界使之“产生”的。

4. 这个世界影响人，“推动影响”^① 他的感觉器官，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 prius^②，是初始的。

5. 人自身积极地用自己肉体、用肉体思维影响世界，并在战胜世界的同时又服从它的规律。

6. 人自身是发展的产物——（1）在社会中，（2）在人群中以 homo sapiens^③ 形态，（3）潜在地在倒退到进化链条之中的人形猴子形态中等等。

7. 从无机之中起源的有机世界及其他等等。

如此，我们在这里转入与物质进化有关和与这个进化的质量各阶段有关的不同领域。所有的材料无不说明新的质在成长并说明意识只是物质的一定形态的属性。为泛心论^④概念讲话的只有一个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类推法，这难道能作为证明吗？这是倒退到蒙昧无知的原始精灵说中去了。谢林的全部学说都奠定在这个精灵说的比喻法上面，聪明的海涅对此理解得太透彻了。（与此相关，想一想费尔巴哈的意见很有意思，他说诗歌不求自己的比喻成为现实！）如此，科学讲有机来自无机、生物来自无生命物、有思维物来自无思维物的历史发展。恩格斯所说意义的意义就在这里（仅仅看似陈腐），他在《反杜林论》中说世界的真正一致在于它的物质性，说这是被复杂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从手指头上啞出论题的一两个先验论的瘦子所证明了的。正因如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能似乎触到了自然中的发展思想会抛弃唯心主义。所以在他的体系中才有（决不是辩证的！）这又大又怪的矛盾：黑格尔的自然不知道发展，有机物形不变；与康德相比，他向后退了一大步，尽管他的自然科学观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把运动和发展提到如此高度的伟大的辩证法学家在这里却从自己在自然界取得的主要征服地上后退了！他非常厌恶

① 布哈林这里使用了康德的用语 Аффицирование，源于拉丁语 afficio：影响、作用。

② 较早，先前。

③ 智人。

④ 泛心论——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灵魂的唯心主义观点。

现代物理学界推崇的原子假设。他非常厌恶物形改变的理论。他也非常厌恶自然界的进化！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机灵头脑怎样在这里设法摆脱……在这里，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毁灭了；简直就是 *ad majorem Dei gloricum*^①，把辩证法钉在唯心主义的祭坛上。正因如此，辩证思想才威风凛凛地要求同唯物主义结合，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实现，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概念自行运动”，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上。

因此，黑格尔有不少神秘主义症结的根瘤：精神——在时间外，却发展（因为它像概念一样逻辑地“发展”）；自然界——在时间内，却不发展；土地——硕果累累的生活基础，甚至是“*generatio aequivoca*^②”，但种类却不进化等等。在这里，内在的毛病在于精神自己是产物，是物质的历史产物。活的物质，即有感觉的物质产自无机物质，即不是活的物质（但不是死的、去世的，而是还没有开始生的），而有思维的物质依然只是从有感觉的物质中产生。黑格尔的卓越学说关于“度”、关于“度的交错线”、关于不间断的间断性、关于飞跃、关于量变质、关于新的质等等都同他的唯心主义产生了矛盾，并且反过来出色地证明了科学的诸元，虽然这个科学大部分并没有关于辩证法的任何概念。应该把世界历史用电影的手法倒过来表现，以便得出意识优先的论据。因为做不到这一点，结论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确切地知道地球在它发展的一定时期前是没有生命的。我们也确切地知道这生命产生出来了。我们同样确切地知道在人出现以前便有了生命是事实。我们还确切地知道人是由其他种类动物变化过来的。最初的有生命，是一块其本质是所谓“精神的”胚胎形状的蛋白质。请问，你们能命令我们承认这是伟大的世界“智慧”、是“上帝”、是其他的什么吗？明显的胡诌！这胡诌与目的论^③同出一辙，歌德就曾对此在《克赛尼恩》中巧妙地嘲

① 拉丁语：为了进一步发扬上帝的光荣。

② 拉丁语：机体的自发产生。

③ 目的论——源自拉丁文 *telos* (*teleos*)：目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认为世上一切都是合乎目的的。

讽过，他讥讽说，黄檗木天生就是为做瓶塞用的。很清楚，对宇宙的这种幼稚看法是粗暴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给星辰注上“灵魂”，给宇宙注入“理智”等等是表明把它们看作与人相同，把人的特性（无所不知、慈悲为怀、无所不在等等）灌输给它们。不错，相同之中往往会有某些合理之处，科学历史也不止一次为这种很不一般的有益类推作过见证。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实，证明这种类推什么也不能说明。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真正科学都反对这种类推。那么，这种唯心主义论断的根据何在？是为了退回到野蛮人的万物有灵论去吗？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际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① 唯心主义的实质就是把人的意识做了抽象，从人的躯体中把意识抽出去了，把人变成“东西”，并在世上移来移去。

不过我们在这里又得说，在这个抽象中已经包含着对辩证法的极大背叛。因为，既然“思维”是由“思维者”抽象得来，岂不是就破坏了那些善于辞令的唯心主义者在谈论生活时如同高亢的夜莺一样所歌唱的完整性（在这里，即在关于完整性的提纲里是完全对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你不懂，当“精神”离开“躯体”，“精神”便一无所有了，而躯体则成了僵尸？太令人可笑了，这样一些有才学的人，在火爆地反对粗野的经验论、唯理论、扼杀活人的活体解剖学，在庄严地为“完整性”、“整体性”、“一致性”、“个人的完整”等等高唱颂歌，过后竟忽然把人给劈开，把思维和躯体分离开来，与此同时意想：躯体是躯体，思维是思维！不，亲爱的哲学家们！“自我发展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精神游行”，任何形而上的妖魔鬼怪实际上都不会有，那是因为你们一反辩证法的整体学说，破坏了这个整体性，把躯体“弄死”了，把“精神”给消灭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黑格尔把自己的辉煌辩证法作为祭品献给了唯心主义的上帝。莫里哀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245页。

《有学问的妇女》中曾经挖苦说：

女士，我不幸发现
 我的躯体和灵魂总算还能搭配。
 躯体同灵魂紧密联系。
 兴许大智力能把它们拆散。
 不过，上苍不许我研究哲学，
 所以我的灵魂和躯体在一起。

不错，从“哲学同一”的观点来看，我们很可能被人家用谢林的“*Allgemeine Deduktion des dynamischen Prozesses*”^①来反驳我们，证明说这里没有不协调之处，因为“所有的质都是感觉的实质，所有的躯体都是自然界的观念，自然本身连同自己的感觉和观念可以说是僵呆的思维”。不过，请问你的这种思想是怎样得来的？因为实际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观察到过没有人的思维。在演绎之前你搞了个不复杂的动作：剥去了人的思维，为他设计成处在自然之中！然后——生动地“演绎”！没什么可说的，很巧妙的连贯性，只不过有个“小小的”缺陷：第一，剥去思维，你弄死了他；第二，你像个未开化的人，满足于空洞的相似。“仅此”而已。

用辩证的说法，这里相对的对立明显地变为绝对的对立，破坏了联系，精神被脱离实际地孤立起来，即把它变成自在之物，变成空无，它本来只能在联系之中存在，不在联系之中它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辩证法、客观的辩证法有权要求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然的话只好吞噬自己。

任何一种思想倒错，从逻辑上说都要抓住现实的某个方面，片面地吹嘘它、夸大它，把它推崇为什么实质。正因此，列宁才在《笔记》^②中写道：“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

① 谢林：《运动过程的一般演绎法》1800年版。

② 即列宁的《哲学笔记》。

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边片面地、夸大地、uberschwengliches (Dietzen)^① 发展 (膨胀、扩大) 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②

这就清楚地证实了整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它从物质上剥去活的物质性质，把人从自然里揪出，把“精神”从人身上剥离；把思维抬高到绝对地步，再把这个绝对吹捧为宇宙——万能的理想范畴。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倒错都表明它是在凭借以前的思想积蓄，同时也依靠一定的“表象方法”，如果是属于大的思想问题、时代的重要的思想优势问题，它则依靠一定的“生产方法”。这样的思想形成，其宇宙观毫无疑问是唯心主义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它凭借的是什么呢？即它的无意识的社会根基在哪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回答。当他们对“紧急的批评”进行疯狂的申斥时，他们暴露出精神和物质的完全对立，反映出“紧急的批评”和“消极的群众”（平民、群众、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体力“群众”的概念和社会中的黎民百姓概念）完全对立；社会二元论反映在精神和肉体的二元论中；精神对肉体的控制和灵魂的统治者上帝一样，站在同一高度，高高在上统治着群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接把整个唯心主义同实在化概念的运动联系起来，那运动把脑力劳动特殊化（阶级的特殊化），使它具有统治阶级的功能。不言而喻，这仅是说了个大概，是必须得说的，但还远远不够。但是，这已经是在思维社会学领域的未来研究的道路上设下了路标。

由此难道还不清楚现今唯心主义的惊厥是它垂死的惊厥？难道还不清楚它没有也不可能前途？……

① 德语：过分、夸大、极端。狄慈根在评述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物与精神的关系时所用术语。

② 此段并非引自《哲学笔记》中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而是引自《谈谈辩证法问题》。

第十三章

物活论和泛心论

看来，我们还得比较详细一点来谈谈物活论和泛心论。不论是两个系统中的哪一种观点都是来自各种物质的心理存在。不过，物活论者们的一般实体是在不同形态中都有可感觉的特性，而泛心论则偏于理念，他们更多是把“理念的东西”作为物质的表现出来的实体，即理念的东西有以物质的面貌出现的特性。最后，或许还有斯宾诺莎所向往的第三种观点，即又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和“现实的”，这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它们多么容易地从对立走向互相转化，譬如很容易地便把受物质鼓舞的希腊伊奥尼亚学派^①——物活论者变成当今的泛心论者中人或相反。要为这个问题寻找正确答案必须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沿着历史后退，一边对自然界的不同的种与类，按拉马克的“退化说”，从人开始到越来越小的复杂动物进行察看。我们先看到人有发达的大脑、脊髓、发达的神经系统、思维、“智能”，然后我们看到一系列梯级，在那里一定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及其他）不见了，然后大脑没有了，然后神经系统也没有了，发光体类没有头、没有眼，

^① 伊奥尼亚学派——古希腊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德语：Vorsokratiker，法语：presocratiques，英语：presokraties）。新欧洲名词，指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公元前4世纪与他们年代较近的未受阿提喀（雅典所在地）苏格拉底派影响的后继人。

水螅虫既没有头又没有纵向有接头的脑髓、没有神经、没有呼吸系统、没有心脉络、生殖器官，鞭毛虫没有一个专门器官。

因此，甚至拉马克（他依据“心理拉马克学说”，毫不掩饰活力论^①），讲到水螅虫等等时写道（见《动物学哲学》）^②：

“没有任何根据说我们所观察的动物……这些器官还都存在（不错，在无休止的退化中），它们分布在……身体的总量中……因之在身体的所有点上都能体验到各种类型的感觉：做动作，表现意志，有概念和思想”，“不言而喻，研究自然界不是去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相反，它显示给我们的是不论何处某个器官不再存在，也就失去了与它们相联系的功能。失去了眼睛的动物，再什么也看不到了……不论哪一种动物失去了神经，即感觉的专门器官，便不可能体验任何感觉……水螅虫的部分躯体没有什么应激性……这类动物……没有感觉功能”。^③拉马克对“应激性”的理解，是追随哈勒尔的动物躯体有由于外在刺激行动而缩小的属性。完全有可能，这个属性同它的“异相存在”一样，符合某种心理上的类、型、种。

不过，什么是在这里不可能的呢？譬如，思维和“三段论法”，这——似乎是清楚的，譬如不管法朗士的甚至在植物上发现“判断的力量”。有一段时间，挖苦大脑思考的理论很是时髦。于是，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④中便有了大脑不是思想宝座的各种考虑。这里，合理的核心在于大脑不是“自在”的存在，即某种孤立物，它只有在同所有器官相联系时才能行使功能，并且这时思维的不是大脑，而是整个人。不过，辩证法对局部和整体、对它们的统一的理解决不是排除

① 活力论——词源自拉丁语 *vitalis*：有生命、活的，*vita*：生活。有活力与无活力自然的质的区别的一种学说，认为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有机体中存在一些特殊因素，而在无机体中是没有的。

② 拉马克：《动物学哲学》（俄译本），莫斯科1911年版，第166页。

③ 布哈林凭记忆引用。原文应是：“不言而喻，得出这样的假设不应该是我们研究自然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不论哪里的器官不存在了，那里便也失去了与它相联系的功能。没有眼睛的动物，无论如何也是没有视觉的……”

④ 阿芬那留斯《纯粹经验批判》俄译本系根据德文原版1卷2版译出，并据作者遗书进行了修改。

器官的专门功能和它们运作的专门性：人思考时，大脑并不自在；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肺，尽管大脑的功能在运作时，肺的功能也必须运作。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没有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过渡，尤其是这第二个。马克思为这位神秘主义者改了改错误（或者说毛病？）。”边注上“不只是从物质到意识的过渡，从感觉到思想的过渡等等也是这样”。

这就是说，不能把问题想象成这样，即人的意识多，狗少一些，水螅虫更少一些，植物还要再少一些，玄武岩的峭壁就更要再少一些。这样，可就是纯粹数量的、机械的、反辩证法的观点了。真正的发展是既不间断又间断的，既缓慢又跳跃的，既数量又质量的。因此，存在着“精神上的”质级，它们是有机世界范围内不同质的结构的异相存在。本能的心向不是合理的理应目的；合理的理应目的是质的专门功能。感觉还不是思维；思维是质的专门功能。从另一方面来说，植物不是动物，虽然二者都是有生命的；人不是水螅虫，虽然二者都是动物。从感觉过渡到思维是辩证的，即思维是意识的新的质，不能不加分析地都混在一起。认为历史的进化只是数量上的改变、同样物的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不单是改变辩证法，并且在改变辩证法的同时，把背转向现实。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问题不在于要去符合“概念”，而是要概念符合实际。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思维是有带两个半脑的大脑、有神经系统的特殊类型生物的属性。认为绦虫或水螅虫有辩证思维是荒诞的。我们科学地看到有生物发展的历史各个阶段，看到该生物于历史各时期形成的不同结构和它们的质的特点。在自然界中我们也看到从无机世界向有机世界的飞跃。至今我们不能人工再生活的物质，这事实就说明存在飞跃。有生命物有一系列质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之中，异相属性（有机的、活的物质的）是“精神上的”属性。在自然界的现实中，没有任何暗示让我们有根据去认定石头、氧气、炙热的太阳、冷却了的月球、坠落的

流星、原木或一截钢材有精神生活。从无机自然向自然的有机发展要经过辩证的飞跃。这并不像生机论者们（稍后些时我们还要专门来谈，不能放过他们！）所想，有生命之物并不全受自然界主要规律所支配。这就说明由此便开始了新的属性，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便在这里开始表现出特殊形式。

某些超级实证论的聪明人得出结论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去谈他人的意识，说这里明摆着类比，把自己的意识转给了他人，这意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感觉的。不过，我们不久前已经发现是有类比和类推。在合作和斗争的任何行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工作中，这“类比”的正确性随时都能得到证明：我们能预见到人的行为，我们能理解他的“语言反应”，我们据此行动，我们得到相应的结果。那个“他人的”意识不是“我的”直接意识，这并不怎么使我们不安，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东西，直到运动的反应、面部表情，所谓的“脸上带表情的说话”和其他等来了解。这就又一次说明“精神和肉体”不可分离，这不是廉价派头的不可知论的论据，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据。

再取另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动物驯化为家畜，驯化马、牛、羊、狗及其他等等。难道这个过程（几千年的！）和使用这些动物的过程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心理上的生活吗？要知道唯物主义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否定它，而是认为它是“客观心理学”异相存在的过程。（然而有多少希望自己成为唯物主义者的人则说：“这是神经系的”，而这个——“纯粹心理的”，准确说法，可能是心理上的与生理上的、神经系的并在！或者是它们的对照——那就更纯了！生理学的或是“物理学的”对照“神经系的”！）

不过，*revenos a nos moutons*^①，这一次可意思无误。这样说吧：任何猎人都知道他的哪一只狗最聪明，并且也知道狗也理解他这个猎人。关于这个，有人会说，也是类比。一点儿不错。只是不是那种（愚蠢的！）把对人的判断完全给了狗来做拟人的类比，不过还算是类比。但

① 法语：还是来谈我们的羊吧。或继续我们的话题，不要叉开。

是，这种类比得用极大量的、无尽头长的、无休止的各种实践来证实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经验无不说明，意识的现象（广义地做心理上的理解）是同有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植物，我们只是假设，认为它们可能有类似本能的东西，这是从客观观察它们在与太阳相关^①下和它们的向地性^②中得出这假设的。当谈整个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继续降低所看到的坚信不疑的精神类型的质。但是，当我们向无机世界飞跃，而又不在于它的属性问题上做飞跃，那便与我们的经验相矛盾了。而关于无机世界的意识方面的正面材料则一无所有。因此，连物活论也没有根据，但是要说那泛心论的概念，有人却以“合乎逻辑的愚笨”博得好感。在这里真是应了那句话：“愚笨之为害，甚于盗窃。”从逻辑上来说，这里明显地是把现实简化了，并不是说明真正的愚笨。这里，把现实的属性之一，单方面的膨胀、夸大、非历史地和反辩证法地做不合理的结论，把仅在一定条件下现实存在的东西普遍化。本来是在一致中展开的自然界的多样性，却要它不存在的单一。本来应是飞跃式发展并出新，却在决定之点上要它连续出现，既否定新也否定飞跃。本应是历史的产生意识，却要它无处不在、经常产生。事实上，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时刻就在于它一分为二，在心理上分为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两个对立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过程，也就在这里。这些对立互相转化，无机的转到自己的反面成为有机的；有机的向死亡衰变转化，走到自己的反面成为无机的。二者的一致性——整个的自然界是通过人来思考的，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只能如此。还没有人发明出不用大脑思维的奇迹。此外，对某些情绪高涨的物活论的拥护者来说，典型的是他们寻找所谓的精神生活的高级类型，在“伟大”巨型的“个体”中寻找类似太阳、星星等等的类型。这里，物活论转化为物活论的泛心论。我们分析对自然的艺术美学关系时看到人对自然的节律性，对“有生机的自然”有共同体验。不过那时我们也弄清楚了这个生机的相对性

① 日——希腊文 helios；太阳。系同太阳有关的复合词的组成部分，如：日光、太阳能。

② 向地性——地心引力作用下的植物生长运动。

和在包罗万象的认为有灵气的判断之外不允许把这个感觉视为它的等同和超越。因为与此同时，向物活论者，譬如向崇拜太阳的人提出这样荒唐的问题，初眼看来完全合理：请问，在炽热的液体、瓦斯、蒸汽的庞大海洋里起作用的，是大脑、神经系统，还是这些器官的高级形态？这问题提得荒谬、妄诞。不过，它的妄诞无稽是因为整个物活论荒谬绝伦，尽管其中有不少能讨好之处，如：物质的实体化、对联系的普遍性的理解、宇宙、对整体性的理解等等。这样就使它有了某种高智力的独特调门。但是，严格的思维不能没有严格的自我批评，所以物活论的观点（泛心论的观点就更甚了）应该被推翻。反对泛心论的特殊理由不值得发挥，因为人人都明白，物活论若是垮了，泛心论也就垮了。

如此，我们得出如下的历史系列：

1. 无机自然；
2. 通过 *generatio aequivoca*^① 向有机自然飞跃；
3. 带精神萌芽形态的最简单的有机形态；
4. 向有感觉的比较复杂的形态飞跃；
5. 向带有想象的更复杂一些的形态等的飞跃；
6. 向有思维的社会人飞跃。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飞跃并不是历史的飞奔。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想再次强调一下历史过程的辩证性质，如果像德国人所说那样，把石头、大山、行星、电子、狗、鞭毛虫和人都丢进一只瓦罐里去，那太天真了。

一个被人遗忘了的老作家库舍夫斯基写过一部小说《尼古拉·涅格列夫，或一帆风顺的俄国人》^②。书中一个人物关于这个问题说得很有趣，他说：

“我认为大地也是人。我们说不定居住在他的一根手指上，我们的

① 拉丁语：机体的自发产生。

② 库舍夫斯基：《尼古拉·涅格列夫，或一帆风顺的俄国人》，莫斯科1917年版。

千百年在他只是个瞬间，六十分之一秒。他屈一下手指，我们便到了世界末日，一切都崩溃了。他——这个巨人就是大地，他也根本不在意我们居住在他的一根手指上，并在那里建造城市；他在放大镜下也看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小动物。这个千年只是一瞬间的巨人也生活在其他人中间——那些人也都是巨人。说不定，他现在还在读中学，说不定他正在阅读玛尔戈^①，那书中的一个逗号等于整个欧洲面积的一千倍还大，不然的话，他看不清楚那逗号。他把手指头按在书页纸上，想要翻页。此时，我们的世界开始了!!……”这是中学生的幻想，它在小说中占有几页篇幅，写得很生动，很像是物活论的理论。得承认，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类似的遐想，因为大家都在想世界广阔无边、天长地久。这里有个问题，这问题是“宇宙的结构”，自从发现了原子结构，这问题异常有趣！可是为什么要用中学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迄今还不明白，人类连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大学，它早该 *universitas rerum et artium*^② 把那些老教条丢弃了，那些玩意儿在中学生时代还勉强凑合，而如今明显过时了、陈腐了、度过自己的好时光了。难道还不明白倒退回亚速巴比伦的占星和护身符时代、迦勒底王朝的魔力时代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等等崇拜神和星星的时代去不太可笑吗？难道还不到把幻想联系换成实际联系的时候吗？

① 指大仲马的小说《玛尔戈王后》。

② 拉丁语：千点儿事情。

第十四章

西欧哲学中印度人的神秘主义

为了逃避资本主义文明在解体中的喧嚣、轰鸣和它的干巴巴的文化机器的死亡，资产阶级哲学家中的部分人和整个学术“层”开始向神秘主义的原始主义方向发展，尽管含有非常多的雅致讲究。在这方面最明显地反映出有中国和印度的哲学的影响，不过取的是他们的唯灵论和神秘主义流派。从黑格尔那里开始产生偏见，说东方对科学、对哲学都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那一条民族主义的“白”线，使他在普鲁士和普鲁士的国家看到世界圣灵的宝座，他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看作是为希腊人报仇的半个神；而在亚洲，他只看到醉生梦死的性感淫荡的女人，别无其他，等等。不过，这仅仅证明了德国的那句格言“*der Wunsch ist Vater des Gedankens*”^①之思想的荒谬，这句格言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他们一般人为地将唯灵论和神秘主义分离开来，把有唯物主义味道的东西全部予以屏弃，把整个东方哲学发展的情况予以颠倒，使之直接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所以，一般使用的手法是伪造哲学历史。在我们俄国出版物中，就有早逝的皮萨列夫写的挖苦文章。他在《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一文中写道：

“在讲述希腊哲学史方面一般都推崇埃利亚派、赫拉克利特和德谟

① 德语：愿望是思想之父。

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阿那克萨哥拉，然后愤懑地提到智者派，再后怜悯苏格拉底的人和命运，向柏拉图及其造物主和思想顶礼膜拜，说亚里士多德是他的伟大学生，时常对伟大老师不够尊重，然后把伊壁鸠鲁大骂一通，把怀疑论者嘲笑一番，对斯多噶学派表示一下高尚、豪爽的同情。

这是习惯做法，这是合乎道德要求的，是许多伪艺术家和众多在广大……科学阵地上的真正劳动者所死守不肯放弃的。”^①

唯物主义于是缄默了，沉底了。唯心主义于是全力吹起泡沫……在思想极度混乱、重新评价一切价值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个人陷入仓皇失措时，往往“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②而向往精神安宁、宽慰、逃避沸腾的现实，其表现便是沉陷在佛教的万念皆空之中，而这是与 dolce foniente，即无忧无虑的拉查罗尼^③正好相反，那些流浪汉有自己的相关哲学概念，有大整套的思想升华范畴，连成独特的神秘主义哲学体系。

如果说，神秘论在法西斯主义专门哲学家那里具有帝国主义的亚内恰尔^④的噬血吼声和现实论的性质，那么落荒而逃或者惊慌失措、千方百计寻求活命的人，这个神秘论便具有东方的卢梭主义的性质，在印度神秘主义的伟大时代中、在神圣恒河的神秘主义世界观中寻找精神安慰。印度神秘主义的涓流（在西欧哲学界叔本华的某种支持下）很有力量，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批德国哲学家，如恩斯特、凯泽林伯爵、莱辛（被法西斯杀害）等人都非常清楚拜倒在东方唯灵论的面前的这个过程。

与此相关，并非无趣的是不妨让我们再把所研究的这个哲学问题的主要点列出来。为了便于直观，就拿莱辛作品的正反两方面来谈。

① 皮萨列夫：《哲学和社会政治文选》，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40页。

② 德语：在善与恶的彼方。

③ 拉查罗尼——意大利语 Lazzarone：意大利南部的流氓无产阶级。

④ 亚内恰尔——土耳其帝国精兵。最初的兵源靠青年俘虏补充，后从奥斯曼帝国信奉基督教的青年中强迫征集。

莱辛在他的“*Europa und Asien*”^①一书中对一般的合理认识大为痛斥一番，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世界的科学图景”的详细批判。他拿光作为例证。简单归纳有如下几点：

1. 第一步——认识光的七种颜色和它们的转换。这是科学的第一层面（*Wissenschaft in der vordersten Ebene*）。

2. 然后是科学的第二步骤，“第二事实”——各种长度的光波。这里出现“*desqualificatio*”^②过程：第一层面的现象苍白起来，思维基质的运动代替了色彩。

3. 接着是“更严格一些的科学”，开始生活老化的过程，出现“第三事实”，麦克斯韦和法拉第教导我们说，在光波之后是电力。

4. 事情是否到此结束呢？不能。在它们的后面是纯粹数量定义的动力过程。

5. 老化和 *desqualificatio* 过程是否到此结束呢？不能！

没有了光和亮的世界，数学物理的纯粹数字世界变成了原子、空间、时间、运动、“一般过程”（*Vorgang uberhaupt*）的世界。

原子仅仅被视为是行星系统可以计数的、由量子来调节的，即纯粹的对比关系。

6. “光”“解释清楚了”。还剩下什么呢？有用的（*gultige*）公式。

这个“西欧的”估价科学把生活给毁掉了。对东方的象征性认识与它矛盾着。莱辛教授这样断言。

暂且先在此打住。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原则上是新的东西，或许唯一的例外只在于叙述清晰有条理。实际上我们已经回答了作者的异议。因为实际上：

首先，他的批评的意义仅在于批评恰好是“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它的世界实体竟是数学公式，即象征。当然，作者可以随意这样来解释“世界科学图景”！实际上，“公式”反映客观现实。

它不是实体，它是实体的公式，实体的反映，实体的图景。这可不

① 莱辛：《欧洲和亚洲》，1918年版。

② 非定性。

是一码事。

其次，与莱辛的意思相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各种“事实”，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六（我们再给他加上个第七“层面”），因为这是同一个事实：第一“层面”是它和主体对比关系的事实；从第二到后面的全部都是那同一个事实，只是对比关系不同——比较一般多一些、少一些罢了。就是电子，从原则上说，也是可分的。不过这些还没有被发现的电子组成部分决不会消灭电子，就如同电子不会消灭原子、原子不会消灭分子、分子不会消灭地球、行星和太阳不会消灭太阳系、比较大的星系不会被后生的消灭等等一样。此中有彼，再转入彼。这里有的是一个事实的多种联系，而不是事实的多样。

再次，与莱辛相反，当辩证地认识过程时，根本就没有消灭质的一说，因为成分的多种联系和关系，它的质的特性和性能全都明摆着。更何况我们还是上行，从电子、原子等等的这样上去。如此，我们也便有了活的物质，走向物理和化学之外的有机世界。而客体和主体处在对比关系之中时，既有光、有色、有其他的进入主体所在的宇宙的总图之中。关于这点，我们在“自在之物”的可认识性一章里批判康德的这些“自在之物”的概念时已经讲清楚了。如此，莱辛的批判只能说是批判一般的唯心主义，批判形形色色一般的和特别的“物理学的唯心主义”。他一点儿也没有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是我们这位可尊敬的哲学家对此是丝毫知识也没有的。与此同时，作者的其他议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它们集中在以下两点：

1. “我们体验的只是形象（印度的 brahma-vidya^①）……”

当我们疏远地离去时方才“客观地有所认识”……此时乃失去生命……

2. 深入（直接深入）到成长中、生产中、幻想中的形象必须要明确区分意识的议论和评价。我们与这后者伸延入自然（hinter die natur），物理和心理也在这个意义上伸延入自然（ein hinter die natur-kom-

① 安罗贺摩，意译为梵天，即创造之神。

men)。“从关系来说，物理的直接感觉世界自然是形而上学的。”

于是，莱辛毫无畏惧地造出如下的怪论：

“这听起来有点儿野 (widersinnig)，但绝对公平，只有在表面上留下形象的才是进入自然深处之物。任何时候也不要做自然科学家！不做心理学家！不做物理学家！不做数学家！等等。相反，那认为太阳是悬挂在苍天上的十五个戈比大的发光圆圈的人，才能体验这深度。说白了就是这样！（凯泽林在“*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①中也这样说）。非音乐的天性、非创作的天性，以它们的数学化、对世界的理解、logificatio（逻辑地）消灭生活。非直接的有了疑问。在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显微镜和望远镜、蒙昧主义机器的荟萃地，人成了装有假肢的人，等等。”

所有这些——有时很俏皮的——议论，实际上内容贫乏。如果人用科学器材加长和拓宽自己的感觉器官，在莱辛看来便是离开了自然，开始发生 Entnaturlichung^② 过程。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狗和鞭毛虫都要比人更了解自然。

这是怎么回事？怎能容忍这种胡说八道？在这胡说之中又有什么合理之核（因为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胡说八道）？

研究研究。

莱辛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人的感觉使力量感 (Machtgefühl) 增强。不过，人的感觉使存在 (Seinsgefühl) 消失。”但是，力量的感觉依据的是力量的实际增强。那么这力量又怎么可能不在真知之中，即伸延到自然的深处呢？对培根的力量与知识相关的论点，你尽可去随意贬低，然而这个力量却是同认识有着真正的联系。神秘论者们在这里暴露出明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们似乎承认，人确实按自己的方式掌握着某种事实，只不过此兄非彼兄；另一方面，他们断言世界的科学图景仅是个导入自然的光秃公式。如果它能导入自然，即如果它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实体，那么这力量和相应的“力量感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

①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② 反自然。

全部概念沿着缝隙四分五裂了。

在这一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把注意力移向我们的哲学家以下的说法。他说：“太阳是什么就是什么。体验（lebe）它，你就明白了。自然界是不说谎的。倘若真实知识令我的眼看到的、令我的感觉感觉到的是完全另一个太阳，那算什么事？这个太阳的科学当然是真的。不过它只能是在思想中……我还是坚持我的体验（das gelebte）。”这里明显地摆出个双重的“真实”……“真实从来不会不经过我的行为（Verhalten）而出现。当我积极（tuend）时，它是这一个；当我消极时（dildend mich verhalte），它是另一个。逻辑美学的理解对我以间接方式表现出与宗教美学不同的另一个真实。

欧洲对之（对客体）抱以自由主义态度（wollend）。亚洲则抱以——观望（schauend）。欧洲对立得（对自然）很厉害。亚洲在其中无所作为。欧洲人克服着它的抵抗，积极地改造它。亚洲人心平气和地呼吸着、消极地观望着，同花草、禽兽、孩子没有两样。”

莱辛就是这样肯定地说。我们不必详细驳斥他对欧洲和亚洲这样的绝对区分，指出一点便够了，任何一个隐士、神秘论者、哲学家，不管他是一般的、印度教的、佛教的、还是别的什么教的，在印度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工作，即对自然如此或那般的对待、合理地去认识自然，那么他在那个印度便无法生存。不错，莱辛曾对中国的孔圣人大加赞许，说按照他的学说，你喜欢火便不会怕火，喜欢水便不会溺水，喜爱狮子便不会遭狮子吃掉；按他的学说，防火和灭火的办法最好是听父母的教诲，那样比修个给水塔还管用。^①但是，不管这种普遍自然的爱有多么高尚，真正的联系和关系还是从这些空想的身旁溜过，亚洲的人还是流血流汗地劳作，没有时间去搞万念皆空和做纯观望。但是，神秘主义的哲学家们（而不是亚洲人“普遍地”）做直观倒是事实。可是往后会怎么样？莱辛所说的另一个真实出现了吗？当然没有。出现的是另一种领悟、另一种真实的反映，而且由于这里所说的是神秘主义消极的直观，

^① 找不到出处。后半部分疑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的“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这个“反映”是不属于理性的。因而，这里根本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另一种关系的问题，即不是认识的反映问题，虽然并没有整个地排除认识因素，因为生命活动是整体的，甚至在神秘之中实际上也有合理因素，特别是当这个神秘主义“实验”（sit venia verbo^①）在经受逻辑加工（没有一个“体系”不需要）时，它们会坐等其时。特别要提出那一点，在印度唯灵论的体系中主体积极地对待自己，即对自己的意志进行艰巨训练：操练呼吸、脉搏，控制自己的器官等等。由此，在生理学、心理学、催眠术等方面也有一系列正面效果。不过，那是特殊问题。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神秘。

至于对自然的关系和对它的神秘直观，那当然是消极的直观会给你另一幅“世界图景”，正确地说，是对世界的另一种感觉。那是走的另一条线路，我们管它叫做对自然的共同体验圈。这种共同体验没有任何的认识优越性。它的宗教神秘形式不能得出任何认识的结果：因为这里既不能让人长自然的知识，也不能给人以力量。如果说某辛钦佩万物有灵说、各种自然神灵，迷信妖魔鬼怪等等，那么这是社会形态学的简单认识，它的根在何处极其明显。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但是，所有这些迷信，其合理内核在于失去了灵魂的资本主义的人对自然的怀念。被关在石头棺椁之中的都市主义神经衰弱患者，见不到阳光、森林、流水、空气，被机器的轰鸣震聩压轧，变成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他向往阳光、向往光明、绿色、淙淙流水。他受了委屈。他受了伤害。他的生物本性反对与自然联系的脱节。这就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不是认识问题。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不是比较高级类型的深入自然秘密的问题。这是生活充实的问题。共同体验自然的要求即是享受自然、亲近自然、与它联系，欣赏自然是合理的要求，反对片面城市化的怪诞现象和残害人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合理的抗议。但是，由此不能同反对机器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也不能由此拒绝一般的合理认识。社会主义的人将欣赏自然、感觉它的温馨呼吸。但他

① 拉丁语：说句不客气的话。

不会变成一个信鬼神的野人。诗人的譬喻也决不会改变他的合理认识，那认识随同他的技术工具的实践力量而发展。这个合理的认识也决不会引导他脱离自然，正相反，它引导人越来越深入去了解自然的秘密。当然了，任何显微镜也代替不了去享用山间空气或晨曦的光芒。科学也有自己的美学。但是，不论是科学也不论是科学的美学都代替不了和自然直接接触的生物要求，这同知识不能代替饮食和生活中的性一样。剥夺人对性的要求无异于残害人。但是也不会由此得出性的欢乐能代替理性的认识，认为性交的极度兴奋和消魂状态是认识的最高形式，比一般合理认识更深入。与此同时，莱辛和其他人的论断正是这样。自我阉割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残害，和脱离自然是消灭生活完整一样。但是，这和认识的类型问题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接近自然、提高生活的紧张程度、改善人类健康，只会使合理的认识和消除迷信得到更大发展，不仅如此，还能消灭和克服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它们在自己的社会基础上败落，在劳动分为脑力和体力的、城市的和农村的、发号施令的和操作执行的同时，一道败落。欧洲与亚洲的对立也会随之消失。

第十五章

所谓同一性的哲学

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西欧哲学史上并排而立，他们都想从同一性（Idenyitat）角度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根本问题。费希特的自有一套的主观唯心主义就不必提它了，谢林和黑格尔的也完全有资格归到唯心主义的麾下。因此，这里的同一性不是同一性，因为在 $A = A$ 的公式中，第二个 A 可以调到第一个 A 的位子上，或跟它相反。它们和以前一样地吻合，因为这的确是同一要素。异相存在的公式不是同一性的公式，因为说精神是物质的异相存在和说物质是精神的异相存在不一样。异相存在是特殊属性，是真实联系的特殊类型，它的同一性不单是同一性，它的首要意义保存在同一性方程式的一定的元中；其实，这里甚至说的不是 $A = A$ ，而是 $A = B$ 的异相存在的公式，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对于费希特，我是全部体系的原则。这个我，不是经验论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具体的和从质上根据个性、特性和个别性来判断的。这个我是大写的，即是普遍的或所谓的“纯粹意识”，或是自我意识与其必不可少的形式或行为的先验一致。它的最初行为是意志。这个抽象的我奠定自我，分辨对立性并把它们统合起来。换句话说，这里的主要哲学问题掩藏在我之中，犹如被装在口袋里。“一切所有全在我中并通过我”——他这样强调过程的积极方面。可是由此却又似乎得出：如果我 = 一切，那么一切 = 我。然而把公式一倒过来，我们便立即触到

当时黑格尔便已指出的难题，那是在他同谢林结成同盟的时候，即黑格尔说（《关于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之区别》，见《黑格尔文集》，第1卷），费希特的同一性是特殊类型的同一性，具体地说：费希特的我，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即“主客体”，但这个主客体是主观的“主客体”。这就是说，实质上这里有的仅是同一性的外表，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以新的形式再现出来。

黑格尔对费希特的这个我描写得不错：

这个我，是极其可怕的傲慢、狂妄的自负。认为自己与宇宙是一个整体，认为永恒的自然在其中，自己怕得要命，感觉受到排斥，陷入烦恼之中。这种恐惧、悲伤和被排斥的感觉是在想到自然的永恒规律和必须严格神圣地服从于它时的倾向；这是当想到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摆脱自然永恒规律的自由和必须严格服从于它时的失落感；这是认为自己在必须服从于它之后产生的无法描述的不幸后果的倾向，——所有这些感觉都认为是失去任何理智的通常观点。

费希特的我，按黑格尔的说法属于空无分文的钱包一类的东西。

如此这般，费希特的“主客体”是主观的。

谢林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谢林的始发点是绝对的（无区分的同一性，绝对的同一性）认识只能是直觉的。这是最初的质，“全然袖手旁观地看主客观”。接着便是一级一级的发展。真实的世界，作为单个物体的无限世界，分成两排，一排是真实的（自然），另一排是理想的（精神），并且自然通向理性，理性通向自然，而宇宙则是二者的同一性：“没有不同的两个世界，有的只是同一的世界，它把什么都包括在内，和那个在一般意识中相对立的东西一样，如自然和精神”（Ueber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但是，第一，这里出现了绝对和世界的二元论、不可分的同一性和可分的同一性的二元论。第二，主客体呈现出来的是主体的自身客体化了，因而它同客体的对比关系也还存在分裂。另一方面，

口头声称的同一性，其实不是同一性，因为自然仅是精神的异相存在。我们已经看到，谢林在《动作过程的一般演绎法》中写道：“感觉实质的一切质、一切实体都是自然的观念，自然本身连同自己的感觉和观念，成了可以说是麻木的思维”^①。一贯的、不变的精神产生了自然，自然的发展又是绝对者——神。这个神从睡梦中的觉醒。如此，自然是宇宙神的异相存在。

黑格尔消除了无区分的绝对和世界之间的谢林式矛盾，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历史即是世界的历史。但是，并不是精神是世界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异相存在，相反，世界是精神的异相存在，是它一定的异相存在的一个级。

如此说来，“同一性哲学”在事实上并不是同一性哲学。

对于费希特，把一切统统归到“我”上，这个抽象的“我”就是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扮演着天上和人间的喜剧。

对于谢林，运动是绝对的，不过精神产生自然。

对于黑格尔，宇宙精神向自然迈出的步伐仅是自己的异相存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写道：“理智是相信意识是全部现实的构成，唯心主义这样解释自己的概念。”^②按黑格尔的说法，绝对精神要经过三个阶段：逻辑观念——第一阶段，自然——第二阶段，绝对精神——第三阶段。在逻辑中，“观念”在思维的抽象范围内运动；在自然中，那个观念在另一个相反的形式里面了，那形式不是纯粹逻辑概念的，而是在可感觉的物体范围之内的。自然的自身发展不是一般概念的发展，而仅是概念的逻辑发展的异相存在的反映，这发展在其辩证运动中揭示出存在于概念中的发展可能性。

如此，同一性在近观中是口头的、纯粹口述的同一性。

谢林的哲学从头到脚都是神秘的，对此没有人争论过，也不会去争论。即使如此，那所谓的黑格尔的泛理论在实质上也不是“干巴巴”

① 指谢林的作品《运动过程的一般演绎法或物理的范畴》(1800年)。

②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理智是意识的可信度，认为这即是全部现实；唯心主义这样宣扬自己的概念。”(《黑格尔文集》第4卷，莫斯科1959年版，第125页)

的泛理论，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顺带提过它有许多纯粹神秘之处。总之，应该指出黑格尔从谢林那里继承去的东西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多。人们认为他的哲学里大量要素是“取自”“他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谢林及其他人）的，凡是研究过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人，没有不清楚这一点的。黑格尔在初期阶段，当他追随谢林的时候，谢林的神秘主义对他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大家也都知道他在诗作《埃莱夫西斯》中对自己 *proffesion de foi* ^① 哲学的叙述：

Der Sinn verliet sich in den Anschauen,
Was mein ich nannte, schwindet,
Ich gebe mich dem Unermesslichen dahim
Ich bin in Alles, bin nures.

Dem Sinne nahret Phantasie das Ewige,
Vermahlt es mit Gestalt...^②

整个纲领尽在其中了。直观高于合理的认识，理智在对世界的最高对比关系中熄灭了、消失了，和“我”一样，“永恒”通过知觉、幻觉和智慧更接近了……

罗森克朗茨曾举出过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趣文：“理智的生活是从通常的形式中，从死去的、昙花一现的、无休止矛盾斗争着的、从消失了的关系中得到自由的、不包括死去的（可见这里的死去的 = 活的！）互相仇杀的复杂要素（*sic*^③！）中遴选出来的，这不是统一、不是想象的关系，但却是无限活分的、无限权威的、无限生存的，并被称之为上帝。”

① 法语：宗教信仰。

② “理智失落于直观之中，/我称之为自己的东西不见了；/我向无限投降，/我在其中，我是一切，仅此而已。/永恒的幻想接近智慧，/它和形象结成一体……”

③ 对！

“如果一个人想要永恒生存下去，犹如完整的精神不在自我之中，那么由于他是有机生物，他必须也认为自己同样不在自我之中，不是有机之物，若想上升至永恒、同它最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他便就要去拜上帝……”

接着，在他那里出现了可以说是逻辑化的上帝，那上帝可是丢失了大量叮当作响的美丽饰物的。不过，我们却觉得神秘在这里并没有减少，只是变得独特了，变为逻辑和思维中介的神秘论。黑格尔极其憎恶幼稚无知，并非常珍视思维文化。但是，他的庞大哲学机器到头来却是为了在绝对精神的寂静港湾中安定下来。“观念”之所以被迫抛弃各种式样的装束，为的是 post factum^① 肯定神秘论王国。他要证明神秘论，为之辩护，为此，他消除了神秘论的动物—野蛮—幼稚的形式，把它调升到高等级别。因此，在他的所有文章，从风格到叙述，我们都能找到太多的转弯抹角，乍看似乎仅是艺术诗意的比喻，而实际上不只如此，还有另外的较“深层次”的意思。当我们讲神秘论的时候，自然不是只讲上帝；宇宙精神、神、智慧等等在黑格尔的庞大体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再谈它岂不是浪费口舌，无人会听。关于和这个神的关系以及关系的性质也是如此。黑格尔自己在《精神现象学》中讲到宗教时，关于神秘论这样写道：

神秘论的因素不在于秘密的隐秘性或不可知性，而在于自己知道自己是否和实质一致，如此，这后者才会被发现。只有自己才能说明白自己，或者说只有自己处在直接忠实于自己时才能说明白自己。

宗教和哲学具有同一内容，在宗教里，这内容通过表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哲学中则是通过概念的形式。《精神现象学》在这里说的是意识的最高级形式。

和“实质”相一致，就是和上帝相一致。这个“概念的”神秘论

① 事后。

是黑格尔哲学形成的，他的神秘论从狭义上说应该是“在暗中”，但是由于全部运动整个地都一览无遗，所以在陈述中它又时不时地、公开地显露出来。

在《自然哲学》中，譬如关于无机自然、它的大元素、行星等，用的范畴有紧张、痛苦、厌恶、意图等等伯麦的味道（“母难”）^①，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②相应的一卷中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巴拉萨尔苏斯^③精神的味道的味道，认为大自然有那么多的元素，各个都赐福祉。我们看到“保存地上的种子……是神秘论的奇异的行动……”。但是，就在那本《自然哲学》中说太阳是视觉的异相存在，说水是味觉的异相存在，说空气是嗅觉的异相存在。感觉、思想和自然在这里被用完全奇妙的手法连接到了一起。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客观主义转到明显的主观主义一边去了。

如此，“哲学的同一性”如我们所见，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哲学的同一性”，完全多余来用这个名称，在对立的不同说法中（一方是费希特的，另一方是黑格尔的）就不那么明显。贝克莱一休谟之流的唯我论者们从经验论的活生生个性的整体性上剥去了意识。这个费希特所概括的剥去了的意识变成无所不包的“我”。黑格尔把它客观化，变成“精神”。如果黑格尔十分公正，用鲜明的艺术形式嘲笑费希特的“我”是“莫名其妙的自高自大”和“狂妄的自命不凡”，那么黑格尔的全部体系实质上也可以对它做这样的指责。说到底，原是一码事。在无止境的世界里的无尽头的多种多样中，无机的大自然“产生着”有机的自然，它是它的一小部分；有机自然产生思想的人，他又是有机的自然的一小部分，他被宇宙精神所替代，上升为与人的意识等同级别，化作各种各样的名字。

黑格尔反对神秘论的天真形式可说是一针见血。譬如，当谈到徘徊

① “母难”系伯麦的用语。

② 即《哲学史讲演录》。

③ 巴拉萨尔苏斯（1493—1541）——原名冯·霍恩海姆。瑞士医学家、化学家，主张医学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他自称巴拉萨尔苏斯，意思是说他比罗马医生赛尔苏斯更伟大。

在彼岸与此岸世界之间、力图与彼岸世界结合于一起的被粉碎的“不幸的意识”时，他指出这企图是他的“纯粹意识，但不是纯思维，因为这可以说是他仅仅这样想，希望获得教堂钟声悠扬的好情绪。他的这种思维只能得到乱七八糟的钟鸣或是温馨的模糊现象和音乐意境（很好！），那本来应该是内在物化的概念并没有产生”。这是“纯粹的激动”等等。

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理性”，它淹没一切，这大洪水似乎能克服同一性基础上的二元论。实际上，这说明人的理性具有自己异相存在的日月星辰、天河、整个天体和整个宇宙。这在某些问题上确能起到减缓作用，譬如说，如果东西还是同样的思想，那么认识的问题到头来便非常简单，困难似乎不再存在。但是这困难的消失是以不惜颠倒实际对比关系为代价得来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核更接近宗教而不是科学，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座伟大的思想宝库。运用它时不要忘记，它对于我们来说，只适用于唯物主义的形式。不过，这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局限于向它提供一个所谓的另一数学符号。形式要有内容——黑格尔的这个规定是完全对的。资产阶级对这位伟大学者的无以复加的批判也就是由此产生的。列宁建议要“辩证地读解”黑格尔，就是说要改造它，在当今科学无限发展的综合的知识基础上系统地对它进行改造。

黑格尔自己在许多地方非常清晰地说明过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同宗教的关系。譬如，在《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 Werke B. Y.*）中，他写道：

认为先有构成我们认识的内容的物，然后我们把它同我们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把它们共同特征转移并攫住才形成概念是不对的。概念存在于物之前，物的一切质都必须符合那个概念，它存在于其中，发现于其中。宗教也承认这些，它教导说，上帝从无之中创造了世界，或者换句话说，世界和一切物都来自一个源头，都是来自上帝的意志和命令。这就是说，思想或准确的说是概念乃是无止境的形式，是自由的创作活动，它不需要有外在的物质来实现自己的内容。

《逻辑学》中的这一段清楚地阐明了《精神现象学》的立论，黑格尔说宗教和哲学的内容完全一样，只不过宗教讲表象，哲学讲概念，两家说的是一码事，都是思想、精神、上帝等的理想起点的相位。在这里完完全全地揭示出：（1）哲学的同一性不是哲学的同一性；（2）唯心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向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唯心主义从主观到客观的运动，内在就有矛盾，因为唯心主义越是客观越接近“翻筋斗”，如列宁所说，它走近唯物主义，同时又离它而去，直接与宗教结合。

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出发点非常有趣。如众所知，黑格尔的逻辑学同时又是本体论。且看黑格尔提出并解答从何处下手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现有一个……决定，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没有根据的，说它是决定，是我们想观察思维，仅此而已。如此，这起点应该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抽象的起点，它应该是没有任何打算，不被任何间接方式所表现，也没有基础。它自己应该更多的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因此，它应该是绝对直接的，或者更多仅是一般最直接的。它对别的不应该有任何定义，对自己也决不可下任何定义，它没有任何内容，因为有了内容彼此便有了区别和关系，也就成了中介。如此，起点是“纯粹的存在”。

这一段的结论是：（1）现有一个“决定”，并且还是没有根据的；（2）科学的内容是思维；（3）以纯粹的存在作为起点来观察思维；（4）在思维与如此这般的存在之间画上等号（准确说是同一性）；（5）优先权属于思维。

所有这些都和“体系”很协调。但是出发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的依据，哪怕连个影子也看不到。根本就不存在，相反，黑格尔却强调说起点应该是直接的。当然，如果像库诺·费舍在他的《新哲学史》^①中那样干是可以的，认为这个直接是自生的，认为它是整个《精

^① 费舍：《新哲学史》，共8卷，1901—1909年出版。第8卷《黑格尔，生活、作品、学说》。

神现象学》的中介。不过，对此倒是可以公公道道地予以反对，为什么要以精神现象为起点呢？很清楚，哲学一般不可能产生在任何知识之前。因而它注定要依赖“正面科学”。那么在这个科学里有什么根据让 a limine^① 来推翻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正因此，马克思才不得不从黑格尔方法中取出它的革命方面，屏弃并摧毁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创建起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中只剩下“脱了胎的形态”。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脱了胎的黑格尔辩证法（它的保留、否定、升级，包含 conservare, neggare, elevare 的 Aufhebung^②），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辩证反对“愚蠢”（列宁语）、“庸俗”，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而机械唯物主义本来就应该和“聪明”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完全一样地被战胜。

① 拉丁语：起点。

② 德语：Aufhebung 意为扬弃，Conservare 意为保存，neggare 意为否定，elevare 意为升级。

第十六章

机械唯物主义的罪过

唯物主义史还待写出。说来，普列汉诺夫的一大功劳在于他推翻了来自唯心主义敌对一方对唯物主义的种种歪曲（如康德分子朗格），这就是他的“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①。唯心主义甚至对他们的最高、最权威、最伟大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都愤恨。黑格尔把自己与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分离开；他把古希腊伟人、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切唯物主义要素都剥离出来。他大骂伊壁鸠鲁，那位在两千多年前即捍卫原子理论、预见到原子按曲线运动、假设出微分子辐射、在公元前3世纪即创立了划分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那个在我们世纪称之为洛克学说、把各色目的论从哲学界驱赶了出去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开创了经验主义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心理学”的思想家。还是这个黑格尔，他轻蔑地拍着他们18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们的肩膀，更多的是夸奖他们的法兰西机制和捍卫他们的革命的启蒙运动不受过多的粗野攻击（在法国简直无法忍受的卑鄙下流话！）。黑格尔的典型的做法与其说是攻击旧资料的反辩证法，不如说攻击的正是它的唯物主义：“平坦”、“平凡”、“庸俗”、“空洞”、“贫乏”、“非思想”、“没有思想”、“无味”等等，黑格尔对唯物主义者的典型评价是他们还没有发育到有“思辨哲学”的思维、“高级”的思维等等。然而他却对那完全是个荒

^① 德语：对唯物主义史的贡献。

谬可笑的神秘论信徒、那个装疯卖傻、假托神命的先知伯麦尊重至极，给了他许多篇幅。没有说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都是当时的大哲学家，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不是中世纪那种空谈玄理不务实际的经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时常贴上唯物主义；英国的霍布斯和培根都是大思想家。这一大批知识全备的杰出学者在思想史上永远都是闪耀的星辰。比他们低得很多的是毕希纳、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难怪恩格斯在把他们与黑格尔做比较时说他们是些“蠢货”，列宁也认为（逻辑地）聪明的唯心主义者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好（见《哲学笔记》）。为了历史的公正，不妨想一想这个庸俗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和在我们俄国起过多大作用。在《父与子》中引用“*Kraft und Stoff*”^①，创作出热烈赞美和宣传毕希纳的唯物主义的皮萨列夫一类人物不是偶然的。甚至连为巴甫洛夫铺平道路开创出所谓“俄罗斯生物学派”的写出过《脑的反射》^②的大学者谢切诺夫也受到他的影响。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曾按照毕希纳方式批判马赫—阿芬那留斯……

不过，不言而喻，如果看不到整个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尽管它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很大），那也是愚蠢的智能有限，因为它们总体上还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之所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紧密结合到一起，创建出辩证唯物主义。

再一次说一说这个问题很有益处，哪怕是总体地、简短地说一说也好。这是因为当代科学和哲学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决，它只能滋养唯心主义的潮流，类似所谓的“唯心主义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活力论，也就不必谈它们的外装潢了。

旧的唯物主义是反辩证法的，这就说明了一切。不过还是要说下去。

① 《力与物质》——19世纪60年代在俄罗斯民主青年中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作者为德国庸俗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普及者毕希纳（1824—1899）。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有这样一段：……与此同时巴扎罗夫继续说道：“三天来我看他一直捧着普希金的书。请你告诉他，这样没有什么用处……让他读点有用的书……我想就先让他读毕希纳的《力与物质》吧。”

② 该书出版于1866年。

这里，首先提出个数量—质量问题。机械唯物主义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数量性质。无质的原子是同一性的原子。他们的数量和数量的明确性（数、速度及其他）是一切的基础。它们的运动规律性的实质是机械运动的规律性，即在空间的简单移位。那些不可分的、作为宇宙砌砖的东西是不变的。它们的不同数量给主体的物以感觉上的差异。因此，质一般更多的是主观范畴。认识的目的是把质的多样性导向实际，即导向数量的对比关系。联系的唯一类型是机械的因果关系，其他的都应该丢掉。质的完整性是自己各部分（或者是与这差不多的东西）的总和，它们是可以分解的，并且可以用数量的公式表达出来，等等。

不难看出，这里曾有过机械—数学色彩的真正感奋。这个唯物主义怀着把神学和目的论从科学和哲学的王国里赶出去的崇高目的把现实给极其简化了，顺着光秃的机械的弦抽拉它。历史地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是个相当进步的特征，但是很快它却走向了辩证的反面，给不可知的前进运动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在机械唯物主义的“临界”概念中即已看出它的局限性。它的“不可分解”的无质的、不变的原子，实际上原来是有质的、可分的和动的值。原子有不同的质的特性：氢原子不同于氧原子，它有一系列特殊的不一般的性能，它在与其他原子的对比关系中完全和氧原子不同。因此，就是从这一起点上也看得出无质的毛病。黑格尔发现了对自己不利的“质”，那是在唯心主义者反对他的作品中的若干处时，他于是顽强反驳，态度坚定，甚至破口大骂，矛头直指原子概念本身，认为这概念不过是空洞幻想。当代的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们不久前还曾反对过原子或认为它只不过是“象征”、“模型”等等，他们在这方面都和黑格尔一起落了个可耻的下场。但是作为辩证家，黑格尔是完全正确的，他肯定不可分解、不可改变，无质性是不可能的。机械唯物主义力图把所有质的东西转为主体的东西（尽管不合逻辑！），并千方百计把质的东西融于数之内。然而质的多样性是客观范畴，质是客观的存在的质，它对它来说在内里和数一个样，由此转化为彼。从这个局限性里引申出对所有有局限性的活东西和活的有思想的东西的机械论解释，它

“导致”（所谓“退化”）：“L' homme mashine”^①——上述倾向的象征标志。从物理学到化学，从化学到生物学，从生物学到社会学等等采用量度范畴，即跃到新的质、新的整体、新的运动类型、新的规律，所有这些都是机械唯物主义所做不到的。

他有一个倾向，就是把任何整体、综合体、“Totalitat”^②都看作是机械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在组成它的原子数量和空间状态方面不同于任何一个其他的联合体。与此同时，却忽略了在事实上整体并不是联合体，它不等于是自己各组成部分的堆集和它的总和。甚至太阳系也不是星体的总和，而是有特殊联系的特殊结合。把活生生的有机体分解成各组成部分，这个整体就变成了尸体。当年亚里士多德很好地弄清了这个问题，尽管把它列在唯心主义“隐德来希”的屋檐下（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再谈）。因此，在有机世界中，具有新的质和新的完整性。社会也是如此，如“人”的外观有某些不同，特性、性质、规律也不一样。这一切都完全是客观的，与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和不同的“完整性”的特殊性质无关。

如果物质在质方面不同，那么它的运动、运动的规律也不一样，也根本不能把它做机械运动的分解。这里须要多说几句。一般在研究“退化”问题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一方说另一方不同意反对综合的人会留下神秘的沉积物——不可分解的 *residium*^③，譬如在生物学中就称之为“隐德来西”、神秘的 *vis vitalis*^④、“生活的力量”等等东西；另一方则责怪自己的对立面否定质的特殊性，即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罪过。实际上问题很容易解决。新的质根本不是给原来的元素特征在新情况下增加了什么东西，它不可能在它的身旁，与之并列。它的功能在于特殊的相互联系之中。如果这联系被破坏了，它的这个功能便也被破坏了，根本就找不到什么 *residuum*（残余）。组成情况存在于新的整体性中，

① 拉丁语：人是机器。

② 拉丁语：总体。

③ 拉丁语：沉积物。

④ 拉丁语：生命力。

不过是在隐蔽状态中，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们成了新的整体改变中的成分，而不是塞进口袋去的土豆。

甚至在机械唯物主义最喜欢的数学领域，在相当高的领域中，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譬如从有限量过渡到无限量，那时附加给有限量的一系列概念已经不起作用。

与此同时，机械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可恨的缺点：它看不见发展，它是反历史的。的确，任何一个结合如果是机械的、平坦的结合，而不是辩证的、不矛盾的、不向新质转换的（本体论的，于实在的存在中），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出“新”与去“旧”的发展的。因此，譬如在机械唯物主义的非常精致的方案或表现中，在那臭名昭著的“平衡理论”中就有如生产关系的粗糙——机械的解释（在劳动场上协调物质的“活机器”——准确说这物质是社会的物质，和物理中的物质一样！），而在另一方面，本来可以把平衡仅仅看作是运动的个例，却把平衡（尽管是运动的！）当作起点。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是纯理性主义的，和“自然状态”、“社会合同”观念相联系着，完全不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认为真正的罪过是滥用或“不懂”自然的和永恒的（loi naturelle）规律的结果。对它来说，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是历史的、变化的、暂时的、（在不同时空范围）表现为一时的过程，而是永恒的、不变的相互关系，像一般解释的几何定理一样。自然主义地解释社会规律不可避免地会与悟性静止的、即行而上的、也即是反辩证法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它显然是从上述机械唯物主义的整个概念中产生出来的。

19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在探讨令人激动的灵与肉的问题时，水平竟低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毕希纳、摩莱肖特之流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同意大脑分泌思想犹如肝脏分泌胆汁之说时，即把整个问题极度简单化，粗鲁地把同它另外一种特点过程“归结”到一起时，法国的一些唯物主义者提出正确论点，认为思维是物质用特殊方式组织起的一种特性。

如此，机械唯物主义似乎把三维世界的多样运动设计为机械一次元的平面，——把大千世界简单化了、陈腐化了，而这是热爱生活、感情

丰富的歌德所最怕的。

不过马克思还指出另一点“旧唯物主义”的不足，包括费尔巴哈之前的在内，旧唯物主义过于消极（理性上），几乎把人只看作是个产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唯心主义只是客观地更多地发展了能动方面。我们已经顺带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急速转舵的荣誉，在这里也应该归于马克思，即他对客体作为实践客体来观察，对主体作为实践主体来观察，而不仅仅是理论的思维，他把类的实践引入认识的理论中，直达其核心，最终不把认识的主体解释为“我”、“普遍的我”、“一般的人”，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作为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界从来也不知道的类来解释……在这里，旧唯物主义分担了共有的罪过，它的“主体”是那同一个智力的片面、历史外、社会外的抽象，这也是其他倾向的哲学家们所共有的，并且主动性系数还要低一些。

旧唯物主义的这些片面、反辩证法的缺点都由伟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给克服了。哲学思想发展史由此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样说一点都不错。

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不过它在理论上消极地看待主体。唯心主义是积极地否定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是积极的唯物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是反历史的，不过是革命的。追随它的进化理论（在历史中是地质学、生物学逐渐进化学说的历史学派）是符合历史的，不过是反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同时既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

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不过是反辩证法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卓越的统一之中把这些对立联合起来。

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对比关系有很多妄诞无稽的说法，并且在这个舞台上同普伦格^①并列一起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白发苍苍的大师桑巴特^②先生，他从对马克思主义抱好感转向去图利（按德国人的说

① 约翰·普伦格（1874—1963）——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威纳尔·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法叫做 *gewinnbringende sympathie*^①), 对法西斯主义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和兵士们去抱好感。在训练有素的大群德国学者兄弟们中间只有一个特勒耳奇承认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宝贵辩证法遗产。不过这个特勒耳奇在他的“*Historismus*”^②中又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剩下什么! 说“它(即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现实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经验主义, 即在马克思自己也承认的逻辑基础上解释生活的现实(*Erlebnismwirklichkeit*), 并不像法国的唯理性主义的(*reflexionsmasbiger*)直接和抽象的唯物主义, 不是物质元素和它们的复杂复合体(*Zusammensetzungen*), 它是具体的、间接的(*vermittelnde*)辩证的哲学, 产生于不断的裂变与和解, 并单个地溶解在整体运动中”。这是最聪明、最有学问和最具善意的一个人写的。关于其他的人有什么好说呢?

① 德语: 有利可图的好感。

② 不知布哈林指的是哪一本, 是1922年的“*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历史主义与其问题》), 还是毕希纳去世后于1922年出版的“*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Überwindung*”(《历史主义及其克服》)。特勒耳奇(1865—1923)——德国宗教哲学家、历史哲学家。

第十七章

存在的一般规律和联系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一段美妙文字，引述于下：

当你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①写道——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谈得比较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规定之一，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头起一直就强调这种联系、相互过渡，等等。^②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对比关系的范畴明显的有三个概念：本体、原因、相互作用。黑格尔无疑比他要富有：他的辩证法是康德的辩证法的发展。但从当代科学的整体现状角度来看怎样理解列宁呢？科学知识的全部总和会授权去做列宁式的结论吗？它证实了这结论吗？

出色地证实了！列宁的上述论点确实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翻开了哲学史，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史的全新篇章。因为不只是康德分子把因果

① 即列宁。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36—137页。

性几乎作为联系的唯一类型提出来，这种观点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著作中占据优势。这个事实可以用很多例子来证实。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列宁自己不是也在文章中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在20年代即已批判马赫主义分子了，不过严格地讲，那批判按毕希纳式比按马克思主义式要多。这说法是对的，列宁并不觉得承认这点有什么羞愧。

那么，列宁的论点从那个构成现代科学“财富”的已捋顺成序的庞大经验主义海洋的观点来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整体联系和中介中分离出原因，不外乎是影响着一个又转入另一个。原因——积极的起点；“另一个”——则是消极的。原因的链条无休止：永远都可以问个“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原因本身并不算什么，不必由甲到乙地去找原因，转入愚蠢的无止境中去，那只能说明不善于思考，并把由对立组成的统一看作是总的、基础的、简易的，因之也是不运动的，尽管它是引起运动的。”（《自然哲学》）^① 批判部分受制于寻找绝对、静止。不过这里还是把联系的类型告诉你了：相互作用是联系的另一种类型，在这里明显的是，它的组成部分是相互关系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认为相互作用是一个本体制约另一个的因果关系。这种类型的联系原则上与因果性没有区别。但是他认为在相互作用因素的背后有第三个值不时地出现。不过这种理解是否能解决真正的联系和关系呢？一点也不能。譬如当我扣动扳机，枪即射击，它的因，是扣动扳机。但是，如果没有装火药、散弹、子弹，更不要说别的一般条件了，也就射击不成。联系在这里是多样的，一系列条件必备时才能射击得成。由此，同时还形成了所谓的“约定论”（譬如费尔伏恩的著作），这理论建议用条件的概念来代替一般的偶然性概念。然而从上面的例子也不难看出扣动扳机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完成了这件事（做行为解）便直接决定了自己改型转变为能量。

如此，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以便因得到一定的果。没有这些条件，结果便是另样的。我们已经举出过似乎是“永恒”规律的例子，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59页。

那便是物体遇热要膨胀（因——加热，果——膨胀）；然而，在恒星物理、天体物理学中，由于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即是在另外的联系和中介的作用下，加热会使物体紧缩。如此，它们也不能被抛弃。因此，我们在这里便看到约定类型的联系，无论是因果关系还是交互作用，它们都既不能排除也不能代替。然后，我们可以举出那些表明典型的真正对比关系，譬如数学方面的联系。譬如，我们如果造一个早在古埃及就已知道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之平方等于二直角边之平方和，那么这仍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联系，在这里不是一个本体尾随另一个，如同因果之间的关系那样，但一个本体与另一个协同并出。如果我们用函数理论，倒有些相像，不过是活动的。这样说来我们还有两种类型的联系和对比的关系，它们是包括不进上述范畴之内的。

往下再说“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肉体”、思想（或感觉）和大脑（或身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肉体”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主体只能是活的物质，而不是简单的“肉”体，它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这里的大脑是思想的因，这里的关系属于约定类型吗？我们想，严格地说，不对。因为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它们是“精神”形成的过程问题和特殊关系问题。思维的物质来自无限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是精神的因。但是不能把精神同物质剥离开，因为物质不只是在不可能的孤立状态中孤立地产生“精神”，也通过感觉的物质环节产生思维的物质。主体的“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理由很简单，它们不是两个不同的物，不是一个有向度，另一个则没有向度，它们是一码事，思维的肉体有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属性；意识不是客体，而是思维体的异相存在，意识的职能是大脑半球神经生理职能的异相存在，它是整体的一部分，没有了它，大脑也就不成其为大脑。如果有朝一日证明大脑“放射”某种特殊的能，那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那时相应的能也会有自己相等的异相存在。

“生理—物理平行”理论之所以不能接受，就在于它在两个“实

体”之间确定对比关系，而它们并不存在。它在叙述部分是对的：用心理学语言说，神经—生理过程“符合”这个或那个。但这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回事。在这里，联系和对比关系的特点在于它们的辩证对立符合于自己的同一性，与自己是一模一样相同的。

一般在这个问题上大伤脑筋是因为人们不是在找显而易见的表象（譬如几乎从斯宾诺莎时代起即在寻找的弧线两面），而显而易见的表象、感觉的形象在这里是没有 a limine^① 的；再不就是想把这特别的、特殊类型的联系、特殊类型的关系的异相存在，用相应的其他特殊范畴的概念表述出来，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同时，这是个虚假的问题；因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它是作为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关系、作为现实联系的特别类型而存在的，对它须要思索，即在“概念”中去形成它同别的形式和类型所特有的、独特和相对的对立现象。这一切并不排除特殊类型的联系，并在异相存在自身方面是这样的，譬如联想规律等等。

接着，拿表示所谓统计学规律的联系类型来说。例子一般都采用大数字规律，并带有抛“字儿”与“面儿”的例证图，“经验”的次数越多，即抛出的“字儿”（或“面儿”）越多越是接近抛出总数的一半（初学“概率论”的基础例证图）。阐述“统计学”规律，把它看作是某种经验外的，对真正实际没有任何关系，认为“纯粹数学”没有什么，它和地球生命没有一点关系，这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不用说数字概念等等了。不过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在“数字规律”背后有模压规范、形式对称的硬币。如果它的重心紊乱了，结果便也是另外的了。因此，在这里也逮住了现实联系的一定类型和特殊的类型；现代理论物理关于统计规律、关于宏观世界中“自然”规律的那些争论无不说明实际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里得出新型联系的问题。这又是一个例子，它证明着列宁的思想。

往下，再说辩证法的规律。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即已给辩证法的规律下了定义，它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比较一般的和比较包

① 起点。

罗万象的规律。在《自然辩证法》中，他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了出色的示范，作为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高级”方面进行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哲学工作方面都是这种方法的无与伦比的大师。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辩证的精神。无怪乎伊里奇^①有一警句，说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黑格尔，因此始终也不理解《资本论》。

那么什么是辩证法的规律？比如：一分为二，对立面互相渗透，否定之否定，由量变质等等。它们是偶然的规律吗？不。它们是协约论的吗？也不是。是统计学的？更不是。那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辩证的规律。是的，是辩证法的规律，是独特的、特殊的规律，是 *sui generis*^② 的规律，并且还是比较普遍的。

这还只是关于规律普遍类型的一个问题。不过，与此相关，我们还得提醒一下，我们说的是关于在质的方面不同类型物质的每一种运动的独特和特殊的规律，它们首先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然后是社会的等等。如我们所见，机械唯物主义的死板、局限和多多少少的呆头呆脑是由于它不理解尺度、突变、特殊质的范畴。因此，这里的上述不同类型还会因主体自身本性、物的内在特殊性质的特殊规律而增多。

可是，这时出现了愤慨的声音打断我们：这太过分了！鬼知道你扯到哪里去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多元论。打从那本因别尔托夫而享誉的书（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的发展》^③）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便一直自鸣得意，因为一元论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了。所有的规律被分解放置在搁架上了，每一个特殊格子，都彼此分隔开来，“特殊”背后的东西都被打烂和摧毁了——我们面前又是昔日的多元论洗衣槽！这可真是丢人的辩证法和丢人的向自己对立面的突变！

——啊！可怕呀，同志们！可怕到令人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

① 即列宁。

② 拉丁语：特殊的、独特的。

③ 普列汉诺夫著于 1895 年。

首先，不同质的客体彼此联系着，它们既是独特的、特殊的，同时又是与“其他”联系在一起，转换的。这里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在多样中统一。与此相适应，规律性在这里（如现实客体一样）也是由辩证法的规律联系在一起的。到头来辩证法的一切规律纠缠成一个必然的结，与之对立的偶然则是必然的形式本身。必然性是那“峰顶”范畴，它表明统一、表明一元。

一元论不是反映平坦的、陈腐的、静止的和舒适的统一，不是疏忽，而是多样的、分解的、矛盾的、不同对立而互相转换的因素的统一。这里并没有多元论的味道。但是这里也没有庸俗的芳香。

不过反对派在琢磨复仇。他们大叫大闹，我们已听到他们的声音：

——看你说的！其实你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你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尽相同，你认为“精神”是物质的异相存在！行行好，告诉我，难道这不是同一性哲学，即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好一个唯物主义。

这我们也能回答：

首先，尊敬的反对派，显然你们也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当然是“cum grano salis”^①）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一种斯宾诺莎主义（“eine Art des Spinozismus”）吧？至于什么是斯宾诺莎主义，那是尽人皆知的。

其次，说精神是物质的异相存在或者说物质是精神的异相存在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样，那么就可打比方，说黑格尔就不是客观的唯心主义者而是唯物主义者了；说谢林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唯物主义者了，等等。论据变成自己的反面。

再次，辩证唯物主义看事物是历史地看。我们在说、在承认、在强调、在把思维的物质来自无限物质之说放在首位的同时，也把这无限物质放在了首位，把它作为历史的和逻辑的（这里没有绝对的对立，也不可能！）*prius*^②。石头没有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地没有思想，作

① 拉丁语：加点盐、加点作料。在此意为加带俏皮、讥讽、嘲笑或批判，做些纠正、有一定的保留、小心翼翼。

② 较早，先前。

为行星的地球没有任何的“精神”、“大地神灵”、“世界之神”等等来做某种物质宇宙、自然或土地的异相存在。在地球上有思想的是人，再没有任何“精灵”编织哲学概念的蛛网。因此，唯心主义在极力反对目的论的终极概念和应得的自由时，唯物主义则死盯着严格必然的概念。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地方一般都看不到合理的东西和目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在他是要服从必然的严格概念：它占有完全特殊的地位，同时也是必然的表示。而在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他是世界的创造者。我们有意单独提出这个问题，并用单独的篇章来分析它，原因在于它现时在哲学界、科学界，尤其是生机论的生物学界里相当时髦。

第十八章

目的论

关于宇宙的组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这样写道：

我们应该研究，整体自然是怎样在自己的内部获得福祉^①与更佳的，它们在它那里是作为个别和独自存在的东西，还是作为制度，或是这二者兼有，如同我们在部队中所见的那样。因为部队中的福祉既在于统治它的秩序之中，同时也在于它的统帅，并且后者给部队的福祉比前者更多，因为不是有了秩序才有统帅，而是因为有了统帅才会有秩序。一切都是以一定的方式协调着，但是不是所有的协调都一样。譬如说，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的植物，它们可是彼此没有关系，而又在相互关系之中。因为一切都协调在一个系统之内，就像某个家庭里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自行其是，而是相反，大家所做的或大部分人所做的都是经过协调规定的了；奴隶和家畜（sic!^②）则不然，他们所做的没有普遍福祉的目的……因为任何物体的原则是他的自然属性……

为了加强自己的宇宙统帅即神的思想，伟大的哲学家、智者、马其

① 福祉——有的译为（亚里士多德的）善。有的译为（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幸福。

② 对！

顿王亚历山大的导师^①援引荷马的话说：

“多头领导从来都有害，还是要一个领导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立即揭示出理论结构的阶级社会内幕：在这种“观念”方式中反映出的“生产方式”确实是不可仿效的，确实是“经典”方式。这里的话题并不涉及亚里士多德哲学创作的全部丰富内容：那样看未免太庸俗、太简单了，岂不是在任何一个哲学思想的背后都去寻找某一个社会经济的或政治的范畴。他观察的是科学命题，他依据的是思想遗产。他亲自收集了大量的经验主义的资料。他亲自动手进行科学的、哲学的创作。不过，思维风格的一般方式反映时代的一般风格，反映它的军事奴隶占有制“精神”，而那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用马克思的话说，问题说的正是“认识方式”。

我们为什么捉住亚里士多德不放？因为所有的目的论哲学家和所有的目的论学者至今仍困守在我们下面要谈的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之中。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引出那一段？因为它是理解目的论概念的钥匙，不论是从逻辑方面，还是从社会历史方面都是如此。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将得到完全的证明。

按亚里士多德学说，要使物质存在，须要有“形式”发挥作用。形式在这里所意味的决不是物质的此种或彼种外形或实在的结构，而完全是与此不一样的，是积极的、发挥作用的起点。物质本身仅仅是可能性（δυναμεις），它要变成真实，只有处在积极起点时才具有现实（ενεργεια）的形式。这也就是隐德来希（εντελεχεια）自由地发挥作用，具有着自己的目的并实现着这个目的。隐德来希是纯粹的活动，活动来自自身。绝对的实体是“形式”（前述特殊意义上的）与物质的统一，如此才含有福祉、总体目的和神。因此，目的是每一事物中最美好的东西，是自然中最美好的东西。灵魂即隐德来希。“不是物质自己会动，是能人使然”。会动的是那愿望的物和思想家，而那物本身是不动的。这就是目的，是美好，是福祉。用这个观点理解自然就应该分辨两

^① 即亚里士多德。

个主要范畴：（1）目的（*causa finalis*，终极原因）和（2）必然性（*causa efficien*，外在的必然性）。目的的含义不是外在的目的，而是内在的、物所固有的、内在的企图，它也可能表现为没有思想的头脑。必然性仅是目的的外在、物质化的物的表现。

亚里士多德学说一般就是如此，它把一切细节都规定好了，特别是对活的物类，即有机物（在这方面它成了活力论的根据地，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过要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把自然的一切都看作是有机体的，即有生命的。

如此这般，宇宙规范——是从微观世界转为宏观世界、转为“一切”的奴隶制规范的模塑品。为首的是位能人、有目的的能人，它的体现在“循规蹈矩”之中，每件物中“好”的（或“非常好”或“福祉”）是目的，同时也可以说是隐德来希的分子，可以说是作为世界的活动“形式”的普遍隐德来希以及它的运动起点；物质和物仅是植在其中、为其内在目的、按其规范展开来的；这后者就是发展的力量，它的外在表现便是必然性。因此，重点是“*causa finalis*”，它完全服从于“*causa efficien*”。

不管这个“体系”如何加工、如何精雕细刻它的思维，它的神人同形说，准确说来是它的带有绝对是万物有灵论的根的社会形态说便很清楚了，如同明摆在手掌心上。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没有找到足够的话语来表达他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这一方面的惊叹（应该说，这一学说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天主教承亚里士多德的基础，因此他才被尊奉为耶稣教的圣徒，托马斯·阿奎那也屡次从这位著名希腊人的神学目的论的泉眼里取水饮用）。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同外在的目的概念进行过斗争，但是在内在目的论的背后有座大山，表现为“神的智慧”：“作为自然内在物的目的的概念的是它们的简单固定性，譬如植物的胚胎在后来的树上所发现的一切现实可能性中即早已存在，因而这个胚胎的合理作用仅在于力图保护自我。亚里士多德在自然中了解到这个目的的概念，他把这种有目的的作用称之为物的本性。因此，真正的目的论的概念——这种概

念是最高级的（sic!^①）——是自然在其独特的活动中是自由的。”^② 外在的目的论（粗暴的、显然是破坏了自己的威信和臭名远扬的“上帝行当”，即全部目的论：对于黑格尔是“创造出羊群，为的是剪毛”，对于歌德是长出黄檗树，为的是做瓶塞，对于海涅是小羊羔和其他东西，为的是烧汤，以及其他挖苦嘲弄，都明显地说明了“外在目的论”的不可能性）在这里被认为是与真情不符的。真正的、内在的目的论相反被黑格尔认作是自然的最高级认识。

思想的社会起源完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不必再讲多余的话。但是，从逻辑上说，目的论者们的概念的依据是什么？被“吹捧”、夸大、变为实际、把妄想的联系当作真正的联系的是哪条线、哪条界、哪个真正关系的性质？

得出这种概念的“材料”是：世界的总体结构、“规范”、规律，表现为生物种类相对适应性的普遍的客观规律（比较夺目的形态学的适合性、色彩的适合性等等）；有机自然中的一般客观规律和明显的合理性；有时是惊人的合理表现的动物本能；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人为实现其目的依靠智能活动。

我们先来谈生物的适应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有一段精彩议论，那是亚里士多德同预料到会出现达尔文理论的恩培多克勒的伟大预见进行争论。不可理解，然而事实。

亚里士多德说：非时之雨毁坏庄稼，这是对庄稼的自然现象，这里的联系是外在的，是偶然的意外，但这里也有物的必然联系，外在的必然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往下说道，“那又是什么妨碍我们去接受那些作为某个部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譬如说是动物的某个部分吧，或许它们的本性，也是这样偶然的呢？举个例子——门齿锐利，用于噬咬，臼齿相反是宽的，利于咀嚼食物，这都是出于纯偶然，而不是

① 对！

② 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9页。

出于必然，不是专门为此目的而长的。对于身体其他各部分也是如此，其中，我们觉得目的性是明摆着的，所以那个活的实质偶然形成的东西成了有目的的东西，尽管这个有一定目的的装备最初是因外在必然性而偶然生成的，也才能留存下来。”^①

往下，亚里士多德说这个异议属于恩培多克勒，是他强调说最初在世界上居住的是些怪物，不过这些怪物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它们不能适应。^②

恩培多克勒怎样反驳亚里士多德的呢？

亚里士多德怎样讨得资产阶级的喜欢，黑格尔又是怎样帮助奴隶主亚里士多德的？

同恩培多克勒的论战，双方使用的辞藻都很华丽、很笼统，同时又极可怜。除了对经验论的“纯粹概念”说上些傲慢自大的话外没有别的！

黑格尔挖苦“起源”（Hervorgehen）这个用语，称它……“发育”得毫无意义，并且使用无意义这个词还有双重用意，用来抬高关于“目的”的“思想”！这种谩骂的抨击显然太幼稚了，因为“无意义”用在本应有意义时却没有意义了，而当用在并不处在意思范畴的氛围里时，一点儿也无损害。谩骂的根据在 *petitio principii*^③。亚里士多德的异议是什么呢？

“所以称为本性，是由于当某物生成时，它即已在开始时存在，这就是内在的普遍性和自我实现的目的性，所以因与行是同一的，因为所有个别部分都和这唯一目的有关系。”“相反，谁若是认为上述是偶然形成的，便是消灭本性和随本性的存在而生成的东西，因为（sic!）有本性才有某种起点，通过它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达到自己的目的。”^④

黑格尔欣喜若狂。这里“全是真实的、深刻的活的概念！”好极

① 布哈林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亚里士多德章节（《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259—260页）。

② 《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260页。

③ 拉丁语：从逻辑上说，论证的错误在于用了未经证实的前提；未经证实的结论。

④ 《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260页。

了，高！等等。但是这里哪有一点儿是证明的影子？有的只是命令，只是对“部队”的文告，只是以见证的面目出现的、不断在满篇里重复的一个结论而已。

黑格尔在评论亚里士多德中提出如下的想法^①：

“在两个因素：机械哲学和神学物理学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性已经不复存在了。神学物理学提出一个世外智力的思想，把它作为普遍的因，即同样以独特方式诉求外在；机械哲学给‘基底以压力、推动力、化学对比关系、力和一般永远是外在的关系；当然，对本性来说，它们是内在的，但是（请注意！）它们不是出自物体的本性，而是外来的添头，犹如在水中加颜色’。”接着——便是吹捧康德的目的的本身有生气。

在这里，世外的神和世外的物质（完全是嘲笑唯物主义和外在真实的我们的那些经验批判主义家们的“神圣物质”。在历史上总会有重复！）等量齐观了。实际上黑格尔还是没有论证，而只是在称天平，深化自己关于本性的表象，直至宣称他的本性关系是什么异己关系，类似吊在水中的染色物质的微分子！如果他们的关系是异己的，那么他们又是谁的呢？是从哪一个世界里租赁来的？如果他们的精神和本性都是异己的，那么从黑格尔哲学自身的视角看，他们是什么呢？对此没有答案。

因此，力图丢弃真正本性，导致（不错，是黑格尔定下的无“目的”）明显的“无意义的发育”。

还是来谈问题的实质吧。从合乎目的意义来说，形式与外在介质相对地适应是事实。问题不在于要去否定这个事实，而在于揭示出它的真实内容，来看大自然中的普遍辩证的联系。

恩培多克勒完全正确地观察了这个问题。偶然的（现今有人说）突变经过选择之后，那些有用突变的个别形式得到更多的存活机会，不适应的消亡了。经过筛选，比较适应的保留下来，连成一条链——成为

^① 详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第261页。

一幅合乎目的的图景。

可什么是合乎目的性？不论怎么解释突变（用拉马克学说或是其他什么说法，诸如用不同“基因”杂交出的产品），这里是没有事先的目的的；合乎目的性的系列是选择的结果，是反方千百万颗怪脑壳“不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即庞大数量不适应者的灭亡。合乎目的性本身在这里是 *post factum*^①，而不是作为游动的目的。它可以说是必然性的副产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从这方面说，才有它一席之地。换句话说，合乎目的性是必然性成分。这一点，不论是亚里士多德，不论是黑格尔，不论是丹尼列夫斯基之流的我们俄国自家产的反达尔文分子，也不论是以德里希（Hans Driesch）^② 为首的当代活力论分子都不懂。如此这般，所有目的论的概念都垮台了。不过，它也可以从另一端垮台。说实在的，老虎的合乎目的的牙齿，它的外在表现是老虎的“福祉”和隐德来希，而对“另外的动物”，譬如说扁角鹿则是反面的。对扁角鹿来说，“食草”牙齿是噬草的“福祉”，而从草的角度来看则是反面的；从扁角鹿对老虎的关系角度看是反面的，而从老虎对扁角鹿的关系角度看是正面的。那么普遍的隐德来希的“福祉”是什么呢？是草、是扁角鹿、是老虎或这样或那样为人所消费？难道这就是“最高目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安全不过地又回到被大家所嘲笑的“理论”上来，那就是黄檗木的存在为的是用来做瓶塞，小羊羔——吃肉和烧汤，绵羊——剪毛，沙拉——配热菜吃。我们从彼个幼稚市侩般愚蠢的概念出发安然地从另一端又回到原处，转了一个圈子，而“内在的”目的论揭开它的内在性质并发现自己的实质。而这实质仅是目的论草率的和草率目的论的精细方案，是“天工巧将”也就是神为人类所设下的一切，尽管行动起来时常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这方面已经有德尔图良^③的“*credo quia ab-*

① 后来的事。

② 德里希（Hans Driesch）（1867—194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物学家、新活力论者。

③ 德尔图良（约160—约220）——基督教神学家、作家，强调圣经启示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发展了独特的神秘唯心主义，认为鬼神都是特种的实体。

surdum”^①……我们在黑格尔那里也看到草率目的论的“传动”，他忘记自己的嘲讽，举例如说植物是：“植物是从属生物，它的用途是为你的机体服务，是备它消费的……”（《自然哲学》）^②

本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以动物之所能，保证能保留形态和个体（自我保护本能、性本能、护崽本能等等）去从事合乎目的的行动；天生的和无意识的、单一的和强大的因素客观生理地呈现在眼前，它们似乎是无条件的反射，而在心理上大概会呈现出模糊的欲望、无意识的或意识模糊的牵引力。在这里已经有了向日的过渡，δυναμετ^③目的是为了亚里士多德高兴。但它同时也是必然性的成分，我们前面的那些看法在这里也完全是合理的。

有思想的人的欲望本能转化为目的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站，此点我们可以不必谈了。在这里创造新的质，是真正意义的目的，是事先预定好并要其实现的。主体出现了，一个明智的主体、有目的的主体。这是某种新的东西，这里是个飞跃，虽然一般来说它是在先前发展中做了准备，间断与不间断地明显一致的。但，这是特殊的、旁系的话题，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很重要。这里确实有目的，*stricto sensu*^④目的，和合乎目的的活动。有个有名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举出过的，他拿设计师与蜜蜂做比较。设计师事先有计划、图纸，这些是决定他的行动的目的，蜜蜂则没有这些，它在无意识地建设。

人的本性是一分为二的：历史形成的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立的。客体转化为物质、为去要认识的和实际掌握的物体。不过人是矛盾的、辩证矛盾的，他在同一时刻里也是阿芬那留斯所说的“反因素”，即同本性对立的主体和不能从这个辩证的、一切生来的万能联系中挣脱出去的这个本性的一部分。当黑格尔引入自己的三项划分——机械论、化学论、目的论时，他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的语言（列宁建议如果唯物主义地来

① 荒谬的信仰。

② 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37页。

③ 可能的。

④ 严格的意义上的。

解读的话)说出了历史的发展阶段,说出了真正的发展。不过唯心主义哲学在这里搞了这样一个动作,他把本性必然的历史发展结果的范畴变为初始即已存在的范畴,并把它万能化,然后这似乎是一开始便是万能化的因素画一个巨大的圈又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这个戏法实际上并不复杂,但是必须在它的“发展”中去理解它,并要符合它的“本性”,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但是,由此肯定得出的是只有和辩证法决裂,和“目的论”(或者按黑格尔在别的著作中说的“有机化学”)从必然的历史本性的上下文中脱离、反辩证法地脱离出来,才能导致使目的回到原始“形式”,即一切起源中合理活动的起点。实际上,人作为生物个体和社会历史个体,同时也是有目的的主体,是本性必然链条上的一个环。目的是这个必然的因素,尽管它已经不是比喻,不是目的的胚芽,不是 δυναμετ^①,而是真正的目的, ευσργετχ^②目的。黑格尔对此的理解有时也会冒出来,譬如当他说人的目的来自本性并服从于它。

因此,真正的目的确定、目的论历历在目了。这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目的论本身是历史产生的必然因素。目的——是(地球上的)人的目的。根本不能把它作为普遍的隐德来投射到地球上、宇宙中。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地球上的联系说大地有目的,那是人世间的目的、人的目的,是大地的、自然的产物,而不是超人的行星的目的,不是它放射出的部分似乎被人获得。辩证唯物主义不把人解释为机器,不否定他的特殊的质;和不否定他的智力一样,也不否定他的目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把这些特殊的质看作是人的本性必须的目的环上的一节,看作是矛盾的二位一体,看作是本性和部分本性的对抗体,既把它看作是主体,也把它看作是客体,而把特殊的目的论原则看作是必然原则的因素。这样就符合物和过程的真正联系了,而那妄想的联系应该毫不怜悯地把它彻底毁掉。总的来说,目的论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① 可能的。

② 现实的。

第十九章

自由和必然

那臭名远扬的“意志自由”以及必然的问题，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在一开始，我们即已指出过，无原因的自由、无定论的自由、“纯粹自由”是属于自己的自由，它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同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一样的荒谬的空洞抽象。因此，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它才和神与不朽的灵魂套在一起，作为理性批判的假定。在这种“纯粹自由”的独立存在和幻觉之中的，便是康德主义的追随者们教训人的道德和“道德文化”的胡诌八扯的中心。

这次，关于必然也还得先做些提醒。亚里士多德已经把必然性的几个概念作过区分，那就是他曾指出过“必然性”有三：

(1) 表示强迫、“逆流而进”；(2) “少它即无福祉”；(3) “绝对的生存，不可不如此生存”。

这是极为重要的区别。因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大部分是人间链条上的思想家！）为了“自由意志”起来造反，一般诉求感情自由、能感觉意识自由行动，这感觉是他无原因和无确定性的证明，是他的我自干净和独立自主的证明！所以列宁在《大逻辑》（《逻辑学》第2节）

的批注中分析实践问题时写道：

“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定。”^①

下面又说：

“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识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以为他的目的是在世界之外得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②

这和斯宾诺莎在他的著名《伦理学》^③中所说“more geometrico”^④完全一样，千方百计对反对广为传播的观点，似乎“人有无限力量，除自己外不受任何人支配”。斯宾诺莎天才地抓住这主要一点，抓住“自身”这抽象的、空洞的“纯粹自由”，即不在任何关系之中。事实上这是个神话，虽然自由行动的感觉可以是完全自由的感觉：“小孩子在想，他可以自由地得到他喝的奶；当生气时，他想可以自由地报复；当害怕时，他想可以自由地跑开……”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处处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之三。我们现在要谈的也只是这个必然性，我们要说构成主要的物、构成所有问题的中心的也正是它，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强迫”。因此，否定“自由意志”和承认必然性完全等同于捆住人的手脚。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和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概括不了它。因为哲学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意志和世间的矛盾，当后者像赫库兰尼姆的火山灰^⑤一样掩埋你，或当它做一些你的愿望所达不到的事，或当它限制它们的时候，从与其他人不相关和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哲学问题的中心是否在于自由的行动是自由的，或者它在自然必然性的链条里表现为主观的自由。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它的答案是在这个自由里有必然性。小孩子自由地想喝奶，在他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58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59页。

③《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1677年版。

④几何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全名为《几何伦理学》，该书是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方式来书写的，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式，从中产生命题。

⑤赫库兰尼姆——古罗马城市，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时被毁。

心向中出现了自然的规律。在强烈的性本能中表现出自然的规律性。在满足饥饿渴望的自由企图中表现出自然的规律，等等。这里的自然规律是主体自己的本性，是在他自己的意志行动中所发现的，这的确是他的自己的主体的意志，是他的主体的本性的表现。但是，由于他自己在本性之外便什么也不是，只是抽象、幻觉。由于他自己是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他的本性规律是自然的规律。唯心主义者的“意志自由”不仅是外在世界的自由，也是本性的自由，“主体自身的真正自由”。换句话说，这里不仅是把被隔离的主体的自由抽象化了，不仅是把他的意识抽象化了，同时也把他的意识的一部分绝对化了，再在自身中周转。和唯心主义哲学在分析认识过程时运用唯智论方面的万能化抽象一样，把它“自在化”，随心所欲地，即从意识的另一方面施行同样野蛮反辩证法手术。不难理解，为什么叔本华在这之后解释说“世界犹如自由和表象”！

哦，请愚蠢的人（聪明人会理解！）原谅我们。不过已故科学院士巴甫洛夫的狗把科学的钥匙——绝佳的钥匙送到了问题的面前。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里进行的几十年非常严谨的实验显示并解释了反射过程的形成和从客观生物方面的行为反应说明它们的链条，与外界刺激相联系的意志行为。巴甫洛夫在他的晚期工作时转向人，这位科学家以其特有的严谨、细致的工作方法从事研究，在他言简意赅的著作中每一个字都是无数实际材料的沉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极其鲜明的人类行为的客观规律，或“正常”或“病态”。如同达尔文在合乎目的的生活种类中发现自然规律，即必然性一样，巴甫洛夫发现了本性的规律性，即个性生活中的必然性；生物学在这里得到生理学应有的补充。在这里意志坚毅行动的生理神经基质被确认是在同环境的联系与中介中。同时也发现了作为本性普遍规律因素的它的异相存在的本性。

狂妄自大的蠢人们尽可以窃笑狗变成了“本性的王”，就像当年的凡夫俗子和虔诚的善男信女嘲笑达尔文学说的“猴子”一样。不过他们本来就是败类一群，专门来嘲笑人类智慧的伟大发现，这智慧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没有的，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说什么要为荣誉和智慧的尊

严“鸣不平”。其实，这也就是历史的一般讽刺！……

如此，个别行为的目的论，即合理的有目的的行为，即意志的行动也在必然性的链条之中，换句话说被科学地解释清楚了。

关于社会人的社会行为问题有它自己独特的特殊方面，就是用我们分析的“自由意志”问题的观点来看，它同时又历史地成为某些方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写道：

（历史上）“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Absicht），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愿望（das Gewollte）却很少实现；多数情况下在无数预期目的（gewollte Zwecke）的斗争（widerstreiten sich）中相互交叉和冲突……如此乃导致历史舞台上出现与统治无意识的自然界完全一致的情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这些如实行动的结果却不符合愿望，或者由于它们看来是想符合愿望目的，但得出的却完全是另外的结果，与愿相违……”，“人类书写自己的历史，不管这个历史流向如何，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有意识设定的目的”，这些不同方向愿望行为的结果和它们对外在世界的各种影响便是历史……，“但是……行动在历史中的无数个别意志多半得到与他们想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往往是相反的结果……”^①

这里漂亮地把冯特称之为目的错位规律包括在内了。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虽然是毗连的。目的在这里是确定了的，它们产生自一定的情况，不过恩格斯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它们或实现或局限或于其结果直接导向对立面。周期发作的资本主义危机可以作为例子。这些危机是经济周期因素的实质，即一定规律的社会性质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之一，即社会必然性的范畴。但是，作为个别意志来说，这里的社会必然性已经是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之一，

^①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341—342页）

即那“逆流而进”了。换句话说，如果从社会角度来看，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运动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之三来说，便会出现那同一个必然性（对于个别主体来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之一）。无政府主义的、分散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是盲目的，它的规律是自发的，它不是有统一意志的完整主体，它不是“目的一致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它不提出、不“认定”任何目的，它是没有主体的主体，是特殊的、一定历史的社会类型。原有的社会类型实际上有时也有相当发达的商品流转、高利贷“资本”等等因素，在另一方面则充满阶级的、族群的、民族的、埠际的等等斗争和战争的噪音。在这些社会中，严酷的原质^①形成了诸如劫教、命运、莫依拉^②、阿南克斯（*τμεχξμεσηαναγη*，赫拉克勒斯的定数的、强制的命运力量）诸神。卓越的希腊《厄运悲剧》是这歼灭性的社会自然力的艺术诗意的反映。垂死的资本主义以其思想家们为代表推出命运之神作为“科学”范畴。“*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西方的没落》）借助施宾格勒的手，使命运思想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诡辩荒谬地与无拘束的主义论相结合的主要原则。

但是，*rivenons a nos moutons*^③。众所周知，恩格斯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归结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无聊批评家们说，唯心主义者认为，用“自由意志”观点来看，这个过渡未免来得迟了。不过，这是荒谬的反驳。恩格斯同时也说，人类真正的历史从社会主义开始，此前都是史前史。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不用历史观点来看待此前的社会和自然界。《自然辩证法》阐述“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说得非常清楚。那赫赫有名的“飞跃”也同样说得很清楚。这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意思是社会和个人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之一中解放出来，消灭掉冯特的“目的错位”。但这决不

① 原质——古代自然哲学中指原初物质，自然界的基本原素。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水、火、木、金、土；古希腊哲学中的土、水、空气、火，尔后的以太。

② 莫依拉——命运女神。

③ 法语：且回到我们的话题来。

意味是消灭必然性之三，不意味是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王国跃入唯心主义王国，是唯意志论。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无主体社会变为主体，盲目的必然性不再是盲目的，不认识的变成认识的，无目的变成自己的反面，无理智的社会变成理智社会。说来，由此得来斯大林的著名公式：“计划，这是我们”。“我们”——即是有组织的社会、计划的社会，把单个意志合理地协同一致为一个整体，把个人意志的总体以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出来。这里，社会的必然性在社会的目的中直接表现出来。计划同时也是已认识的必要性和立即去实现的行动指令。这是必然性和目的之间的全新的关系。

如此，社会主义不再有反个人意志的自发性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不过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一处有趣的注解，说真正的自由王国要从物质劳动的另一边，从共产主义生产力之强大运作和社会财富之巨大增长不再需要特别关心时才开始。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到那时不再吃喝，过着天使般的生活，而只是说明生产力的发展足以保证自动满足社会供给。那时，劳作与创作混合于一。强迫劳动的残余完全消失了，尽管这强迫性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自由的创作——从事发明、科学、艺术、与大自然直接打交道——的比重将大大加强。这就是从为维持生活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尽管这话又是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必须吃、必须喝说明这是天生的必然，首先表现为通过生产环节的社会必需。如此，社会必需是复杂化的天生必然的实质，是必然性的新形式，它否定天生的必然并同时又肯定它（这也就是新的辩证法）。到发达的共产主义时，那些作为在前景的直接社会目的便会自动化。这并不是说生产消失了，生产不必要了，不再是生活的基础或是客观决定社会生活的因素。这里运动的辩证法是生产发展的最高形式，它标志定向（目的）转为别的。因此，这里是更上一个台阶的自由，只不过是假定的，这我们已经说过。这根本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理解的“跃入”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向另一个目的定向体系过渡是由历史决定的，是社会合乎规律的时机，同时它也是自然在历史发展中

的时刻。

把“意志不自由”的学说同宿命论相混合是荒谬的。任何宿命论的理论不管人们做什么都要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来，人的创造和人的意志便从未来事件的积极组成部分的链条里被剔除掉了，而那是他们事先做了对比的。这个思想倒错的物质基础植根于人类史前的自发势力。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它的科学社会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看法，意志是积极因素，历史必然性通过意志（根据社会的历史类型用不同方法，有时与它相符，有时不符）为自己铺平道路。

自由的多义概念也符合必然性的多义概念。不过我们不在这里谈这些问题了。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心问题，因为它和争论——“必然性一目的论”有着紧密联系。Sapient sat.^①

① 对聪明的人不必多言。

第二十章

有机体

在某些方面我们走得有些远了，不得不再一次返回来谈谈活的物质、谈谈有关有机体的问题。

从前文中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古老、千年的对立不仅表现为物质的主要作用和精神的主要作用之间的对立，同时（相应地）也表现在必然性的主要作用和目的的主要作用之间的对立。第二个对立全部出自于第一个。因为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所说：“必然存在于物质中，而目的则在基础之中。”（亚里士多德说的 $\lambda\omicron\eta\omega$ ，即理性，在理性、精神中）“因此，很清楚，自然物中的必然性是物质和它的运动。二者都应该被认作是起点，不过目的是站得高于它们的起点。”这是唯心主义（得立即指出，亚里士多德有许多唯物主义之处，他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我们在本章选用的是当代唯心主义者引为依据的地方）。实际上康德也是这个立场，他把有机体的作用解释为内在合理性。

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整体概念，他强调整体的主要目的在部分之上，完全正确地抗议反对把整体看作是一般的部分总和。黑格尔沿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传统，但是他特别赞叹的恰是他的唯心主义，它的特殊方面正是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德来希的学说。

“精神是实体，是物质的有机体形式”，是给予生命的积极起点，

是“隐德来希”。这个学说被德里希全盘接受，认为无机世界适用是因果规律的原则，而对有机世界适用划分、整理（Gliederung, Ordnung）、隐德来希它使活的活起来、是唯灵论的基础、生命力、整个有机世界的特点。心理拉马克主义者弗朗塞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确实能看到植物在其精神活动中的适应原因。”这就是 *vie vitas*^①、隐德来希、作为精神起点特殊目的的有机体的“灵魂”；它们在内里指挥有机体的一切发展并从自然的必然性链条中把一切必然性抛出去，这就是宿命论概念的“关键”所在。其余的，凡不与这个必然的逻辑联系相关的，对一般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没有特殊性，对宿命论尤其如此。

因为，譬如说，整体思想，难道能让唯心主义把它垄断起来吗？绝对不可以！不论什么形式也不可以！马克思在反对唯理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反对思想“整体化”（*der Totalitat*）时强调过这点。但与把一切“Totalitäten”都抛到一堆的当代的整体化崇拜者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并理解有“整体化”思想的人，他们类型不一样，犹如说“社会和大象不是一样的东西”（“有机学派”，如今是施潘同伙一类的法西斯理论家的说法）。

整体的思想表明客观实际，这在我们分析理性思维问题时已经涉及过。不过，在这整体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是部分的数学总和，不是机械的合并，更不是部分的联合体，但是每一个与整体、有机的整体分割开的部分，都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会消亡。我们说通常，是因为最新的实验科学得出并证明从有机体中分离出去的部分会与另外一个有机体“长”到一起（所有称之为“移植”的实验都确实得出奇妙的结果），有时甚至不是同类的或长期生活在某种非自然环境之中的（卡勒尔、布留霍年科和其他人的实验）。性的秘密或许导向有机体的内部并起到作为它的部分作用，从其中分离出的“部分”与女性的部分一道形成一个新整体；软体虫可以分割成段，各段也都活着！等等。不过，当然了，和身体没有联系的手臂已经不是手臂。如此，我们

① 活力，生命力，活力论者臆造的用来解释生命过程的一种存在于生物机体内的超物质的力量。

绝无意对与部分思想有辩证关系的整体思想做任何让步。

或许，Gliederung 是活力论的划时代发现？完全不是。对部分有机体进行形态学和机械配位已有多年历史。如果不算古代的“液体”，我们在新时代从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蒂莱尔父子那里也找得到配位的法则。居维叶把出土的骨架一块块地配位复原。达尔文发展了这法则，后话也无须再说。活力论的“功劳”是很负面的，它的“功劳”仅在于用隐德来希来配位，把配位作为超感觉的神秘力量，作为内在的“自在目的”、作为必然性之外的生命活动力，他绝对地把有机体的部分配位放在了自然的必然性的对立面，把这个配位与隐德来希的“最高”原则有目的地联系在一起。

或许，指出有机体的特殊性是活力论的功劳，是它——活力论的特别之处？也不是。黑格尔特别喜欢这话题，用各种调门来证明在有机体中，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不再是当初的。

在《自然哲学》中，我们读道：“我们可以……通过化学方法观察，甚至用化学方法分离出活体的个别部分。同时过程本身不能认为是化学方法的，因为化学方法只能用在死体上，有机物构成的过程从来都简化化学性能。生活中的间接表现和气象学过程一样，可以深刻观察、揭示，可是再现这种间接表现不可能。”^①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

“在这直接过渡、在这转变中，任何化学和任何力学都要遭到覆灭，在这里他们将找到自己的临界线，因为只有从这些现有的已经具备外在同样的因素上才能了解物象……不管他们使出什么招数也无法经验主义地用化学和力学观察到从饮食方式到血液的变化。”^②

不过，在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譬如：植物在光中吸取二氧化碳，然后把它分解为碳和氧，分出的氧是空气中真正的氧。这就是不管你怎么说，它也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化学过程。动物呼吸时吸进空气中的氧，吐出二氧化碳，这又是典型的化

①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88页。

②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92页。

学过程。有机化学通过合成方法制造有机物质。这是科学的伟大成就。

化学过程在有机体之中是否和在其外是一样的呢？这是个事实的问题。大概不一样，它们进入另一种类型的联系中，并与其特殊条件相适应，转入其中。有机物是特殊的。正因此，恩格斯才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一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①“如果化学能造出这蛋白，那么化学过程便超出了自己的范围”^②，即从化学转为生物学。这能证明什么呢？隐德来希吗？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合成过活体有机体的这个事实不难解释：活的物质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也决不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中形成。平衡这些因素相当的困难。但这也不是隐德来希的证明。因为，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生命是有机物质的特殊属性，也和感觉一样是不对的呢？

黑格尔回答了这个问题。绝妙！不妨听一听！他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亚里士多德的话，表示拥护（实际上这是他黑格尔的论点），他说：“如果我们认为身体和精神一致，犹如各部分组成的家，或者（可惜不一样！）像物同它的各种性质、主体和特征及其他等等一样，那么这就是唯物主义（哦，可怕呀！哦，上帝!!），因为在这里不论是灵魂还是肉体都被看作是物（你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这种同一性的看法是肤浅（当然!）、空洞的（那还用说！作者），对此我们无权（哦，天哪，受难了！）说什么，因为（且听，听!）形式和内容在存在关系上不具有同样的高贵价值；我们应该把真正高贵价值的同一性理解为隐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600页。

②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式，即所谓原生质的形式，——这种确定形式（更正确地说）不确定形式，就是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其他一切形式的蛋白质（于是就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一种形式的原生质），那么辩证法的转化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地被证实了。到那时为止，事情还停留在想法上，或者说还停留在假说上。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像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一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600页）

来希。”

够了！连“灵魂也是因，像目的”！没有什么可说的，解释得妙极了！先是在神人同形同性说或者更确切说是在类似宇宙图景的社会麻醉的粗糙基础上，在柱基之上竖起抽象的目的，然后向所有的圣者为它祈福，因为只有它才是“高贵价值”，而它之所以是“高贵价值”只因为像世界上的隐德来希一样高高在上获得最高目的。这些唯心主义的骗人把戏，岂有一丝可信之处？

可以把问题掉个头，换个说法，从另一头来看。活体的本性是触摸，而特殊的活体则是思考，这一点不容置疑（植物是“低级”形式的感觉，具体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说明很多的一种假设）。请您垂青，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机体的这种特性需要作为特殊的力来解释，把它看作是积极的隐德来希，认为它是 prius^①，并且说这 prius 存在于自然必然性之外，活动于另外的维之中、目的维之中，而且自然的必然性服从于它，而不是相反？

对黑格尔有代表性的是，他全力反对形而上的“力量”和类似莫里哀的“梦是安眠力量”类型的叠语般解释。在这方面黑格尔是对的，他反对“声素”、“热素”、“燃素”、“液体”等等。当他引入毫无根据的神秘的“至高无上”力量、vis vitalis^②、应该解释一切而又什么也解释不了的“生命的力量”时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下面我们再换一个方式来谈。不错，我们还不能用无机物质造有机体，虽然沃勒曾在 19 世纪初用合成方法得出尿素。不过我们可以改变有机体，引入新的种，给现有有机体新的条件反射（譬如训兽）等等。当我们改变自然界无限物质时利用的是本性的必然性，依靠它，利用自然法则，迫使自然为自己服务。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请告诉我们，当我们“训练”猴子或兔子、狗或猪的时候，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当我们让海狮顶球或是让猴子骑自行车时不也这样吗？米丘林培育新品种的苹果和梨子时不也是如此吗？李森科的改变植物生长期不这样？培

① 较早，先前。

② 生命力，活力。

育新品种牲畜不这样？难道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不是启动已知的自然规律，因而起“作用”，说明它们是有机体发展规律的实质，是它们的有机体与其他因素相互关系规律的实质吗？

对此，人家可能会立即反驳，说：请原谅，可是活力论、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灵魂”、“隐德来希”、“目的”一点也没有反对过，也不反对外在的必然性。他（它）们只是说外在必然性是内里的、内在的目的合理性的表现形式，它是最高的起点。

好人们哪，你们害死人了！到底把人给害死了！

不过，隐德来希吓人，而必然性是慈悲的。

事实上，难道这些理由救得了可怜的活力论者们吗？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所举的这个声名狼藉的那些主要作用的例子，把它们掖到哪里去呢？人类手中的工具是什么？自然的因素、自然的规律。“借助”它们，即在一定自然因素的作用下获得原来有机体里内在所没有的另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变性作用产出的约克肥猪甚至失去了移动功能，它又有什么“福祉”、“目的”？在自然作用面前隐德来希的主要作用到哪里去了？“隐德来希”自身（在这里指形态语文学过程的心理方面，譬如说新的条件反射）根本变了。这就是说“主要作用”下命令，要活得长久些。

但是，不肯罢休的批评家们哄起来了。他们叫喊：是你们引来另外的隐德来希、人的隐德来希，他的智慧、他的目的，因而才有这样的结果！你只是用比较高级形式的隐德来希证明了隐德来希的主要作用、人的形态……

这反驳没有力量。因为，而今在我们讨论的干预问题，人为与非人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智慧”与作用客体之“间”有一些自然因素。人通过它们行动。他只是用一定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它们在他的肉体、ergo^①也在他的“隐德来希”中形成有机体的新的质和性能。

因此，这反对也不能成立。自然必然性在这里也是大获全胜的。

所有的活力论概念，都和内在目的论一样最终得出目的论的大概其

① 因而。

公式，同目的论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最高福祉和最高目的转变为宇宙统帅，即在宇宙间维持“秩序”的宇宙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神。这个福祉的小部分，这个普遍善德的原子、分子按圣秩制度和军阶制度成长为隐德来希有机体（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形态”做比较）。因此，“凡生灵皆上帝所赐！”“因而称之为‘至高’、‘至上’、‘至敬’、‘至美’等等，与之相比，我们的罪恶物质的范畴便属于二流、低等、不相配、不像话、肮脏、罪恶的了。神学—哲学界的这些思想时不时地广为扩散，如今在法西斯理论家当中毫不足奇地扎下了根。

目的——目的的主要作用——纯粹的唯一意志，是“宗教”和隐德来希起主要作用。神秘主义地看世界，是理智与合理认识的倒退。Staatsbiologie^①成了一门主要科学。神秘主义的“流血的呼声”和一般的“有机世界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 Gliederung 程序成为宇宙的结构原则。

以毫不新奇的形式表现出的希特勒的真理标准犹如直接同宇宙隐德来希结合的有机体（埃及的法老们在几千年以前是这样干的！），它用生产手段对“老百姓”进行“精神控制”（资本家留下物质手段——没什么，只要“精神”在就行！），还有其他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些退化景象，一方面虽然走向死亡但还在绝望地挑拨流血并企图用相当的物质手段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沉溺在虚幻迷信之中，不顾现实在内心深处藏匿着古代绝望的老话：

实乃徒劳！生如梦，世间万物，变化何苦。

或者，像“传道书”中所说：

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②

徒劳无益，全是徒劳。

先生、太太，你们走的是这条路。

① 国家生物学。

② 《旧约·传道书》（1：2）中一句话，意为空即是空，一切都是虚空，喜乐福祉亦属虚空。

第二十一章

现代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

物理学的危机，以及有将近百年历史的整个自然科学理论，在统治阶级思想定向潜在变化之际，呼唤过去的改变社会物质关系的唯心主义反射，它们的特殊形式是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①。这个组合词是荒谬的。但是在荒谬之中仅仅反映出这个过去和现在都是思想反常因素的“高低”或“级别”。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中心就是外在世界的实际问题。因为那时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广泛传播，在自然科学界，以物理学为首，占上风的理论实际上是消灭世界的基础——物质。“物质消失了，只剩下方程式”。物理学对原子的看法，仅把它当作“模型”、“符号”、“象征”和把对经验的唯心主义理解的要素当作“手段”，而实际上毫不相干地挖苦物质和原子的实际，则是他们的好风度象征。在法伊欣格尔的哲学著作（“*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②中，理论物理学的全部主要概念，诸如物质、质量、原子等等都被说成是虚构的、思维的人工手段，仅此而已。唯我主义的倾向在为自己开路。

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以新的形式，穿上“准确科学”的

^① 物理学唯心主义——一种唯心主义流派，它否定物理学知识的客观性质，并宣称唯物主义已“失败”。

^② 法伊欣格尔：《虚构哲学》，1877年著，1911年出版。

时装复活了。在这个过程中恩斯特·马赫扮演着出色的角色，他是个比较有天分的人，熟知物理学、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于是，列宁站出来“反潮流”，这个潮流可是卷进去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经验批判理论的“严格实验”之说把他们深深迷住（关于这个“似是而非”，我们实际上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列宁这本著作问世后，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呢？世纪之初物理学理论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怎么样了？客观地说，在这场争论中谁是正确的呢？

不管说什么，不管扯什么，不管做什么样的保留，一个主要的事实是：原子理论得到了辉煌的承认，原子的事实被证明，各种不同原子被登记下来，对它们的认识深入到结构之中，实验科学（卢瑟福）用电子流轰击使原子裂变，其成分的运动被捕捉到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利用问题提出来了，等等。原子用实验确定下来了。但原子的作用是事实上的。原子通过事实上的实验在改变着。工业技术已经在利用微观物理学的成就，不同形式的微观分析已经在大规模地为物质生产的事业服务。

原子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明，莫过于连“唯能论”之父威廉·奥斯瓦尔德也不得不放弃自己认为是最完整观点的一切基础，承认原子物理学说正确。

这标志着唯物主义获得了伟大胜利，不管唯心主义者怎样努力想改变事物的实际情况。事实是，解释原子为虚构认识的如山般的论证、理由、“理论”和“体系”崩溃了。因此，唯心主义者不得不退守，另寻立场。他们找到了，如今唯心主义以更为有害，甚至是神秘的形式出现。不过把根扎在资本主义深深堕落的社会心理上的这个事实，已经得不到在自然科学理论中争论原子问题时的这种广泛基础。

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不仅证明同唯心主义战斗了上千年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它同时也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正确的。

它首先证明了原子的质量。质，在这里作为客观的物和过程的客观性质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这里明摆着与机械唯物主义和它的片面性观念的根本区别。同时，量变质的辩证规律也漂亮地证实

了，因为根据一定的电子量改变着原子的质。度量的范畴、突变已经在微观物理学中获得坚实的基础。被证实的原子可分性、作为宇宙整个体系的原子把反辩证法观点建造起来的“宇宙”拆散成“一块块砖头”、某种的绝对，到了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无限变为有限，世界“深处”忽然成了禁闭的。现代物理学结束了这个观点，然而与此同时却又有人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磨盘里注水，尽管他们往往对后者没有一点概念。

一分为二的辩证规律是在解释原子时得到的用语，它和阳电、阴电（质子—电子）系统一样。接下去的分析，原子结构总是不断的复杂，越来越变得多样，揭示出许多新的特征、方面、过程、联系，也并不消灭揭示辩证法最深的和主要的一个规律——对立。与此相关的还有原子的内部运动。

矛盾的辩证法规律也广泛地存在于在间断性（离散性）—不间断性问题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便已就这个问题同当时的原子学说的联系写过：

“化学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相应地，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开始的（是从运动形式互相转化的发现开始的，这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原子学说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多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①

在现代物理学中，间断与不间断的这个统一，在对立转变时采取“粒子”与“波”的统一（对立统一）形式，粒子论和量子、粒子包、波理论、波等力图合并辩证统一之中，希冀理论（粒子论和量子的统一）正确反映实际（粒子与波的统一，它们与辩证统一的矛盾）。

不言而喻，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因今天达到“世界图景”而宣布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637页。

为绝对真理，从此袖手，那将是荒谬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入。但是，在这里，发展的一定倾向是典型的，它漂亮地证实了辩证法。物质的电磁理论被证实了，但是它还只是在总体构成的轮廓里，并且也还只是部分的。但是，未来过程开辟的所有新特征都是沿着客观辩证法的方向线前进，质子和电子在空中与波运动联系在一起，未充电质点的发现揭示出新的统一和对立〔未充电粒子（中子）与充电粒子（阳电子）对立，即带电子的粒子却充着阳电的与充着阴电的中子相对立〕等等（居里、约里奥、安德森及其他人等的实验）。

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破坏了关于化学因素是恒定的片面形而上的观念，证实了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辩证法”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黑格尔从反对原子论、化学因素等等也在这方面把它作为牺牲品奉献给了自己的唯心主义（他自己把“因素”理解为古希腊人，特别是恩培多克勒的“大元素”，即土、水、气、火）。由于害怕唯物主义，他“束手无策”，倒向绝对，即形而上地限制整体，使整体脱离部分。原子理论，转变为电子理论，极大地发展了周期体系学说（门捷列夫奠定的基础），这是对量变转为质变规律的卓越的肯定，它在全新科学基础上创立了元素变化的学说。化学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为炼金，不过可没有点金石和神仙。原子被引入这个过程。放射衰变现象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证明了物质（镭—氡等）的可变性，物质（周知镭成了地质历史的测量计，是确定尊敬的母亲大地年龄的比例尺）变化的历史过程。用历史的，即辩证的观点看自然界可以看到它的显微结构。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行星来自星云说）。第二个缺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赖尔，缓慢发展）。第三个缺口——有机化学，制造有机体并展示活体运用化学规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如今，“历史起点”更深入、更万能，创建了一切历史变化观念的基础。这当然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证明：唯物主义么，因为物体的质的现实摆在面前；辩证么，因为从由此到彼的历史辩证的运动过程看得清清楚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来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得多。黑格尔否定物质是由化学原子“组成”，反对分解并盲目崇拜整体，把它绝

对化；在这方面他的辩证法已经转变为形而上学，而哲学则成了市侩行为，原因全在于怕陷入唯物主义！Michelet^①在他出版的《自然哲学》附录中所引歌德（“*Zur Morphologie*”）的公允立论（第二部分！）在黑格尔身上足资证明它的正确：

“一个有理智的、细心的、善于观察和分析的人，对于在他思想中进进出出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非常关心。他感觉在自己的迷宫里犹如在家中一样，他并不需要寻找引路绳，不想快些从中走出来。相反，站在视点高些的人很容易看透个别人，并把那只能生活在孤立状态的人塞进无生机的普遍性中去”。^②

在这里主要的是歌德触到了独特的对立辩证法：整体——假定这样说——是比较有生气的，它转到自己的对立一面，与生对比则是死的了。“真正的辩证法”应该取这些因素于它们的联系之中，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此这般，理论物理学和化学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新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出现，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一点儿也不怕争论，不管是关于规律的争论，因为在争论中可以找到特殊规律；也不管是唯心主义的不像样子的凶斗，类似电子的“自由支配”、唯心主义地解释海森堡的原则，或是同样地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长在科学身上的丑恶的赘肉，必须揭发它们。它们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如此，列宁在同“唯心主义物理学”的争论中是正确的，物理学自己也对这个历史问题作出了回答。

生物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生理学）就比较复杂了。日前在这方面正在玩弄着真正的宗教神秘把戏，它在颇大程度上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卅字国家相联系着，变成 *Staatsbiologie*^③，变成法西斯国家学说的基础，因而不论是基础也不论是细节都被匆忙改造过了。但是，只看见现代生物学的肮脏的这一部分是不对的。因为现代生物学在科学实

① 笨人，老实人。这里指黑格尔。

② 歌德 *Zur Morphologie*（《形志字》）（1817年）第1卷，第VI页。

③ 国家生物学。

验方面的成就颇丰，遗传学的出现和巨大发展，协调理论的收获，确实都是性别变化、从细胞和脏器等整体有机体中进行分离的惊人实验。基因学说、染色体学说等等中的活体“自我运动”和它的发展；联系——通过突变理论和外部环境的辩证联系；达尔文的整体过程、种类发展的极其丰富的学说；巴甫洛夫关于个别有机物与环境（即外界刺激）相联系的行为学说——难道这一切不都在说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吗？尽管它们的创造者和在这些知识领域里工作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实际运用也即检验了科学的真实性，成绩是广泛的。物理学和化学在它们的工艺结论中成为科学的工程学。生物学成为动物工程学和植物工程学。古老的培根法则——“*scientia et potentia humana in idem coincidunt*”^①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得到大规模肯定，卓越地证明了唯物主义的自然界的必然性对立于是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的全部意义，并发现无产阶级把雄厚的人类知识从资产阶级锁链上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救出来以后在存在问题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正确认识，与它越来越相适应。

① 拉丁语：知识等于人的力量。后来广为传播的“知识就是力量”即源于此。

第二十二章

思维社会学之一： 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劳动和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在历史过程中观察思维的出现和发展，观察它与社会历史的人在活动力方面的联系，即首先同实践、同劳动的关系。思维本身是社会产物，和语言一样——我们在谈别的问题时曾顺便部分地涉及过这个问题。早在马·谔勒、海尔和努阿莱著作里就已有足够论据证明语言和思维来自人类的劳动实践，证明概念的形成过程与此相关。语言和思维的最新研究，特别是对已故院士尼·亚·马尔著作的研究，得到大量证明这些论旨的材料。概念是思维过程的一个小细胞，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实质，是社会历史的产品，是人类的巨大经验，——这个主要事实，必须彻底、深刻了解；任何一个概念都是经验的凝结，一般都要通过几代人的斗争，用肩膀接过前人的重负，不管自由或不自由、直接或间接的共同劳作得来的。每当一个概念和伴随它的语言成熟出现时，在它身后都有一部历史，对任何一个概念和语言，都可以像倒电影片子一样，倒回到复杂过程的历史过去。冯特就明白这一点，譬如他写道：“……语言学家在解释语言学时必须脱离人类社会的生活表现；相反，对语言形式发展的推测应该……同人类的出现和自身发展、同社会生活形式的起源、同习惯与权利的萌芽等我们的看法相符合。”（《民

族心理学》) 努阿莱直截了当写道 (“*Ursprung der Sprache*”^①): “语言和智慧产生于共同活动……原始时代的劳动。”历史地说来, 此事最初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社会的人对自然界的劳动关系。这不是抽象的想象, 而是有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足以证明。思维和语言, 在交流中、在经验社会化之中发展起来。我们看到通过比较个人的经验来丢弃主观。个人经验的重复和这种无数比较的重复以及原始的“经验交流”促成交际, 即从“个别”转为“普遍”, 从人与一般劳动物象和“环境”之间的一对一的具体感觉关系变为把许多人的许多“经验”概括到一起的概念。这种经验概括就反映在概念形成之中。语言也是如此, 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地会合在一起。“任何一个词都已经是概括”^②——列宁援引费尔巴哈(《哲学笔记》)时这样写道。如我们所见, 实际上形成概念的根是历史沉积所致, 甚至从它的名称也能看到这一点, 因为“begreifen concipere”的意思就是“捉住”话, 俄文“概念”понятие这个词来自 яти 即“拿住”, videre 看见、知道, wissen 的意思是(用眼睛)看, 由此便知。等等。不必再举例子了, 何况此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如今有大堆研究这些问题的书籍, 并且特别弄清楚了手和眼的作用(对此, 黑格尔也有相当细致的叙述)。天生的工具(手和眼; 手更多是“实践”器官, 而眼更多是“理论”器官)、人造的工具(技术)、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客观世界的思维反映)——这些概念在它们相互联系中出现。协调这些概念完全和社会历史过程一样, 当概念和语言历史地形成到一定数量时, 以后在扩大经验中自然而然地便会对概念、对它们的联系、对它们的协调进行思维加工, 而这一切又是在同外部世界不断对比的基础上, 首先是通过实践影响它的过程。波格丹诺夫创建自己的社会组织经验学说所犯的大错误不在他对社会经验的描述, 而在他的唯心主义理解, 即他的理解是没有了客观的外在世界, 而“有普遍意义的”联系和关系(譬如科学规律)

① 努阿莱《语言起源》。

②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 第233页)

在现实的客观世界里是什么也不是的社会产品。它们自称是客观世界，把世界科学图景从反映世界变成世界自身。如果说费希特的世界创造者是“我”，那么波格丹诺夫的世界创造者便是“我们”。如果说康德的世界规律（整顿形式的范畴）创造了先验的主体，那么这些规律在波格丹诺夫便是创造了社会。但是不论是这个、那个还是第三个都是纯粹的神话、唯心主义的神话。说来在这里须要指出一个术语游戏和在“客观的”这个词上的三重意思的投机。（1）社会的客观（与之相反的是个人的主观）；（2）符合实际的客观（与之相反的是随便什么样的与实际不相符合的主观）；（3）与主体无关的、在客体之外的客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过程是个社会过程，是在主体和世间所有主体之外的对现实的认识（并不排除把主体也可以看作是客体），认为概念、它们的体系、世界图景、世界的科学图景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品实质，但却又是反映客观实际的（第三种意思）世界。认识——应该是去认识一个对象，而不是空打转。客观世界是要在客体的两位一体——实践和理论中掌握它。无论是概念形成过程，还是概念协调过程都包括实践，把它作为自己的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不可能是别的，它是理解到的存在。因此，理论最终不可能不是实践的理论。

历史地观察问题得到的结论是，理论、思维作为多多少少的独立功能，仅仅是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从实践中分化出来。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理论思维是在满足了起码的物质需要，有了“独立”思维的时间以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劳作行为（初期萌芽时）也伴有思维。因为劳作主体不是机械的东西。不错，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说过，“外在主体的机械掌握是开端”，但是就在这个掌握的过程中，掌握主体是活的和有思维的（尽管还在萌芽状态）主体。只有当形成剩余产品（相应地有了“余暇”）才开始出现比较独立的思维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卓越地弄清了这个过程（历史过程），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天才片段里作了简明的概括。在生产力增长基础上形成的剩余劳动，在脑力劳动占特殊地位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出现的社会阶级分化，在马克思称之为“ideologische Stände”（“意识形态阶层”）出现后，在实际需求影

响到一定的客体的思维方向时，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科学形式的萌芽——所有这些过程都相当清楚，这种情况在任何一门学科史中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来证明——天文学和植物学、几何学和机械学、语言学和理论物理学及其他学科无一例外。黑格尔也承认这一点，也有时直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说：“人类带着自己的需要以求实的态度对待外在世界”^①，接着便给劳动工具下起定义，实际上讲起马克思的《资本论》。

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三段论法的一个环节，初看起来是个大怪物。列宁却指出：“这不只是个游戏”，因为这是通过实践走向真理。在另一处，关于“行动终结”，他说：“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而是 vice versa^②，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用逻辑的格固定下来。”（《哲学笔记》）

我们从所讨论的问题中可以找到黑格尔许多深邃思想。实践是个别的、感觉成分的、直接具体的事。理论是总体的、普遍的、不带感觉成分的、是思维的、具体的事。辩证的认识（回想一下关于第二具体的理论），是从抽象到具体，把分析和综合、理论和实践、个别和普遍结合到一起，再把这个普遍与具体定义联系起来。

或者，像在《自然哲学》中所精彩说的那样：

“随着……对自然界最深实质的了解，理论和实践态度的片面性就得到了扬弃，也满足了两种态度的要求。前一种包含无明确的普遍性，后一种——无普遍性的个别性。从概念认识中得到的是中元……如此，从概念认识中得到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论和实践态度的统一。”^③ 不难看出列宁在“读黑格尔著作”时是多么正确，他坚持实践因素不是把它作为人为的外在因素，而是作为辩证认识的自身因素（理论和实践的统

①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87页。

② 拉丁语：反之亦然。

③ 《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8页。

一就在认识的理论中——伊里奇^①强调)。

不言自明，黑格尔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讲的是本体论的绝对思想。就是“绝对思想是……理论和实践思想的同一，其中每一个对自己来说都是单方面的”（《逻辑学》第三章）。^②

马克思简洁明了地回答了黑格尔的这个问题（“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 okonomie”）^③：“黑格尔陷入（geriet）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自我运动的结果，其实，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精神上（geistig）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④

实际上，思维的根，它的劳动的根，早在标记认识方法时便已植存下来了。“分析”，也就是解释清楚反映物象分裂、分解的过程；“综合”——就是“放到一起”，“装配部件”。实际上，所有的劳动实践在经过亿万次的重复，不论是空间的、经过多少地方、多少人，也不论是时间的——统向自然界物质元素处汇总，把它们分解为各种要素再组成一个物理的或比较复杂一些的（不是机械的）化学的整体。因此，不论是逻辑范畴的运动，还是“逻辑的格”都反映和说明这个过程。但是，就连这些方法论的概念和思维过程，作为同它们相适应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也都反映从具体实践到抽象理论和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实践。周而复始的实践—理论—实践（Π—T—Π）在思维和在思维的思维中也得到同样的反映。亿万次重复的经验，许多人对经验做比较，许多人直接掌握外在世界的物象和对比这些掌握部分，通过劳动实践的社会化来进行交流，便得到了相应范畴里的社会化的人的思维。

但是，在劳动分工和阶级形成时，在公有财产化为私有时，在对世界的整体关系分裂为实践和理论关系时，这些分裂的和独立了的对立在

① 即列宁。

②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绝对思想……是理论和实践思想的一致，其中任何一个都还是单方面的……”（见《黑格尔文集》第6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296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④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因此，黑格尔陷入空想，把现实作为自己与自己合成的，朝向自己深入，再从自身发展出的思维……”后部分无误。

对立中凝固下来形成社会群体（其发展形式——阶级）。在这个社会阶级等级制度中，低等级的从事体力劳动，高等级的——脑力劳动。如此，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普遍、从劳动到思维的运动还有着社会历史形式的社会物质的相关概念，这个方式就是分了工的社会劳动总和和多方面的定义组织起来了（从物质生产到最“高级”领域里的思想意识积极性）。

如此，完整性分裂为平行的和对称的两个对立面。

实践——体力劳动者（低下阶级）——具体的、个别的。

理论——脑力劳动（高等阶级，“ideologische Stände”^①）——抽象的、普遍的。

在使理论独立于实践，形成特殊的阶级职能（在垄断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垄断知识，王公、祭司等人统治思想的职能），区分出社会思维，并把它集中到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比较“高级”形式中去，便是“回答”抽象脱离具体、“普遍”脱离“个别”、使概念独立存在、把它们变成自我运动的独立实质，即思想倒错的重要和根本的基础，到那时世界该乱套了。

如今，我们看到唯心主义的方式是里子朝外穿衣，黑格尔在他关于实践的似是而非奇谈怪论中讲出的是三段论者们的话，按唯心主义方式把真实关系倒转过来。列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作品，他寻找合理的核心，把它从唯心主义的神秘唯心的包皮中剥出来，转用唯物主义语言表述，立即发现这里面蕴涵着深刻思想。

如此这般，一般资产阶级哲学一般范畴所依据的实际上是幻想、空洞的抽象，社会遗传的解释，依然是空洞的。思维的过程不能把它脱离社会物象的实践去理解。思维的过程不能把它放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外去理解。因此，思维过程也不能从干瘪瘦的抽象、从单方面精神职能中取出高高在上的哲学的“我”来理解。这个我的想象有时甚至

① 意识形态阶层。

像发了疯的狄德罗的钢琴弹奏鲁滨逊式^①的旋律，即是说与世界隔离，作为哲学主体这是不允许的，和在理论经济领域里不允许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从这里、从那里处处驱逐它们。因此，思维的社会学是一切真正哲学的“prolegomena”^②。

① 鲁滨逊式——马克思嘲笑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个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用语。

② 《导论》，这里指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第二十三章

思维社会学之二： “生产方式”和“认知方式”

在这里，我们换个话题，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领域，那就是社会意识中人所共知的社会形态，即“认知方式”（Vorstellungsweise）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它与“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相应。

思维从属于思维者的社会立场、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的“思维方式”、“时代精神”、“占优势思想”等等，它们在皮浪的譬喻中即已感觉到是问题，但没有表述清楚。培根在他的“idola”^①学说（idola tri-dus, idola theatre^②）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把它作为社会的偏见或由各种议论发展形成的谬见。在新时期，诡辩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天主教哲学家马·舍勒专门研究社会学，甚至在自己的主要工作，关于社会定义形式（“Wissensformen”）中研究出一整套统治思想指南，据他说，这一方面专门供“Oberklasse”^③用，另一方面是为“Unterklasse”^④准备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出理论，说“生产方式”由“认知方式”决

① 拉丁语：偶像。

② 拉丁语：部族偶像，指由于人的氏族局限性导致的错误认识（培根）；剧作偶像，指由于盲目相信权威导致的错误认识（培根）。

③ 德语：“上层阶级”。

④ 德语：“下层阶级”。

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资本论》第2卷）是“个人和实物”生产因素相结合的“那种特殊的性质和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区别社会结构的个别经济时代”、个别“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认知方式”则是指适合可认识材料的那种思想形式。^①

这种从属关系不是哑手指头得来的，也不是先验思想的产物。这种从属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论在哪一个社会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有某些主要在形成的思想，它们完全是一定生产方式的思想反射，是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是此一生产方式的载体，偶尔也兴许是思想在同样大框框里的对立阶级。

自从分化出私有财产，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阶级，加上两极分化，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物质和精神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论成了思维的普遍形式，成了普遍的“认知方式”，它有着比较具体的方案，符合阶级社会的不同类型、不同的“生产方式”。

人有两个实质：灵魂和躯体，精神和肉体。“我们的全部实质在灵魂和躯体；我们的精神犹如主人，躯体里有的更多是奴隶。”——在萨柳斯蒂的作品（“*De Catilinae coniuration*”）^②里我们读到这句话。

灵魂——积极的、发号施令的、目的的起点；躯体——消极的、惰性的、忧患的起点。在早期氏族制度期间，在初期万物有灵论时代，灵魂是一个人的小小复制品，它决定着人的行为。后来，它逐渐唯灵论起来，变成隐德来希，变成隐形的、同物质躯体对立的、在感觉上无法领悟的精神实体。

世界也同样被分成两个起点。一个是：宇宙精神、神、创世主，或者是“混沌初开”，或者是天道、天意，或者是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附体鬼魂，目的自在的普遍隐德来希——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积极的、决定一切的、发号施令的起点。与它对立的起点是物质，某种惰性的、外在的、消极的、忧患的、唯命是从的、粗笨的。

在这些形式里循环的实际上全是思维。它们可以是——也曾经

①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政治经济学》部分。

② 《喀提里纳阴谋》，萨柳斯蒂约于公元前78—前67年所著。

是——比较多的有个性的类人，或者是比较少的无个性的类人。不过它们确实作为社会麻醉主义类型、作为反映二元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存在过，它们的实际生活全部贯穿着这个深刻的二元性。除了我们说过的这些外，这个事实并不显得奇怪，如果实践整个地是通过这些形式，如果它们是社会存在的形式，那么它们自然也是社会意识的形式，是意识的存在。思维的社会结构原来有点像（当一切都是假定类似）用做触觉的感觉器官结构。生物个体、纯生物的个体都有触觉。思维则只有社会化的个体、社会化的人才。它是“Abbreviatur”^①，是通过两极的社会实践交流的简化模塑（谈的是阶级社会——这里需要强调）。因此，特别是用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它的“ideologische Stande”^②来看，人是分裂的、世界是分裂的，甚至作为普遍的概念原来是对个别人发号施令的原则。这总体的实在化和各种唯心主义的神化，正如列宁所指出形成的概念在萌芽状态中已经具备了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它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思想的生产工厂主们”站在他们的社会立场上的想法是完全相同的。

古代一些大的奴隶主专制国家——埃及、巴比伦、亚述国——领土庞大，内部结构的特征令人惊叹，它们的社会金字塔——发号施令的神权尖顶和奴隶基础之间的距离不可思议。作为思想意识，相应的宇宙起源论反映出这个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甚至都可以从神的进化看到社会经济结构的进化。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宇宙（我们在前面说过）难道不是“理想化了的”“范畴升华了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国的模塑？

封建的宗教，从西欧的封建主义起到譬如说蒙古的所谓“游牧封建主义”，难道不是完全符合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吗？譬如，哪怕是看一看托马斯·阿奎那的“*Summa theologiae*”^③和他的教阶“形式”，便会立即发现那是封建社会组织的模塑。为什么封建主义的神灵一般都具有

① 缩写，简写。

② 意识形态阶层。

③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神的个人特征？因为封建关系是个人从属的公开形式。为什么进入资本主义，要把神唯灵化呢？因为作为社会结构特征的是无个性的金钱势力、市场机能和它的“天然力”。（自然，无论何处何时从来也都没有过“纯粹”的社会样式，因此在认知方式上也没有过绝对的纯粹。）为什么如今法西斯主义国家要从上帝所赐的作为不确定的“原则”、“实体”等等的绝对无上命令向按教阶的级别分布价值的宇宙并以神为首直到变化无常的命运之神支持的沃坦主神过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化”符合普遍危机基础上的“认知方式”、“封建化”。为什么资产阶级哲学从不定范畴的形而上学转向神学神秘主义？也还是同样原因。不难看出法西斯主义“社会”里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苦役“社团”分子改变了统治阶级的全部思想意识：“全部科学、哲学、宗教的方针。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整体等级思想，他们的等级价值是官级和“层”（即阶级），他们奴役低层，认为他们是无价值的人。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把这些谈得够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为什么在苏联消亡了呢？因为它的社会基础消亡了。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在苏联变成大家的、共同的世界观、普遍的世界观？因为在这里阶级社会在消亡。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鸿沟在填平。因为社会生活中几千年的二元论被消灭了。如果没有这些主要因素，任何指令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任何措施也不可能消灭习惯的“认知方式”，宗教也同样还将长久辉煌。

再特别强调一次，我们说的不是整体世界观和那塞满狭义社会的社会生活的单一模塑的科学，我们说的不是诸如反映社会群体实质的几何学定理，或是植物学在它的学说中反映发育期里的阶级斗争，或是药品目录中有社会基层组织的密写记事。这种看法既蠢又混乱也无远见。我们说的是思维的方法因素，是它在自己的社会范围内运动的形式，是那种并不消灭认知的认知方式，并不消灭生产的生产方式。世界是多样的、庞大的，它是认识的对象。它的反映是多样的，它反映世界的这些无数多的时刻，在它的无数多的联系和间接表现之中。不过把这些大量的材料全部都装进某些普遍的思维形式中、认知方式中、综合这些不同

因素的“特别方式”中，同时二元论概念（包括各种版本的）也就具有实际物、过程和联系的思想倒错的作用。

不知道有哪一次（苏联除外）是统治阶级按唯物主义，即无神论来思考整体问题的。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些时期里当有的阶级企图夺取政权，他们的一些较大的党团在一定阶段里表面上相当唯物主义（如百科全书派）——这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知道，曾有多次被压迫阶级的世界观同压迫阶级的在形态上大体差不多（如比较一下农民战争的宗教外衣与农民、手工业甚至副工长等一切党团、派别的相应意识形态）。我们也知道有的阶级在夺取政权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放入对立和原则上是敌对的统治阶级的“认知方式”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载体，是与即将结束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在原则上敌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建立在统治和奴役关系基础上的土地私有和货币无主之间的对立，有两句法国谚语说得非常好：“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 L' argentna pas de maitre”（“土地皆有主，货币无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如今，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权力重又在寡头政治家族和他们的政治表现中人格化了。由此，思维方式的改变和从那很是正确反映现实世界里现实联系的一个类型的无个性的（尽管怀着暗藏的拟人“灵魂”）因，向明显地鼓吹彻底的目的论过渡，客观世界的这种联系从根本上、从原则上被颠倒了。作为社会思维的主要成分向辩证的必然性过渡辩证地要求向“自由王国”做必然的飞跃，目前仅有苏联生活在这个王国里。

不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畅销的思想“拜物”，诸如“纯粹”科学、“纯粹”艺术、“纯粹”道德、“纯粹”认识等都是社会联系的外在孤立职能所分离、反射出来的，由于社会的分工，它们已从意识天地里消失了。对相应类型的知识劳动，不是把它作为整体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来认识，而是把它当作是纯粹“自在”的活动。相应地，它的产品便也是“自在之物”了。劳动分工环的客观链越长，越会把这种类型抛得离直接物质实践越远，换句话说，这种活动的范围越是抽象，倾向

于它的“纯粹”度越明显，那时这个范畴的活动在它的主体的头脑里便换成了现实的世界，像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符号一样成了宇宙的实质，像康德的道德标准一样成了“绝对的无上命令”，变成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指示，从而把物的必然联系和过程在一定结合中的“自然规律”变成了暗藏在物之中或凌驾其上、或指挥它的某种特殊力量。一句话，把范畴拜物化在这里是历历在目的。

如上所述，结论是辩证地即全面地理解概念，只有在当它同它的物质的和社会物质的源头相联系之时，即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之时。科学和哲学的概念也应该是这样。它们作为认识的对象，在同外在世界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逻辑地”和“社会遗传地”，就是从外在世界观点、从它们的真实性观点、也从在思想王国中地位的观点、从它们的社会物质来源的观点、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观点，都应该这样去认识。否则将是干巴巴的、形而上的“认识”，即是荒谬的认识或不认识。

这里出现个诡谲的问题，即如果认识作为社会公认的过程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形态，即一定类型的社会主观主义，那么怎么可能去认识真正的关系？

但是，根据前面所说的一切，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说，虽然有那么多独特的、形象地说是结构上的得分，但一刻也勾销不了认识对物象的自身。只有生产的一定方式即将问世之际，当认识过程变成赤裸裸的编造神话过程（当然要做到绝对是不可能的）时，才会导致在意识中失去认识对象。一般来说，思想意识的倒错是看得出来的，它的根扎在二位一体的分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但是，真正的历史发展画了一个圈，重新又在社会主义中把断了联系的阶级社会的职能连接起来。辩证的三段式同三段式平行：共有财产—私有财产（不同类型的）—共有财产。这个三段式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理论和实践分离—理论和实践统一。如同第一个三段式，回到出发点便是回到了新的、极其无比丰富了的基础上，第二个三段式也是如此。出发点上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极其可怜的，因为那时

理论几乎是没有的，实践又贫乏，犹如乞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由于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水岭，是在生产力、技术、科学、工人的熟练程度等生产力的巨大财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不是倒退回不可分割的群居整体和原始共产主义的野蛮时期去。这是新的劳动体系，它否定消亡结构的私有财产，但却是借助它们的成果，非常快地推动劳动和认识前进。由此得出结论，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用黑格尔的话说，是“实践和理论的思想一致”。不过这种“认知方式”（它的客观实质如此）刚好消除了分工基础上的思想倒错和分裂为脑力和体力劳动。生活中、存在中的二元论消失的同时，认识中的二元论，即上千年以来的主要和深刻的思想倒错也随之消失了。从千百万人的意识中消除宗教，这可是巨人从二元论的羁绊中和眼皮底下向全面解救意识和认识的路上迈出的步伐。如此，用这个观点来看，恩格斯的人类史前史和历史的论述是正确的。

为了准确说明和总结这最后一个问题——认识的理论问题，即辩证法，我们用图表来说明辩证的运动如下：

	初期共产主义	阶级社会	共产主义
I	必然性与目的一致	否定目的的自发必然性（这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	必然性与目的一致
II	当理论接近 0 时，实践与理论一致	理论与实践脱离	理论和实践在丰富的基础上的一致
III	分析和综合模糊一致时	分析和综合分解	分析和综合辩证的一致
IV	没有分解的具体的王国	抽象的王国	辩证的具体的王国

一个新的完整的人，自己代表着多种功能的活生生的统一和新的完整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新的、真正的辩证和唯物主义思维。“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的完全历史进步的“认知方法”。

在此要停下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把它弄清楚，整个认识的

社会变体问题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并且在不正确的理解中得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走向类似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即一种唯心主义。

那就是：我们打比喻所说的“社会麻醉的眼镜”仅仅是社会主观形态还是在其身后还隐藏着社会外的客观内容？这个问题需要用它的后半部分来回答。规律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是和人没有关系的。必然性是物体之间的联系、过程，不管事实具备不具备主体，在它都是一样的，即便是有，也可以揭示或不揭示它。由于主体揭示它，源头是外在世界和它的真正联系。如此，“规律”、“必然性”乃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在思维概括范畴里的“规律”、“规律性”、“必然性”、“目的论”及其他等等之中的。不过，它们自己既可以正确反映，也可以倒错反映。

我们再用哲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为此说一说必然性对目的论的这场争论。现实世界里真有某种确实存在的引人入胜的事物吗？有。这首先是人自身的实践。那些在客观联系中、在非人类联系中作为主观法则的东西，那些要变成规矩的有目的的实践便是。所以弗·培根当年说这种联系是“*quod in contemplatione instar causae est, id in operatione instar regulae est*”，即凡是有原因的观察，在行动中都有常规。如果在地球上“由于温暖作用物体膨胀，那么为使物体膨胀就得给它加温”。第二，所以人的有目的活动是事实。第三，如我们所见，自然界中存在着合理性，*post factum*^①，在它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以适应。但是认识的社会麻醉主义在分裂的社会条件下和这个分裂的升华了的意识形态中导致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自然界的必然性，作为超人的目的论反映在人的社会意识中。如果我们有譬如“精灵论的因”、精神内在“物力”的因，那么这里便出现被人类目的论类型倒错了意识的客观的因，它把物分裂为“规律”和“事实”，把因阐述为积极精神起点，对因循守旧的物来说类似掌权的族内长老，向一般死人下命令等等。因此“规律”（自然规律）概念本身后来成了与法律概念有遗传联系的东西，从所谓的“自然法”学说里可以看到这民间偏见深固的一团混乱和倒

① 事后。

错的辩证发展。

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客观的物质世界不见了，他的科学研究的反映（“世界的科学图景”、“社会有组织的经验”）代替和顶替了不在我们中存在的现实，与此相应便得出联系的范畴（诸如精灵论的因）不是社会麻醉变形（很多时候还是倒错的）反映客观的实质，而仅仅是社会联系的一个投射，它不在物质自然世界的起源之中。他把这种片面性（反辩证法的片面性）吹爆了，以至在这一点上成了真正的社会麻醉创造。在这里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十四章

所谓种族思维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的序论是社会学性质的前提。

从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序论是生物学的前提，具体地说是种族性质的。

不管法西斯主义纳粹强盗的意识形态多么渺小和内容多么贫乏，还是得得上它几句，因为法西斯概念在逻辑上的站不住脚和逻辑的低劣并不妨碍它成为尽人皆知的反革命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

种族主义生物学的理论家们说，决定思维类型的，甚至是一般心理生活类型的（无意识本能的和不管是标准的还是理论上的心理、思想中的），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形成因素是种族。种族是一种“民族性”、“Volkstum”^①，它决定着自己的德行、恶习、思维类型和科学。譬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属于犹太科学，必须予以排斥，不知羞耻地讲闪米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物理、数学等等。不错，这些胡说八道的思想家先生们在主要问题上还不成熟，他们或是在物质外部的物体和过程上（血液成分、颅骨形状、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长短、面颊棱角、躯干与腿的比例等等）寻找人种的特征，或是抓同土地和一定地理因素的关系，再者出于对唯物主义的惧怕，求助于“内在”的特性，诸如“德意志人的忠诚”、“光荣”和其他条顿骑士的美德，包括近些时写了很

^① 德语：“民族性”。

多和说了很多的声名狼藉的“淡黄发骗子”尼采的美德。结果是一锅糊涂粥：因为颅骨和头发的游戏，导致无法想象的混乱，往往得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它同唯心主义的神秘论产生了原则的矛盾，唯心主义神秘论要求拒绝对生物学的唯物主义解释，拒绝“外在”。但是引入越来越多先天的和永不改变其德行的神秘论成分，用“血的声音”来代替血的化学成分，用他们杀人越货理解中的“光荣”、“忠诚”来看颅骨的长度，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便彻底乱套了，这个彻头彻尾的伪理论很快变成了无耻的吼叫和无内容的空话。

如此这般，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们”还是站在某种一贯的种族统觉的立场上研究问题，即不用生产方式决定“认知方式”，而是用人种。为什么这样，何以如此——是疑团迷雾。

我们且来分析一下这个“理论”的主要论题。

必须指出下列主要几点。

第一点。任何纯种族都是没有的。就拿德国法西斯的好朋友、“东方普鲁士人”日本人说吧，他们被某些法西斯主义的特别勤奋的笔杆子捧为雅利安种族。康拉德教授（见《日本简史》）^①告诉我们日本民族是这样形成的：

1. 大陆移民（主要是通过朝鲜），部分来自太平洋方面（自蒙古，即通古斯——满洲语系的民族）；
2. 马来西亚——波利尼西亚人移民；
3. 中国南方沿海的移民（当今彝族和苗族的先人）；
4. 更早期的岛上移民：日本中、北部的虾夷族（阿依努人），九州熊袭族（隼人）。

这些过程在神话中流传下来，像是部族的沉积物：“地上的神”（地神）、“天上的神”（天神）、“天照大神的子孙”（天孙）、人类—人种合并过程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孙族与出云人组成为核心的征服民族——大和族。不过，不要以为历数的这些组成部分都

^① 康拉德：《日本简史——从古至“明治维新”》（见茹科夫与罗森合编《日本》一书，莫斯科1934年版）。

是“纯”的。事实上，他们是人种混合的复杂产物。“东方普鲁士人”，即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以其民族主义思想家为代表）以自己的入种之纯而无比自豪，认为自己是神选出的纯民族。

再来看看在种族主义先生们领导下的德国人。只有绝对不学无术的人才会同意“日耳曼”是纯种（或类似北方人种文明论的别的说法）的立论。日耳曼人、克勒特人、斯拉夫人、立陶宛人、拉丁语系民族（一直到不知何时从法国涌入的法国新教徒移民），所有这些混为一个民族（我们还不必说有犹太人以及类似马扎尔的其他民族群体）。再说，就是这些组成成分个个也都是混合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人种思想的祖师爷们的族系源也都不是德国人：休士顿·张伯伦是英国人，德拉加是法国人，杜林（前疯狂的排犹主义者）的祖先是瑞典人。至于雅利安族系的日耳曼人（比较纯的雅利安人一般认为是波斯人——伊朗人和印度人，尽管有些“较纯”的波斯人——印度人恰恰是同“较纯”的闪米特人、犹太人接近），已故院士尼·亚·马尔在近期语言学的集中研究^①中发现日耳曼人接近斯万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即所谓的雅弗语人群（参看 Friedrion Braun: *Die Uebervolkerung Europe und die Herkunft der Germanen*）^②。我们不谈那证明日耳曼人（Sebald Herman）源系犹太人的研究，只是提一下来说明其荒唐的混乱。在这里只消指出雅利安概念本身的模糊不清就够了：印度人和波斯人在外表上可有什么共同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瑞典人和普鲁士人又有什么共同点？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同信奉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沃坦、托尔有共同点吗？似乎少点。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自然会承认存在着历史形成的种族和民族，完全否定他们的固定性和纯度。纯种——是神话，是传说创造出来的。说什么纯粹的民族就更愚蠢了。民族是在历史时期里形成的，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还包括作为不同种族成分交叉过程的人类学——人种志学方面的

① 指马尔的《雅弗语学说理论的迫切问题和当前的任务》（科学院出版社1929年版）和《阐述雅弗语学说理论的语言问题》（国家出版联合会1933年版）。

② 布劳恩：《欧洲的人口过密与日耳曼的起源》。

过程。

第二点。人种（或民族）的“本性”、定向、心理显性、思想观点是一贯的，这立论完全不对。当然有一定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由此形成所谓的“民族性格”，它们与地理、水土气候的特点，以及还有所谓的“历史命运”，即历史过程的具体特点相联系着。但是，这些情况在民族的心理中，比起巨大的历史变化，实在是 *quantite negligee*^①。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一个时期（在法国革命时）德国人被看作是“野蛮人”。后来变成好幻想的民族，成了“诗人和哲学家（*Dichter und Denker*）的国度”。在修筑铁路的初期，很多文章说德国人没有本领从事工商业活动，说铁路同德国民族传统习惯的平静忧郁气质和性格是有矛盾的。说德国人可不像拥有银行账房、商号、从事海外生意、办工业等等的意大利人。后来，德国的民族性格成了欧洲最具办工业的民族意志力。如今，法西斯穷兵黩武，造军营、培养血淋淋的好战侵略分子等等。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变成了应募兵和御林军^②的国家。而所谓的俄罗斯人的“*ame slave*”^③、“斯拉夫精神”变成什么了呢？完全走向了反面。因为社会存在的条件根本改变了。再如在中国，则又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它从一个保守的、一成不变的、顽固因循守旧、死抱着传统不放的国家变成了战争和革命的开水锅，正在进行紧张而又悲壮的斗争，一切都在改变中。如此等等。

由此很清楚，说什么似乎是含蓄的民族（甚而是人种）的心理和思想的主要成分是经久不变的，那是真正的胡说，毫无一点理由。相对稳定时候比起活动的、不稳定的水土气候，是个无限小的值，而变化是社会存在。

第三点。排犹的根据和宣布闪米特人是文化否定的值，如杜林曾经说的“亚洲瘟疫”，是极无道理的。

① 拉丁语：微不足道。

② 御林军——原文为 *praetoriani*。一解：古罗马统帅的私人卫队，后为皇帝的近卫军；二解：雇佣军。

③ 斯拉夫精神。

如所知的，属于闪米特人的有：

1. 拉米人（叙利亚人和迦勒底人）；
2. 亚速人和巴比伦人；
3. 阿拉伯人；
4. 腓尼基人；
5. 犹太人。

只有彻头彻尾没有知识的人才不知道这些民族起过多么大的文化作用。迦勒底的天文学是著名的。亚速和巴比伦的伟大文化是著名的，还有运河、漂亮的道路、宫殿、庙宇、城堡、庞大的世界名城（巴比伦、尼尼微）、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立法、天文、医学、数学、工艺等等。至今保留着巴比伦的历法、账目、医药处方和其他，至于巴比伦由来的传说（见于犹太教的圣经）就不必说了。在数学、地理、医学、哲学、文学、建筑等等领域阿拉伯人有卓越的发明。西班牙在阿拉伯统治时期曾是高度文明国家，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阿拉伯人为欧洲保护了诸多希腊伟人，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之一。阿拉伯人鼎盛时期确实是欧洲的文化明灯。古老而又神秘的腓尼基人又怎么样呢？谁不知腓尼基的字母？不知腓尼基的名城和移民区？不知他们曾到达过德国海和锡兰的勇敢旅行？谁不知伟大的迦太基，那腓尼基昔日的殖民地，后来成为一个强大共和国，在布匿战争中同罗马争夺霸权，展现出汉尼拔的军事天才？谁不知犹太人的圣经是欧洲人手头必备的书？不知半虚构的犹太救世主是欧洲的神？不知圆大头的克伦威尔士兵纵声吟唱赞美诗，而创建合众国的美国老兵也高唱这些歌曲进行战斗。关于欧洲也可以不必说了。斯宾诺莎的伟大智慧、海涅的天才光芒、马克思的超人才智、爱因斯坦的科学天赋——难道这一切都是犹太人落后和价值不足的证明？排犹主义确实是混账们的“社会主义”——正如倍倍尔老人所指出的那样。

第四点。历史告诉我们各个人种与民族多变的历史作用，而决不是

告诉我们他们一成不变的过程。人种和民族由于一些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一些地方发生变化，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文化历史作用也在变化。黑色人种也不例外，他们也曾有过古老文明。黑人的麦罗埃王国曾一度统治过无限伟大的埃及。20世纪初腐败的中国曾经是伟大文明的发祥地。落后的俄罗斯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种、民族、国家不是平衡发展。这里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由某些历史以外的、实质是臆断的锁头关闭起来。至于法西斯加给“北方人种文明论”的救世主作用，则在很多不同历史版本和不同历史土壤上、在很多民族中我们都见过这种思想，头一个乃是作为“精选民族”的犹太人。斯拉夫派的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列昂季耶夫等人的“爱戴上帝的老百姓”和俄罗斯的使命不也是如此吗？日本武士道的信奉天照大神和他们的思想与实践，类似荒木贞夫的那种人不也是如此吗？再有 *mania gloriosa*（狂躁呼啸的）墨索里尼宣传新罗马的世界历史作用不也是吗？不必数下去了，因为那样要花费很多时间。

第五点。种族主义立场在它的发展中导致令人吃惊的结果。一时，罗森贝格宣称所有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蒙古人种反对雅利安德国的帝国官僚制度上层的雅利安人的起义。一时，明显是蒙古人种的日本人，应当今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要求变成了雅利安人。一时，起劲地证明约翰·约书亚和圣徒保罗都是纯雅利安人，他们是被犹太教给包围了。一时，把基督教宣布为瘟疫，用纯雅利安北方人种宗教的“绞架神”沃坦来顶替。一时，借德里斯曼之口说但丁、米开朗基罗、列奥纳多·达·芬奇、塔索等人的创作是德国的发达大脑渗入意大利。一时，赞美墨索里尼的队伍具有罗曼—罗马的高尚品德。一时，十二分热烈地颂扬战时的德国科学。一时，把用发明（从空气中提取氮）拯救了德国的伟大化学家哈柏在实际上给驱逐出国，因为他是犹太教徒。一时，沃尔特曼在文章中说路德是体现德国战胜“拉丁罗马教权主义原则——犹太事物和法律道德（!）的代表”。一时，又说路德是德国人民的叛徒，还说基督教本来就是犹太瘟疫。一时，歌德是雅利安德国的伟大天才。一时，鲁登道夫元帅的妻子在文章中又给他涂黑，说他是世界主义者和

共济会会员，是淡黄发的真正德国人席勒的杀手，等等。

更为有趣的是在对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做比较时，德国法西斯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吹入欧洲的俄亚瘟疫。而著名的旅居外国的俄罗斯哲学家谢·弗兰克则说那布尔什维主义是吹入俄罗斯的西欧瘟疫。所有这些，从 A 到 Z，都是无济于事的废话。

第六点。资本主义创建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世界文化，它的思想宗旨按阶级分化。康德学说、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莎士比亚、歌德、海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赫尔姆霍次、海克尔、法拉第、麦克斯韦、狄塞尔、爱迪生、巴甫洛夫、鲁瑟福、玻尔、居里、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柴可夫斯基等人都是世界思想循环中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则是国际化的现象。而疯狂的民族主义大爆发不是人种的内在本质，而是帝国主义思想和政治表现的最后特征，是帝国主义处在死亡前的表现，是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无比尖锐和资本主义全面危机。Inde ixa^①。

如此，当代法西斯的“认知方式”是社会主义“认知方式”的最近一次对立，说明这对立不是人种—生物的对立，而是阶级的对立、历史社会的对立。这对立不在血液的成分、不在头发的颜色、不在民族特点的“自在”、不在人种和民族永恒的和历史之外的植根于殊死决战的对垒思想观点方面，而在被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阶级立场；在这里，极端对立的阶级是极端对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思想以及它的多样功能总和中的生活目标的载体、代表和斗士。

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这种法西斯的“认知方式”是大倒退，因为它拖着主体的认识远离社会人的抽象概念（过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如此），不是把它引向人种—生物方面，即动物的抽象概念，就是引向中世纪神学“方式”的祭祀——静止的思维、中世纪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范畴的思维。不管它怎样夸耀自己是反基督和反亚的，但是在它的反理性主义中既重复着东方的神秘主义、也重复着基督教堂里的神甫和弄

① 拉丁语：由此得出。

神者的一套东西。那本来正是他们所认为的是瘟疫、是祸根、是毒品的思维；那本来是他们所宣布的：是撒旦、是浪荡娘们的产物。本来，这在《奥义书》^①中即已说过，合理认识的人什么也不知。本来，老子就曾说过，生活同理性认识不并存。^②

还没有人这样评定过人种——神秘主义的识辨能力的全部腐朽性，这完全是排斥理性。法西斯哲学家们从生物学角度所理解的思维导体，实际上是意识中的幻想。事实上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历史过程的推动力。“生物学”的逻辑在这里是具体社会历史带的反射，对这个逻辑的分析再一次漂亮地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真理。注定失败、必遭灭亡、进行垂死挣扎的阶级之社会存在，也还决定着它的社会意识。拒绝理性的认识论，用神秘主义来代替它，是 *testimonium paupertatis*^③，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阶级丧失了历史存在的权利。不会有人相信，它当然是空想。但，它现实，它表明进步一类的倾向，即生活的倾向是和阶级存在不相容的，它不能朝前走而向后看，只向后看。正因此，它必须同反对理性和反对理性认识进行斗争，其发展全规模地越来越威胁消亡腐朽中的剥削制度的存在。当今哲学思想的革新不是在这些征途上。

① 《奥义书》——《吠陀》的最后部分，即终结部分。所有接受吠陀权威的印度正统宗教哲学体系的基础，其中也包括吠檀多（吠陀的终结）。《奥义书》的200多篇当中有大约10篇是主要的。成书时间是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至公元14—15世纪。

② 此处可能是指《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③ 拉丁语：发现自己的弱点。

第二十五章

社会立场、思维和“体验”

如此，种族生物学的一些前提应该抛弃掉，说得准确些，尽量缩小它在现实中的重要性。“生产方式”决定“认知方式”的马克思学说是最具生命力的。民族的特点仅是附加因数，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应该指出这些特点在（“民族的”等等）生活物质条件的特点中，就是说它的生产方式在它此时的历史具体之中。封建主义在哪里都是封建主义。譬如，所谓的蒙古“游牧封建主义”有它自己的特点，俄国的封建主义比起西欧的来说也有它自己的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特点，那是合众国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自由的土地、相对高的工资、封建关系少、欧洲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社会选择等），其他任何资本主义也莫不如此。埃拉多斯的奴隶占有制可不是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奴隶占有神权制。印度的种姓社会制度，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因卡人的国家和其他——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和独自的特点。普遍和个别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社会综合体的范围内划分的阶级、职业等等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不同的理解，而且起决定作用的，如我们所见，是阶级的立场。

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般前提。

在这里我们想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这问题早先也谈过，就是关于思维——关于思维的概念和所谓世界的“体验”，它是当代神秘主

义对理性认识无知，提出与思维相对立的“直观”的基础。我们从逻辑方面已经研究过这问题了，这里再换一个新的角度，从强调这种“世上理解”的起源和社会意义，特别是结合时髦的印度（以及东方一般的）神秘主义来看看这问题。

在乔治·西梅尔看来（见他的《社会学》、《金钱哲学》、《社会分析》以及他关于文化危机的文章^①），起大作用的有两个概念：社会分析概念（并且作者一直要缓和起主要决定作用的阶级划分，而其中正表现出阶级社会的辩证的一分为二和双极性，他把阶级淹没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的概念中）和断定这些个体对世界关系的“Attitude”^②的概念。用这个观点来看人的关系，他作为主体是极为多样的，他的目标和他的评价是很不相同和变化着的：他可以消极直观地看到世界，也可以积极、实际地看待它；他还可以用审美观点、批判认识的观点、天真的观点、宗教的观点以及其他种种观点来看。

如果用合理的形式来看这些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生产方式决定认知方式；3）由于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认知方式才有自己具体的“民族”特点；4）在社会内部，每个阶级都培育自己的看法和评价等等；5）由于社会劳动分为组群，在阶级内部有不同方案的理解；6）由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这些社会意识的理解也在变化；7）在同一组群里理解的多样性可多可少，而当这种社会体制的专业化把生活压缩到极限褊狭时，它也可能被窒息而死。

确定了这些前提后，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来研究那个问题，就是当今的卢梭主义者 *con amore*^③ 采用的中国—印度样板。我们在前面分析 Th. Lessing^④ 的那本被臭名远扬的 H. Keyserling^⑤ 认为是印度哲学权威，

① 指西梅尔的“*Soziologie*”、“*Philie des Gelses*”、“*Uber soialae Diffreenzirung*”及俄译本《现代文化冲突》。

② 态度、立场。

③ 热衷地。

④ 泰·莱辛。

⑤ H. 凯泽林（1880—1946）——德国作家、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特别是关于印度神秘论部分的书时也曾谈到过它。

初眼看来，它相当奇怪，似是而非，简直看不懂，先是什么婆罗门教，后来变为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不是说传奇的释迦牟尼舍弃王位，甘愿乞食、赤贫，庇护“首陀罗”，发展了拒绝感情世界的学说，形成清心寡欲的体系，成为纯粹直觉学说等等）。

长话短说，我们这样来解释它：

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分种姓，细、严，又一成不变，上层“至高无上”，卑贱的人“不如狗屎”。为了维护这个社会金字塔必须造出一套完全独特的办法来影响群众，那种能把神权政治的寡头统治者视为高等人，一般穷命人无法与之相比。埃及的那些标准在这里便不够了，那些距离的激情体现在等级思想中，导致大量修建“永恒的”金字塔、巨大的法老雕像、仪式的神秘主义等等。这里，神权的上层必须着实去创造一些物件，让别人看是奇迹的东西，他应该是一般穷人确实做不到的事。至于那一般是统治阶级所垄断的知识，它在此要具有潜在形式，要能把神权的头头变成另外一种人。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进步”只能朝一个方向走，那就是改变统治者——人的生理（自然也有心理的）本性。印度的神权政治做到了这一点。一点不错。听听我们的权威神学家怎样说吧：

Myste，神秘主义在希腊文（μυσω）中的意思是终结。是说终止了呼吸（Odem）（梵文是 atman，古犹太文是 ruash）。

Râya—Yoga 和 Tariva（光明感奋的超意识能力）使印度大师们减少呼吸。完全控制和停止呼吸表明血液和生命流通的终止，涅槃成果与此相符。

“神秘主义”概念来自深度的权限。因为运气的举动（Fat），如注意、希望、聚精会神、思维等等是凝神（Sichanspannen）的属性，在形体上表现为不由自主的屏住呼吸……亚洲的全部神秘学说是集中精神和控制生活节奏（Libens Laucher）的指南和修行的全书。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印度祭司—哲人的主要神秘主义是生理方面的锻炼加上催眠，所达

到的完美程度是在物之上做文章的欧洲所望尘不及的。停滞不前的物文化在这里被巨大意志文化所代替，它要克服意志——这就是“纯粹直觉”、“潜入物内”、“与世界相融”、“直接体验”、“神秘主义”、掌握自己肉体和情感激动的王国。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择其优，推行“禁欲”，修行禁欲，建起一整套欧洲从所未见的修行文化，印度的哲人达到如此完美程度，以至在帕里亚、首陀罗和其他种姓都是达不到的、类似天使的高度。其余一切（闭塞的种姓要亲吻婆罗门脚印，还得尊重他们的粪便的规矩；帕里亚被看成麻风病人一样，即使无过错也不能与之接触；宗教的转世学说讲破坏种姓制度的人转世托生成畜生等等）是这个（社会差别）的间接表现。

由此可见以下特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他的愿望、意志等方面，而不是在外在世界的物上；对外在世界的物的关系持消极立场，而不是采取积极立场去掌握它；绷紧意志为的是克服意志，即对情感激动方面集中精神做单纯观察，而不是去发展概念；使“宗教经验”非逻辑化，而不是去发展思维。如此等等。

当然，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全“摆”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倾向。也不要认为印度哲学就是神秘主义——只有新入教的印度神秘主义过分信徒才讲这样的无稽之谈。认为旁观代替劳作，人们用双腿养活了巨大国家，都是荒唐的。对印度的这种想象同对埃拉多斯的“传统”想象一个样，认为那时和谐的希腊人赤着脚走路，凿雕像、讲哲学，从天上直接往他们的口中掉吃的。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般都是霸道思想，因此不奇怪，为什么旁观的立场是对自然界的积极关系和与之平等的思想关系，即在概念方面的思维关系的制动器。就是概念本身，那个在这种生活定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形成于同它的被支解和达到与它的极高官位等级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停滞在万能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的形式中：在民众底层，从其类兽生活时起即是比较具体—原始—灵气和偶像的形式，而在上层则比较抽象。生活的感觉表象、形象、幻象和情绪激昂等方面在发展中比西欧类型所占比重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也不要忽视这类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因为拿印度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资本主义作对比是不合理的。在资本主义前的关系中，在欧洲照样有神秘和民间传说，有万物有灵说、大自然的普遍神力、数不尽的神仙和与自然现象的共体验。海涅在他所写的有关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著作中为德国作过很好的描述。同样的事，在俄国（譬如说梅利尼科夫—彼切尔斯基）、在爱尔兰、在法国、各个国家都有。所以，把这些范畴的不同绝对化是不成的，那样可就真是纯粹理性主义、公式主义、简单化和片面地对待相应的现象了。

但是，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神秘形式并不是情感的生活和对自然界的情感所必需的。然而，神秘主义的先生们，其中包括印度神秘主义的信徒却正是从这完全错误的前提出发。宗教形式正好是孕育思维和社会形态思维类型的，这在一切宗教历史中都可以无例外地轻易找到，从祭祀祖宗、族内的长者和名人等直到祭祀天上的帝王和有超凡力量的无名无称的抽象物。我们曾提到过的孔夫子说：“若想过上好生活，不必学西边人那样打造新犁，不过要为草木、动物或人造点什么福。因为如果我们像爱自己生命一样爱海，我们不会被海水淹死；如果我们像爱自己生命一样爱火，它便不会烧我们。”^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决不是简单的自然界的共同体验，同时也是概念、目的和计算（莱辛所最恨的），只不过这些全是在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形式中。但是，不言自喻，在精神和情感倒错生活之间，在思维和感觉之间，在概念体系“冷静理性”和情感倒错的“火热的心”之间，或者按现今的说法在“精神”和“灵魂”之间，并没有被中国的万里长城把彼此隔开。说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构把城市和乡村、文化和自然、理论和实践、思维和感情分隔开来是对的。康德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并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在柯尼斯堡也几乎没有走出过（不算每天准确的散步步数）自己的书房。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反理性生活，本身各个都“唯理”到细微末节，目的和计算的始终不渝，确实是它的特性：生活变成万能的战术，情感倒错的生活所

^① 找不到出处。后半部分疑为《下论》中的“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剩下的份额差不多只是一点色欲。这种在情绪基础上使生活贫乏、精神过敏（决不是因为“绝顶聪明”），确实是资本主义人的片面性。

但是，生活内容问题的多面性和单面性、片面性或万应性绝对不会同认识类型问题相吻合。与此同时，神秘主义者偷偷贩卖的正是这个问题，虽然在术语上尽量搅浑水。因为，体验（直觉、万念皆空和其他）在他们是沉入存在深处、沉入时空之外的物的实质中、沉入“真谛世界”。如果所谈问题仅仅是丰富人的生活内容，去同与情绪有关的（以及感觉方面的：色彩、气味、形式、声音；还有：愉快、高兴、兴奋等情绪方面——总之用阿芬那留斯的语言来说是表示“积极的装腔作势”^①和“积极的生理不同”的）自然多样性共同体验，那就不会有任何争论：人的生活制度和精神充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由消除了资本主义文化变态的社会主义来解决。可是，神秘主义者断言，理性的认识是一种毁灭世界的实质，它分析、研究的是干尸，把世界变成数学公式，用机械代替活人，用数字代替世界。在前面，我们已经把所有这些反驳的意见顶回去了。神秘主义者向我们许诺的是什么呢？钦佩孔夫子的公式就是把孔夫子神秘化，孔夫子的一切都是相当冷静的功利化，只不过是在泛灵论的基础上。如果按这种公式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什么可以代替理性认识呢？莫非如莱辛所建议，宣布现实生活是梦，而梦是现实生活？

不过，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对此做过漂亮的答复：

“据说，抽象的东西不该去理解，而要去感觉、去直觉，指导研究的不该是理解，而是感觉和直觉”……“诱饵是引诱上钩所必不可少的，它的角色是美好、神圣、永恒，宗教和爱；不是概念，而是感觉，不是冷漠对待问题发展中的必然，而是如人们所说，狂热的鼓舞去保护实体财富，进一步去发展它”。他们陷于实体的剧烈动荡不安中，期望在紧缩自觉并拒绝理智时，成为被看中的人，神会在梦中给他智慧，然而他们实际得到和梦到的仅仅是梦境而已。这种作业，像世界一样古

① 拉丁原文：affectatio。

老，什么良好作用也没有过。为了生命抛出“睡觉”的口号，确实有点滑稽。

建议不要概念，也就是建议不要语言。在这方面神秘主义者充分地相继宣扬起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最后一手——沉默。最高的哲人是伟大沉默的人，他一句话也不说。

这就是泰·莱辛的成就。

“我们在他那里读到——梵文名字，对于哲人来说，是 muni，它的意思就是哑巴，不说话的人。埃及一个古老传说，说在第四纪有个阿蒙，被尊为沉默的神。说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名叫克拉齐尔，是柏拉图的老师、赫拉克里特的学生。从流传下来的传说中我们只知道由于他智高慧深，静坐不语，只用右手的食指交替地指指左再指指右，以此来表示自然界的不同和所有知识的二分法。一点不错！倘若我能够宣布自己是站在某个哲学流或派的一边，我将声明自己是克拉齐尔的拥护者”。贝克莱和克拉底鲁，为了主观“形象”和退回到用原始野人的“手语”而否定外在世界，即否定思想和通过语言来进行人类交流，这就是结果和“结论”。没什么可说的，这是对理性认识的大调和和向存在“最深层”的漂亮潜入！神秘主义者还能建议什么？强直性昏厥症的怡然自得、分辨不清的神魂颠倒、万念皆空、无感？可这些东西本是尽人皆知的，甚至连俄罗斯的鞭身教教徒、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巫师、伊朗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等等也都是知道的。“狄奥尼西”起义初期秘密入会仪式也和这差不多。可是这和认识世界的真实联系与真实关系有什么关系？假如有时再掺杂进去催眠、催眠状态下的预见、生理方面的锻炼和相应的知识，那么它们自己便屈从命分的解释了，原则上在这里便不存在任何神秘和奇怪的了。“奇迹”，总之是负面的，奇迹是不存在的。真的出现奇迹，那也不是奇迹，是其自身而已。

神秘主义者为直性生活辩护，公正的抱怨（如我们所见，这里确实有问题）无灵魂的生活。可是他们建议用无思想来代替无灵魂。他们释放出激动的汪洋大海感情，想刨个坑把人的理性埋起来。他们描绘感觉形象的广阔天地，想把进入概念王国的大门钉死。这样，他们想从另一

端求得片面性，用动物—儿童—野人的激情的片面性代替理性文明的片面性。动植物状态作为人工环境、机械主义、估价、计算、策略、理性科学的对立面，是他们的理想。换句话说，这里提出的是从逻辑思维转向稍微带点逻辑的参与，这也就是莱维—布律尔在他的“*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① 文章中所说的东西。

这就是说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拒绝去解决问题。不！社会主义将支持伟大的浮士德传统，支持劳动、知识、斗争、理智和感情、爱情、自然、艺术的传统。它把文化和自然结合到一起，消灭没有灵魂的文明，它将创造理性认识和丰富感情生活的伟大综合体。

① 莱维—布律尔：《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巴黎1922年版，第209页。

第二十六章

哲学的客体

如今我们来正面解答哲学的主要前提问题。从前面所述的一切，我们得出结论，首先要历史地对待客体。为了免得以后出问题，在这里应该立即指出，真实世界自己也会历史地成为客体，即成为人的实践和思维的对象，实在的世界对主体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在“自在”这个意义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即已存在了，即这个主体是历史地出现的。“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客体”（和相反）的理论，只有当“客体”和“主体”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作为相关的、互相关联的概念时才是正确的。客体向来同主体相连（在括弧里得指出，不久以前还认为客体就是主体，而主体也就是客体，主体曾是受罪的基础，是“物”，而不是相反。不过这可一点也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当世界不再是（或者还未成为）思维和行动的客体时，世界也就不再存在，就像劳动对象抛掉资本的社会和历史特殊的形式，不再是对象，不再是劳动对象，或者不再是生产手段一样。把实在的世界和作为客体的实在的世界相混，即不把实在的世界和主体联系在一起与把实在的世界和主体联系在一起，是遏止不住的似是而非的哲学投机的来源，它简直都能把人窒息死。因此应该确定，实在的世界并没有用任何“原则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协调一致”来拴住主体。只有当它作为客体出现时，它才离不开它，而这种情况没有丝毫哲学的智谋，因为它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简单得再

明白不过的叠语。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实在的世界之所以历史地成为客体，是因为把思维的机体从其中分离出来，本身就是历史过程，是实在的世界发展的一定阶段（我们在这里先讲好，我们讲的是人间，而这个“地球中心说”完全是假定的，我们只是暂且还不知道其他世界上有什么有思维的物体）。这么说，实在的世界曾在没有任何主体的情况下存在过，它为自己的存在也根本不需要主体，因为不是主体创造它，而是大自然在一定的阶段产生出主体。由于这后者出现了，并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发生作用的关系，这个后者才开始转化为客体。

实在的世界是亘古长存的、永远流动的、历史地变化着的值。它绝不是一丝不动和一成不变的独立自存的东西。实在的世界是个全过程，一切都在历史运动和变化中，因为空间和时间的实质不在于观念的主观形式，而在于运动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自然界有着和人类社会一样的历史，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原则区别。拿地球来说，它的地质历史，它的过渡，从熔岩状态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整个过程，包括各种物质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复杂的动植物种类的形成和有机体的出现及思维物质的出现，莫不一样。新的质的形成——是历史过程的最本质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的消失是一样的。这是自然的伟大客观辩证法，它要求整体世界和它的部分“因素消失”和它们的性质、性能、形式和联系要无休止的多样化。有机自然有一系列不同于无机自然的性能。成为主体的思维物质也一样，同时成为有特殊性能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作为一定物质过程异相存在的自我意识，是现实的事实，是有一定质的、高度技能物质的客观属性。从这个角度说，甚至幻觉也是事实，它也可能并且也是思维的客体。“精神疾病”的科学不是无稽之谈，它有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可以写一部关于幻想和懵懂的史学著作，因为它们也是事实。幻觉和呓语是与正常的意识相对立的（也应该对立），因为幻觉（它的内容）一点也不符合外在世界。可以（也应该）不把它作为不正常意识来否定，而是从外在关系的角度来否定。把它作为意识过程的存在来否定是荒谬的。由此看来，意识也有存在的特征，并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成为思维的客体：“思维的思维”在哲学中是很重要的部分。换句话

说，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因为这对立面相互转换，思维存在是说它有存在的特征，而存在思维，是说它有思维的特征，思维的物质是它们的真实的统一。不过，在实体的真实统一之中，在历史的 prues 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物质；没有它，任何的“灵”都不能存在；而没有它，物质却可以，而且在事实上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与此同时，无数的幻想又以客观的思维形式演化出来。作为人类思维活动产物的概念是存在的。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臆断性的“范畴”是存在的。有宗教，有“科学体系”，有哲学，等等。它们是意识的客观化形式。它们甚至在书本中、在其他信条里被物质化了，成为所说的可触摸得到的存在。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灵”有着不是属性的实际，而是实体，是独立存在的，用老话来说是什么 *causa sui*^① 吗？

当然不能。

思维形式的“客体化”不是别的，是它们强烈社会化的表现，它时常（决不是从来！是个比较宗教的形式）或多或少地同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相关。这些形式不是正确就是歪曲反映它的实质。它们在哪里都不存在，除了粗野点说——存在于社会化了的人脑袋里。它们在人类中间不是以一种糊涂酱的形式作为特殊“细腻的”实体浮荡着。社会意识一般来说是社会化的人的意识，而不是超人的范畴。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同每一个单个意识没有关系。同样地，社会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它的某个成员死了便不再存在。倘若一下子全都死光，那么不但没有了社会，也没有了社会意识。信条的庞大体系可就不这样了。它们的物质存在，譬如印刷用的油色和一定空间形式的存在，根本就同意识的“实质”没有一点关系。书籍的“意义”不在印刷的颜色和皮面装订上。不去解读它，即同主体处在关系之外，它便什么信条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它也只在自己的粗略、无意义的存在中存在，它是纯外在的，跟路上的普通石块没有两样。只有当它处在关系之中，问题才转到客观思维形式（“Gedankendinge”）的平面上，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

① 拉丁语：原因自我（烦琐哲学术语）。按斯宾诺莎的说法是——实体——原因在自我。

过了。与此相关，有趣的是应该指出维内·桑巴特教授先生迷恋上马科斯·维贝尔的“涵义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用真正是猴子的速度毫无意义地把相应的范畴贴附给外在世界，结果是我们所掌握的自然真实的过程仅仅是信条，它的“意义”我们永远达不到，而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过程也永远掌握不了！按桑巴特的说法，这一团乱七八糟就是人人皆知的人类命运。

如此，客体成为携有其一切特性和特征的真实世界，其中也包括意识，作为它的一部分特性。

实在的世界是历史的，即它是在历史变化的过程之中。它的特性是历史的，因为它们是在变化的。作为客体，它之所以是历史的，在于当出现历史主体时，它成为客体。思维的物质，即是这个历史主体自己成为客体。意识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一定类型的物质的属性。最后，客体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1）它随着主体的实践和理论的成长、随着实际目标和理论目标半径的加长，历史地成为客体；它不停地成为客体，作为客体向外开展，而不是像紧包着的甘蓝菜被整个地装进口袋；2）实在的世界也部分地创造（尽管不是 *ex nihilo*^① 主体，所谓的什么“文化景观”，全部都是人造环境：城市和乡村，沟渠和道路，耕种的田块，整齐的树林，地下的矿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改造的世界，如果用地质学的术语来说是所谓的对地球的“人类传唤”时期，在这里历史因素已经直接和人类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哲学的片面性在于它们的客体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同时还是所谓的纯粹意识的客体。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片面性在导向何方，又是什么原因（逻辑的、社会遗传的）。因此，从一开始阐述客体时，它的错误便已经暴露出来了。实际上，客体是掌握的客体，并且掌握的过程或设法掌握是二位一体，这也就是实践和理论的掌握，实践是首位的。

和客体的实践掌握一样，世界物质的程度在改变着，而理论的认识

① 拉丁语：从无有之中。

是这个过程的中介，并扩大它、丰富它、指导它。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来对哲学的客体进行阐释，那么未来的一切问题便不可避免地都得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时“灵魂”的过敏症就无隙可乘，客体也不能在它的作用下蒸发，变成——自然不是在实际中，而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思想”、“概念”或是什么贫瘠的、蹬着戏装厚底靴子的思想站立着的孱弱抽象。不错，我们知道有些唯心主义体系把世界阐释为创造的客体——这似乎是最“实际”的有效立场。不过不要搞混概念。这里谈的是思维的实际运用，而不是物质实践。这里的客体不是先历史物质的物象世界，而是主体创造的产物。这种“掌握”是幻想的掌握，它解决的结果是一无所有，是海市蜃楼，是思想迷雾。

阐释客体，作为对客体的实践和理论的掌握，决不是人为的思维把戏，相反，这是唯一正确的，即符合历史和当前实际的阐释。它不是根据“思维的方便程度”或其他类似的考虑得出的一种“观点”。它有历史事实做坚强支撑，在那里客体首先早早地以实践掌握的客体面目出现（黑格尔的“同化”直接从这里找理由）。作为实践的客体，客体是它的第一相位，客体是历史出发点。作为理论认识的客体，客体一般只能根据理论认识的存在程度出现（再一次重复并强调，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前，譬如说地球和它的“财富”老早老早便存在了，但地球上的人不认识它，因此，它——地球虽然存在，也还不是主体注意的物，也就是说还不是 *structo sensu*^① 客体）。这个理论认识从历史角度来说出现得相当晚，它是从实践中得来，多多少少经过一个特殊的独立过程。因此客体在人的意识中自己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是实践掌握的客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理论掌握的客体。“实践家”从来都多多少少把世界阐释为物质，说明它有重量，占空间，有阻力，需要努力去克服阻力。“理论家”按脱离实践程度的不同，都以一般做支撑，即出发点已经不是同现实世界直接接触，而是反映相当高级数的序模，用它们来代替实在的世界。有趣的是你看“纯粹哲学家们”关于“认识物体”学说是怎样产

① 在严格的意义上。

生和成长的。这类东西都是“纯粹类型”的、“理想类型”的（就像几何学中的理想三角或维贝尔型的“理想类型”）。可糟糕的是这些“理想类型”，作为抽象，在哲学家们那里变成了“真实世界”。很难忍住不笑出来，像黑格尔这样的大人物竟那样认真、深信不疑、深沉地在书中如此这般地写：“动物形态的无限，不可能……绝对严格地遵循体系的要求。相反要把一般定义提升为定理。即使它不符合定理，也总相差无几，……那不是定理，不是种类或阶级等等的特性，必须改变它们，让它们符合现有的形式，相反，后者应该符合前者，因为这是它的缺点。”（《自然哲学》）从逻辑上说，这是脱离具体的存在（因为脱离了物质存在，同具体的东西脱离了直接的接触）。“深度”——等同于物质的贫乏性，这不是上升到比较有生气的第二具体，而是系统化地拔去存在的全部羽毛，普遍脱离了个别，种族脱离了个人，法则脱离了事实，抽象脱离了具体及其他等等；因此才出现存在的以太化、唯灵化过程，本该是现实的世界成了理想、概念、化为影子的没有军队的军士仗。这就是概念的丑陋而空洞的骄傲。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也会变成认识的客体。因为它不是外部世界物质的一部分，而是一定的有组织物质的异相存在，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它作为思维过程，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物质实践的直接物体：思维是在“头脑”中，而不是在铣床上和初轧机的轧辊下进行。但是，由于它的逻辑构成是社会经验，即庞大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实践（这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集聚，思维作为认识的客体和实践联系着，便不可能在这个联系之外不去辩证地认识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思维是实践过程的中介因素，由于是通过理论掌握思维，所以在实践中也掌握了它；最后，思维朝向一定的客体，是实践掌握它的独特过程。关于思维的思维就是思维自己成为客体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实践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样，哲学客体在我们的面前不是旧哲学的客体，而是多样的和物质统一的，同时还是流动的、随历史改变着值的，是理论和实践掌握的客体，并且客体的掌握还是二位一体形式的。

第二十七章

哲学的主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与阐释客体平行的还有对哲学主体的相应阐释。如我们所知，这是对人的活动的理性一面的抽象，本身也是从一切社会的和社会历史的定义中抽象出来的。在哲学的各个流派中，这种从各方面拔毛，把主体变成片面的和贫瘠的唯理抽象的形成过程各不相同，但所有流派都有上述特征，它们是所谓的哲学的“我”的一般特征。在唯心主义体系中，这个“我”，一般是“普遍的”；在主观唯心主义者——是个人的“我”，在不可知论和客观主义者——或从心理方面或从生理方面说都是个体，在机械唯物主义者——则一般是生理的个体，在费尔巴哈——是生物生理的感性类概念的人，是哲学中的“人类遗传学原则”。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包括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在内，被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他用简短而尖锐的提纲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天才地表达出来。如果把要研究的主体予以适当地简化，那么它是从各种社会的和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思维的一方，也就是说在实际上是某种不可想象的，因为如我们已经所知，这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拟议的“社会人”的社会、富兰克林的“toolmaking animal”^①、马克思的“社会人”（vergesellschafteter Mensch）。“社会学

^①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的 prolegomena”^① 说任何的“哲学”都告诉我们，哲学的主体、思维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即在多样生存活动中的社会历史的人。不言而喻，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人。不言而喻，每一个人都是生理的统一体。不言而喻，每一个人都自然是生物的个体。但是社会历史的人是社会化的个体，他有新的质，是生理和生物所不能溶解的。资本主义的人、典型的资产阶级、封建的人、社会主义的人等都是范畴，他们的独特之处绝不能把他们从生理或是生物学中撇出去。Homo sapiens^② 仅此而已——历史地变形为社会的、制造武器的人。原始共产主义的人，具有使自己独有本性社会化的一定类型的人，历史地演化成氏族的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人（后者只在苏联）。对主体持唯心主义观点显然是不够正确。甚至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也完全不够用：不是人类学是导论，而是社会学；也不是生物学的人，而是社会化的和历史的有一定特殊生产关系的人；不是片面“思维”的人，而是多方面生机勃勃的人。不过，由这最后一点得出来的，如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生产无序现象、劳动分工细碎、理论和实践极度脱节等，仅从一个我是根本不可能理解“人”同“世界”的关系的。在这里，确定这些关系要比在其他阶级社会里复杂得多，不仅仅是社会整体的关系总和。譬如，如果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个体都多多少少在他的多方面的生命活动中能反映出整个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的专业人仅能体现社会活动的的一个方面。它不是社会关系针对自然界的中心人物，不是社会关系变的戏法，因为人们被拆开、被分割，就像整个资本主义被拆开、被分割一样。如果说，唯心主义哲学使自己主体的理性职能实在化，把它从整个生活活动的方位中拉出来，创造自己的哲学主体，多半是“纯粹理性”主体，即孤立的、认识职能是“自在”的，那么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费尔巴哈则是在人的身上，从看作是纯粹生理和生物类型的人那里找出路。但是，从社会历史主体的界限内这样走出来以后却陷入生物学或人类学之中，不得不把主体仅能作为自然的消极产物来阐释，即不把主体当作首

① 序言、导论。

② 智人。

先是积极实践的积极起点，而是受苦受难的生产的起点，即实际上不把它当作同自然客体有关联的主体，而是更多的把它看作是受自然影响的客体。我们知道，这个片面性是马克思指出来的。它把人只作为动物来解释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因为当作动物的过程是使之消极适应的过程，是通过自然选择来适应的过程，而与其同时的社会的人却在积极征服自然，并用自己的技术制造特殊的社会工具影响着自然、影响着材料，使其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物质，即成为真正的客体。这个在 homo sapiens^① 发展中的历史“飞跃”，从动物群向人类社会，从生物学向社会学，从生物个体向社会人，从用牙齿武装向用技术武装——这个飞跃不是哲学的。与此同时，如我们所见，思维自己产生于积极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即在社会人的合作中从这个社会实践里历史地划分出来等等。

在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中，“我”变成有目的的精神创造的起点，把俗世吸纳过来，有时还把它吞掉。在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和它的变体中，“我”变成单方面的“产品”，是地理、水土、山志学的普通交叉点和其他所谓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法国唯物主义者唯理论的说法，关于“自然状态”、“自然条理”、“自然法规”，以及马克思挖苦嘲笑的社会科学中的“鲁滨逊方式”的概念都与此有关）。正因此，马克思才在文章中说，唯心主义发展了主观和积极的方面，那时唯物主义是比较消极的。

如此，主体实际上是掌握的主体，就像客体是掌握的客体一样。

掌握的主体历史地透明。它是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成这样的——因此，它从自己存在的一开始便已经是历史的了。它从自己增长的历史力量角度，从自己的技术实践和理论武装与相应的结果角度来说是历史的。它从社会结构的类型和相应的认知方式的角度来说是历史的。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的眼光来看主体，那么打个比方，这个哲学和技术，才不管它是石斧、蒸汽机还是柴油发动机呢。旧的哲学

① 智人。

曾指出过这种无聊，指出这与事无关，对于哲学来说太低级，是不配称之为哲学的。相反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主体是掌握俗世的主体（是把俗世物质地转变为物质实践），在那里实践是直接干预俗世的过程，在那里它有着巨大的理论认识意义，技术是起着非凡作用的因素。用技术武装起来，这个技术武装的程度便因而拥有实质的意义。用石斧的野蛮人和用社会主义技术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主体，说他们相同简直太可笑了。实验科学的技术问题差不多也是这样。如果说现代的精密仪器能够以巨大的倍数提高自然器官的灵敏度，如果它们（X光）能够看见看不到的东西，如果它们能捕捉到我们的自然感觉捕捉不到的东西，制造出一些新的、人造的感觉（譬如说电子仪器），那么完全不该在阐释主体时撇开这些强大的威力无比的认识工具。借口说古代的圣哲，譬如亚里士多德，他没有什么技术，不论是生产的，还是科学实验的，却琢磨到哲学问题，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至今还在争论，有的个别答案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他们还引经据典说原子学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等等。这一切都没有说服力。之所以没有说服力，是因为这里总还是明摆着有巨大差别。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原子都是些天真的假说，是些高深莫测的谜。现代科学的原子则是牢牢掌握了它们的实质，经过实验征服了它们，并用科学理论思维把它们整理出来了。伊壁鸠鲁的推论和卢瑟福的实验、玻尔的理论等等尽管有相同之处，但总还是两种不同的尺度。只消读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你在其中即可以看到大量的神秘主义垃圾和一般垃圾，尽管也有真正的钻石在那些堆堆里熠熠发光。其实，这庞然大物去世才不多久。可能有人会针对这点说，我们的话题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难道我们不是专心谈哲学吗？是的。不过，第一，不能用中国的长城把它们隔开；第二，如果我们在现在和过去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进行过争论，那可不能说是原地踏步，而是在大大扩大了的基础上把矛盾再现出来。黑格尔可是比柏拉图要富有得多，马克思也不可比拟地高过伊壁鸠鲁。大家没能解决问题的原因，根源在受世界观的社会制约，在“生产方式”反射的“认知的方法”上。如此看来，主体的阐释应该是历史上的阐释，和在主体掌握

的历史武装性（实践的和理论的）的涵义上。

在这里，我们从另一方面又回到“认知方式”的问题上来了。我们看到了认知方式在世界观方面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也看到了它的产生规律。再重复没有必要了。我们只是问一句，如果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辟出大块园地研究感觉的生理主观主义（或就是主观主义）等等问题，那么对处处皆是认定的社会主观主义，即社会形态学的“认知方式”视而不见又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缘由？这种缘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有。如果我们彻底了解了人的实质不仅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历史的存在，那么他的意识显然具有社会历史性质。“认知方式”在社会历史客体是内在的。因此，我们在阐释掌握主体、哲学主体时必须把它们作为历史的、社会的主体来阐释，采取的这个视角，即它所固有的“认知方式”的视角，熟知这个认知方式的规律，即知道它的起源、它的职能、它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它的扭曲的思想意识的作用等等。

这样来阐释哲学主体，会不会变成阐释哲学史，甚至是一般的历史？一点也不会。我们的话题并不是从头来谈整个 *ab ovo*^① 的过程，从亚当直到现今。用重复来解决我们面前问题的企图，用不同的社会历史主体的视角轮换，即仍然生活在过去，也是完全荒谬的。但是凝缩过去、历史辩证地计入过去是必须的。这表明要知道相互关系的历史规律，有可能作比较，即作为拥有一切雄厚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的主体来活动。最高类型的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最高级历史地较为完整的主体掌握类型是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主义人的类型。黑格尔清楚地知道哲学是在思想中抓住的时代。他有时举出这种理解的一些漂亮例子，使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直接转到唯物主义。譬如对晚期罗马的评述：“……罗马的世界是……抽象的世界，在那里，太一冷若冰霜的统治覆盖了整个有学问的世界。人民的有生命个体精神被抑制、扼杀，抽象普遍性的外族统治笼罩在个体人的头顶上。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使人感觉有必要在这抽象之中去寻找避难所……即在这主体的内部自由中去寻

① 拉丁语：从头开始。

找避难所，就是这样。”（《哲学史》第2卷^①）等等。黑格尔从这里引申出这个时代的哲学思维的主要特征。

黑格尔在自己身上漂亮地表演了哲学主体的社会特性。这就是我们从《自然哲学》里取出这种表演的示范。

“一般来说，新世界表现出的是没有发展的分化，它像磁体一样分北和南两个部分。而旧世界则是完善地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个是非洲，它是天生的金属、月亮的元素，由于酷热进入休眠状态，人在那里麻木发呆——这是没有意识的哑灵魂。另一部分是亚洲。它是彗星的狂怒，猛烈地产生于介质之中，是无形的作品，毫无希望去掌握自己的环境。最后，第三部分是欧洲，它形成意识，是大地上的理性部分，它的山川平原分布平衡，它的中心就是德国。”^②

这种伯麦风格的地理诗意的神秘论，实际上是海涅称之为德国基督教蠢驴的“认知方式”，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社会历史的上下文去理解，任何“纯粹理性”也不能从自身或同一外部世界得出这种胡说八道的结论。可是，黑格尔，譬如他在评论柏拉图时，提出一个完全聪明的规律。他在《哲学史讲演录》^③中写道：“我们必须超过柏拉图，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熟悉我们时代中有思想的头脑的需要！”正是这样！我们必须比任何人都要站得高，因为必须熟悉“我们时代头脑的需要”。而“我们时代”，不是时间的抽象，而是历史的血与肉，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人和新的认知方式。与此相适应，我们哲学的主体也是历史地产生出来的，是历史地一定社会主体地掌握世界，同时也是掌握同实践理论相联系的主体。那主体是用雄厚的生产和实验技术所武装、运用成熟的认知方式、在自己的多样多棱的生存活动中是个社会主义的完整的、而不是分裂的人。理解这点就是熟悉“我们时代中有思想的头脑的需要”。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325页。

② 《哲学史讲演录》，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357—355页。

③ 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130页。

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己变成有目标的主体，自己成为目的论的统一体，在斯大林的公式里压缩为“计划——就是我们”。悬在人头顶上的社会化的自然力在这里眼看着被消除，同它的关系变成是外在的，是控制它的力量。社会作为主体自己掌握自己，这掌握同时即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就表明着这个二位一体和整体的掌握。其中同时既有理论认识也有实践行动，既有“认识的必要性”也有目的论的自由，既有意志也有聪明才智，既有思维也有实践，既有科学综合也有立场观点。单个的主体在这里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沉入”普遍之中（因为集体组织的意志是明摆着的）和最大程度地丰富自己的个体性（因为有完全的自由来全面发展，发展自己个人的特长、爱好、心向、才华）。因而在这里于普遍的现实和个别的现实之间、在普遍的存在和个别的存在之间和普遍之中的个别里有着交互作用。这就是最高主体历史地掌握世界，既掌握自然也掌握社会。

第二十八章

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总体上来说是从主体方面掌握自然的过程，本身就是变化中的历史过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经常是一目了然的，不过这个交互作用的类型是历史的不同。同样地，客体和主体是历史的转换，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转换值也是历史的。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在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章节里已经部分地讲到过，因为不能说客体自在（那时它便不再是客体了），也不能说主体自在（那时它便不是主体了）；如此看来，在这些概念之中事先已经存有相互关系的概念，这关系一分为二，自身有正反两面，互相转换，和一般的无机自然转换为有机的，而有机的分解灭亡，转换为无机的一个样。不过，这种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转换”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积极的性质在主体关系一方，如我们所见，目的论不排除自然的必然性，按恩格斯的说法，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性”。但是，积极性是摆脱了自然的直接压力，首先是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见前文）。如果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主体被自然的“可畏”力量所镇压，在它的灾害面前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则在颇大程度上掌握它们，不过既掌握了它们还要服从它们，因为自然的各种过程还在它的控制之中，只能依据自然规律行事。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既自由也不自由，既指挥自然也受自然指挥。如果我们社会成长的条件下来看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即

不算社会衰落和整个社会及整个“文明”的毁灭，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不能缩小），那么我们会毫不费力气地发现人从自然力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技术、生产、社会经济组织、科学及其他等等的意义越来越大。“地理因素”还在起作用，但是已经不能左右生活流向，虽然在颇大程度上它依然是稳定不变的（相对地稳定和相对地不变）。相反，积极的适应自然的过程越长，社会的发展越快，它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丰富着自己的职能，增加着自己的需求，越来越使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多样起来。所谓的“地理唯物主义”，以及它的后来的神秘化和庸俗化的丑象——“地理政治”的错误，在于不理解（或有意抛弃）那个事实，即在生产力增长了的时候，“地理因素”通过技术和生产起作用，与其同时转变为作用客体。如此，历史地产生出的主体，作为主体在成长，并且它自己也在历史地成长，由于社会历史过程是对自然的掌握过程，在自然的客观规律中具有完全的优先权。

这个过程的总体，我们已知道可用 $\Pi-T-\Pi$ 公式来表示，即在理论和实践的循环公式里，在它们的交互作用的扩大基础上来表示。这个基础的扩大，同时也在生产力的成长中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技术的成长、技术功率系数的提高、工艺过程的快速和多样，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化学反应，被生产过程纳进去作为它的原料和各种各样物质材料的越来越多量和多样的无机和有机物质。这个基础的扩大表现在科学的成长上，即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认识对世界的掌握上。在这里，一个中介出另一个，并在总体运动中形成掌握世界的合二为一的过程。“人工环境”和物质地改变大地的面貌，即把天然地貌改变为文化地貌，把“景色”变为农业、工业、交通、旅游、文化娱乐及其他等等的一流水准，这就是这个过程的物质感觉的表现。这样才能完成人类征服宇宙的过程，才能实现符合人类目标改变世界物质的消费过程，实现人力胜过物质和自然灾害的过程。

加快（或者反过来停滞和放缓）这个过程是和生产力发挥职能的条件相关联着，也就是说，首先和社会的历史形态关联，并且它的每一历史形态都从“发展形态”辩证地变为“这个发展的枷锁”（马克思

语)。基础是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不过从来也不是整个都是自然的！），增长速度缓慢、技术滞后，又在思想方面受限于干瘪、死板、僵硬的神学教条主义的制约，得不到一点批判的自由和真正的科学实验的机会。资本主义，凭其利润原则、竞争和机器，立即快速多倍地掌握了自然，不单是在物质实践方面，也在理论方面。这个加速掌握物质世界的过程向深广的发展确实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建立起强大的技术力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科学的空前繁荣和演化为世界科学的事实，——所有这些都是旧时代和伟大旧文明所不知道的。然而，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这里我们这样说有点不准确，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基本主体，不过在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就明显地改变了，不但是在物质范围，在思想范围里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知，在思想范围里观察到它从形而上学的抽象、从唯灵论的盲目崇拜又回到了封建主义的神学，从“批判主义”回到教条主义，从科学立场——部分是同唯心主义忸怩作态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又回到神秘主义和神学立场上去（极左翼——对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感兴趣，表明和资本主义决裂）。相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极度加速了掌握物质世界的过程。开发了新的地域、地质、植物、动物和其他领域的苏联，在生产力和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长，世界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生产曲线、科学成就有这样飞速成长的，没有看见过科学同实践结合这样深入到群众生活的情形，这一切都完全是在新的节奏下进行的。

众所周知，孔德追随圣西门在颇大的程度上把人类的精神生活（随之也把整个生活）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他的最大错误首先就在于他没有把精神生活作为出发的事实，即在他的历史构造中有太多的反历史的纯粹理性主义。当然不是神学产生的封建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产生的神学。不是封建主义是神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是神学思维方式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旧的纯粹理性主义公式的“启蒙者”从来和处处都是“见解治世”，同时也还用孔德的“正面科学”的理论概念。孔德那个时代还没有到科学在神学和形

而上学之外的时期。不错，他的老师圣西门在“L' Industrie”^①一书中写过“*Au reste, on cree pas un pricipes, on lapercoitet on le montre*”（“到头来，原则不创造，它被发现并指出”）。不过，圣西门可传的是宗教和世俗等级制的“新基督教”，他自己是“正面的”。孔德则发明了新的“正面”宗教，并自封为最高教主。他认为以后的社会不断进步犹如有机物构成的机体，等等。不过，在孔德的三段式里也有合理的内核，因为从封建主义的神学向资本主义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抽象进展，再向科学把神秘主义和所有类型的超自然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彻底赶跑了的社会主义成熟的“无宗教未来”时期进展，是它的主要倾向中的真正进展。

认清了这些思想形态是现实的意识形态倒错，从死亡目光下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其逻辑前提是哲学的自我批判，而在社会物质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从前由神学世界观向抽象的形而上学转化一样，是从“中世纪”向“新时代”，即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转化），这个历史过程是抛弃社会的主观主义形式的过程，是它们的转换和克服的过程，到头来“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它的哲学概括既不再是神人同形的，也不是社会变形的。

以上，我们详细分析了神学必然性的问题。我们看到不管人类的积极性和他们战胜自然力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都没有理由陷入到纯粹唯意志论和非决定论。人类的目的由必需来决定，人依靠自然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复杂的和精深难测的工艺过程都表示着具体的联系和关系的全部明确性。但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一般条件是由地球的发展时期来决定的，这就是人类在其中从事一般活动的框框。恩格斯，还有傅立叶认为人类不可避免的下行的曲线和他的灭亡同宇宙间地球上生命的灭亡一样。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不能脱离地球的历史，地球是社会的立足点和社会的营养来源。但是，我们不想扯得远远地去谈结论，因为没有足够根据，不能肯定“人类”不可避免的“老化”

^① 《论实业制度》。

(这仅仅是类推的看法)，不能肯定星际联系的不可能，也不能排除适应非常缓慢地改变整个行星条件下存在的新方法。在此暂且只能说：*qui vivra, vera*^①。

在从主体方面掌握客体的过程中，客体越来越多地揭示出自己在数量上和和质量上无休止的多样化，粗放而又集约。实际上，历史的人和现代的人改造了物质的大量质，这知识一直深入到无限大的星际空间和无限小的（同样是大的也是无限的）小宇宙环境。对于人来说，这非常多样化的客体性能、质量、关系、互相依赖、联系，不停地增长着，因为实践和理论的认识把它们的财富揭示得新而又新，它们是无穷尽的，世界和自然与人不相干的在事实上的变化就这样变成对客体的掌握，从世界的“漠不关心”的存在到并列从属于成长中的强大主体，那主体把它同自己的目的协调起来让伟大的大地进程同时服从于它。

这个掌握的过程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我们改造自然物质，越来越多地了解它的性能，越来越大规模地预言出客体的过程流。这也就是实践和理论认识的二位一体的掌握。这说法没有别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理解。唯心主义的哲学格言和不可知论以理想的实质为基础，实践不了，也理论不了。但是这些“实质”——所有这些“理想”、“精灵”、“世界精神”、“单子灵魂”、“逻各斯”等等，它们的实质不外乎是人们创造的妄想值，在思想中或在现实世界外适时推进去的不可知的东西。不过，正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的幻想，它们不可能像实在的世界的元素那样去理解。只能相反地去理解它们，把它们当作幻想、思想倒错，只能如此。这样对它们便足够了。因为作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去理解幻想，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这是个虚假的问题，也与唯心主义哲学相违，不值得与之纠缠。这样的纠缠是琐碎哲学，是中世纪演练习题的方式，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野蛮可笑的。造一个看不到的神，然后千方百计地想看到他——是毫无希望的。但是，看到产生这思想的物质基础，了解它的起源，从倒错之中看到另一面，——这是可能的，也必须要看

① 法语：等着瞧。

的。如此，我们与纯粹理性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相反，于宗教形式中不仅看到祭司人等的赤裸裸骗术和赤裸裸的造作虚构，也看到了扎下深根的思维形式，使真正的自然规律粗野地按“生产方式”类型，即社会形态倒错。理解了它们就是科学地掌握了思想杜撰。实际上，消灭它们的物质基础，就是摧毁和消灭它们的再生产，把它们变成一个历史瞬间，既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人类实践的威力和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符合于对社会主义主体的掌握，它们给人们以创造的激情，同时也预防出现不必要的骄矜。譬如，当黑格尔说地球是“居中的”，是“最好的星球之一”等等时，这个独特的地心说便最终也只是认识中的外省、偏僻的地方、有限的智能。有时候，这个黑格尔在“糟糕无限”的批评庇护下透露出对宁静的渴求，他渴求的是终极的、像“球体一样圆的”、始终是静态的、绝对的、统一的和不变的存在，就是古代希腊思想家们所说的那种。无力的、僵化的、教条的知识——就是无知识，就是躺在“神的启示”上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相反，力量强大的实践和力量雄厚的理论也知道地球是无尽数宇宙中之一，也知道整个太阳系都这样，也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一个原子都是宇宙无尽数，也就是说每一个无尽数都是有尽数，每一个有尽数都是无尽数，知道它们都淹没在宇宙的无休止的、无尽之中。有些人面对这些空间头都晕了，他们很想靠在小篱笆上挠挠后背的痒，他们忍受不了这有尽和无尽的世界辩证法。随他们的便吧！先生们，祝你们挠痒愉快！

可我们还是要走知识无尽的路，走无尽世界无尽掌握的路，不需要任何挂着“前面无路，禁止入内！”牌子的篱笆。

第二十九章

作为被掌握的主体和客体的社会

社会的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里面有某些特别的关系：社会可以同时是客体又是主体，它还可能是客体整体和部分主体，与此同时在几个部分里带有相当牢固和深刻的不同一般思想的阶级理解，比起理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各种方案要牢固得多；社会在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方面不可能通过实践来掌握它——这可以说是它的内在的原则特性，等等。

最好用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来演示一下，何况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部分地与别的问题相联系时谈过了。在这里需要提出来并解决它。

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这是个具体历史产生的类型，它有着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有着独特“认知方式”的独特“生产方式”。它差不多从产生之日起便是知识的对象（譬如从配第起的政治经济学）。是个什么主体同它对立呢？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整个社会在这里不是主体，它是无政府的、分散的、自发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它如我们已经所知，不是目的明确、力求达到目的的统一，因为它不是有组织的社会，它没有整体的和共同的意志，有的仅是虚构、为资产阶级统治利益效劳。国家，作为理性的起点，他应该是有限职能的统治阶级的公共组织。它不决定也不组织“国民社会”主要的经济职能的生活和经济过程的流程，而那正是个别企业的目的，即单个的细胞整体地自发地服从于天然规律。因此，社会不可能成为实践掌握的客体。社会要

成为顺利掌握的客体需要有组织性、制订可行的计划，这就需要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作为一定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本身也得如此。因此，要想掌握整体社会，就得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多少相应地了解一点资本主义，就得要了解它的矛盾和运动，因而也得了解它向不存在的过渡，即历史地、辩证地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由于这个社会的结构，明摆着雄厚利益的原则分裂，统治阶级和它的思想家原则上是无能为力的。在发展阶段初期，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关系和它们矛盾的观念，那么也仅有亚当·斯密和更多一些的李嘉图（譬如，李嘉图的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可是最终所谓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最后堕落为庸俗的辩护士（“历史学派”、“和声派”、“边际效用”学派、“数理经济流派”、“社会有机学派”和当今法西斯思想家们的本质上的胡说八道，以及科学的彻底腐朽、否定理论认识的可能性，并把它变为“Konjunkturforschung”^①的治国学。在社会学中，在历史学中，我们都能看得到同样的过程，比起现代的施潘们，什么孔德或斯宾塞可要高明得多！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法国人，或是某些大人物，如蒙森、尼布尔和其他比现今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妄自尊大的吹鼓手们或无水平的超级专业化的小笔杆子们不知道要高明多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类型的概括和综合企图——接近对科学的怀疑主义的否定，这是任何一个了解施宾格勒结构的精细诡辩术的人都知道的。更糟糕的是当话题只讲资本主义时，只消指出桑巴特进化的活生生的例子便够了，他从支持马克思主义滚到了完全是劣质的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这就够了。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认识主体竟是无能为力的。它的社会科学产自对它的实践的赞扬，而这个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职能，从来也不能掌握社会的自发势力和克服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进程中的“不理性”。这本是实践的任务，可是它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只是如今当资本主义衰

① 德语：研究局势。

落、发生全面危机、解体和崩溃时才绝望地企图跃过自己耳朵的高度，在逆行路上降低生产力以解决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封建化的“计划资本主义”乌托邦的众多和乏味的方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历史进程不听爪牙们摆布，它是外在的、盲目的、强制的力量，是“自然规律”、不让你掌握。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它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借助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产生出来的。这里的社会同时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它是有目的的统一体。它的必然性直接表现在它的目的中，通过组织群众的意志，把计划物质化并在完成中实现这个计划。它在行动中自己认识自己。这里没有“任其自流”，即没有发展的盲目自发规律。这里，社会在实践上掌握自己完全和在理论上掌握自己一个样。这里有支离破碎，也有独立存在，它们是实践和理论掌握方面的对立面。这里有实实在在的掌握，也有仅存在于“扬弃状态”的这些对立面的完全统一。

在资本主义范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理论，联系着它的面向“整体”而革新的实践（马克思的“revolutionäre Praxis”^①，恩格斯的“umwälzende Praxis”^②）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因为伟大理论的一切预测都已经实现，而革命改造的实践，即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的战斗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理论的合乎实际，做到了对整个社会的掌握。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谈那些有趣的历史问题，诸如：关于古代神权类型的埃及、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所说的那个没有商品现货经济的国家秘鲁、关于耶稣会教徒的国家巴拉圭、关于资本主义军事经济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超出了我们所要谈的问题范围，虽然又和所要谈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这里已足够证明在商品经济（包括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较发达的形式）中社会不是主体，也不可能是主体，它不能在理论上掌握自己，也不能在实践上掌握自己。因此，它对自己的对立面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客体（那里认识符合实际），而

① 德语：革命的实践。

② 德语：变革的实践。

实际上社会成为掌握客体只能是在自己组织的形态中，眼下即是社会主义形态中。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由于话题讲的是作为客体的社会，所以：

1. 社会一般都在不论以什么形式认识的客体和认识掌握它之前出现；

2. 作为客体，它的出现是历史的；

3. 它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具体历史形态，改变着“生产方式”从一个形态转入另一个形态；

4. 每一个具体历史形态的社会都发展自己特殊、专门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仅有它们才具有的属性、性能、特征、质和“运动的规律”。

由于话题讲的是有关主体，所以我们得出：

1. 主体是历史的；

2. 它的历史区别还在于它在某些社会里仅是部分，而整体社会不可能成为主体；

3. 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自己来说整个社会都是客体；

4. 资本主义的主体（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掌握客体；

5. 社会主义社会是确实历史地产生出的主体—客体。

最后，由于话题讲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

1. 这些关系是历史的；

2. 它们在商品资本主义社会里发育极差，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掌握过程；

3.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相反，当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它们完全一致和相符合时，便完全具备掌握条件，即存在合理的社会规模的实践，把各个部分组织好，让社会自觉地进行自我运作，使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成为它的整体生活机能；

4. 产生社会作为主体的活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理论指导的结果，它们由“单个”（个体）组成“特殊”（阶级），掌握

“总体”（社会），并变成“公共”（社会主义人民）。关于革命主体的学说是列宁研究的题目。

从思想形式角度来看，向社会主义过渡说明消灭了社会意识的偶像化的形式。对这个问题值得多谈一下。

马克思最先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它的运作规律以及它的代表人物们的特殊思想方式，它的思想范畴的社会历史特点。我们说的是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学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企业以及每一个企业里的劳动和商品生产者，在形式上都是互不相干，他们在市场上“自由地”劳作。他们是通过交换行为、通过货物和金钱的变形、通过物资的流动来联系的。劳动在这里不是社会的劳动制，而是单独综合体劳动制。社会合作的事实被形式上独立的企业所掩盖。人们的社会关系犹如物——商品的社会属性。这个商品拜物教表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们的思维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当把社会作为客体来研究时，资产阶级科学各个范畴都贯穿着拜物教。譬如资本，在这里同人的关系就不是社会历史的，它的表现和它的判定是物，而物的自然形态同金钱一样，等等。因此，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出利润，土地出地租，钱又生钱。所有这些都具有神奇、神秘的属性。由此产生有着许多模式的“资本生产能力”的理论。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和社会的对于物的看法，在这里一切真正的关系呈现出来的是拜物扭曲状。

别的领域里也是一样。思想界（譬如科学、艺术各界以及法学、道德等等）由于劳动的分工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也都笼罩着一层拜物教的迷雾。

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中写过：“思想是个过程，是生产出来的，不错，是思想家所谓认真制造出来的，不过带着虚假意识。真正使它动起来动力，他是不知道的……就这样，他幻想着虚假的或是臆想的动力。由于这是个思想过程，所以他或是从自己的纯思维中，或是从自己先人的思维中弄出它的内容和形式。他只是和思想素材打交道，他把它们毫无批判地作为思维产品接受过去，也不对距

离思维稍远一点的独立过程进行研究……”^① 在另一处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恩格斯讲过“研究、运用独立自主发展的、只服从自己本质规律的思想”问题。

换另一种说法，社会劳动链条上的环节都是独立的，它们的产品、思想，客观地同整个实践体系联系着，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因素，它们在再生产、生命活动循环中，从这个联系中跳出来（进入意识），变为独立的本质。它们离开与物质的直接接触，经过那么多与物质实践相联系的台阶，在各种不同专业部门的外在独立存在的作用下，以独立的实质面目出现。和金钱生金钱、资本生利润、土地不用经过劳动生地租（在拜物教的意识中）一样，不在实践中、不在物质中出现纯粹的范畴、纯粹的形式、臆断的形式，知识本身也成为“纯粹的知识”，即是自在的知识，而不是掌握世界的因素。这个拜物教谬误的理性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历史结构。这个拜物教在道德范畴表现得更鲜明，在那里社会行为的标准具有形而上学的超感觉范畴的性质，在人的头顶上悬着一发千钧的剑，尽管他们也被认为是什么“内在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另一方面专门去说。

如此，在这个方面，即在社会范围内，我们看到了对客体—主体问题对待的全部历史的必要性。不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里都不该有空洞的抽象，抽象地对待只会产生无果的空谈和“醉酒的投机”。只有精神饱满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以保证我们时代有真正富有成果的哲学工作。

^①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是：“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94—95页）

第三十章

真理之一：真理的概念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问题当然是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可什么是真理？据福音传说，本丢·彼拉多就曾问：“什么是真理？”

真理问题相当复杂，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差不多是解决它的全部的前提都指出来了。这里，我们首先要谈谈那个要及早消除的太过于经常碰得见的这个术语的双重性——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也存在的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是烦琐的论述术语的空话，而是从实质上，不是从字面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精神上去理解。

时常使用“真实世界”、真理的说法，指的是实在的世界的客观事实，规律，关系，质量，状态等。可是任何一个事实，如果它是事实的话，又怎能是“不真实”的呢？总的来说，怎么可以把真理的范畴加之于自己认定的事实，真实的世界？严格地说，这种用词的方法是荒唐的，因为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就是事实上存在的东西——没别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如果在这里要抢先提出真理范畴的问题，譬如说符合实际的标准问题，真相便立即大白了。如果把真理理解为事实本身，即事物的客观关系和过程，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作用毫无关系，那么这问题是什么呢？是再明显不过的荒唐了，因为那样便是我们在问这个事实是否符合它自己，似乎把同一件事当作两回事了。不过这种情况也可能有，那也只能是当外部世界与思想吻合时，如果事物或“事物精神”

是概念，即如果我们谈的是明显的“同一性的哲学”或它的不同方案的时候，总之是在谈这一种或那一种唯心主义的时候。

黑格爾的情况就是这样，譬如我們知道他認為只有當事物同他的概念相符時才是現實的。他在分析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時寫道：

“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思辨性質正在於他的所有的物都是思維中的和轉變為思想的，所以，只有在以思想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它們才會以其真理性出現。”（《哲學史講演錄》第2卷）

總的來說，只有當現實世界不是一個，而是打算把它變成兩個或多個並具有不同程度的現實性的時候，當然也得在其神秘主義惡臭污染空氣遠達幾公里之遙時，才能把真理解釋為實在世界的特性。這是怎麼回事呢？如果考慮到話題讲的是真正的，即正確的认识，是主體真正的，即正確地反映客體時，問題便不難理解了。我們在關於中介知識一章里說過，還特別詳細地講述了列寧在反對唯心主義的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所發展的這個反映論。世界的反映還不是世界。反映世界不是增加世界。反映世界是世界的“圖景”，不過這“圖景”所表現的是同它完全不一樣的某種東西。反映可以是多多少少正確些的、多多少少完整些的、多多少少全面些的；反映也可以是胡鬧地歪曲的等等。但它永遠也不是對象本身，也永遠不可能在實際上對世界做乘法或加法。思維能夠創造（也確實在創造）很多不同程度的反映，可以把它們按照它們的真理性做比較，就是根據它們同客觀世界的符合程度來做比較，則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真理性不是別的，它是人頭腦里反映的性能，那是當這個反映符合真實世界，即所反映的東西時。真理性或非真理性都是思維的謂語，和存在有關係，而不是存在自身的謂語，根本不需要思維的認可。我們已經講過不可把幻覺與事實混淆，它並不符合對象世界。因為它不和任何東西相符合，也不該認為它就不存在，它正是作為幻覺而存在的。哈哈鏡扭曲着，可是它存在，是作為哈哈鏡而存在。謬誤反映現實不正確，可它是存在的，是作為“人頭腦里”的謬誤而存在。真理正確地反映現實，但它不是這個被反映的現實，它是另外的東西，它是把現實轉移到人的頭腦里去了。

我们在这里谈的正是反映和相符合的问题。因此“符合”这个术语是相当含糊的，因为符合指的是等同的符合，而被反映的东西和反映决不是等同的。关于世界的思维决不是说能把宇宙整个地都装进人的生理存在的脑袋瓜里去，也决不是说宇宙同人对它的概念完全一样。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不符合关于世界的表象，但符合概念。

他写道：“真理的通常定义，根据它是‘符合对象的表象’这个说法来看，它还根本不在表象内容之中，因为当我想象房子、原木等等时，我自己并不是它的内容，我想象的完全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因此还完全不能同我的表象相符合。只有在思维中才会有客体和主体的真正符合。”

但是不管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怎样绞尽脑汁，房子和原木的概念既不是房子也不是原木。

不过现在出来一个问题，“反映”符合“所反映的”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看到较能完整地反映世界的是“世界的科学图景”，它的“第二具体”。（据我们理解，马克思在“*Einleitung*”^①中极力强调这种“精神再生产”是现实的，可决不是创造现实本身！）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符合呢？很清楚，这里说的不是像镜子里的视觉形象那样的反映。总的来说，这实际上是白白浪费时间，这是力图理解符合形而上学的镜子一类类型的简单、幼稚的表象。这里的符合是较为复杂的一种类型。

还是用我们的老例子，用“物体加热会膨胀”的公式来说明吧。这是个真理公式，它符合现实。绝对符合吗？不！它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在天体物理学中，在星际条件下，它是不对的。在地球上它也有例外（水、钢及其他）。不过去掉几种物质，它在地球上真理，它符合实际。它在这种界限内的“符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如果在地球上看到某种物体在同别的要素相关时，当第一物体的温度上升，即当它的分子振幅能加大时，这个物体的体积便膨胀。或者是如果我们说物质具有电磁性，这个“世界图景”也是对的，它符合实际，那是说不管

①《导言》即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我们指的是什么物质，不管对它做多少次实验，每一次在实验中深入到物质的显微结构时会找到充电的一点点正负粒子。这也同样说明根据理论同物质做任何直接实验的接触以求改变它时，都能用工艺过程的最具体方式得到对这个理论的证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讲自在之物的可认识性时已详细地谈过了。反映是现实的压缩、凝集的“精神再生产”（“geistige Reproduktion”）。正确的、真实的反映正是那些凝集这些联系、质量、本性、关系、过程，而不产生幻想，即没有自己的物质相关概念或自己真正的不在主体中的一般相关概念的反映。反映作为概念体系，不是随意选出的“象征”或“符号”，或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当我们在思想中想到电子时，那电子不是符号，也不是现实物的顺序号，而是这个现实物的“精神再生产”。如我们所见，中介的意义在于它去掉了主观性，深入到了物体与过程的客观联系中。这同一个概念的体系，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用数学的公式、方程、文字等等把它表述出来。这已经是象征领域，程式标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形成概念的过程和制造象征和象征性文字的思维属于一类，对它们不能等量齐观。

如此说来，真理的标准是符合实际。不过理论的认识还只是掌握过程的一个方面，即从理论上掌握客体。因而和实际相符是理论掌握的强力标准。真理是同实际相符。真理是理论认识的力量，是它在现实意义中的现实性，它的有效性。

如今再说说实践的有效性。这里有什么类似吗？当然有。实践有可能是“失败的”、力不从心的、“错误的”。譬如说高炉炼铁过程未按“指令”运作，因而便出现了某种错误。或者如另外一个例子：用炼金术生产金子的实验整个都无成效。或者制造永动机，“永恒动力”。另一方面，各行各业都有强大的生产实践，现代人，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人提高了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这里的标准是什么？生产过程的物质结果，它符合事先预定的目的。这里立即揭示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并从标准的视角看它们的有效性，即掌握客体的有效性。工艺过程的物质——物体结果是这个过程的有效性的标准，即实践的能力，即真正物

质地掌握客体。同时，它也还检验理论，因为生产过程的流程、设计时的计算都有事前的理论根据。对错误理论，它是否定了的，譬如永动机的情况，并且理论本身在这里证实了实践，把“永恒动力”理论的可能性破坏掉。正面的实践效果，即对物的实际掌握、物的物质变形，证明了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的力量证明了理论的力量。然而，由于任何实践都是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我们说的是人类的实践），所以不管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劳动分工体系，理论的基础可说是同时并存的。正因为实践产生理论，理论产生实践，正因为它们互为转换，在循环中构成一体，所以真理的实践标准才同符合实际的标准相一致。理论揭示实际的“原因”（必然的联系）成为实践中的定则；因此，认识的真理性和实践的力量，而实践的力量意味着认识的真理性和它符合实际。这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对实践的理解是物质的改变世界，而不是闪耀神秘主义光芒的妄想“实践”和各种鞭身教拯救灵魂的“好处”，类似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那样。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就不再倒回去重说了。

现在谈谈经济的标准，那个被经验批判主义如此大吹大擂抬高的问题（“按照费力最小原则对世界思维”的，首先是阿芬那留斯）。就自身而论，即不涉及符合问题，这个原则既荒唐又不新奇。说它荒唐是因为它把开启多样认识过程的联系和关系丢弃得越来越多；说它不新奇，是因为它抡着斧头肤浅地对待问题。不过，对待它可以像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做的那样，倘若把它作为符合真理的标准，即对实际的正确反映，则用两行字进行批判就够了。那样，它便不光在前面，而是 *post factum*^①，不作为独立的标准，而作为脑力劳动效率、思维效率的表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即是说正确表现的思维实际必然也是最经济的。这就是说，在它的产品中不会有多余的，即不正确的、不符合实际的、把问题搞混的、妨碍深入到实际过程的真正联系中去的、把问题引上错误道途、使人产生错觉的联系以代替发现实际的

① 事后。

联系。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推到前面的要求是“简单”和“经济”的思维。在这种赤裸裸的情况下，这种要求是荒谬的，并且对认识有害。它导致平淡、干瘪的抽象，不管它们用什么样的经验批判主义的辞藻和“纯正描述”的公式来进行装点。

由此可见，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表述：真理的标准是与实际相符合，为实践所证明，其物质结果符合目标；符合实际这个标准同实践的标准相一致，如同理论的力量同实践的力量相一致，因为这只是掌握实物世界过程的两个方面；真理思维 *post factum* 看来是最经济的，即最具生产成效的。

第三十一章

真理之二：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世界无尽，也无穷多样，同时还是统一的。大海一样的不可计量和取之不尽的质量、性能、联系、关系、由此转入彼的不停变化、此死彼生的永恒消长，大洋一样永无休止的物质运动尽展其美不胜收的形态——这就是客观世界。很显然，它不可能使其无止境的财富最终在历史时间之内成为符合认识与符合实践的客体。它在主体的思维中将被历史地揭示出来。认识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历史的运动和思维中不断经常变化的结果，不是什么僵死的值，而是不断更新自己的成分。认识的成长既是横向粗放又是纵向精细地成长：它囊括着存在的一切新而又新的范围，同时又发现越来越多的普遍，即越来越深入的联系、关系、规律的类型。成为客体的个别、具体的物和过程的纵向范围不断地扩大。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实践基础上成长的认识在走向普遍中不断发现越来越深的联系类型，发现越来越普遍和越通用的规律，由它们发端上升到已经是具体的多样理解的“精神再生产”。认识的这些步骤符合存在自身的构成，符合客观实际。因为客观地说，与人、与任何其他都完全无关的是认识也还有普遍的、万能的联系和数不尽的部分、分散、特殊的联系；存在既有普遍、通用形式，也有局部形式。必然性——是最广博的、全自然的客观联系形式；辩证法规律包罗一切：自然、社会、瞬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最

(äussert) 普遍，因之也是行之有效的规律。这规律，如我们所见，在动植物王国、在地质、数学、历史、哲学方面有意义 (zur Gelung kommt) ……”但是，据我们所知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只有存在的特殊形态才具有，譬如作为有机世界的法则，只有有机世界才具有的生物规律。如此，类型学的规律是根据客观联系的普遍性的降低或增长、根据它们的“深度”来反映客观类型。认识作为过程在于发现越来越广泛的事物和过程以及它们的联系的越来越深刻的类型。因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评述黑格尔时写道：“自然界是又具体又抽象，既是现象又是实质，是瞬间，是关系。人的概念在其抽象、隔离之中是主观的，但在整体、在过程、在总结、在趋势、在起源中是客观的。”^① 因此，把真理本身作为过程来阐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包容整个无止境多样的自然界，同时还有它的多样的统一以及世界与无止境的具体中介之间的万有联系。可以说，它是成块地发现世界，只是在趋势中了解它在永远追求的多样完整性。实际上不存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真理性”程度的世界；世界只有一个，它有着不同类型的联系——深一些的和不那么深的，关于本质和其他等等的议论的合理的核与基础就在这里。其中，世界（正确说是它的部分）在与主体的感觉器官相关下给人一种现象论的“图景”，而认识在“深入”，去掉主观的东西，在概念中反映出世界的客观本质、“自在”，“思索”阿芬那留斯的原则性的协调一致。顺便说一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它（指物）什么样……在思维中，它仅是自在的，并为自在而存在；它在观念和想象中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就是现象。”黑格尔的各种概念，诸如存在、本质、现实、绝对观念等等在颠倒的形式中越来越深刻地反映认识过程，反映向万能、无所不包的“绝对观念”运动，这即是绝对真实。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维在这里完全符合存在，这个存在是完整的、多样的。可它只是在其历史发展中追求这种认识，它不断丰富、越来越深入和在不对称中向这个方向移动。认识是人

① 引文未找到出处，译者自译。

的本性的反映。它不可能把它完整地反映出来，而只是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向它迈进，它从感觉的经验出发，去掉它的主观方面，在人类合作之中形成概念、抽象、规律、体系、世界的科学图景等等。这个过程囊括客体，不过是相对的，不是完整的、整体的；它抓住事物的广博联系，不过是部分的、不完整的、片面的、大概的，但是它却永远向着越来越完整、越多方面、越深刻、越广博运动着。

从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和哲学的内容只能是相对的。不过这样的谈问题是粗鲁的、反辩证法的，因为它把相对给绝对化了。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客观辩证的观点来说，在相对之中有绝对，因为正如列宁所言：“……个别只能存在于同普遍的联系中。普遍只能通过个别存在于个别之中。”

在这里，我们想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相对概念的理解。它的意义太重大了。首先，应该在那个绝对的相对和作为不完整的简单相对之间画个界限。譬如拿康德的哲学来说。它的出发点是在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原则差别。认识是动的，认识只能是在现象世界的框架里动。那现象世界是：“自在之物”的世界、本体世界，认识须在其中穿越，不能超越，它基本上感觉不到的。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按康德的说法不知道它，也永远不会知道它。在本体世界里有某些底面，它们表现为本体世界的众多区别，但它们是底面，这就是它们的本性——这一切都基本上不让我们看到。本体世界的一星点儿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经验中和我们的认识领域里。

实践呢？康德不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这里有个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这是个原则范畴（不是康德意义的“范畴”）的相对性，因为“自在之物”的范畴对我们来说是根本不要的，永远也不需要的。我们要的只是现象世界，在这里可能有“认识过程”，即越来越全面地囊括思维、智慧、“为我们之物”的世界。相对性，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真理的相对性，它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这里，完全与康德相反，话题说的恰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它根本没有被我们的感觉器官所隔开，而是通过它们与我们联系在一

起。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取下主观比。我们掌握（实践—理论）不由我们做主而存在的现实的、外在的、物质世界。但我们掌握的仅是部分，还不是要掌握的客体的全部。我们实际上在生产中改变的仅是宇宙的无止境的一小部分，它是我们的“事业”，然而就是我们改变的这部分，也仅是部分地利用它，譬如我们还没有利用原子内部的物质能。在掌握过程的理论方面的领域也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但这很多也是无限的少。然而，不论是实践的力量，还是理论的力量，在增长中是无边无界的。因此，这里，我们所认识的相对性是它的递减的不完整性和片面性——完全是某种另外的东西，不是康德的原则相对论，如果用黑格爾的语言来说，那是康德的“愚蠢的唯心主义”、“愚蠢的主观主义”、“愚蠢的相对主义”。

再说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对实用主义来说，“真理”不外乎是“有利”于主观认识中的任何主观东西：如果“上帝”得到快慰，那么他便存在，那么它便是真理。这里——“愚蠢的”实践和“愚蠢的”主观主义在欢庆狂饮了。这里，“真理”是如此这般的相对地，以至于它同主体之外的现实失去了任何的联系。很清楚这个相对主义与不完整的相对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相对论做比较是另外一种东西。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相对主义也和它们的“原则的协同一致”不一样，从中跳不出来，除了他们的现象学以外什么也不承认。

它同诡辩学派哲学家^①的相对论不同，譬如高尔吉亚的。列宁完全公正地同意黑格爾对高尔吉亚的评述：“……高尔吉亚（ α ）进行了一场正确的论战来反对绝对实在论，这种实在论以为它有了表象，就掌握了事物本身，其实它掌握的只是相对的东西；（ β ）他陷入近代的坏的唯心主义：被思维的东西总是主观的，因而不是存在的东西，我们通过思维把存在的东西变成被思维的东西……”^②

如此这般，认识在这里是作为纯客观来阐释的，客体被蒸发了，认识不把它作为主体之外的现实包括进去。不论是诡辩学派哲学家（普罗

① 诡辩学派——古希腊史前5世纪后半期的职业哲学家和辞令的职业教师。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32页。

泰戈拉等：“人是万物的尺度”），也不论是苏格拉底（加上万物尺度思维的人）都把相对论作为思想过程内容的主观方面不同地（因为苏格拉底瞄准“普遍”）进行抽象化（在括号内应该指出客观的这个词在诸如“客观的真实”这类句子中表示符合现实、正确反映，是与主观歪曲相反的，但决不表示这就是客观现实）。

由于同皮浪的譬喻有关，我们在分析相对知识时指出它是基于主观个性的，同时又是诡辩主义的认识。我们看到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还应该再谈谈其中一个问题，由于它有特殊意义，那就是万物和自然过程的联系，即关于它们的客观联系、主体之外的联系。在批评康德的自在之物时，我们已经遭遇过这个问题了。这里说的是“自在之物”，即它不仅是关系之外的物，同时其他物也是空洞的抽象。这一点要特别指出来、突出出来，因为这里讲的不是这样或那样“认定”为主体的相对的东西，而是讲客体自身中的关系。不过物和过程的这个广博联系，一个存在通过另一个变为另一个的存在，自身就是认识的客体。如果认识包括这个“相对性”，那么一望而知这不是认识受损失的方面，相反，是它辩证的高度：正是被隔绝的、理性的、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死板的认识，不包括这联系，把物和过程隔绝起来，流动的变成静止的了。消灭这联系和这“相对性”，将是认识的退步。理性的认识说明从虚弱中来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辩证的认识说明不断成长的理性力量，它依靠的是强有力的实践。

由此得出，关于物的客观联系问题，关于客体从来都和他物处于联系之中，只有在这联系之中才能认识它，完全是个特殊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括号之中便能解决掉基于主体的某种特性的认识的相对性。至于这一项下的其他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它们自动分解为两大类。首先，与认识过程的主观阐释相联系的相对主义问题，作为过程，其客观世界或消失、或宣布为不可企及、或指责由于主体这样或那样的属性而永远被歪曲，不能从其中跳出来，也不能去思考。其次，相对主义的要素在它们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中，当真实的相对性是它在认识过程中逐渐减弱的不完整性，历史地所克服的损害，不是从现实世界中的不可知性产生

的，而是从不完整知识中产生的（至于主观的和思想的倒错，在认识的一定条件下它们会被克服）。

在相对之中也有绝对。这在实例中看得最清楚。不妨回想一下当年波格丹诺夫从对绝对和相对的绝对理解出发提出的争论。他还分析了“拿破仑于某年某月死在圣赫勒那岛”的论断，他分析说：什么是死？死何时到来？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还是在细胞全死光时？据我们所知，被称做“死人”的人还长头发和指甲，该怎样来衡量死亡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只是凭记忆引述他的话，只能保证准确转达他的意思和精神，而不是原话。）这样，在这里可是没有稳固的、绝对的、坚实的真理，也就不不用说这仅仅是说关于“个别对比关系”的问题了。不过，我们还是分析一下这问题。这问题不能是像波格丹诺夫那样提法。这问题应该这样提：我们知道，a) 如果认为心脏停止活动和某种症状是死亡的话；b) 如果用这种计算法，那么拿破仑就死于什么时候。这才是并也将是永远牢固的真理（是绝对的，却是部分的）。倘若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知道死亡过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了解在生长意义上的活的话，那便是另一回事了。由此看来，我们还不知道所有的联系和关系。这是对的。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也知道不少、掌握不少。在所掌握的不少中，有些将永远存在下去，不光是“确认了的个别对比关系”的类型，诸如“拿破仑死了等等”。不错，将来一系列牢固的科学成就就会以另样的联系和另样的角度来求得。那种认为思维方式在百万年以后还和现在一样是可笑的。但是，有很多收获在未来的科学中也将是牢固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存在。

如此说来，绝对和相对的对立本身也是相对的，不能把这种对立绝对化。正因此，我们对一系列事物知道得坚信不疑的缘故就在于我们真正掌握了世界，如今也把科学如同杠杆一样用来做改变世界实践的。通过内中有绝对的相对向绝对移动，不论是在认识涣散过程还是在认识集约过程中征得越来越多的支撑点，我们就会掌握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的现实、真实领域，我们将越来越成为大地力量的真正主人。

第三十二章

善

列宁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①中对于昔勒尼学派哲学家赫格西亚有这样一段话：赫格西亚“把作为认识论原则的感觉同作为伦理学原则的感觉混淆起来了。这点要注意”^②。

混淆的不止有一个赫格西亚。混淆在古希腊、在罗马、在东方、在欧洲的中世纪的大多数学派，甚至在所谓的新派里也都非常流行。这种混淆的根在哪里？它在目的论的世界观里。不错，假如在世界的基础中是有目的的理性，那么它同时也是真理（因为这是创世的原则，是它的最高的、普遍的隐德来希），也是目的，即普遍的善、最高的善，所有其他别的“善”都应该听命于它，作为它的部分、派生的和非主要的。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看法，善的最直接定义是目的。在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们上升为“普遍”、“种类”、“思想”、“神”。“我们在黑格尔那里读到：苏格拉底是把单个人的目的和任务作为美、善、真和法的基础的观点的第一人。”^③在诡辩学派那里，个人主义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在他们那里统治一切的是强烈表现的个人主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创建他们的兵营式的社会理想时不得不向国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38页。

③ 引文未找到出处，译者自译。

家社会的控制力求助，因而也就是向“普遍”，即向末端一级的神求真善。伊里奇所说的“混淆”是一种目的论的和神学的唯心主义的规律，经过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后，它将与康德学说连同他们的“实践理性的基准”、自由意志、不死的灵魂、神和绝对的无上命令得到证明。“神——黑格尔在书中写道——是柏拉图的善，它首先是思维的产物，其次，它是自在和衡量自己的尺度。如果我承认自己是真正坚固和永恒的，是某种就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那么它便是我认为的其本身是客观的，同样又不是我所认为的。”^① 这里有一个与“普通”目的相对立的“实体的理性”。“坚固的”、“绝对的”、永恒的和至高的善，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根据，因为它自己就是终极原则——在这里，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善”的人性，它的经验主义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的根，它的行为的社会标准的源，作为体现这个历史社会的主要具体利益，它的“制度”、“秩序”、“理性”的这些东西，它们有时还必须服从与它们相矛盾的次要的利益，——这起源是有意或无意地隐蔽着，沉没在目的论神学的“论据”之汪洋大海中。在这方面，黑格尔的论断非常有趣（《哲学史》^②），那是在分析柏拉图的学说时，黑格尔同柏拉图站在一起反对讨论有利于各种经验理性主义的“理由”，同时力图用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预先来对它们进行一般的诋毁。把这一段引述于下：

“譬如，人们这样说：‘不要骗人，否则你会失去信用，要亏本的’，或者：‘吃东西要适度，不然的话吃坏了胃还得挨饿吃病号饭’；或者在解释处分时举出许多外在根据，借来说明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等等。相反，如果有坚实的根基垫底，就像基督教那样，那么即使我们现在对它了解得还不多，我们也还是说：‘上帝是慈悲的，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等等，还是造就我们的生活。’——上述的外在根据在这里不存在了。”

他们可不是不会不幸运！这个目的论的神秘主义自有妙处：它向“思想起源”投出超凡的明光。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17页。

^② 即《哲学史讲演录》。

暂且不举例吧！还是谈问题的实质。

首先，我们把“真”和“善”的关系问题作为重点提出来，要使不合法同居在一起的“真实真理”和“公正真理”离异开来，它们在俄国的“主观社会学家们”的怡然自得的记忆里甚至都得到了繁荣昌盛。据我们所知，真实是符合我们所处世界之外的客观的反映。它的规律性是最普遍的必然。揭示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关系，质和特性，一般的和个别的规律是理论认识的任务，是掌握的因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也并没有什么作为最高和普遍原则的“善”、普遍的“目的”、“隐德来希”，就像在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在解析几何、天体物理学或古生物学里没有一点道德、伦理等一样。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那些反对粗糙“外在的”和精细“内在的”、“含蓄的”目的论的全部论据，我们在专门一章里对这个问题谈得足够了。可目的论观点和对世界的目的论概念如果经受不住批判，那么“善”和宇宙原则一样会崩溃、垮台的。我们讲真实时，同时也就是在说它所反映符合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它首先是一种人类主观的东西，仅此而已；在非人类世界里从外观上没有同它相适应的东西。“一般来说”，它在这里所具有的合理根据不是普遍自然的，类似自然界的万有规律，而是符合某种社会历史需要，它的形成与个别利益相对立并被投放在宇宙的大银幕上。人类目的的实质只是人类的目的，它们为人类所用，为社会历史的人类所用；行为的准则，准则的主要部分，其发展在初期可能是无意识的、自然的、半本能的，但它们并不因此不再是人类的、社会历史的。为它们寻找非人间的理想的合法性（类似黑格尔的“上帝慈悲”）只能是在承认神秘主义目的论世界概念的时候。从人间相反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辩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超人的和超自然合法性。

这种一般性质的概念，如“善”，以及同它相毗连的“公正”、“幸福”、“道德”等从来都有特殊历史内容，它们随着经济的体系、阶级和发展的具体阶段而变化着。不在这些具体历史定义之内，所有这些范畴都完全是形式的、空洞的、抽象的、没有内容的。请问，婆罗门教的

禁欲主义^①的“善”同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愚蠢天才”的边沁的功利主义^②可有相同之处？斯多葛派哲学家的“善”同马基雅维里的“virtu”^③，可有相同之处？后者为复兴商工意大利寡头政治的“祖国”而毫无节制的阴险毒辣？基督教早期的“善”同伊壁鸠鲁主义^④追随者的官能快感的“善”可有相同之处？斯托尔布尼克或是阿瓦库姆大司祭对于“善”的理解作为一方面，海涅的理解作为另一方面，他们岂能够有什么共同之处。而如果带着经验主义的历史人种志学的材料到各个国家、民族、时代里去走走，那么其结果将的确令人吃惊：无人会提起那是坚固不摧和永恒不忘的！可是我们每一次都能成功地用社会学得出结论，即用社会遗传来解释这个或那个“善”、或从“社会存在”产生出的协调一致的这种或那种道德观的总和，即从特殊历史社会结构存在的物质条件和体现它的制度和秩序的阶级载体的道德观总和来解释。

当然，可以用下述推论来畅想指出“善”的历史相对性（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上千个例子）：“善”可以在历史过程中经验主义地揭示出来，就像真理在历史过程中被认识一样；至于“善”的概念在变化的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同它的自我存在，同人类成熟过程所认知的“善”的独立自存相矛盾；这就是向作为坚固道德基础的普遍方面运动。这种推论完全合理，也是对的，倘若不是一个“小小”的情况，而是世界的目的论概念的错误。当在认识自然时，尽管这个认识是在社会形态框架之内，思维的客观内容是意识倒错的，认识的物体也还是不会消失，因为它存在于认识之外，即使通过倒错的“反映”，它也还是能认识。当话题讲的是可在世间转移的“善”时，那么这个“善”归根到底是没有可与之相当的。不过也有相当的，但那不在人类社会之外，而在人类社会之中。这里有个“普遍的”根，它是统治阶级为代表的

① 婆罗门——（梵）古代印度的宗教思辨，以及由其哲学学说生出的高级客观现实、无所谓的绝对精神，再由它生出世上的一切，最后消逝、溶解于冥冥之中。

② 功利主义——源于意大利 *utilitas*（利、益）一词。（1）从有益性来评价现象的原则，用作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2）道德观的一个倾向，认为有益于人的主要道德和行为。

③ 意大利语：光荣。

④ 伊壁鸠鲁主义——公元前4—前3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的学说，相信世界的物质统一。

这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阶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对“善”的观点更替和这些观点的斗争的更换。

不过，对此可能有反对的意见，首先是这样的：难道你认为认识自然不受社会利益驱使？你自己不是说实践出理论吗！难道对于人来说不是认识掌握世界吗？难道不是利益在这里起作用？因此，这里难道没有利益？……

不对，先生们！这是费道特，可不是那个费道特。^①

对于这个问题要给予较多的注意，尽管解决这问题并不难。确实，认识中的利益定向是要选择认识客体，这同这个利益选择实体的物质变化的客体一样——这是问题的目的论方面，在其背后如我们所见是社会的需要。且看，要认识的客体（要掌握的客体）选好了，它的客观规律性揭示出来了。而在这些客观规律（要说的正是它们！）之中没有“丝毫伦理道德”，这同在工艺过程之中，譬如炼铁、炼钢、电解铝等过程中没有“丝毫伦理道德”问题一个样。在世上确定目标——理论的和实践的——是社会的人生活活动职能。它是掌握世界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是名副其实的主体，即符合要求、有自知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把它作为特殊鲜明的例子！），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目的一致社会，它在计划方面要选择掌握的客体（理论的和实践的及互相联系的）。但是，这些客体本身，它们的过程流，处在“人为”条件之外，即在生产之外和科学实验之外，并在这些“人为”条件之下，即在生产工艺过程和实验室状况下并不存在任何的“道德”、“善”、“利益”，这里起“作用”的是冰冷和冷漠的物理、化学、生物的法则，仅此而已。自然的法则被用来为人的目的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包含有人的目的（或是超人的）：它们之中根本不存在人类的东西，这些范畴对它们根本不适用，套范畴给它们等于是向一块桦木劈材上喷洒治疗白喉病的血清或是在生产硫酸时寻找康德的关于范畴的绝对命令。

^①“是费道特，可不是那个费道特”——俄谚语：似是而非。

世上的一切都辩证地联系着。因此，到头来最不同的物、质、范畴都是可以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要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术、变成逻辑戏法、概念的游戏。

必然性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例子中通过目的表现出来——必然转向自己的反面；目的直指认识和掌握过程：选择客体，用一定方式把自然要素摆好，把自然界的必然联系和关系揭示出来；在工艺过程之中自然的必然性“发生着作用”，人自己也在其中扮演角色，作为“自然的力量”（马克思），即是作为一定的能量。认识和生产，是理性的积极过程，是力求达到目的过程的实质，在它的背后是必然。但是，认识的客体和生产，在自身本性上不存在任何目的；目的对这些客体来说不是内在的，而是超验的，它在它们之外，它在主体里，而不在客体内。这就是真正的辩证的联系。

道德的“善”，历史地说是生长在社会的土壤上，而且是和人有关系。人和物质有感世界的关系之多寡，仅仅取决于人类自己之间的关系对比。群居的本能和部落共同体的情感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里既没有“道德”可言，也没有有觉悟的道德“善”。道德的要素、“善人”的范畴、“善行”、“公正”等等，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当历史形成的社会矛盾显现出来之时，是在社会和群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社会和个人之间、群体和个人之间、然后是阶级之间等等出现矛盾之时。在社会之中明显表现出的与个人相联系的道德规范形成得简直如同是上帝赐下的圣训，并且一般还和原始的法令结合在一起。在它们的背后则是神的赞许。在自发联系的社会里——社会和商业资本社会里，“善”是偶像化的行为准则，是形而上的“内在必须”的绝对命令，它的背后是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神的实体。目的论的这些表象和为它所需的表现，久远而又“普遍”（从对此一阶级社会和阶级有共同性而言），是作为一定社会制度的自我保护的条件，是起点，差不多是自动的、几近乎是本能的、“内在的”，又多半是“本位主义”的和“单独”在个体中行动的，——这就是道德的“善”的“实质”。如此说来，它的真正的源头是“普遍”的（上述意义的）利害关系，其背后是决定人类定向的某

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范畴的必然性。这个人间和社会的源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充满“天职”和力图行“善”的人类意识掩盖着的。这个源头在人间和社会里掩盖得越是好，人们越是努力到天上、到照耀人间的神仙的“善”那里去寻找。这样便形成了独特的 *qui pro quo*^①，“人间”演化出“人间”，后者向“天上”投影，再反转来为自己“辩护”。对人间无所谓或否定人间所形成的诸如“善”的东西，一般是群体自我保护的工具，那是当他们处在打击之下时，没有前途，经常处于所谓的“命运”捉弄中，又力所不及地极力想把它摆脱掉。

把这做了很好描述的还是那个黑格尔，他 *volens-nolens*^② 揭示出斯多葛派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因，不过顺便也得指出那些人对社会性质的道德标准有许多也是真正的理解。

且来听听这位辩证法大师怎么说的吧：

“斯多葛派的原则在绝对意识的思想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听！）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必然现象。因为当丢失了生活的现实精神，就像在罗马世界所发生的那样，在抽象的普遍之中摧毁了现实的普遍性的意识，必须要形象地返回到自己的个体性中去，并在思想中自我保存起来……与此同时，一切转变为外在的东西——世界、情况及其他，便都具有了让它简化自己，对它不在意的一种特性”^③。换句话说，生存的条件、社会的解体、时时生活在达摩克里斯剑下永无去积极冲动一下的任何愿望，导致在思想之中对世界做“道德”的简化，锻炼自己“不恐惧”和“无渴求”。*Summun bonum*^④。有句格言：“智者即便带着枷锁也是自由的，因为他是自主行动的，恐惧或渴望都收买不了他。”可是社会解体的情势，连“*Carpe diem*”^⑤ 哲学（同一个贺拉斯^⑥）、否定一切“普遍”的和绝对个人主义的绝对主义（希腊的智者、高尔吉

① 拉丁语：一个代替另一个，意为混乱、误会。

② 不管你愿意与否。

③ 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359—360页。

④ 拉丁语：至高无上、神。

⑤ 拉丁语：利用白天，意为勿失良机。

⑥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亚、普罗塔哥拉及其他人)、堕落的和无思想的享乐主义^①变态的超道德世界观(19世纪末的文学)等等也都知道。把这些具体的打算都解释清楚,须要做相应的具体分析,那可是专门和特殊的任务了,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了。

当人们意识到被他们自觉地接受并当作最需要的合理行为的准则、认为是重要和主要的人世间的道德和相应标准的来历,这道德便失去了它的偶像性质。对于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在“破除神”的时代里一刻也不可松劲,相反,为争得人间的真正现实的幸福,真正触觉到生活的向荣,就要比过去给予天上的各色权威和形而上学的各类泰斗们的相应标准下更大的气力。

由于道德在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表述此种或彼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矛盾的,再者由于他们根本是敌对的阶级,根本就是矛盾的,所以这道德准则不是大家都可接受的,因为这里明摆着前提和出发点的不同。总的公式——即空洞又说明不了什么。渐渐地这具体公式无法调和矛盾了。列宁在他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著名讲话^②里把共产党员的道德标准确定为:凡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是好的,有害于共产主义的是不好的。这样来解决“善与恶”的问题,从作为新的生产方式载体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说便是完全正确的,也必然会被资产阶级给画上个数学的负号,也无法向资本家阶级证明共产主义是“善”或“福”,因为这是同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甚至连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思想对他来说也不是论据,他宁愿站到施宾格勒的立场,那所谓的“勇敢的悲观论”立场。“Optimismus ist Feigheit”,即“乐观论——是怯懦”——堕落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颓废文艺的“勇敢”哲学家这样说。如果现代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善”是集于“贪暴”、“美丽”的猛兽之身,那么一切关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于多数人的利益、关于大众、人类等等的话就没有可说的了,这些资产阶级不懂,因为他们唾弃这些前

① 享乐主义——词源自希腊文 hedon: 享乐、喜悦。一种道德观的立场,认为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标准。

② 指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

提，他们才不管这些事呢！他们的兴趣在相反的方面，他们的“善”是剥削、劫掠、牺牲品的哀号，是他们的超级兽性，一小撮寡头有权者的繁荣昌盛，是他们的“血统”纯正、强盗的“掠夺功绩”等等。如果你问他：“不考虑发展的好处？”——他会回答说：“我为什么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果你说：“在发展之中实现人人平等可以使生活兴盛起来。”——回答是：“我要这平等做甚？正相反，我更喜欢吞噬自己左右的猛兽的美！”主要目标的对立性又引发它们升华形式的对立，而在历史的批判时代里，就像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敌对达到极度的紧张、公开的战斗，这时已经不能靠逻辑学来解决问题，而是靠实力了。历史就是这样，也唯有这样提出问题。

但是能不能拿一定的前提做出发点来造就“科学的”道德——那一种生活的道德工艺呢？不言自明，存在总和形成的（反应的）规律不可能是什么科学话题，即便它是社会存在。这里的话题只能是标准的系统化，那标准当然得有必然的根据。如此说来，这种科学化的道德可能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先用一个真实故事来做回答。有一次，恩格斯向普列汉诺夫询问拉甫罗夫的情况：“请告诉我，你们的拉甫罗夫似乎是位正派的人，可他怎么那样爱讲道德呀！”

这个笑话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对于道德问题的态度一样，其中都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内核。问题总的提法很清楚。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在这个阶层里喜欢这样胡说八道的人是“Minderwertigkeitsgefue”^①。去制定善举、行为、情况类型的名录，那可就太迂腐了，是推人去犯大量的错误。编写一套行为大鉴、新的《青年诚实守法镜读》、反《治家格言》等等岂是相宜之举？因为如今生活如此复杂，这些规范容纳不下它们，反倒成了束缚。解决问题最好还是靠作家们的生动、多样和具体的例子（文学的作用大极了），斯大林称他们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缺乏道德之时，正是道德政治化之时，

① 德语：心理上的不完整。

这在劳动崇拜的政治色彩上看得最清楚，犹如“光荣的事业、荣誉的事业、英勇豪迈的事业”，总之，是苏维埃英雄主义崇拜。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活生生的力量，而不是干巴巴的课本，不是家庭女教师的啃本本，不是斯迈尔斯^①或让里斯^②夫人作品的新版本。

它这样更活、更真、更好、更顺、更合适！

① 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道德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散文随笔作家。

② 德·让里斯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一系列伤感小说的作者。

第三十三章

作为体系的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

我们在前面讨论所谓的“同一性哲学”，涉及到的黑格尔体系，包括黑格尔之前及其全部论述，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国家。但是，在这里要做的不是分析其出发点和细节，而是综观一下黑格尔体系的全貌。

黑格尔曾写道：“正如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一样，哲学是用思想表现出的它的时代。”这是唯物主义思想，甚至贯穿着对思维类型的特殊条件的理解，使我们首先要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社会底蕴说几句话。简短说来，它是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制度过渡的伟大思想反映，并且把人类发展的前期各阶段都作为走向智慧的最终王国的台阶，认清自己，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法规和与其相符的思想中确定下来。因此，整个体系：（1）是历史的；（2）有着革命的锋芒；（3）平稳地完成，即最终结果是保守的，这保守是从未来角度说的。

在这里重复那些德国历史具体的陈腐真理，讲它的资产阶级的弱点不够合适，他们同法国正相反，法国是真枪实弹地真斗，而在德国，斗争则主要是在思想领域之内。这方面的问题写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只想谈谈与此相关的黑格尔社会履历中的两点。

尽人皆知，他在年轻时赞颂法国革命是初升的太阳，栽种下“自由之树”，“In tyrannos!”“Vive la liberte!”“Vive Jean Jacques!”^① 这些字

^① “打倒暴君!”“自由万岁!”“让·雅克万岁!”

句在他的笔记簿里比比皆是。他在革命的必然风暴和拿破仑时期（他几乎把拿破仑认作是马背上的上帝）过后在自己生涯鼎盛时期曾期望过世界“理性”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他的传记作者和诠释人费舍写道：

六月革命和欧洲风潮，比利时革命的胜利，波兰起义的失败以及巴黎事件之后在德国发生的各色各样骚动，全都不合黑格尔的期望。他曾相信拿破仑的失败即是革命的时代和国家的变革的结束，到了有理性的研究和进步的时期，就像他在海德堡和柏林的一些演讲中所宣称那样：在他的体系中，英明的结束证明将是一个平稳、认真、深思熟虑发展的纪元，将是公正在世上的进化，也是康德的未来使命。但是，1815年竟不是一个纪元的结束，而只是革命发生的第一幕，十五年的复辟岁月仅是一次幕间休息。革命又在世界舞台上爆发了，并在未来的哲学家黑格尔以及历史学家尼布尔的眼前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和不痛快（sic!^①）的图画。甚至连英国的宪法面对议院的改革都受到革命险情的威胁。^②

因此，整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伟大资产阶级神正论便不难理解了，这个神正论经过巨大的历史起飞前的滑跑，使得世界智慧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经过它的发展阶段，在私有财产、普鲁士国、基督新教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内作为终结和绝对的结果而安定下来。这个最后一点，便是目的，它是在经过痛苦的和矛盾的历史发展之后才最终获得的。前面的那些阶段都是这条路上的实质阶段，是以从这最后历史阶段同在中“剥离”出来的形式出现的，它所做的历史辩解也在于此。巨大的跨度、万有的包容、全世界历史的和甚至于是宇宙的规模，在这里仅仅是起着推崇这最后结果的作用。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评价不是偶然的，不然的话他便无法理解真正的自由，不然的话历史的运动便不成其为黑格尔的“自由意识中的进步”。因此，我们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才看到资产阶级的真正经典哲学。这后一种的思想，在他还没有成为卑鄙的辩护

① 是这样！

② 见费舍：《近代哲学史》，圣彼得堡1920年版第8卷，第196—197页。

士时，在它失去一切或差不多是一切科学因素，呈现给你的是一幅真正的变态唯心主义的图画时，这些因素在其中也还颇大程度地存在，特别鲜明地表现在辩证法和过去的辩证发展之中；不过它已处于同这个方法的冲突之中，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同它的上层建筑的历史流程已经被阻断了，就像谢德林笔下的愁眉苦脸布尔切也夫阻断河流一样。不仅如此，由于视过去的辩证法仅仅是资产阶级王国的中介因素，并把未来的路堵死，它更败坏过去的声誉。这个体系的保守方面便构成了它的实质，作为体系，它的阴影掩盖掉其余的一切。

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曾做过卓绝的揭露。恩格斯写道：黑格尔“去建立一个体系，而哲学体系按照传统的要求，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还是那个黑格尔，在自己的《逻辑学》中强调的永恒真理不是别的，正是逻辑（即是历史）的过程。也还是那个黑格尔，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把终点变成新的起点，因为在那里绝对观念的终点，它的绝对性，仅在于他对于它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发现自己’即是自己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必须把历史的终点设想为人类所得到的正是这个绝对的思想，并宣布这是黑格尔的哲学得到的这种认识。但是这样就等于宣布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为绝对真理，并从而同他的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矛盾起来。这就是说要用过分强大起来的保守一方的重力来压垮革命的一方（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①

黑格尔认为宇宙精神、神的智慧经过三个阶段：a) 绝对精神自身；b) 绝对精神作为这个精神异在的自然界；c) 认识了自己的绝对精神。宇宙精神的这种神秘的工作和创造性的游戏，黑格尔是用真正最大的真正激情来叙述的，因为在它的下面实质上掩盖着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和人类思想的历史，尽管伟大的普遍过程是带着神秘主义的假面具。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照样地也都分解为步骤，这在黑格尔分析其哲学体系，甚至在划分其体系为单独的主要工作时也有表现。

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了这个精神的发展步骤，在其下面掩盖着从“物意识”到“绝对知识”的人类思想的进化。在这思想倒错的形式中仔细地观察“物意识”，即主客体、意识与物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从感觉（“感性的可信性”）开始，经过向领悟意识（认识理论）和理性定义过渡，从感性的具体实物性向“长眠的规律王国”过渡，并且带着全部内在过程中的矛盾。然后是向自我意识过渡，在那里自有的意识变成意识的物，具有着“真实和自我的可信性”，并且与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一致被看做也是意图。这里，也用纯抽象的形式分析“自我意识”的历史类型（譬如老爷与奴隶、坚韧不拔的精神与怀疑的心态、“不幸的意识”等章节）和过程的矛盾。出路——在向理性的思维和理性意识及其客观形式（法律王国、道德、国家）过渡。最后便是宗教和绝对的知识。

恩格斯（还是在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那篇文章里）再

^①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7—218页）

恰当不过地说《精神现象学》“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个人意识各个阶段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①。（恩格斯暗指恩斯特·海克尔的著名生物发生律，指它的人的个体胚胎简单再现种的进化）

如此这般，《精神现象学》让运动朝向“理性王国”。由此向“逻辑”过渡。《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即所谓的“大逻辑”，与之相反的是“小”的，即《哲学全书》中第一部分“逻辑学”的单行本）讲概念的运动，即只讲理性思维的范畴，讲万能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那里的逻辑意味着根本不单是主观的逻辑，也是客观逻辑，即本体论。在此时可不要忽略了哲学观念，按观念这一切是精神、是上帝。因此，黑格尔的声明便不足为奇，譬如他说：“应该把逻辑理解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理解为纯粹思想的王国。这王国就是真实，它自无形仅为自己而存在。因此可以说，它的内容是表现神的，表现从创造自然界和在自己精神终极之前他是如何在自己的永恒中存在的”（Wissenschaft der Logik）主题——是不在任何感觉具体中的纯粹思维，即高级的思维抽象。然而在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体系的中心部分里我们还是看到大量有价值的思想，因为正是在他的这件工作中发展了的逻辑、“矛盾的逻辑”，使得“在其合理的”（马克思语）即从神秘外衣中解放出来的形式走进辩证唯物主义武库，成为重要的武器。

“思想”在这里开始发展。但是，它是在“思维的非现实范围”内发展。关于《逻辑学》，恩格斯（1866年3月29日致F.朗格的信中）说“他（指黑格尔）的真正的自然哲学在《逻辑学》第二部分关于‘本质’的学说里，老实说，它是整个学说的核心”。^②

在这里，概念的运动，从学说和存在向本质的学说和概念的学说运

①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9页）

②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朗格的信的话。原文为：“……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的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73页）

转，是以“绝对思想”的形式来结束。黑格尔的体系，用最抽象的形式、唯心主义倒错来表现越来越深入和普遍的存在规律来作为抽象的联系。同时，发展的全程和各个阶段的运作的动因则是一分为二，是矛盾的统一，是向对立面转移。从对“存在”和“无”与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分析中又得出它们的统一，由是乃有形成、出现和消灭、转化、变换、发展。《逻辑学》的这方面是它的革命方面，这时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逻辑”由“绝对思想”结束，它是统一，即理论和实践思想被分解的同一性。绝对思想中聚集着所有在以前处于其中“暗处”的各个时刻。如此，绝对思想的内容便是《逻辑学》体系的全部内容和辩证法的实质，即概念的辩证发展。因此，在这里一目了然的是知识和意志的统一、真实思想和善德思想的统一、理论和实践思想的统一，是“完整的真实”，在这里知识成为自我的客体，我们在此得到“关于思维的思维”（ $\nu\omicron\eta\sigma\ \nu\omicron\eta\sigma\epsilon\ \xi$ ）。

接下来便是绝对思想通过自然界的中间级和所谓的“最终的神”转化为绝对的神。同时，黑格尔把善的思想也理解为对自然界的意志。

“自然界是在其异相存在中的观念”，“它的一定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的外表”。这样《逻辑学》转为《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把自然界的级从低到高都做了描写。但是，恩格斯公正地指出黑格尔的自然界是不知道发展的，这发展的含义是指自然历史的发展。“对于他（即黑格尔）来说，整个自然界只是在逻辑抽象的感觉外在形式中重复”（马克思语）。对此，黑格尔有这样的概括：

“应该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阶段的体系，从一个阶段中必然会出现另一个阶段，并构成最接近的真，但这是产生在构成自然界基础的内在思想中，而不是一个阶段自然产生另一阶段。变形只在观念中完成，因为只有变化才是它的发展。”“沉思的考察应该拒绝这类模糊的（!!），以感觉表象为基础的，特别如所谓关于起源（Hervorgehen）学说那样，譬如植物和动物出自水中，或者较高级的动物，其机体是从较低级的机

体进化来。”^①

与此同时，作为重点的是目的论观点。因而“真正的”目的论观点——这观点是最重要的——认为自然界在其独特生存活动中是自由的（《自然哲学》）^②。正如我们多次所证实，《自然哲学》充满浓重的神秘主义思想。

自然界的主要三个阶段符合从普遍经过特殊到个别的概念运动。这三个阶段是实质，它们是普遍目的、特殊目的和个别目的，并且后者作为形成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体，是活的个性与机体。依此来说，我们面对的是物，是它的不确定性和无定形性，然后是自然体个性，最后是生命，即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见《逻辑学》中的“力学”、“化学”和“目的论”）。

但是“自然界的”目的在于消除自己，撕破自己的直性、感性的外表，学那凤凰焚烧自己，然后使那外表年轻起来，以神的面目出现。

从这里便转到精神哲学。

在“精神哲学”中讲的是思想，不过已经是讲关于为自己存在的思想，即认识自己的思想、自知的思想。在这方面，黑格尔既研究心理问题也研究认识的客观形式和它们的物质社会基质。

这在他看来形式如此：

1. 关于主观精神的科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心理学）；
2. 关于客观精神的科学（法、德、道义）。

道义的终点是国家。与“精神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单项研究是“法的哲学”和“历史哲学”。

作为精神哲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的学说，它表现为艺术哲学（在这里绝对精神直观自己）、宗教哲学（在这里绝对精神乃是自

^①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我们应该把自然界看成是阶段的体系，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出自另一个阶段，而它的源出阶段是最接近真理的，并且这里还没有自然的、物理的产生过程，有的仅是源于内在观怀抱中的作为大自然的基础。只有这种观念才会变形，因为只有它的变化才是它的发展。”“思想中的观察应该弃绝那种在实质上是模糊的想象，譬如想象植物和动物是怎样从低级发展起来的，等等。”（《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28页）

^② 《黑格尔文集》第2卷，第9页。

己)和哲学的哲学历史(在这里绝对精神知道自己)。如众所知,这些都是黑格尔“讲课”的题目。

其中,有意思之处是要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发展符合各种哲学体系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他自己的哲学的“各阶段”,它们“不见形迹”,不见诸哲学体系,即不是被抛弃,而是 a-lim-ine^①,不是被消灭,而是克服,在黑格尔的意思中它们不被承认,即“被撇开”了。

我们迫不得已地对黑格尔体系做了匆忙一览,看得出这唯心主义哲学的真正奇阿普斯^②金字塔一般的伟大哲学建筑之宏伟和知识之全备。由于黑格尔是个知识渊博的人物,把其同时代知识统集于一身,因此我们在他的身上能找到硕果累累的思想。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体系,那么作为体系它可就要散架落地成灰了。

我们知道,黑格尔很像他同时代另一位伟人歌德。如果按恩格斯的说法,《精神现象学》是胚胎学和古生物学,那么歌德的《浮士德》——这部伟大的艺术史诗在实质上说的是同样问题。黑格尔非常喜欢用歌德的思想和他的艺术形象来加强自己的想法。歌德无疑是一位独特的辩证家和艺术观察全面、反对理性的活体解剖做法的人,我们在前面说过,黑格尔是高度地把它们接受过去了的。歌德给人的印象令黑格尔五体投地,他完全接受了他的关于颜色的学说(“Zur Farbenlehre”)^③,站到他的一边(其实那是错误的)。不过须要时时强调的一点是歌德可是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反对他的神学倾向的。譬如埃克尔曼就曾在歌德对辛里赫斯(意大利人)的著作(写的古罗马悲剧)所发表的意见中告诉我们:“‘说良心话,我挺可怜他……这个辛里赫斯被黑格尔的哲学给糟蹋苦了,以致失去了无成见的自然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而渐渐地被做作的和沉重的思想方法和陈述所代替……在他的书中有不少地方思想不向前动了,而含混的陈述在同一个圈圈里不停地打转,就同

① 起点。

② 奇阿普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公元前27世纪),其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

③ 指歌德的哲学论文《色彩学》(1810年)。

我的《浮士德》里的女妖的乘法表^①一样。’同年7月16日他在给冯·米勒的信中说：‘我对黑格尔的哲学一点都不想知道，尽管我很喜欢黑格尔这个人’。”^②歌德是个物活泛神的美学型人物，颇大程度倾向于感觉论的唯物主义，如果话题涉及哲学，绝对不可以把他同黑格尔相提并论。

评定黑格尔的体系，有三个最主要之点，它们是：1) 唯心主义；2) 神学；3) 目的论。

唯心主义不是关于物质与精神同一性的学说，就像我们在那个哲学同一性的章节里详细所说那样，黑格尔的哲学并不是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关于肉体与精神同一性的学说。黑格尔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在《逻辑学》中发现有这么一段：

尽管有人开玩笑(!)称最新哲学是同一性哲学，其实正是这个哲学，并且首先是思辨逻辑说明了脱离不同的纯粹悟性的同一性的微不足道，同时这不同又顽强地要求我们不要只看到不同，而也去认清所存在的一切内在的相同。^③

而这一致，在黑格尔看来，就是自然界是精神的异在，而不是精神是自然界的异在。物质和精神不是同一本质的形式，自然界仅是“精神”的万有精神本质的物质感觉的表现，而这就是真正的 *causa sui*^④。

①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说老实话，我惋惜……辛里赫斯用黑格尔哲学填满自己，以致失去了观察赫斯的能力，此外他练就一套如此沉重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以致在他的书中我们会撞上一些令你哑然不解的地方，不知道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他的书里有很多思想卡住不动的地方，而愚昧的语言则在原地踏步，准确地说是在兜圈子，和我的《浮士德》中妖婆的乘法表一样。”（埃克尔曼《歌德晚年闲谈录》莫斯科1986年版，第497—498页）

② 1827年7月16日致冯·米勒的信。

③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尽管新哲学时常被（开玩笑）称为同一性哲学，但正是（以思辨逻辑为主的）哲学表明跟纯理性同一性不同抽象的微不足道；不错，它极力坚持我们不该只安于一个不同，而应该了解存在着的内在的一致。”（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276页）

④ 自因。

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在他进行全面分析哲学思想的运动时，对联系体系的互换，当每一个下面的阶段“撇弃”（实际是保留）前一个阶段时，有多处可以说是抛弃了唯物主义，根本不把它当作是哲学。马克思写道：“对黑格尔来说，他所称之为思想的思维过程甚至会变成独立的主体，是造化的真实。”^① 希腊的一基督—柏拉图式的“话语”（即“才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作为缔造世界的真正实体存在下来了。哲学的任务是“明白精神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必然性”。世界过程就在这精神运动之中。人的肉体是体现精神的，在整个生物体中首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历史是那个精神运动的客观形式。自然界是它的异相存在。等等。在此就不必再重复批判唯心主义了，我们在前面从社会学角度、从逻辑学角度都对它作过批判了。不过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是直接用神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黑格尔从康德立场倒退回去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如众所周知把一切“证明”所谓的神的存在砸了个粉碎。不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是从后门把神引进来的，他引进这个神作为必需的公设，从逻辑上说，这是无须预告的。在他所消灭的众多者之中，也有所谓的神是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说什么由于神跟现代人一样思维，由于完人必须有存在的特征，因此神是存在的。康德有说服力地指出，从这思想里抠出存在也是做不到的，就像把想象中的一百个三马克银币变成真有一样。黑格尔不顾论据的烦琐荒谬，捍卫着反对康德的本体论的论据。在这方面他坚定地后退了，就像他的自然哲学一样，站在康德的对立面，不顾辩证法的精神，反对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在黑格尔的神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神学的神人同形和社会同性的问题。绝对精神“观察”、“想象”、“认识”自己，即作为人的精神的万能化和实在化的形式发挥着有思想的人的作用。把“思想”分为“理论的思想”和“实践的思想”，精神向世界方向的“努力”（精神变成自己的异在、变成自然物的“前夕”）等等全都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伟大的世界“造化”神，把在非历史地抽象

^① 引文出处未找到，自译。

形式下的人的创造和有序的整顿反映出来。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致力于自我认识的“幸福神”的唯心主义神学的学说。从当今角度来看，即用社会主义人的观点来说，体系的主要要点都似乎是孩子的、无知的胡说八道，独自在自己的身上寻找世界的实质，并以此为乐——这在实质上是怎样的天真野蛮的“哲学”呀！好像是有点奇怪，也不可理解，有文化的人怎能对此兼容并存。有趣的是，黑格尔在批判“传道”思想（有时在正确反对唯理论方面）时公开地捍卫宗教的神人同形说。

譬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说，把神与人同形化，在所谓的“民间宗教”是从心底深处真正需要有个活神仙，没有他，世界不可能有神的内在论。“至高无上”的表象“宣传”，罗伯斯比尔式的“*etre supreme*^①”，既平淡又空洞：神在这里像是一缕青烟。

这种无法调和的制造方法产生相应的“认知方法”，其中，思想在统治—服从的社会同性范畴内运动。这些形式是如此地牢固，以致无须再要“有学识”的思想家去尽“高级”职能（统治、管理、思想统治、脑力劳动等等），它们都变成了历史和宇宙过程的实体。在思想史中有很多例子，甚至在专业化的脑力劳动行当里都有这样的反映：或把神认做开山鼻祖、或认做最早的推动力（*primo motor*）、或设计师、或统帅、或几何学家、或就是数学家。在黑格尔，这个神首先是哲学家，因为理论思维是最完美的职务。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是神的哲学，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理论……

与神学最接近的是目的论，理性和神制定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也从这里发现“理性的机智”（《精神现象学》）：

理性的机智和它的强大一样。机智一般表现在中间活动中，它让客体各据自己的天性行动，并在这过程中消灭对方，它不参与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的天命是针对世界和世界的进

① 至高存在。

步，这是绝对的机智。神让人类靠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生活，而他的企图便在这生活里得到实现，那企图完全不同于关心目的的人们，他只是为此利用它们。

他大讲特讲哲学中的精神的自我认识。

我们看到在自然界也是日的在统治。

黑格尔曾去阿尔卑斯山旅游，当他来到一处空旷山地风景处时写道：

我怀疑，最虔诚的神学家是否敢于认为这些山地的自然景观是为人类利益而生……在这空无人迹的地方，有学问的人怕是要想出其他的理论和科学，但未必是那部分人类为之高傲，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他欣赏和满足物理神学……这种高傲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因为他更多的是在思想中得到满足，由于一切都是别的生物为人类作的，不必太多地去意识正是人类为自然界定下这些目的。（见费舍文中）^①

不过，黑格尔并不是生活在“这些空无人烟的地方”。而在《自然哲学》中，他一反“外在的神学”，即否定它的粗糙的形式，把有机自然统统看作是为人类天生准备的神学。我们看到黑格尔对神学的所有嘲笑连自己也救不了。但是，内在的神学也还是神学，而目的在这里也本来是和特殊的主体有着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形态”、隐德来希、灵魂、世界精神）在历史中也同样是如此揭示神的目的。

如此，整个体系都贯穿着目的论和神学。现代科学无论如何也容不得唯心主义、目的论和神学，我们在前面几章里对此已做过证明。

在《精神现象学》的末尾，将历史过程从揭示目的角度来表述道：

目的、绝对知识或深知自己的精神，这精神走的是回忆精神的路——回忆它们是怎样存在于自己之中并从事组建自己的王国的。从保

^① 费舍《近代哲学史》第8卷，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24页。

存它们的自由的存在，作为存在的，从偶然形式方面来说，是历史；而从它们表现出来组织概念方面来说，则是于其表现中的知识科学；在历史概念中表现出的这两方面便构成回忆和绝对精神的各各他^①、现实、它的宝座的真实与可信，如果没有它便是无生气和孤独的，只有从这精神王国的酒樽里才会为他冒出永恒的泡沫。^②

可是，如我们所见，绝对精神熟悉自己，因此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真理。到这里，运动便停止了。在前面援引的恩格斯的段落里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僵止不前的体系之间的矛盾，它的发展锁闭起来了，而辩证法则要不停地趋赶前进。

如果在历史发展方面，运动“搁浅”在私有财产、普鲁士国家和基督宗教上，那么自然界方面的情况也不妙：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发展，有的仅仅是种类序列的思想运动的反映；根本没有什么由此出彼，种类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怕唯物主义，便消灭间断的和不间断的辩证法，并且一方面否定原子理论，另一方面把神化的世界说成是绝对的不间断的，等等。

无限被说成是“愚蠢的无限”，它被认为是环境的“真正”封闭的无限。害怕陷入“无限的进步”和“愚蠢的无限”仅仅是寻找绝对的反面，它实质上是同辩证的运动原则相矛盾的。

我们已经说过，黑格尔体系唯心主义地颠倒了真正的关系，用他的哈哈镜反映历史过程。但是，他歪曲的不单是迎面的形象，就是说不光是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同唯心主义概念相联系的还有对真正历史进步的“开导”。整个《精神现象学》，其实连同整个黑

① 各各他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在耶路撒冷城外。

② 布哈林凭记忆引述。原文为：“目的、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是精神的精神，应该经该回忆精神的历程，回忆它们是怎样存在于其中，又是怎样实现组织自己的王国。如果从它们的以偶然形式出现的已有的自由存在方面来看，（在记忆里）保存它们，是历史，而从它们的组织方面来看，在观念里所理解的，是知识科学；两个方面加在一起——是观念中理解到的历史，这也就构成对绝对精神和它的各各他的回忆，对真实、真理和他的王位的可信，而没有它则是无生气的和孤独的；仅仅是永恒从这精神王国的酒樽里为它冒泡沫。”（《黑格尔文集》第4卷）

格尔体系是建立在一个整体的连续改变阶段上面。然而，这种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根本不曾存在过，直接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的事情也不曾有过。说对“世界历史”的这种想象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展的乐观时期所特有是不对的，这就像认为经常后退，想象“黄金世纪”站在背后，或永恒旋转运动理论是不对的一样。实际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完全正确地指出，实际上，即在历史的实际中，既有前进的运动，也有衰退时代和停滞的时期，有兜圈子也有打螺旋转的时候等等。可以理解，对整个历史进程进行“开导”和“逻辑化”，是和整个历史进程没有什么两样，必然把现实导向相应的风格，并且这种风格还是派生的真正关系的新的倒错。

黑格尔是完全反着表现真正联系、运动和进程的，但也还表现了这些联系和它们的进程。“醉心的投机”表现为脱离事实。但这并不等于黑格尔的哲学“只是头脑里的”空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黑格尔的逻辑抽象主要是同哲学先前的全部发展相联系着，并依仗这发展，实质是现实的抽象，一些著名的现实的赞同者抽象“过了头”（狄慈根），变成寄生范畴，同时干瘦得犹如木乃伊的奶牛。黑格尔一方面在理论上展示具体抽象的可能性，同时又过于远离活生生的具体，尽管口头上常说。

我们在赫尔岑的《一个青年人的札记》中看到这样的意见：

……我们不倾慕权威，不得不承认，德国诗人和思想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我没有看到过有哪一个德国人的传记不充斥着市侩行为。尽管其中充满崇奉世界主义，但缺少完整的人性要素，就是实际生活。虽然他们的著述很多，尤其是现在，尽讲具体生活，不过他们光是写，而不是生活在其中，以此来证明抽象性。^①

这段箴言既不乏机智俏皮，也不乏评价的正确、恰当。

^① 见《赫尔岑文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

我们来整体归纳一下黑格尔的体系：

它乐观，因为它表达出资产阶级当时的进步和自信的情绪，看到巨大的发展前景；

它唯心，因为这是统治阶级、脑力劳动独占者、“有学问”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与消极的“大众”相对立的；

它在时间上万能，因为资产阶级感觉自己是人类文化的继承人，把自己新的社会制度看作是智慧的体现，是发展的最后一环，以前的世界历史都仅仅是它的准备阶段；

它在空间上万能，因为它的“普遍性”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人类的真正形成的反映和表现；

它民族主义，因为它表现出的不仅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而且也有民族主义国家和暗示德国的世界影响，预先推定其扩张形成的时机；

它方法革命，因为它体现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并且全部过去的历史进程出现在他的辩证法、矛盾动力学之中，存在的旧形式一个个垮掉，新的出现，然后再消逝；

就体系而论，它保守，因为它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胜利，把它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终了阶段，在那里绝对精神有自知之明，它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揭示出自己的内容，作为绝对真理。

如此这般，在这里发现黑格尔的卓绝箴言中有一个是正确的，就是哲学是思想概括中的当代。

但是，很显然，这个当代同其他时代一样，也是终了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阶级和利益的对立是德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物质弹簧，这在黑格尔学派的崩溃中表现出来了。由于历史中在思想发展方面也常见有继承性，所以这矛盾也在体系自身的矛盾发展中得到表现。在黑格尔“右派”发展它的保守的那一面时，对一切关于现实理性的黑格尔立论作了全面的吹捧^①，把历史猪猡行为赞为所谓的“历史学派”；“左派”则利

^① 吹捧——这里的原文为希腊语 *apologia*：保卫、捍卫、赞美、吹捧。

用黑格尔学说的革命的方面掀起暴动，首先所利用的就是辩证法的击溃力和颠覆力。这样子，经过了费尔巴哈的感觉论、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在这表现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渴望和夙愿的新思想时，除了德国的哲学外，还发掘了哲学在先前发展的多个不同时期：马克思是精心考察过唯物主义哲学的专家，从希腊（大家知道他的最早文章就是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直到现代的唯物主义理论。他对英国的伟大唯物主义者培根、霍布斯、洛克的熟知不亚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同样还有斯宾诺莎。历史主义在他那里得到了完全新的形式，他创建了改变外在世界的新的社会历史人的学说。天上的范畴降到人间。哲学被立起来了。黑格尔给历史发展设置的堤坝被摧垮了。抽象不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了，它被彻底弄清楚：抽象是事实的抽象，是在事实之外，是反映事实，而不是虚弱的自动推进的本质。马克思把在绝对思想沙龙里煽动恐怖和不安的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头面人物的伟大假面具揭穿了，那头面人物有无数的面具，它们在那里一直跳着令人痛苦的小步舞。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复兴时代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知识总和的基础上又继续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作出许多新贡献，他们继承马克思的传统，丰富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黑格尔哲学的伟大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十四章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在粗略地概述过黑格尔体系整体之后，专门来谈谈辩证法是很适宜的。辩证法不单是思维方法，它首先是存在（自然界、历史、思维）的普遍规律的总和。因此，辩证法也是本体论。

至于它的特殊区别，则在于运动的矛盾，在于矛盾的冲突和它们的统一。一分为二和矛盾的统一——*coincidenta oppositorum*^①——构成辩证法的实质，我们说辩证法是科学，是因为它的源头还是来自古希腊哲学（特别是赫拉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在临近新时代则是布鲁诺；在新时代则是康德、谢林）。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比较成熟的形式，首先在《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有了系统的叙述。黑格尔用这个术语不难为情，显然是同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有关。

“逻辑”的一般轮廓，在于发现矛盾，否定那刚刚判断肯定下来的思想，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那所“认为”的思想。解决矛盾是矛盾的统一，即再次否定所肯定的（正题—反题—合题，所谓“三段式”）。因此，肯定是经过两次否定得来的。最终的结果是新的运动的起点。这样一来，思维由初级概念转到复杂，从直接到间接，从抽象到具体。这个序列就是发展。概念阶段的相互关系同《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阶段一样：每个之中都有下一个的胚胎，每个下一个之中都有前

① 拉丁语：对立的统一。

一个的“脱影”；这样，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便是高级阶段是低级阶段的“真实”，并构成它希望和企图得到的物（思想的神秘论！）。一切称之为“纯粹概念”的是概念和思维以及存在的实质，即逻辑和本体一致。

阶段变就是发展。任何发展都是自我发展。《逻辑学》给予人的便是思想发展的发展图画。它的分划也是三项式的，它答复的问题是：1) 是什么，2) 由于什么，3) 为了什么。以最概括的、比较抽象的“纯粹”形式来表达。是什么——在比较抽象的形式中是纯粹的，即完全是不确定的存在（这符合存在的学说）；由于什么——这是基础、实质（这符合实质的学说）；为了什么——是目的，自我实现的意向，它也是主体，或自己（这符合概念的学说）。

黑格尔辩证法最简单的轮廓就是这样的。从这里已经不难看出它的原则毛病。

1. 唯心主义。基础是概念的运动。从抽象向具体发展，呈现出的不是“精神的再生产”（“geistige Reproduktion”），而是具体自己的美妙出现。

2. 神秘主义。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并且低一阶段由“企图”、“希望”转变到高一阶段。当问题讲到一般发展、讲世界从无限大自然开始的变化过程的各种形式时，这些和与它们类似的范畴便已在《逻辑学》中发生作用。

3. 目的论。整个发展的目的，它的内在的运动的发条，是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主体。这里既有唯心主义，同时也有神秘主义。

4. 真实不是在人的意识中正确反映存在，而是高一阶段同低一阶段相比较。

5. 唯心主义目的论向联系的运动的片面性。只说运动是进步的，而其实改变的过程也可能是退步的（但是后者排除宗教目的的概念）。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和从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运动的辩证对立并不包括在内，因此，它们的统一也就不包括在内。在这里，唯心主义直接和辩证法发生矛盾。

歌德曾经写过：“都快20年了，德国人都增加了不少先验的抽象理

论。当他们在某一天发现这点时，他们会像些大怪物而大显身手。”（《歌德文集》第十卷）^①但是，就我们所知，问题不在其怪，而在决定相应哲学结构的强有力的社会名目论前身。需要形成新阶级的思想意识，以便扯下“怪物”的面具，从“神秘论的谷壳”内剥出“合理的种子”。（马克思）

马克思去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上述毛病，并用自己的唯物主义方法发展了这个辩证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基础，一分为二和矛盾统一是整个存在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规律。这是实际，是万有运动在其各种质量形式中的客观规律。并且所说的这运动，不仅是——绝对不仅是——关于机械的运动，同时也包括逆其行的机械力、正负电极、磁极和反映在数学中的一般正负值、生物学中的男性女性划分，社会中社会阶级的划分，以及物质和精神的二位一体等等。

物质的一分为二和相应运动反映在理论之中。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辩证运动的实际规律反映在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自身的思维中。因此，辩证法清除任何的目的论、神秘论、神秘主义和与它们相联系的荒谬的片面性和片面的荒谬性。

黑格尔《逻辑学》从研究存在和无开始。存在是“纯粹的直接和空无”。它也是无。从这方面来说，一切未来的范畴便已在暗中孕育着了。绝对的存在——空无，因而无有；但是，它和无又不同，因为它指出思维存在，无是空洞的否定。存在是正题，它的否定是无。它们的一致处是形成，其中存在和无是“影子形”。无转到自己的对立方面——存在，是产生。存在转到作为自己对立面的无，是消失。不过，产生本身也是消失：一个的消失是另一个的产生。形成的结果是一定的存在，也就是不是空洞和无内容的，而是具有一定特征的存在。这是实在存在的实质，Dasein（列宁译为“存在”）实的存在的明确性是质量。整个的情形在这里复杂化了，运动重又转到高级阶段。有了明确性就必须要求有与这个明确性不一样的另外的东西；并且还要同它有个界限。因

^① 见《歌德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7年版，第715页。

此，它是无的情况，即否定这另外一个，即有两种情况——存在和不存在（斯宾诺莎曾说：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任何定义都是否定）。这矛盾是任何发展的前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是另一个什么别的，相联系着：实的存在假定自己是什么别的；这个别的不能是为自己的，它也属于任何一个什么；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别的之中的别的，另外之中的另外的；任何一个什么都和另外一个有界线和相反。有界线便意味着终点。因此，一定质量的存在，实的存在，都是和另一个不相同，而又和它有关系（自我存在，又为另一个而存在），向它转化。它是别的什么，同时又不是别的什么。异相存在和非异相存在的统一，即在发展的比较高级阶段上的统一，在讲它的有明确性和质量的存在时，乃是另一个的形成或者是改变。另一个什么从来都在变化的过程中，而不是转到变化中去。“另一个什么变成别的，但另一个自己就是个别的，因此它又变成另一个，如此等等永无休止”。“这无休止是不好的或者说是负面的，因为这个无休止是某种什么别的，它否定休止，而这样它便又出现了，从而根本没有消除……”（《逻辑学》）^① Progressus in infinitum^②，在这里是没有解决的矛盾，这里明摆着休止与无休止的二元论，它们两方面一解体，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休止和休止相对立，而在休止中有自己的界限，即自己成为有限制的。真正的无休止不是自我之外有休止，而是在自我之中。这里是已完成的实现了的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是自我存在。没有终极完成的概念，即没有解决的矛盾，用直线来表现，AX 线段的两端都可以伸延：“真正无限”的概念是圆的圆周，它表现为完结和完成。真正的无限没有终极，就像真正的永恒没有时限一样。完成的或现实的不再是无限的，被认为是理想的。“完成的真实最可能是在于它的理想性。”“完成的这种理想性是哲学的主要之点，因此任何真正哲学都是唯心主义。全部的问题在于，

① 布哈林凭记忆所引。原文为：“这愚蠢的无休止，自己也同它一样，它是永世继续下去的必然，尽管它也是否定终极的，但是不可能真正从它那里得到解放，这个终极又在其中作为它的另一个出现，因为这个无休止的存在仅仅是在对它来说是终极的对比关系中。”（《黑格尔文集》第5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142页）

② 无休止的进步。

若不想把自己的判断认做是无限的，它立即成为个别的和完成了的。因此，在这里要比较认真关注这个差别。它关系到哲学的主要概念，关系到真正的无限。”

这样，实的存在（Dasein）的概念完成了。另一个被包括进去了，封闭起来了。这里已不存在向另一个的过渡了。变化取消了。质量取消了。完成了的实的存在是自我的存在，是不变的、留住了的，永远是那同一的存在。它是唯一的，但同时又是众多的唯一的。如此，质量便转为数量。

对上述问题暂且留步。

首先，我们从一开始便谈的是什么问题？是所谓的思想定义，是“纯粹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它们是一切可想象到的谓词。在康德，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判断的形式。这些范畴在黑格尔是它们独立的自我运动。在他那里，它们不是存在的谓词，即不是现实的，首先不是物质的存在，即不是从各个方面来看的实在的世界。相反，它们开始以独立概念的面目出现，然后再发展其余。把存在的最抽象概念作为出发点。不把存在作为世界的主要特征（世界是存在的），而相反把世界财富和整个世界都从空洞的存在中抽出去，成为无。但总还是有点什么。存在不可能从曾经存在过剥去。“意念的神秘主义”（列宁语）在这里是特征成为主体并实在化。无也是这样。但是，与黑格尔的愿望相反，无永远也成不了什么。Ex nihilo nihil fit^①——这个古老的谚语是完全正确的。从“意念的神秘主义”角度来看，从对无和空洞存在的纯粹否定，得出世界的运动。不过把这样的逻辑戏法做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组成要素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不是在黑格尔的分析存在中，无和形成都是胡说，仅仅是“意念的神秘主义”呢？完全不是。如果把变化的过程仅仅从“新的”、与“旧的”无关的角度来看，那么新的就是新的，是头一次出现，从前就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像这样的不曾出现过，也就是无。但是，这完全是空洞的抽象，尽管它也能把出发点中错误地提出的

① 拉丁语：从无中出无。

一方面问题解释清楚。错误的根源在于把存在的特征转变为主体和它们之间的变态关系。这样，如果看问题，把它作为抽象地改变其实物性，而不是作为概念的无物运动，那么便可对真实进行斟酌了。现实地出现就是改变。这不是两个阶段，而是同一个东西。要分离它们，只能是在思维的抽象中。如果把这个人分为开的产物抬升为独立的实体，从而脱离物质世界，那样便不可避免地得到“意念的神秘主义”。

实的存在范畴——物的万有联系、转化、一分为二和矛盾统一、发展、改变——解释得很好。不过，实的存在向自我存在的运动包含着完结的目的论静态，化名为“真正的无止境”。同类质的物的出现引来它们的量的对比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变化的过程一般能停止下来吗？在这里，以批判“愚蠢的无止境”面目出现来否定改变过程的无止境。直线和圆周的象征意义很难让人相信。圆周的长是终值。完成的无限是平面的、矛盾的概念，而与其相反，真正无限的概念是一去不复返，即不停地产生矛盾，这有什么“愚蠢的”呢？黑格尔在这里寻找绝对、静力学、古希腊的“静止得似球样圆的与自己等同”的等等的巴门尼德^①口味的存在——他自己就曾公开地说过。这也照样同目的的概念有联系。“目的”应该达到。不安应该结束在“真正的无限”里，那就是完成。因此，“真正的无限”是从改变、空间和时间的“愚蠢的无止境”跳出来，并体现在时空之外的“理想”存在之中。“思想”在这里玩起同了解自己的绝对精神一样的把戏，或者它本来就停留在普鲁士的国家体制的历史之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就在于此，这局限性同唯心主义和目的论紧密地联系着。资产阶级把“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组建资产阶级的社会作为世界历史的终结点，在心理上复现着为我存在的万能意义。

再往下看。

如我们所见，质变为量了。量是值的不定式，量的定式是值。由于两个相同之间没有第三者，所以无间断是可见的，不过由于任何一个值

^① 巴门尼德——古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代表。“静止得似球样圆……”等话系柏拉图讲巴门尼德的话。

都是可以分的，所以连续的间断性也是可见的。如此，值是无间断与间断的统一，是间断和无间断的两个对立方面，因此，不同类的值的实质，即在值中共在的“关头”与统一是一样的。不间断不是间断值的总和。由于不了解这后者，即不了解值的两位一体的本性是对立的统一，于是便出现运动之不可能发生的证据等等（芝诺的箴言，康德的二律背反）。值的一定的量在界线上不同于另外的值，是个数的一定的连接，即个数的多和少的连接。因此，它应该被理解为数。

增和减是可以无止境的，愚蠢的量的无止境在这里是看得见的。在这方面，黑格尔曾引述哈勒尔的关于永恒的诗句。那诗句是康德所赞赏的，然而却只能引起黑格尔的“忧伤”：

Ich haufe ungeheure Zahlen,
Geburge Millionen auf,
Ich setze Zeit auf Zeit
Und Welt auf Welt zu Hauf,
Und wenn ich von der grausen Hoh
Mit Sohwindeln wieder nach dir sch
Ist alle Macht der Zahl,
Vermehrt zu tausendmal,
Noch nicht ein Teil von dir
Ich sich sie ab, und du liegst ganz vor mir.^①

量的“愚蠢的无限”使他愤懑，同对质的愤懑一样，我们只有再重复一遍那句话。在不进入详细讨论问题之前，我们仅能看到无限在高

① 此处哈勒尔的诗系布林所译：“我积攒巨大数目/百万高山，/我在时间上摆时间，/在人间之上叠人间，/于是，当我再从唬人的高度——/从千倍增加了的数字上摇摇晃晃地审视你/数字的威力，/见不到你的丁点儿些许时，/我抛弃数字，你整个地摊躺在我的面前。”

黑格尔所译如下：“堆积无数多的数字、百万座高山，/在时间之上摆时间/人间之上摆人间，/当我头晕目眩再从可怕高度看你时，/即使把数字的力量/乘上千百倍，/也够不上你的一部分。/我数它们，而你在我面前。”（见《黑格尔文集》第5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256页）

等数学中常有不同方式，而现今的理论的多样性也把值的概念扩大了。因此，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量变质的反过渡。

从质过渡到量和从量过渡到质的双过渡，导致对这些概念的统一。每一个实在的存在是这种矛盾的统一。它们的这种统一是有尺度的（就是神仙也有尺度，他对所有的物都规定有尺度和目的）。既然有尺度，便有了质量的数量和数量的质量。质量随着数量发展的程度变化、随着值变化，本性也在变化。这就是量变转为质变。任何实在的存在，作为量与质的统一，即作为尺度对另一个实在的存在如对尺度一样。由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尺度的关系。由量变完成质变，起先是量的改变并不伴随有质的改变，到了一定的点上时，量变进入渐进的间断，才飞跃。量突然转变为质的这种飞跃点，这种转变，黑格尔把它们叫做交叉点。连接交叉点的线叫做尺度关系的交叉线。量、质、尺度是状态的实质，基质掩在其后。“……同一个基质的交叉点才有这种关系。因此，尺度和随它产生的独立现象降低到状态的程度。变化乃是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应同那不变的是同一个。”

如此，“祛除”所有这些范畴也是“祛除”存在的范畴，并从存在转入实质。

不难看出，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关于量转质、关于发展的渐进间断和飞跃性质、关于尺度和尺度的交叉线的关系等等包含着巨大革命意义的要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哪怕是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临界点”、突变理论、社会革命学说）证明了这些要素给予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们所理解的庸俗解释“进化”以毁灭性打击。与他们相反，间断和连续、渐进和飞跃、进化和革命是取其统一（即在黑格尔对问题的阐释基础上），把它们作为真正运动的要素。不言而喻，在这个问题上须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扶起来”，因为他满眼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过那已经是他一般的深重罪孽，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如今再来谈关于实质的问题。这问题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中心。

“存在的真实是实质”。思维通过思考或反映完成向实质的过渡。“努力去认识真实，弄清楚什么是自我存在，什么是为我存在，知识不

会停留在间接范围之中和它的定义之内，而是要穿透它们，认为在这个存在的背后还有什么真正存在的东西……这是以间接方式表现出来的知识，因为它不是直接地存在于实质范围之中，而是从另一个存在开始，还得去通过准备的路程，去走从存在中走出来或是更正确地说是走进存在中去”^①。在黑格尔看来，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一位的是重要的和真正的存在，第二位的是表面上的（Schein）不重要和不真正。实在的存在是以本质为依据的。因此，它决不是一般表面上的，而是有根据的，即是现象。从另一方面说，现象和本质不是二重性样式的分裂的值，因为本质从现象中表现自己。如此，“本质先是在自我中，或者说是它的反射；其次，显出；其三，敞开。在其运动中它有以下标示：1) 在自我标示的内部以一个平常的真正本质的面目出现；2) 以刚出世的实在的存在的面目或以存在和现象的面目出现；3) 以本质与现象一致，即真实的面目出现”（《逻辑学》）。由于从本质的范畴里“摘除”了所有范畴的存在，那么异相存在、本质也就摘掉了，摘除了异相存在，便与自己一致了。但是，这里的一致不是形式逻辑的一致（即抽象的、理性的一致），而是具体的、包括不同成分的一致。形式逻辑推出恒等法则（ $A = A$ ）和矛盾法则（ A 不可能同时不是 A ）。这是空洞的和形式的法则。然而它们终究是矛盾的，因为包含着主体和谓语之间的区别，即所包含多于所愿望。

区别以三种形式发展：（1）外在的区别——差异；（2）内在的区别，当某个东西不同于作为它的另一个，即作为对立面的东西；（3）由于自己本身产生的区别，即本质上是和自己对立的矛盾。

在对立之中既有与形式逻辑逆反、也有统一和区别。对立是统一的，因为对立面只能是同类的东西（电的正与负、西行 X 里与东行 X 里）；同时又有区别，它们是对立的（即相互有比较关系，如正负）；然而正与负又是互相联系着的和互有要求的：可以把正认为是负和相反——在这方面它们是一样的，但同时又是区别的。由此可清楚地看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5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455页。

到两个方面的每一方所查验的关系都和另一方有关联，推测它的存在，即肯定它、“推测”它，同时又否定它，要求它不要存在，因此，它自己既是正也是负，即是自己的对立面，即是矛盾的。形式逻辑是静止状态的逻辑、不动的逻辑、隔绝的逻辑。在这里，一切都僵止了，一切都和自己一致，什么都不和自己矛盾。辩证法的逻辑正相反，——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矛盾的，一切都在一致地动，在对立之中展现。“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是运动的原则”）。我们说的不是不可能发生的矛盾（干的水、木制铁），而是必然的、辩证的矛盾，是存在和不存在的统一，是运动、形成、变化、产生、死亡、发展和其他等等。

矛盾（即自己的对立面）必须要解决。统一在这里分为两个对立的定义，其中一个推测另一个（这个推测是基础），另一个由第一个来推测（这个是被制约的或即结果）。基础和结果既是同一的（因为有相同的内容），也是有区别的，向对立方向发展。黑格尔做了区分：（1）绝对的基础（普遍的基础），（2）一定的基础和（3）条件。结果是有某种根据的、不是以间接方式表现的。以间接方式表现的、一定的和有区别的存在是实在的无疑问性的，或者说是形式。“所有一定性的东西都有形式”。基础是实质、本质。本质是某种能够固定而不固定的东西。但是形式不是扣在物质头上的帽子。“物质应该是有形的，而形式应该是物质化的”，换句话说，形式的作用也同时是物质自己的运动。物质与形式的这种对立的统一就是内容。

一切条件和基础的统一，即所有条件的总和引来现象。这种间接的有根据的实在的存在是存在（*existentia*）。实在的存在是直接的存在。有根据的实在的存在是存在。在存在中，即在现象中出现和发现在条件和基础之下禁闭着的那些东西。

如此，我们把话题转到现象上来。不过事先得对已说过的做些许批判。

在刚刚探讨过的《逻辑学》部分中，“思维的神秘主义”无疑是完整和全面的。公式：“存在的真实是实质”说明它是颠倒的。真的范畴

不对客体，即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它如我们所见，可以表现为仅仅是“原件”与“拷贝”之间的一定关系。认为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发展的一个阶段等等的客观现实比另外一方的较为“真实”是错误的。相反，从认识过程的角度来说，可以讲这种认识程度的多与少。但是，由于黑格尔的思维范畴处在前景上，同时又同存在的范畴相吻合，它们便被用来作为这后者的定义。不同的“真实的”和“不真实的”“世界”，其实质仅是认识的不同阶段，它们的认识符合统一的世界和一个世界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刻和有深刻关系的不同方面和多样的关系（自己之间与所认识的主体、方面、部分、阶段无关和有关，即与主体对比）。另一方面，由于黑格尔与康德相反，克服了二元论，譬如由于他的“假象”或“现象”有某种根据，它那里表现出实质、肯定了一致，这个一致是在精神世界的纯粹唯心主义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那它就是感觉物的真实世界、思维的王国。如果在术语方面牢牢记住这根本性的错误，那么便留下了合理的种子：辩证法逻辑地反映出的实际的物和过程是在它们的万有联系和它们的矛盾运动中。对僵化了的形式逻辑法则的批判好得很，辩证法的普遍法则——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和对立转化发展得非常令人信服，形式全面，非常精细灵敏。

我们该转而讲现象，即讲发现实质了。

存在是物。“存在是自我反映和他物反映的直接的统一。因此，它是无定数多的存在，既在自我中反映同时又反映在另一个相互依赖和在此基础上有无限联系和根据的相对构成的世界中。基础自己是存在的实质，并且这存在在各个方面起着既是基础也是根据的作用。”

不在这联系中的物，即“自在之物”，是空洞的抽象。实际上，“物一般不在自己的单纯的自在之中，是自在的抽象关系，表现如在另外中的反映，从而具有了本质”。

作为实质的一致，物是基础；作为实质的多、多样、本性的总和性和变化，它是现象。基础是法则，是现象的某种固定的实际的内容。“法则的王国是存在的静态反映或显示出的世界。”法则的王国是世界，它存在于自我和为我存在，它是超感的世界，是现象的对立面；不过，

这一方是另一方的反面，它们没有分裂，没有像康德那样的分裂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并且后者还是超验的。法则是现象在多样中的一致或同一，它是在多数中的一致，不是数字的，而是实际的。这种关系是实质上的关系，是实质和现象一致的形式，这一致是比前面的更高一个范畴，它正是真实。

实在的关系首先以整体和部分的对比关系出现，在这里整体没有部分不可想象，部分没有整体也不可想象。在一致的理解中，整体和部分的矛盾消失了，如否定部件的独立性，“它们被否定的一致”不是像机械的联合体，而是动力的一致。由此，力的概念是真正的起点和它的被发现。然而，这些内在和外在之间的真正关系是它们的同一性，它们是那同一实质的因素：“实质的外在部分是发现它在自我之中……实质是发现自己，所以这个实质就为的是揭开它。在这现象与内在的同一中或实际中，实际的关系乃是真实。”

这样，在我们这里范畴是这样发展的：存在，实在的存在（一定的存在），存在（有根据的实在的存在），现象（揭示实质），真实（实际和现象的一致）。真实同时也是效能、绝对的理性活动。由此得出——“凡真实都合理，凡合理全真实。”

真实分解为内在的、潜在的真实或可能性，与外在的事实上的真实。形式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这是不在任何条件下的可能性，是空的可能性。从它那里识别出有各种情况的现实可能性。可能性有可能与不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当一切对立的可能性排除以后，总体条件实现以后，便出现非它莫属的情况。这就是必然性的概念，它是现实可能性的一致，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必然的性质也在这里，而且一切都是间接的。单由其他来决定，是偶然。

必然的实质是绝对的。“它独自一个处于其他一切物的基础地位，它可不单单是基质，而是实体”。其余一切物都不是不可缺少，而是意外或有着偶然^①的性质。实体是一切：单个的物（不是物的部

^① 偶然——词源自拉丁语 *accidentia*：偶然，在哲学中偶然指物质的一时现象，不是实质特性。

分!)——这是它的发现、表现,它是强大力量。作为真正必然的它,是始因,而物也已经不是偶然,而是行为。因此,因果关系是第二个实体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的载体是最终的实体,原因和行为的连串便汇入狂涛骇浪的无止境中。矛盾的解决——在互相作用的范畴之中,在那里因和为互换位置:“直线运动从因到为和由为到因对折起来返回到自己”。因在这里实现自己,因而话题便是关于自我实现,必然的概念转为自由的概念,而实体的概念则转为主体的概念(独立概念)。“如此,必然的真,是自由;实体的真,是概念”。在这里,概念意味的是创造真的客观思维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

关于上面所说这些,除了对唯心主义的一般思考外,对一向都在起作用的所有构成(的思考)应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把“法则”和“法则王国”阐释为某种已故的东西是错误的。这种概念认为实体世界是不变的,具巴门尼德精神——什么也不动,什么也不变,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不变动的东西,法则是涵括动与变的。法则是头脑里的反映,是动的公式。所谓的“永恒公式”并不永恒。世界的实质不是世界的墓地。这个实质不是什么特别的世界,它是那同一个世界,只不过同它有着比较普遍和深刻的联系和关系。这些联系和关系也是动的和相对的。寻找绝对,那兀自不动和仅在现象中运动的不顾任何反对康德的诅咒的绝对,它们或是二元论,或是完成了的不合逻辑。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唯心主义都和一直运动着的辩证法相冲突。如果所取的“自在的世界”(而不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说所取的世界不管它的物和过程的一致是否同主体有关,然而在客观上是有着联系和间接关系(这客观是唯物主义意义的)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复杂、多样、运动、变化着的。如果说最普遍的和最深刻的联系,譬如辩证的法则,那么它们“不动”只是为说明普遍的动。不过由此便得出不动和静止的结论,那是诡辩术而不是辩证法。

第二,在关于力的学说,明显地继承了古希腊唯心主义的传统——不动的始发点会自己动起来(“动力统一”)。这是因为它和力自身在这里是神秘的有关系,它是精神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是精神

性质的运动的动力原则。

第三，正因此，“在实际上”（即在黑格尔的实际范畴里）这个原则成长为理性、为绝对，它在这里开启，并发现自己的理性本质。

第四，从必须过渡到自由，在黑格尔的解释中是唯心主义、目的论、神秘主义和神秘论。所有的发展都被看作是实现目的，是自我实现，在世间舞台上出现的是主体、自己、自我意识。实质自己转变为理性的主体，它在这里所达到的形式比自我发展要高一些。代替万能和多方面必然的表现物和过程的宇宙普遍联系的，是浮现出创造精神，它在追求目的的创造中是自由的。不管这神秘的幻想形象对某些人是如何地安慰，它还是在各个方面都太老了，应该被摒弃掉。

如此这般，黑格尔的概念，意味着，它“祛除”必然性，把它开启，认识它，并同时把它变成自由。因此，实质的完成已经不是实质，而是概念、主体。然而，客观性是客观的基础。发展经过主观到客观，再到这些矛盾的统一，这（统一）是（实现主观性、自己：主客体）理念。

无所不包的统一的概念是普遍性、普遍的概念，是制造的和具体的（与形式逻辑的抽象普遍性相反）。作为规定性它是特殊的种类或类型。但是，特殊的照样也是普遍的，所以类型区别的出现，导致走向一个死点，运动已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类型区别的完结（对种类而言）或个别化导向个别的或单个的概念（das Allgemeine, das Besondere, das Eingehen）。那些实质上曾是同一的、基础不同的，它们在概念方面成了普遍的、特殊的、单个的。概念发展的形式是判断，从判断转为推论。判断分解自己的要素为主体和谓语，动词的系词奠定它们的同一。判断是范畴，即不仅是思维的必要形式，也是存在，也是物的实质。当物揭示出自己的本性，它会发现它们作为判断的主体，分离出自己的谓语，换句话说，物以判断的形式展现出来。任何物都是概念，并且是发展的主体。接着，黑格尔提出判断的阶段问题，并区分对实在的存在、必须的反映和概念的判断。判断转为推论——这是概念和判断的统一。推理是理性的，由于一切是理性的，那么“一切也都是推理”。由于推

理是间接的判断，所以推理区分为实在存在的推理、反映和必须（概念的推理在判断中已经是发展的形态，是所谓的确断的^①判断）。

黑格尔在研究判断的推论时发展了普遍、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这在我们写此书时已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在这里依然是对立统一、互相转换，因为个别的也是普遍的，普遍的也是个别的。

内部发展起来的、一定的、间接的概念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它走出来，成为客观的。客体作为概念，其总的实质是宇宙间的总的一致。整体联系的第一种形式是物的组合物、机械的外在联系，而相应的活动则是机械过程或者是决定论。当统一不再仅仅是外在的统一，物的区别确实在消失，并互使对方“中立”，化学的亲合力便出现了。万能的统一不可能是机械的也不可能是化学的（不可能把所有的客体连到一起）。这是某种高于机械论和化学论，无处不在的始点——目的。目的论的关系也是外在的、主观的，是终极的合理性，必须把它同内涵的、内在的合理性区分开来。

使客体服从于主观目的是判断，实现目的是推论；目的在这里既是因也是目的，即最终的因，所用的手段是通过客体，中间的项也做手段来用。目的对客体的关系用做手段是头一个前提，手段对客体，如对物质是第二个前提。达到的目的照样是手段，如此等等，即在这里又是“愚蠢的无止境”。有着自在手段而不是外在手段的目的不再是“真正无止境”的。主观性使自己客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理念。在机械论和化学论中，概念在自己；在主观目的中，概念为自己；在理念中，同时既在自己又为自己。绝对目的可以达到也要求达到。理念是（主观和客观）对立的绝对统一，是过程。实际上，统一是条件和规定的动因，是因与行动，是起点和终点等等。起点在这里终结，有果有因等等，因此理念中的统一是绝对的统一，已经超出了统一的框架。目的自身是灵魂，是目的坚定的隐德来希；它用手段使自己客观化，就是形体；灵魂和形体的统一便是活的个体。活物的客观性在于它的机体，它不是由部

^① 确断的——词源自希腊语 *apodeiktikos*：准确的、从逻辑上说是确凿无误的。

分组成，而是由肢体组成。“活物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它有太多的矛盾，正是这矛盾是普遍的范畴，同时还是直接仅有的个体”。

但是，“个别死亡的仅是直接的生命，是灵魂的出现”。这样，主观性是灵魂、理性、目的、认清自己的理念。客观性——世界，也是目的，也是最终目的，也是理念。因此，话题便是关于主观与客观的理念。这些矛盾的统一在概念中得以实现，它要去掉矛盾的片面性。理念的主观片面性通过理念的理论活动或通过真实的信念去掉。客观理念的片面性通过把灵魂和把它的聪明目的具体化或通过实践活动（通过善的思想）来去掉。

最终认识的过程（理论过程）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研究。从最终的知识过程中产生必然性的理念。“在必然中，这个最终的知，自动丢弃自己的推测，而出发点正是自己的内容所获和所赐”。必须自身是概念，属于自己对自己。这样，主观的理念回归到自己，获得明确的自在和为我，得出未知数，因此到达主体的内在性的东西，从而转入意志的理念。

自由在这里是绝对目的，它要求在世间实现。善的理念与“不足挂齿的客观性”相对立。但是，世间的任务是它的现实，必然性在存在之中。因此，同康德相反，善的理念和真实的理念是同一的。

这个理论和实践理念的同一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的内容是逻辑体系、发展的概念，而它的形式则是辩证方法，它作为发展的方法与三项构成的发展相矛盾。它的理论正是整个体系，而不是“终点站”。“意义在于运动的整个过程”。理论和实践的理念，认识和意志是世界的范畴，它们属于实际概念。

如此，逻辑的理念完结于绝对理念，再经过自己的异相存在的自然界迈向绝对精神……

从上述之中，不难发现黑格尔《逻辑学》的这一部分，每一步里都有“神秘思想所阐述的实际过程，作为判断、推论和逻辑的轮廓，明显地把现实关系倒了个儿、做了唯心主义的歪曲。不过，列宁完全正确地警告要反对黑格尔的这种思想，认为太过于重视了，简直是胡诌。如果往深里想想，这思想的全部意义在于确定实际关系同思维关系之间、

客观法则同逻辑法则之间、存在形式同思维形式之间、经验和实践为一方同理论认识为另一方之间的客观联系。这思想本身就已经是在推翻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了，在那里主体硬要给现象世界塞进不知来自何处的臆断形式和范畴。在唯物主义的解释中，物和过程的实际的联系，通过社会人的经验和实践反映在理论的公式中。与此同时，这种经验和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和不知有意外情况的关系，在社会人的意识里作为公理学范畴积存下来，然后被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宣布为先验的。其实，黑格尔清楚地知道各种类型推论的不等同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譬如在新旧逻辑学教科书中，典型的推论是以特殊形态出现的。我们说的是三段论法。人都是要死的。卡依是个人，因此卡依也是会死的。请想象一下，出现了一种新情况：黑格尔的关于种、生命、个体的想法等等在卡依身上变样了，他使细胞得到再生。关于死亡的第一条立论保留不变：卡依对任何人都没有说什么。卡依是人，这一点也没有变。但结论不对了，同时第一点也不对了，它在内里就被冲刷掉了。经验所得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一句话：“彻底完了。”

这没有什么神秘和不可理解的，但是由于一系列联系不知道有例外，它们便被丢到“逻辑的必须”范畴里去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曾对实践的方法和经验作用于自然得到过印证，相应于其实际的自然情况，在用途的方法（对物质的分析、综合、分割、分解改变）上得到过表现。不过，黑格尔对这些关系的神秘主义庸俗化（在《自然哲学》中的三段论法、太阳体系及其他等等种类的对比关系）再明显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简直就是从其独出心裁的逻辑化世界里发源而来。

这种逻辑化明显地表现在主客观之间的对比关系中。在黑格尔看来，概念、主体是客观的基础。这里明显地表现出精神优先。与此相应的是目的和自由优先于必然。实际上，概念或者主观性本是实体的发展、它的完成，同时也是它的基础，“扬弃”必然性，把它变为创造的“自由”。以后向客观性和统一运动，在理念之中有的是某种实现主观性的东西；理念是主客体，但是决定起点的是主观性，因此这个主客体才叫理念。据此，世界的万能统一不是植根在联合机组的机械统一、不

是在化学的统一，也不是什么一般它所需要的物质的统一，而是在目的论的统一，在那无所不透、无所不包的起点——目的的统一里。

认识过程的决定性极大，它是主客观理念合到一起的基础：在纯歪曲的形式中深深埋藏着关于那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合理内核，“自在”——这里有时确实发展有伟大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种子。但同时，“实践”完全是按康德的精神和后来的道德伦理的胡说八道，拖拉着根深蒂固的希腊唯心主义的传统，把善推崇至天，它又神秘地与真实相符，以致使本来是使物质实际变形的物质实践化做轻烟一缕，成了类似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运动中，那用唯心主义形式反映出的真正运动，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高度，万能联系、运动、变化和这个它把一分为二的运动的形式，他揭开它们的对立和互相转换是运动的原则。了不起的革命方面就在于此，它限制和扼杀了唯心主义因素和唯心主义的世界概念。在这里任何一种形式都在于它的形式，即产生、发展、死亡、消灭、它的矛盾存在与矛盾的扬弃、新形式的出现、新矛盾的发现、新形式的特点和性质。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这种包括客观辩证法的存在、自然界和历史的大无畏思想是黑格尔的巨大功绩。恩格斯所指出的他的体系在辩证法方面的根本矛盾导致了这个体系的解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才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产生出新的历史统一。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理论家们提出成堆的“理由”和“论据”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我们在有些章节里已经涉及它们。他们的最普遍“理由”是说把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氛围中歪曲了的辩证法移入唯物主义“氛围”是无意义（Unding）的，桑巴特、特勒耳奇就曾这样说，因此宣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等等。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提出的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这一问题的本身就已导向可笑的矛盾。譬如普伦格（“*Marx und Hegel*”^①）说“马克思本来可以带着他的基本理论知识留在黑格尔的学堂里”——他们极为接近。

① 普伦格：《马克思与黑格尔》，1911年出版。

相反，另一个 Herr Professor^① 卡尔·迪尔（“*Ueber Sozialismus, Communismus und Anarhismus*”^②）说马克思“只保留了辩证法用词的众所周知的方法”（gewisse Artdialektischer Redeweise）。桑巴特（“*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③）说这里“其实是不同的理论概念（Lehraneinungen），它们之间除了名称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普伦格强调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放进了先前的唯物主义理论行列之中”。特勒耳奇相反提出说法，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辩证法基础上的极端现实主义和经验论”。桑巴特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与黑格尔的流出规律相对立的遗传诡辩术。特勒耳奇反过来把运动逻辑的马克思辩证法与实证论的遗传诡辩逻辑做对比。约斯托克（“*Der Ausgang des Kapitalismus*”^④）借口马克思的说法缺乏理论知识，悄悄地绕开问题，进入历史和社会学领域去了。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以熟知物象自居的可尊敬的先生们似乎应该对问题本身有所保留才对，哪怕是仅仅因其反辩证法的平淡无味、按其类型是绝对对立而又不能互相转换。与此同时，对理念物象的真正辩证的认识说明在真正研究物象的基础上，机械唯物主义是反辩证法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而马克思的综合把这些对立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给扬弃了。这就要求必须改造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也因此才是两种哲学概念的批判继承人。像资产阶级从两个方面来争吵的人这样提问题是幼稚无能和无能幼稚的顶峰。这是儿童的提问方法（从逻辑上说是儿童的，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的“实用价值”便是另一回事了；它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若来研究它便走题了）。

“氛围”的根据很容易在实际中和逻辑上推倒。实际上，辩证法的核心在发展的概念里。正因为如此，甚至像费舍这样的黑格尔诠释者在他的《新哲学史》中，把黑格尔同他的思想发展归入达尔文、赖耶里、

① 教授先生。

② 《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③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④ 约斯托克：《资本主义的结局》。

早期的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康德（其自然通史方面的论著，首先是他的“天体理论史”^①）等人的“精神氛围”之中。请问，在这些构成一个时代的理论观点中可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最后，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歌德，歌德无疑是位辩证家，同时对神秘日的论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抽象哲学很反感，对它们什么都不想知道。而斯宾塞的“status”^②和“contractus”^③，圣西门的辩证要素（“有机的”和“批判的”时代），我们还不要说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那些唯物主义要素了，黑格尔可是从中一大勺又一大勺地舀取智慧。

桑巴特的具体说法是根据有关“氛围”的一般想法，这我们在另一处已经说过了，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小学生，在学习中把矛盾和对立（Widerspruch u Gegenartz）混淆了，把黑格尔的流出逻辑矛盾同马克思的现实矛盾的经验主义对比混淆了，并且这种移花接木是荒诞和愚蠢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是思维和存在的法则，是世界和历史过程的实在要素等等。

这“实际”的异议，仅仅是他解下腰带摆脱窘境。

事实是：

第一，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自己坚决反对进化论的流出观点，并且拒绝第一点，决心抛弃对第二点的偏重。这就需要至少懂点批判。

第二，从桑巴特的“对立”和“矛盾”的对立中同样可以发现他小学生式的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的基础。我们已经从“*Wissenschaft der Logik*”^④中看到黑格尔自己把矛盾从对立中分离出来，把矛盾阐释为自己的对立面。

第三，那种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也是本体论的想法整个地是在反对桑巴特。因为这说明辩证法也是存在的法则。但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存在的法则。但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里比较连贯，因为它消

① 指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年出版。

② 状态。

③ 契约。

④ 黑格尔：《逻辑学》。

灭着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

第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用具体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辩证法对自然史和社会史也是高度“适用”的。在论述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章节里，我们看到现代自然科学中的主要哲学理论问题都离不开辩证法，看到恩格斯用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都推动了对自然界与社会的真正联系和关系的理解。相反，凡是黑格尔用他的唯心主义拴住辩证法手脚的地方（原子论、光理论、色理论、种类进化论、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下无忧无虑的社会历史发展论等等）都是错误的。

第五，马克思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续篇，资本主义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续篇，这些都被证明了。《资本论》整个都是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马克思的光辉历史性著作。他的辩证抽象不是空口白话，而是具体的。因此，马克思的预测全部都证实了。历史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论争。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把什么都向反理性主义悟化和逻辑化，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国家心安理得。由于这些实际结论，它被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合乎情理地看透资本主义发展的反理性主义自发势力，这一点被历史实际过程所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桑巴特先生不止一次哀叹着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主要预测证实了。怎能不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争取更大的辉煌？

如果说个别的实验或个别的实践是检验这一或那一立论的要素，那么，我们在伟大世界历史过程中有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世界历史证明。

最后，应该说在发达的共产主义，有着和谐的社会结构，人们的共同性感觉将不受任何拜物教规范强大力量的控制。道德将发展成为独特的美学，而“天职”将是平凡的本能，美丽的条件反射使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救起溺水的同志，不会在“自私自利”（即自我保护）和“天职”之间有所动摇，不会有人为他人去“做牺牲”，而不过是漂亮地去做共产主义人们的伟大共性中的一个新的美好人的高尚和内在感情告诉他去做的事情。

第三十五章

作为科学的辩证法与 作为艺术的辩证法

“一个有经验的、知识渊博的国务活动家……是具有实践头脑，处理事情从所面临问题的全盘来考虑，而不是从一个方面、一个准则来处理。相反，不管什么事情只靠一个准则来处理的人是书呆子，它只会坏自己的事也坏别人的事。”黑格尔在《哲学史》^①中这样形容那些“有经验的、知识渊博的国务活动家”。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放弃立场”（尽管黑格尔在字里行间也提“折中”），也不是忘却主要“准则”（尽管它也说反对“一个准则”），而是说考虑“所面临问题的全盘”，即“有经验和知识渊博的国务活动家”所在的具体情况的全部多面性。

从中不难看出黑格尔把辩证法当作艺术、实践、行为来提问题。这个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这话不能愚钝地去理解，即不能认为恩格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话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呆板的、脱离现实的、烦琐哲学的、远离生活的、僵死的体系，而是活的学说、活的过程理论、是发展的、起作用的斗争、实践——那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的武器。谁也无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财富提出争议，它的内容颇丰。正因为这理论

^① 即《哲学史讲演录》。

是伟大的理论，才能丰富伟大的实践。在这里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既是理论，也是艺术。我们在专门的章节里已经谈过有关辩证法的一般提法。这里的话题是讲它的特殊联系，因为无疑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经常引用众所周知的列宁给它下的定义。不妨再引用一遍。列宁历数的“辩证法要素”，实质如下：

1. 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
10. 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 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
15.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的变化。^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②辩证地理解辩证法。之后，他从整个上述之中分析地划出它们的不同方面，并假定地把这个整体分解开，取其各方面作为孤立的值，然后再把这分析工作综合起来，在统一之中抓住定义：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哲学笔记》）^③

思维的辩证柔性或者不妨说辩证思维的柔性可以等同地反映客观现实。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正如列宁在同司徒卢威的辩论中漂亮地搞清楚的那样，比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要广且深（由于后者的存在一般犹如唯心主义的蜉蝣）。由于它是辩证的，它懂得一切运动和形成中的历史情况，捉住了“消失的瞬间”、向对立面的转化、矛盾的倾向等等，它不仅看到了过去，也在揭示运动的规律中看到了未来。用马克思的挖苦说法，历史告诉他的不仅是自己的 *posteriori*^④，如同它的所谓“历史学派”所做的那样、墨守成规、传统、古风。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捉住了“运动的信子”，因此它比理性的客观主义“更有效”、“更客观”。

辩证法是客观地反映存在的客观辩证法、本体论辩证法的科学。本体论辩证法包括一切，连思维过程也在其内。当我们提出辩证法作为艺术时，是不是提出了一个荒谬的问题：给生理学下达任务，“指点”我们如何烧饭？

思维也可以看作是过程（生理神经的，和在它的异相存在中作为自身的心理思维）从它的逻辑构成的角度，即等同的概念角度来看，是反映自己所反映的，即客体。首先一点，它从来都是辩证的，同宇宙的任何过程都一样。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逻辑构成逮住了现实的辩证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0—191页。

② 即列宁。

③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92页。

④ 自己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法，并正确反映它。否则就不会有不正确的认识、不会有迷误、不会有歪曲、不会有理性的局限形式、片面和多面的思维。这可是事实。我可以实实在在地信鬼神而研究形而上学，可是相应的联系流和生理神经的相关论过程将辩证地发展。存在的客观过程的联系和它们的“异在”，心理方面不同于和它们所反映者之间关系的逻辑概念的联系。因此，辩证法可以告诉你怎样去思维（因为思维从其逻辑构成来说也可能是不辩证的）；生理学可不会告诉你怎样去用生理学的方式烧饭，因为烧饭的过程从来都是日常生活中事，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因此，辩证法也是思维、研究过程。这里也有个规范因素，艺术因素。

但是怎样向实践转移呢？

当讲工艺过程、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时，则一切都简化了，因为不管怎样取的是其孤立的过程。理论提供客观联系。工艺把它从必然性的语言翻译成规则、规范的目的性语言（转向行动）。规则直接指导物和力的安排，依据目的，把一切都和这目的协同起来，预先测定出这过程的结果。如果一切都做了，结果未实现，预测没有被证实，目的没达到，那就说明实践是“错误的”，因为理论的计算不对，经实践检验理论把它推翻了。相反，得出相应结果，就说明“没有问题”。

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可就难多了。这就不是（在生产中、在科学实验中的）人为孤立状态了，而是有着多样的、整个来说是非常复杂、极为错综的关系，完全不能用数学数字表现出来，因为在每一步上都要遇到新的质。社会由社会个体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社会个体人都是自然界的最复杂产物，这一切都流动和变化得特别快。此外，主体在这里是集体的主体（阶级），本身就很复杂，有自己的特殊结构（阶级层、阶级、党、领袖等等）。另外，这个主体形成的每个事件，其行动在不断地具体化：思想变成行动，行动凝结成事实，成为新的情势凑合的组成要素，立即又转到另一个中去。矛盾、群体、差别无止境地多，具体的王国也极为多样和快速的流动着。黑格尔在一处发现，历史是那样的具体，以至政府和老百姓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什么，因为他们行动的条件从来都是独特的。

伊里奇^①同意这个意见（阐述“内容”是同“历史的教训”这句话完全相反，但是也得相对地考虑这种情况，*cum grano salie*^②，不夸大它！）正确行动，即取得成功，只能是“依照眼前事态的整个规模”行动，即依照特殊具体的情势行动（虚无的——从狭义上说，规范主义地符合战略、情势，规范主义地符合战术）。但“依照整个规模”是通过什么中介到达这个行动等等的呢？

首先，要了解、要理解“整个规模”。为此，要善于辩证地思维，即不仅懂得辩证法学说，而且还要在认识过程中会运用它。在这里思维本身不仅必须是被制约的客观过程，而且从辩证思维的艺术方面来说它的有效性也是目的论的。理论意义上的现实只有在辩证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它。如果在生产和实验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本身具有很大的理性空间、思维的传令性，那是因为在这些条件中已经没有什么辩证的理解，只有它才能得出思维的正确结果。这样就得到了情势的正确反映、“眼前情势的整个规模”。得到这样的反映是辩证法的伟大艺术，是思维的艺术，它是巧妙的，确实如列宁的天才分析（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分析，譬如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等等的论述中，以及在对一些深为戏剧性的情势，如“危机成熟了”的论述中）^③，这些科学性的杰作从它们的辩证深度和结构运动的尖锐性来说是最完美的，它们把错综复杂的形势导向未来。战术的辩证转换，即根据分析所得，即最终根据实际情势所做的转换便发生在此时，因此，向行动体系（各种各样的：宣传的、鼓动的、组织的、直接战斗的）转换，和在这些方针的基础上有序地（“有根据”）选择转换行动的时机。但是，与此同时不要以为一切都会有序地进行：事态在发展，而思维则停止运作。此时，不断地有新情况，事态不停的变化，出现复杂、曲折、意外（所谓的偶发事件），革命主体的一切行动都客观化了，必须“随机”应变，冷静地分析新的、变化中的联系，把推断换成战略语言，并把一切转化

① 即列宁。

② 拉丁语：加点盐。嘲笑，意为用点脑。

③ 这里所指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危机成熟了》。

为积极的战斗。

因此，战术和策略的行动是依据事态的整个规模来制定的。这里有个行动的艺术（回忆一下列宁的“起义的艺术”^①，他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的天才论断）。在这里是明显的理性行动，而它的明显性在于它同理性联系着，密不可分，即辩证地了解全部情况：辩证的存在、辩证的思维、辩证的行动互相联系着，并从这方面来说是社会变革，即社会政治的变革，具体在这里是革命的改造社会的统一过程。在这里又不得不停下来谈一谈我们在研究思维问题时的类似问题。任何历史过程和行动的目的是合乎辩证法的，它是存在和社会形成的一部分，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也是它的辩证对立面。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行动都符合辩证的思维，符合自己的辩证的逻辑构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在这些有限地反映现实的基础上，有限地、形式主义地思考问题，即片面地、错误地制定策略并相应地行动。那样，犯错误、犯“政治错误”（这错误必然用全力从错误的指示中产生出来）便不可避免，哪怕政治形势一时很好，也必然会出错误，倘若形势不好，便会毁了一切。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讲辩证的行动，讲辩证法是实践的艺术，是物质的实践时，我们讲的是同辩证思维融合一起的政治（“科学的政治”）。本来在现实中就没有抽象的行动，“自在”的行动根本不存在，有的是行动的人，这些行动的人同时也是思维的人，这是一个整体。因此，行动同自己的目的不可分，它是有目的的理性行动。因为我们讲的是广大群众的集体行动，这个团结一切分散要素的理性起点的统一便是领导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社会里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的科学政治的基础。

上面说的相当轻松，并且在实质上也解决了“冶金中的辩证法”、“铁匠活儿的辩证法”以及缝扣子的辩证法。这是辩证法信徒对辩证法的反辩证法的理解。须知，辩证法并不想消灭和注销所谓的形式逻辑和

^① 指的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理性思维。在“隐蔽状态”下形式逻辑是和辩证逻辑同在的。高等数学决不会废除代数，代数也不会废除算术。在日常生活中形式逻辑应用得相当广泛：桌子、凳子、刀子、叉子都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静止不动”的物，而不把它们看成“过程”，把它们看作与自己的身体和食物“有联系”就够了，不必拉扯上“万有联系”和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过渡。我们在生产过程和工艺过程中，于不久前曾指出它们已经处在隔离状态，条件简化了，集中在“个别”之上，把一个或几个终极过程从整个存在的联系中拉了出来，因此注销形式逻辑并辩证地高谈阔论扣子或钢锭是可笑的。当我们转而谈“普遍”、具体抽象问题便是另一回事了，那十分恰当，谈理性逻辑、形式逻辑反而不恰当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和关于这些问题的论断本身就应该具体辩证的，并与事物相符合。真正懂得辩证法就要求这样，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当做万能钥匙”“来用”，恩格斯曾强烈反对过这种做法。

当然，从这里也得出我们该把生产从辩证的观察客体中清除出去，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把生产、技术、工艺过程包括在哲学、辩证法、认识理论的范围之内。但整个区别是不难理解的，当我们要缝扣子时，问题便导向和衣服、针、扣子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导向和宇宙的万有联系上。当著名寓言中的“形而上学者”掉进坑里，人们给他抛下绳子去时，他还议论说：“这绳子是用普通的麻搓成的。”他自己麻烦，从坑里爬不出来。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他该不该抓住绳子往上爬。根据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的说法，一个全面的“人”、有思维的动物，生活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他把所有的物都包容在自己的无限自然中（即成为实际掌握的客体），同时也是自己知识的客体。他潜在地“收拾”世界。实践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发展，以及在一定的、更一般的或者所谓“更高”问题的这个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开始同形式逻辑和理性思维产生矛盾，这就需要辩证法了。当我们评论实践、理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评论一般的实践、生产和生产形式的变化，评论技术和工艺历史以及其他等等时，都不能绕开辩证法。问题越广越深，越需要用辩证法来分析。行动越复杂，越需要辩证艺术，即用辩证思维来指导。这

在政治行动领域内，是由共产主义伟大奠基人们和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们的丰硕理论和实践所卓越证明了的。理论辩证法和规范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第三十六章

科学和哲学

关于科学和哲学，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其他科学都比哲学更需要，但没有一门科学比哲学更好。”^① 我们研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该是时候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酒鬼的投机”、反对黑格尔的自我发展概念的游戏、反对把现实世界变成抽象世界、反对对那吞食世界思维（自然是体系）的思维崇拜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我们也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还同英国式的“粗野经验主义”、同大多数不关心思维物象的学者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对“爬行经验论者”、“搞归纳法的驴子”的以及其他种种等等之类进行过挖苦。同时，他们捍卫实验科学，而对各式各样的“昆虫、蚊子、蟑螂”们没有一丝的傲慢，在收集材料、进行分类、传播哪怕是一点点的小知识方面也没有我们在黑格尔身上所看到的自大，有时甚至是盛气凌人。

我们导师们的这种立场被证明是高度正确的。脱离经验和经验的素材，脱离实践、实验和实际的真正接触，脱离历史积累和保存下来的各种形式，即不可避免的导向唯心主义的所谓“纯思辨”（按黑格尔的说法是“有理由的思辨” = “唯心主义” = “糟糕的洛克主义”的对立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10卷，第240页。

面), 是人类的苍白思想病。从另一方面来说, 拒绝广泛和深刻的综合通报、概括材料、经过分析的经验素材, 拒绝“普遍”的资料, 那是科学的鼠目寸光的手工专业化匠人的局限性。不论哪一种, 都是片面的反辩证法, 都应该被战胜, 也确实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战胜。

这种立场才能正确提出和解决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甚至连提出“自然是思想和形式的异相存在”和“与自然关系疏远的思想……仅仅是具尸体”(《自然哲学》)的黑格尔也不能否定“我们从感性领悟开始, 收集自然的各种形式和法则的资料”(《自然哲学》)。但是, 一切所谓的“臆断形式”、范畴和唯心主义吓唬人的东西都植根在这里, 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间接的知识不是徒劳无益的思维, 而是对经验主义资料的加工, 但是认识的历史和社会过程, 即所认识的主体是社会化的和历史地确定下来的个体, 无论是客体和与主体相联系的形式都是历史的, ——这个过程就我们所知, 首先脱离了实践, 其次, 分成各门科学, 并且这些科学门类分得越来越多。由于社会结构的作用, 它们的个别分支独立到彼此之间都失去任何联系。如此, 理性的因素(与理智相反)在这里已经体现在关系之中。哲学从来都力图战胜这发展的局限性, 把所有知识综合到一起, 面向“普遍”。但是, 这里不幸的是那些思想家们, 诸如 ideologische Stände^①所代表的只是获得“纯粹思维职能”性质的独树一帜的一个支派, 因此他们要承担这综合的任务是力不从心的。除某些个别例外之人, 希腊人大部分都脱离同时代的科学和实验的科学(不够发达的), 以及工程学, 而又瞧不起工匠、农民和奴隶们的生产劳动。亚里士多德研究独特科学和他那个时代的一般科学, 他的博学才华在哲学方面比任何人都大。在新时代可以和他媲美的只有黑格尔, 这个19世纪的伟大博学者。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他赶不上康德, 而在物质生产、技术和工艺方面, 不用说差十万八千里。近期来, 以各种分支派别面目出现的康德主义唯心主义哲

① 意识形态阶层。

学所遵循的路线是高级的伦理学胡说八道，而在另一方面，高谈阔论的物理学，其象征性比起它克服物质的实际阻力的物质劳动更接近于数学。与此同时，对综合的需要，依然不减，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即是综合，整个社会是有组织的统一，科学的统一可以说就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不过还是更仔细、详尽地看一看这个问题。当我们说辩证思维时，我们看到这个思维是如何从第一具体通过对各个方面做分析取出普遍，然后再通过综合到达第二具体。在巨大历史范围，人类认识的发展也要经过同样过程：世界从各个方面，在单个学科和它们的分科目——大的、小的、极小的——中，在它们的不同和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对立中被认识。这些形式有自己特殊的质、性、规律。可是由谁和由什么来把它们同其他作对比？由谁来把它们由此到彼地转化做分析呢？而这些“临界”的问题在敲门（物理和化学、化学和生物学、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活体物质化学”等等）。不错，有一些是相当一般的学科（譬如一般理论物理）和相应的学者，但他们差不多从来都不懂生物学，就更不要说社会科学了，如社会学，或是像语言学一类的，再不就是像历史学一类的。与此同时，关于一般存在规律的问题、关于联系的类型、关于世界的统一、关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关于客体和主体的关系等等问题，目前在任何一个专业行当里都成了最紧要的突出问题。如今，学者们已经守不住立场了，似乎这一切都是“形而上学”，它们在逼视着。从前，相当一部分“纯粹哲学”的专门家（大部分的确是形而上的），他们远离物质劳动，也远离经验主义的科学，对科学温情到要去亲吻的程度，有时搞出一些类似所谓的“自然哲学”的奇怪东西（当然不排除个别了不起的猜想，甚至谢林的）。如今，科学不可能不解决一系列普遍的问题，诸如当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其他等等，而绕过去。不对比较广泛和普遍的问题，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怎样来解决生物学中的活力论和达尔文主义之间、机械拉马

克主义者^①和心理拉马克主义者^②之间的争论；怎样来解决物理学中的大小结构的间断和连续等问题；怎样来解决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和理论、象形文字和列线图解^③问题；怎样来解决生理学和心理学中的“生理”和“心理”以及其他从科学发展角度来说是为极为广泛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呢？这里说的完全不是那些并列的共存的，作为客体有所不同的专门学科，还有一门学科也应该放入这个队列中，它也是孤立的，即自在的。从前的哲学，在颇大的程度上是这样子，尽管这话不是绝对的，因为把各种职能隔离开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关于相对的相应论点。而如今，当整个历史时代走向大综合（通过斗争，通过原先社会的瓦解、灾难、思想危机，一直在进行中），必须不动摇地推出一切理论知识的综合思想和更加多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思想。

对哲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黑格尔有一处出色的说法，他说：“经验论，综合起来，便是思辨的概念。”（黑格尔《哲学史》第2卷^④）我们不会忘记，这里的“思辨”的意思是“辩证”的，知道了它是什么意思就不必怕。正是这样！话题说的是在综合知识、存在的经验论知识的各个方面和形式时，把它们综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带着它们的万有联系、关系、法则向总的宇宙前进。这也就是向哲学、向它的最高形式、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前进。它不是“自在”的科学。它揭示和形成最普遍、万有和深刻的规律与联系，并且还是在它们特殊和个别的相互关系之中。它在“暗中”把所有科学作为自己的“要素”统到一起，而不是高高在上，外形像顶尖帽子似的扣在它们的头顶上。不仅如此，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所有科学的方法，即如果造成它们方法学上的一致，那么在任一门科学的

① 机械拉马克主义者——只反对外在物理化学因素影响下的自生论生物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反对自然选择的创造性作用。

② 心理拉马克主义者——完全和机械拉马克主义者相反，他们站在泛心论和活力论的立场上解释动物和植物的有机进化和原生质的自觉活动的合理性。

③ 列线图解——原词由希腊文 *nomos* + 图表二字组成。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制作列线图的理论和方法，借助这些图就能不必进行计算而得到方程的近似解或函数的近似值等。

④ 即《哲学史讲演录》。

内部，在它的任何一个分支里都会出现相同的对比关系，可说是向下深入。在科学门类之间同样会确立自己的联系和转化，它们符合实际存在中的联系和转化。形象地说，那时辩证法深入到科学的整个机体，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它的生活紧张度。而它和实践结合将永远治愈它的唯心主义幻想，那幻想是生长在脱离思维职能的土壤中和从具体生活内容的思维过程中剥离出来时由“自在”作为殿军的。

黑格尔在一处说（或者是说走了嘴？）：

“我们正是要认识自然，它确实存在，不是什么不存在的。但是为了不保存它的原样、不取其真实、不接受它，我们把自然转化为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以取代它。在想物的同时，我们把它变为某种一般之物；物实际上是个别的，狮子么，一般是不存在的。”（《自然哲学》第2卷）^①

妙极了！不过，这里凡是“我们”的地方都应该改为“我们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并不想用范畴的概念、理念来代称兽中之王，把自然看作腐尸，把它的“真相”做理念。对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说这样发牢骚绝对是多余的。

自然科学家常常像怕“形而上学”一样怕哲学。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出色地形成一种思想，认为这种勇士一般是被哲学废弃物所俘虏，因为丢掉哲学要解决的大小问题是不行的，那是鸵鸟的政策，认为它们不存在，那是 *testimonium paupertatis*^②，唯智论贫乏地证明，决不会为它的拥有者带来光荣。其中有不少人怕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忘记了他的这一方面并不重要。不用说，不定哪一天会有哪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植物学家或农学家会在《自然哲学》中读到诸如这样的有寓言味^③的话：

“在土壤里保存种子是……神秘、魔力行为，明示其中有秘密力量，这力量尚在假寐中，它确实还有超过它现今的存在的某种东西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1页。

② 贫乏化证明。

③ 寓言味——原词来自拉丁语 *sententia*；想法、意见。在这里有劝善、劝喻的意思。

……!!”^①学者读到此头发都要竖起来。这类神秘主义的糟粕和垃圾理所当然应该清除掉。但是，在用唯物主义诠释的辩证法中没有一点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黑格尔在这里用颠倒和歪曲的形式讲存在包罗万象规律的实在内容。难怪歌德曾写道：“……自然界的观察者们，不管他们的想法怎样不同，都应该会从在我们看来是不一般的现象中发现这或是那应该分裂的开始分裂，或是那可能分裂的初始统一……而它本来就是那对立的统一”，这也就是列宁公正指出的辩证法的实质。

辩证法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所有一切，同时：（1）存在的一般规律，（2）思维的一般规律，（3）主客体之间的一般对比关系。这也就是辩证法、逻辑学和理论认识相符合。不过，要再重复一遍，唯物主义辩证法包罗一切。因为它的普遍不是形式逻辑的普遍，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个症结，它可以冲毁具体内容。所有的科学都“暗隐”其中。一般的规律转化为另外的特殊的规律，数量也增多了。特殊规律把个别的囊括进去了。一切都连到了一起，但一致是多样和多面的。但同时这不是不动“价值”的教阶，不是僵化了的高低值的梯子，而这种彼此转化、永远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多样形式、永远的变动、消失、再生、出新、去旧的多样性是历史的过程。黑格尔的不朽功绩曾经是，也将永远是通过过程的形式来展示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恩格斯曾怀着感激说过，这功劳永远属于这位伟大唯心主义的哲学家。

^① 见《黑格尔文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03页。

第三十七章

进 化

如此，黑格尔概念的正面核心在于把一切阐释为过程。这个观点为自己铺平了通往各种不同领域的路，诸如通向普遍历史主义的倾向。康德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物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拉马克和后来的达尔文在生物学方面（“生物学”这个名词差不多是拉马克和德国人特列维拉乌斯同时最先提出来的），还有（在达尔文之前的）歌德；里亚依艾里在地质学方面；“历史学派”^①在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潮流都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和在逻辑上同“启蒙学派”的干巴巴的理性主义相对立。在这里社会起源是相当复杂的，对“历史主义化”的意义常常有不同的说法，从“历史学派”的保守和卑鄙的辩护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解放。

但是，在这里，我们想不受历史对任何思想的描述影响来谈一谈几个中心的问题，它们是理解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的“发展”思想、“运动规律”的实质。

在《自然哲学》中我们读到：

“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有两种理解：进化的和流出的。按进化的理解，起始的环节是不完善的、无型的，它们的情况最先是些湿

^① 历史学派——19世纪40年代出现在德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法学中的法历史学派产生于18世纪初，主要是在德国，该学派主张法由“人民精神”自由地去发展。

润的水中生物，然后水里出现植物、水蛭体、软体动物，再后是鱼类；以后出现了陆地动物，从动物再发展成人类……流出的概念变化是东方的观点。这是逐渐降级的概念。头一级是完善，是绝对的完整，是‘神’。往下便是不那么完整的造物，一直到最后是‘恶的顶峰’事物。”^①黑格尔认为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但他宁取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的进化说，尽管并不赞成，因为他的形式是不转化的，是反辩证法“精神”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能接受这二者的辩证法的对立，也不能接受它们的统一。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它们用歪曲了的思想运动，用目的论观点来运作。事实上，进化在这里是流出的反题。在流出之中，神是善的开始，理性辩证地转化为恶、罪过、事物。进化（按这里的解释）则相反，运动和“变形”从反向开始，从恶、不完善、无型的出现到善、越来越完善、到亚里士多德的“型”、到精神、到理性、到神。这些矛盾的任何一种综合（妄想的、形而上的、虚假的），都将停留在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平面上，它们是对数还原的倒错，因为在这里是唯心主义“乘”目的论。这种类型的神秘论，如巴拉赛尔苏斯当初那样，后来也曾不断地出现，有多少主要德行（！）便有多少事物的要素。譬如瑞士的自然论者博内（Charles Bonnet, 1720—1793: “*Traite d’ Insectologic*” 和 “*Contemplation de la nature*”）^② 创立了整套“生物阶梯”学说（*echelle des etres*），把一切都按上升的顺序排列起来，在人的后面按级别排着小天使、大天使和神。难怪刻薄的伏尔泰挖苦说，这里的“思想比正确较为高尚”（“*idee plus sublime que vrai*”），他不无讽刺地嘲笑说，顺序是按天主教会的教阶，即封建的教阶排列的（这位狡猾的聪明人有所发现！）。进化和流出用在社会方面（我们一直说的是黑格尔对这些概念的解释）符合对天堂的想象，那里的状况是没有罪恶、人人安然自得，初始的人掉进“罪恶深渊”（这里的运动从“天堂”、“黄金时

① 见《黑格尔文集》。

② 博内：“*Traite d’ Insectologic*”（《昆虫学文集》）“*Contemplation de la nature*”（《自然之直观》）

代”，从善走向罪恶的神圣、幸福开始，从符合流出概念的该死存在、恶和痛苦开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想象中向“人间天堂”，向“civitas Dei^①”，向前面的黄金时代运动，这在世界末日论和化学医疗派的概念中有所反映，然后在“永恒的完善”思想、神的理性进步计划中表现出来——这符合进化概念。

不用说，我们应当把对“进化”的这种解释，更不用说流出了，一开始就抛弃掉：我们已经谈过神学、谈过目的论了，再详细谈它们已经没意思了。

如今来谈谈对立，这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的片段里提出的问题。列宁说，有两种发展观点，第一种认为最重要的是减少或增加的过程，即单纯的量的变化。第二种则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第一种里，自己的运动处在暗中，整个观点苍白、干瘪、无生气。第二种里，看得出自己运动、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转化、旧东西的消亡、新东西的产生。目的论的问题一般来说在这里早就被发现了（也有充分权利），量的理性观点和辩证观点的对立便摆在眼前了。

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即已看到辩证改变的主要因素，恩格斯把辩证法同这位伟大希腊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变化的思想在印度哲学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我们若是分析起来，会跑得很远；一般来说，我们得指出黑格尔对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哲学的阐述太离谱，离真实情况有如天地之远，体现出的仅是欧洲的傲慢、白色人种的土气和对事物的无知。说来，我们不该对此觉得奇怪）。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变化是对立面的转化，并在统一中“除掉”对立。然后，他有四个主要的变化范畴：（1）从是“什么”方面（一定实质的出现和消亡）；（2）从质的方面（本质的改变）；（3）从量的方面（增多和减少）；（4）从“在哪里”方面，即从位置方面（在空间的运动）。“变化本身是从可能的存在转变为在实际中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换种说法是形成。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比纯粹量的概

① 世俗的天主。

念，比后来在科学和哲学中注定要起同样大的作用。辩证法的优越性尽管在它的形式尚不发达之际，便已显露出来了。

关于只是数量理性的理解或是辩证理解的变化过程也把渐进和飞跃、中断和连续对立的问题包括在内。这问题曾起过，并也还在起着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之中。一般对进化的理解是排除飞跃的，“历史学派”的保守思想就表现在全世界的慢条斯理，如自然法则（比莱布尼茨早很多）。应该说莱依里亚的地质学，其发展也是居维叶（《灾难理论》）的对立，在生物学中，“缓变”成为基础的基础。因此，进化在社会科学中被解释为革命的对立面，排除它，或把它说成是“反自然”的（正是“反自然”的范畴在这里可能用的上！）。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在其合理形式中成为革命的代数，表现出从量到质、从连续到间断、从渐进到飞跃的辩证转变，揭显其辩证统一。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

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普通的观念如果要理解发生和消灭，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发展（Hervorgehen）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们了。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到另一个量，而是从质过渡到量，和倒过来，产生他物，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与先前的定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①

如此，辩证法对发展的解释，既包括渐进也包括彼此过渡的飞跃和它们的统一。现实的历史过程在自然界中、在社会中都存在。当初，圣西门就曾把时代分为“有机的”和“批判的”。难道地球历史、地质历史不知道灾难、冰川作用、地震、“洪水”、地陷、水断踪迹等等情况？难道星际世界不知道星陨落和星撞击？难道社会不知道整个文明的消

① 布哈林据记忆引述。原文为：“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普通的观念如果要理解发生和消灭，就会像前面提出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出现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们了。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过渡到另一个量，而是从质过渡到量和从量过渡到质，是向他物的变异，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定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见《列宁全集》第55卷，第104页）

亡？难道它不知道战争和革命？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难道它不顾进化的渐进性否定飞跃吗？拿选择所“逮住”的具体特征的适应迹象来说，它是“偶然”出现的，达尔文学说的必然性是选择的必然性，必然性里有“偶然性”。可这迹象是怎么出来的呢？如同突变，即飞跃。再往前看，选择过程包括斗争。但如说到蚂蚁的战争，当一窝蚂蚁消灭另一窝蚂蚁，这难道不是飞跃？如此等等，永无休止。

弄清楚并在理论上概括这些因素，使我们把这变化过程解释为辩证的过程，即这过程是中断的和连续的、量与质的、渐进与飞跃高度统一的过程。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不是资产阶级的“纯粹进化”，这个概念要更广、更充实、更富有、更真实，因为它更符合客观实际，无比忠实地反映这个实际。

进化的过程，如我们在前面所见，根本不是只有一个涵义，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循环、螺旋、停滞与灭亡。世界的运动从整体上来说“心平气和地”向“善”的运动，对于唯心主义者们，对于相信渴望超自然的安慰和赞许的先生们来说，不管这有多么伤心。世界的一致不在于它的“目的”的一致，不在于它有绝顶聪明的创世主对于“世界”的统一“主宰”（黑格尔），而在于它的全部要素的互相联系性，在于它无休止发展的本性多样的物质性，其中确立目的的思维、生命感、兴趣以及其他，是生命自身和它的必需所应该有的，并不是在自然界和生命之外。Punctum^①。

由此便也就产生出关于连续进步的实证论学说的局限性。譬如，孔德在他的“社会学”中推销整个生命王国里连续不断的普遍进步，从最简单的植物和最低级动物的“社会进化”，只是在“它的终结环”才实际形成“人”，其中确实掺杂着草率的疏漏。人确实是自然进化环节中的一环。社会发展确实是普遍发展的一个要素，这和自然历史过程中的有机物的发展都是要素一样。但连续进步的表象是不正确的。普遍进

① 拉丁语：重要之处。

步的表象是不正确的。孔德既没有看到中断、消亡，也没有看到发展的下降曲线。这是片面看法。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关于实际的运动知道旋转、周转、退步和停留的立论来说，也不能对实际情况作出怀疑的结论，这里的问题就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社会）；一切全在于如今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并摘除腐朽的资本主义强加给进步的前进运动身上的羁绊，情况的一切特点都将排除重新回到出发时的立场和与罗马、希腊等等（包括施宾格勒）相似论断的无结果、浅薄、贫乏和不正确。对进步神灵过分虔诚的信徒和忧郁的悲观主义者们，他们的转化辩证法不是植根于没有希望的人类，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That is the question^①。

关于普遍的世界静止倾向的假设（譬如彼得楚尔特的《从实证主义视角看世界图卷》^②），其实质也就是个假设，针对它可以找出一千零一个论据，而且决不能去认真对待。这不是正确的“世界图卷”，因为它揭示的只是轮廓、倾向，它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接受。

如此，整个世界都应该作为变化的历史过程，形式万千来理解。无机自然本身就是多样的、变化万千发展的、质和量互相转化的。它历史地“产生”有机自然。海克尔在“*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③中曾对此说过自己的主要观点：“在有机和无机自然中，有效理由的一致在于最终基础，在于这些理由在化学和物理本性的质料之中；在于缺乏特殊生命力或某种有机的终极理由（即隐德来希——作者）；在于全部机体来自数量不多的、高度一般的原有形式或无机物质通过初始的自生方式出现的最早物质；在于全部地球历史的连接流和缺乏强力的与新的变革，以及一般不可想象的任何奇迹，在于物质发展的自然进程中的任何超自然的干预”。怎样理解辩证统一的规律，怎样认识辩证的“基础”，——我们知道在海克尔这里，辩证思维是不充实和不准确的。但主要的东西还是对的。往下，有机世界在有思维的

① 英语：这是问题所在。

② 即是指此书，俄译本1909年版。

③ 海克尔：《自然创造史》，俄译本1909年版。

人中“最终”要变成地球的最后一个环节，人成群便是社会。社会是对抗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根本没有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挣脱出去。它“同样服从于”统一的自然的必然性，它和世界上所有东西一样辩证地发展，其中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的规律，有联系规律的实质，不过是变了型的、隐型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它们的“要素”的实质在自然的万有联系之中，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关于必然性的辩证法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整个世界都在历史的变化之中，赫拉克里特的一句名言是对的，他说：“一切都在流变。”

在最后，不能再一次提到桑巴特（“*Der Proletarisch Sozialismus*”，Bo-1），他说辩证法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中似乎没有意义，因为黑格尔说的是矛盾和流出，马克思说的是现实的对立；黑格尔说的是矛盾判断，马克思说的是具体事物；似乎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小孩子”胡搅和（“*schulerhafte verwechslung*”）。我们已经说过，这里唯一正确的是说在黑格尔是概念运动，在马克思是事实运动。其余的确实全是小孩子的胡说八道。第一，黑格尔反对流出的解释；第二，在黑格尔，既有矛盾，也有对立；第三，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不是别的，正是同自己的对立，即否定形式逻辑同一的绝对规律；第四，辩证统一也正是对立统一。等等。而这位先生、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还张口骂人哩！不过当代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都是这样！

第三十八章

理论和历史

在讨论关于理论和历史的科学理论时，不了解辩证法起着不小的作用（现在依然）。有一种理论，以几种不同的说法同理论和历史对立着，而且是绝对的对立，它们看不到由此及彼的过渡和它们的辩证统一。我们分析过历史主义和进化等等之后，现在正是该提出这问题的时候了。

特殊的“荣誉”属于李凯尔特，是他给理论和历史构筑起一道街垒。特别是在他的著作《概念的科学自然形成》^①中，这位作者大致提出下列主要思想：在自然科学，一切全在重复，要讲抓普遍的、典型的、多数所具有的；科学方法在这里是概括性的、典型化的、“普遍化的”；相反，在精神科学，什么也不重复，什么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具体的，要讲的只能是个别化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有原则区别，它们的结构，以及它们的方法完全是异源^②的。或者用文德尔班^③的术语是（有关于自然的）“理论法则”科学和“表意图解”（它们导出规律）的、描述的科学（它们描述事件的具体流）。

丘普罗夫在他那轰动一时的《统计学理论纲要》^④中更进一步深化

① 李凯尔特：《自然科学形成概念的界限》，1903年出版。

② 异源——源自希腊文 *heterogenes*，意为成分不同类。

③ 文德尔班（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

④ 丘普罗夫：《统计学理论纲要》，1959年出版。

这对立，他不是用基本划分法来划分“自然”科学和“精神”学，而是用另一种观点。他提出立论（与一些统计学家们一道，其中包括著名的德国学者博尔特克维奇），认为“个别的”区别不在于特殊本性是其必需标识，而在于它处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譬如，我们（在想象中）眼前有两只完全一样的鸡蛋，我们在意识中盯住它们便能永远区分出它们，即把它们个别化，因为它们此时是各在各位，不能同一时间在同一位置上。由此得出结论，个别化是与具体的时间和具体方法相联系着，与时空体系坐标位置相联系着。由此，学识也就分成两大支派：列线图解地得出法则，即某种独立于时间和地点之外（“永恒的法则”）的学识和表意图解的学识，它或与时间，也同时与地点相联系着（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历史，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人口统计等等）。表意图解也是有用和有益的，和列线图解一样，只不过那是另一类学识。

最后，应该说洛贝尔图斯轻易地（通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其他人）便把一个所谓的逻辑术语植入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类生产手段的范畴之中（资本在“逻辑”意义中）和把仅属一种类型而不是所有类型的这种经济范畴植入历史范畴之中。

所有这些都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相对立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原本是同一门学问，即历史，它分为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一切都在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如果因此普遍的、万有的运动是历史过程，那么它所反映的正应该是这个过程，也应该去反映这个过程。

这里无疑是个巨大的知识问题。怎样来解决它呢？

我们从几个预示的问题谈起。

首先，是关于“规律”和“事实”问题。有没有这种“事实”，即“事物”、“过程”不在规律之内的，即没有联系和关系的？没有。我们清楚地知道，任何具体都同抽象、个别同普遍、此同彼不同的相联系着；知道“自在之物”同别的物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空洞的抽象、是虚无；知道关系和联系，即规律，是事物和过程内在的。相反，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联系、“事实”外的普遍，即不在个别之中的事物、过

程？当然不会有。“关系”和“联系”不在同它有关系和联系之中的事物，同样也是完全空洞的、无内容的抽象，是“虚无”。在事物或过程身旁或在其上的规律、联系、关系不是虚无，不是“指挥”它们的特殊“力量”或特殊“因素”，而是这些事物和过程本身存在的形式。联系和关系可以是比较广、深和不那么广、深的，但它们从来不存在于“自我”之中，不能把它们变成某种特殊存在的站在事物之上的现实。这种（时常见得到的）表象仅仅是灵气说解释世界的一种精致说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动与静的问题。对于静，我们应该把它仅仅看作是动的个别现象，是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一切的一切”永远在不停的运动之中。由此应该说不只是社会，自然和整个世界都处在历史变化、历史运动的状态中。因此，李凯尔特哲学的出发点——在自然界一切都重复，在社会中什么也不重复——就已经是完全不对的了。这里仅是尺度不同。难道地球没有自己的历史？难道它的地质纪不是它的历史和独特的分期？难道在历史发展的每一步不是出新、出具体、出殊异、出独特？当然是了。作为熔化基岩状态的地球同它今天经历史形成的状态不一样（看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地质学贯穿着历史。生物学又怎么样呢？整个生物进化理论是什么？难道不是讲不断有新的中和类的形成，即李凯尔特所说的那些“不可重复”的、“具体”的、“独特”的因素？如果有人说这是“特殊”的而不是“个别”的，那么就该予以驳斥，告诉他在这同样可以到达个别，这里的事情完全和在社会中一样：“特殊”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个别”的是人们之间在历史过程流中更细的联系和关系。

第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自然界也无论是在社会中既有个别也有特殊和普遍；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既有不可重复的也有可重复的。如果我们知道地球有地质纪的历史更迭，那么这个时代的更迭，每一次也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可是月球的冷却过程是“重复”地球的冷却过程；地球的冷却过程重复火星的冷却过程等等——这里便有了“普遍”。在历史中也是这样，诸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各国都有所见，它们的“发展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都具有“普

遍性”。是“个别的特点”？是的！在自然界中也有：月球与地球不同，地球与火星不同等等。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凯尔特也圆满地失败了。再往下看。李凯尔特的概念里音符清晰，似乎“自然规律是永恒的”，而历史，由于自己的“本性”，它是一时的、过眼的。因此，自然科学才是体现理论、线解法知识的。历史的永恒创造是另一回事，这里一切都和“价值”、“文化价值”有关——这样，目的论便钻进来了。

再从这方面来研究以下规律的问题。规律是必然的关系；如果有A、B、C、 α 、 β ，那么便会有（或来临）X。我们在这里不必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必然（从属关系的、偶然性的等等），因为于此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要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了公式的前一半，那么必然要有后一半。这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的。可就在此时发现，这个“永恒”也适用于任何的社会规律，譬如资本的集中规律。这样来说吧，如果有资本家的竞争，即A、B、C、 α 、 β 的竞争，那么大吃小，便会出现X（集中的事实）。不论何时何地若发现符合公式前部分的条件组（和原因），便会在该地出现X。换句话，历史的、社会历史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和与时间同地点是“无关的”。但这是问题的抽象提法。实际上，条件和原因（公式的前一半）都和地点与时间联系着，它们是历史的，尽管时间的规模非常之大，以致使历史性有可能会从我们的注意力中滑掉。体热而涨的规律，如我们所见，在天文物理学中，处在温度和压力极大的条件下，变成自己的反面。这就说明，物理的“永恒”规律确实是历史性的，并同地点和时间有着联系，因为同具有完全特殊的条件相联系着。历史地说，体缩的规律（历史规律）被温度升高（即别的历史规律）而体涨的规律所更迭。但是，由于在习惯的条件下，对于人类的一般规模来说，这种“历史”可以说在实际上不存在（即：虽然客观过程摆在眼前，然而不入意识，无反映），因而造成自然规律永恒的幻觉，认为它们不具历史性，只是历史的一时的规律、人类史的暂时规律。

理论和历史绝对对立的实质就是以这个幻觉为基础的。由于我们现在还写不出宇宙的历史，而它的历史规律又是“永恒”的，那么这方

面的理论 par excellence^①。与此同时，从我们上述之中得出所有的相对的对立。辩证的普遍过程本身就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由此，运动规律的永恒性同这个运动的普遍规律一样，恰好在我们的所得到的认识范围之内，是必然规律、辩证法的规律。如我们所见，物理学早已与历史性有了关系。有机世界的规律是有历史的。但是，由于有机世界已存在很久，可以得出它的普遍规律。这是理论。可这理论是历史的，这历史发生在哪里？在地球上。什么时候？在地球上可以有生命的时期。因此，这里的线解法是和地点与时间相联系的，不过，不论是地点也不论是时间，它们的规模和历史瞬息一样，使你感觉不出来，尽管在这里对它们的感觉比起对体涨规律的感觉要多一些。因为地球比星星“近”，所以对人类意识来说地球历史从它现今的发展时期中可以多少感觉出一些。由于一般生物学是从一般通过特殊到个别，于是展现出历史（就叫它种类史吧）。不过，理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历史是符合理论的。理论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它统揽了存在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地球上普遍有了有机生命的历史“瞬间”）；因此，理论就是较为包罗万象的历史“瞬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符合理论，因为它不是堆积物，不是“自在的事实”组合，而是包括了联系、并列关系、规律。举个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作例子。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理论研究的样板，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时代，它的理论力量和理论实质是驳不倒的，甚至他的死敌也无法否定。《资本论》不是全面具体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但是它深入骨髓都是符合历史的，它的所有范畴都是透顶认真的历史范畴，诸如这样一些范畴：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利润、租金、利息等等。马克思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揭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别、特殊的历史时期。最后，他的所有运动的范畴都符合历史事实，譬如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的流通。这说明这里的理论是符合历史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理论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譬如英国的或美国的，那么这历史便是符合理论的。资本主义的规

① 法语：占优势。

律既同地点也同时间相联系（它们是资本主义规律，即是暂时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地点和时间都是另一种规模的，不尽相同，因为这里的过渡，从普遍通过特殊到个别，展示出其形成的全部（联系）图像很完整，它在理论中仅是 *in nuce*^①，没有展开的，形态是可怕的凝结着的，*in potentia*^②，*δυναμει*。

学者之一的维贝尔，他原企图在资产阶级时期（不说是“末期”，而仅仅是“末期之前一期”）为社会科学制造一个“理想类型”，这企图仅是把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做成一个着色的歪曲的模塑品。马克思精彩地解决了问题，因为他运用的是辩证法，而辩证法的活的精神早就飞离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们在前面说的李凯尔特概念，那是同“关于自然的科学”、“关于精神的科学”绝对对立的观念，它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历史规律跟自然规律原则的不同，这里据说有不可重复的、新的、个别的创造，而在自然规律中是没有的；这里据说有人的创造精神，因而话题就完全是另外的；历史所说的选择要素的本身，据说就是按已知的评价标准来选的，认为重要的是要有“文化价值”（*Kulturwert*），就是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和目的论的要素一样。在这个新的（而今其实已经很老了——光阴如此飞速！）目的论的概念里，在它产生出的关于社会科学作为“目的科学”（“*Zweckwissenschaft*”）的堆积如山的议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同一主旋律的变体：社会是从自然界普遍万有联系中冲出来的。不顾有关历史问题有各种叫喊，整个社会不理解历史自己改变自然界的历史瞬间，而到这联系之外寻求原因。关于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想都没有人想。对于必然和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连个暗示也没有。关于“文化价值”是目的论的要素，是社会必然的自我表现，它照样是比较普遍的、自然的、必然的社会特殊表现根本就不用说了。一切都在有限的、小的范围、尺度、关系内运动。这种局限和迟钝、片面的理性思维

① 简而言之。

② 潜在的。

是不可能作为真正哲学架构的基础的。解决问题的只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正确反映历史存在的客观辩证关系。

第三十九章

社会理想

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不善于实现任何的理想。马克思这样说当然不是不想搞社会主义，拒绝对它的正面评价，拒绝从任何角度，如经济、文化、“精神”等等方面来评价它，这是他的一系列著作都证明了的。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想用最尖锐、最坚决的方式来同那些“精神”、“道德”以及任何另一类非历史的胡说八道隔离开，譬如同宣传在残酷阶级斗争条件下多愁善感的爱（“老妇之社会主义”）的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只会把为真正的事业而进行真正斗争导入歧途、削弱它、瓦解它。马克思看问题客观而又合乎历史。这客观不是看不见未来倾向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比一般的客观主义更为客观。另外，这客观的意思不是放过主体，而是主观地有目的地揭开它的历史措辞中的必然。这个辩证法，作为最高观点是资产阶级学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也理解不了。他们用了一海洋的墨水，不是要把马克思变成宿命论者，就是要把他弄成个两面人，即乌托邦的空论主义者和预言家，一个类似宣传新“救赎论”、新“拯救”学说（桑巴特等人）的古犹太教的预言家。

马克思的基础是对待事物的历史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中看到了它不可避免的消亡和经过革命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革命载体就是被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的无产阶级。这个阶

级就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中，这里没有什么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资产阶级起过同样的作用，他们心怀自己的利益，把它们说成是公共的利益，讲“自由、平等、博爱”，通过孟德斯鸠和卢梭、贡斯当和孔多塞的作品，在百科全书派的先锋战斗里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目的论。马克思不仅摧毁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幻想，还把一切偶像化的范畴、概念、体系搞垮，揭开发展的真正的推动力，亮出物质的利益，并永远摧毁掉唯理论，即有限理性的立场，那立场是历史假定的，从逻辑上说，对任何历史主义都是有害的。

所有的唯理论“思想家”都是以不动的、真正“规律”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在神学目的论体系，这正好符合神的目的，符合最高的“善”）。搞清楚这些规律（神的目的或另一个方案——“符合‘自然界要求’的自然秩序”）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建造理想社会可以得到永恒的、牢固的“和谐”，按照“理性”或按照“自然”去生活。

这种观点也把规律的概念本身给歪曲了，它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哪怕是并不好的历史主义。在这种基础上生成的理想是纯粹理性主义统计学的空想实质。这种不动的“理想”的空想，是历史的终点，是完成了的和不变的绝对的状态，在这里，历史过程的流停下来，因为找到了同“自然界的符合点”，正是这个自然界是非历史的！

如上面所说，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空想理论家自己是在历史假设中，在他们的背后有存在的一定物质条件。活的阶级和活的利益可惜不是一向都能被历史学家们所理解、所评价。

柏拉图的“国家”类型的古代空想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主的空想。他们是在这个被货币经济所吞噬的社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是个高利贷者、商人、富贾和货币“资本”的社会，这里在商业民主与地主贵族阶级之间、在城市和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奴隶暴动、外敌入侵的战争日益增多。哲人们和苏格拉底已经在说古希腊在经受深刻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危机，在衰亡。柏拉图的空想所体现的理想不是奴隶们的（被剥削的他们根本没有解放，相反，更被戴上了镣铐！）、不是市镇自由工匠们的、也不是商业民主的，而是“善人们”的，是老

传统的、贵族阶级的、充满“尊古思想”保持古风的地主、贵族、奴隶主们的。对私有财产、金钱、家庭等的批判，是从批判商业财产出发的，是从土地占有，被 idealiter^①竭力提到古埃及的国家土地占有和国家奴隶占有经济上去的立场出发的（在其哲学中有埃及的特点，譬如在关于回忆的教导中有灵魂转移的内容）。剥削奴隶的基础，被柏拉图保留下来，丝毫未动。“神圣”的柏拉图没有开玩笑！我们知道，柏拉图时代的“空想”可惜没有流传至今，是另一种的，它彷徨于奴隶平等思想之中，譬如阿里斯托芬把这些理想用漫画形式来表现，尽嘲讽之能事。可以认为，“神”想用自己的“国家”也把从下面起来的“主观”解放倾向压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柏拉图问题上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不是偶然的。难怪列宁责怪黑格尔说：“黑格尔不厌其烦地叙述柏拉图的‘自然哲学’中荒谬透顶的理念的种种主义，例如‘感性的事物的本质是三角形’以及诸如此类的神秘主义的胡说。”^②以及其他神秘的无稽之谈。这是极具特色的评价！神秘主义思想家、唯灵论者黑格尔（犹如所有官方的、我们时代的波波夫一类的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历史方面照搬并咀嚼着神秘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不加理睬，轻视它、鄙视它。比较一下，黑格尔关于德谟克里特——什么也没说！关于柏拉图——一片神秘主义地往黑里涂。

但是，柏拉图的哲学是和他的政治空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后者又是同他的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柏拉图给分化中的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自由思想者，有时也给无神的哲人套上“普遍”、“理想”、“神”的铁笼头。他给个人主义、衰败中的社会联系戴上“国家”的奴隶主枷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概念。黑格尔写道：“柏拉图的‘国家’基础中的主要思想，正是道德的东西具有普遍实体性质的思想，因而才作为神圣的东西固定下来。”个别的人的行动应该是“出自内心的尊重国家机关”^③，即奴隶主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的三个等级、统治

① 理念论者。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241页。

③ 《黑格尔文集》第10卷，莫斯科1932年版，第207页。

者和军人的寡头政体、奴役手工业者人等、野蛮的剥削奴隶、有意识的使阶级永存（以“等级”的形式）、奴隶主的集体财产（可不是社会财产！这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按等级分“善人”（第三等级的劳动人民降低了要保持在……适度。当局压制着渴望和欲望）、在阶级框架之中教育儿童、消灭任何个性和群体的自由直至性交（用黑格爾的话说，这叫“排除主观性原则”）。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解体）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按这条路线走，“理想”没能实现。不过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使得柏拉图的“国家”的思想源，准确地说，是把别的时代的思想 and 别的历史“涵义”（譬如莫尔的“乌托邦”）给加强了。

中世纪农民的空想、手工业者和学徒工的理想没有哲学意义，因为他们大部分直接和间接依仗的是“圣经”。但是他们实际的政治意义却非常的大。他们代表的是大多数群众的期望和利益，是很多国家连年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思想旗帜。不同的“教派”和倾向（塔博里特派、摩拉维亚兄弟、切尔贡特派、波果米尔派、纯洁派等等）实际上是劳动群众的不同政治派别，他们的领袖类似被处死的闵采尔、莱顿的约翰和其他等人，是值得我们今天获得解放的人类感激的，并反对拉萨尔派对农民战争的评价，那评价来自拉萨尔和俾斯麦传情卖俏的一个源头。

伟大殉难者康帕内拉的空想主义有把修道院反分色和反资本主义理想化的特征，把神权理想化、升华天主教的教阶制度的特征（尽管此时甚至在《卡冈都亚》的作者拉布雷^①的空想中有了肉欲，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同时其中已经有了另一种弦音。不要忘记，康帕内拉是知道莫尔的，《乌托邦》的作者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样，也不要忘记康帕内拉是17世纪的意大利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太阳城》^②的作者直接鞭挞统治阶级和表示对剥削那不勒斯工人的不满（工人们“被不堪重负的劳动消耗殆尽，而无所事事的人因闲懒、贪恋、淫荡、染病而丧生”等等）。在这里和莫尔一样，把劳动作为重点。同

① 指拉布雷的作品《卡冈都亚和潘塔格柳艾》，1532年所著。

② “*La città del Sole*”，系康帕内拉1602年所著。

时，领导一切的是所有知识的体现者“形而上主教”（稍晚，康德正是把自己想象为这样的“形而上的主教”，当然没用这个词就是了！），他带着三个助手：智、爱和力，并且对吃、穿、爱等等都作出断然的规定：“生产孩子是国家大事”，“爱情”作为三执政官之一，“专管一切有关生产孩子的事物，即要使性的结盟永远生出最好的后代”。此外，康帕内拉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对竞争胜利者的奖励、对教育方面的奖励以及其他等等）。这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春燕”，完全不同种类的要素在这里巧妙的交织在了一起。

但是，在康帕内拉之前，在意大利有过一个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Discorsi”和“IL Princip”的创造家^①。他也有理想，不过那理想不是空想，相反是建立在冷静和清醒的计算力量和手段、无情的暴露和恬不知耻地利用恬不知耻的关系、完全消灭各种各样的道德上面。这说的是意大利分裂的时代（16世纪），各个工商业意大利国家的理想和所谓的“封建反动”。清醒的阶级分析，知道动因在于利益（“财产”和“荣誉”，特别是“财产”，“robba”^②和“荣誉”，作为同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尊敬”，“onori”^③），在于社会分裂为阶级（“dissunione”），知道它有两个不同的目的（umori diversi）：一个属于人民，另一个属于“上层阶级”，这是对“佛罗伦萨历史”上“梳毛工人”起义（第一次工人起义）的完全正确的分析，“Princip”和“Discorsi”的行为准则报告是独特的、无法模仿的。在“Discorsi”里的下面一段文字中把它的政治道德方面完全坦率地讲了出来：“当讲拯救祖国时，就应该抛弃什么是正义与什么是不正义、什么是仁慈与什么是残酷、什么是值得称赞与什么是可耻的想法。要把什么都忘掉，唯一的行动就是拯救它的存在，不让它的自由受到侵害。”因此，在“Princip”中才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奸诈和罪行进行辩护，向“公爵”建议做“狐”和“狮”（第八章），要玩诡计、说谎话、伪装自己、用匕首等等。这“规范”

① 指“原则”与“公爵”。

② 掠夺。

③ 尊敬。

的部分非常像古代密传^①的专为教导未来统治者而编撰的印度文集（譬如《阿尔马恰斯特拉》文集，以及晚些时的关于“Staatsraison”^②的精致文集）。不过，马基雅维里的价值在他的分析部分，无怪乎马克思给这位政治思想家很高的评价。至于规范的“目的认为手段可以谅解”，则不适用于广泛的运动和稳固的征服地，因为它首先会给运用它的人造成破坏。这是团匪和匪式军队^③在腐败环境与走投无路的氛围中所用的手段，这适合用在政治的昙花一现，政治的迭次更换中。如果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肯定”过“Princip”，那是他在讲时代的特殊条件和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那些力量的立场，要求对“plebs”，即老百姓进行报复，是为所谓的“popolo”，即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理想，正是这个阶级专政的理想，他的“祖国”是团结意大利同封建主做斗争、靠铁器控制着庶民的工商资产阶级的祖国。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理想是卢梭的“自然秩序”、“民约”的理性空想的体现，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让“力量自由竞争”会取得最好结果等等，若是认真对待这些话、这些口号和概念，即一字不差地来对待，那就是唯心主义的神话。不过在它们的后面却隐藏着真实的内容：自由剥削、自由竞争、在法律面前的形式民主平等、有不受各种封建羁绊和白眼的自由、形式上的商品生产的独立性、新的资产阶级“经济人”等等。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的真正内容，它用小资产阶级庶民雅各宾党人专政的手来打扫封建主义的奥吉亚斯的牛棚^④。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资本主义扫清了自己的道路，于是开始抖落自己内部固有的矛盾：深渊洞开了、贫困和财富、危机、阶级分化增大了。正在形成中的年轻无产阶级的第一声思想意识的叹息是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和傅立叶都对资本主义有过了了不起的批判，特别是傅立叶，那才

① 密传——词源自希腊语 *esoterikos*：内部的、秘密的，专供某些人使用。

② 国家利益至上。

③ 匪式军队——源自法语 *coterie*。

④ 古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Augeas*）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他有一个极大的牛圈，里面养了2000头牛，30年来从未清扫过，粪秽堆积如山，十分肮脏。喻藏污纳垢之所，或长期积累难以解决的问题。

是真正的预言。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看不见发展的前途，看不见真正的动力。它悬在空中，它的策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无助的，而傅立叶对强力世界的诉状又是想入非非的可怜。尽管如此，他们的功绩还是不朽的，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树为目标——哪怕是小孩子形式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不同地解决问题。马克思已经把主要特征写进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中，他用罕见的科学诚挚精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的发展的独特“运动规律”；这部著作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一切的丰富论据。资本主义的历史倾向被揭示出来了，它的必然性已经被认清，决定阶级意志的条件已经被发现，不可避免的崩溃和通过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预报了，同样也预报了未来向共产主义的运动趋势。这本是事实，然而几十年前还曾嘲笑过“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这些词哩！这本是事实，成千上百次地“推翻”过资本的集中和集中化的理论、使大众变贫穷的危机理论、一般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论。这本是事实，不是嘲笑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预言”和其他等等吗！然而生活和实践完全证实了理论。读一读《共产主义宣言》^①吧，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看到了事情的历程。这是科学的预见！马克思的“理想”是从科学分析中得来的，马克思的全部战术、战略、力量组织和后来列宁、斯大林的，从来无处不都是依靠对时代、时期、关头的科学分析。对“理想”，要符合历史实际、要具体、要辩证。那种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似乎是绝对的不动的，当然是胡说，它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共产主义也要发展，而不是原地不动（在谈自由和必然时我们已经阐释过这个问题了）。运动永远都有远大的目标，它是非常原则性的。不过这目标在它的具体定义中要符合历史地来揭示，同样，历史的标准也为“每一步真正的运动”照明。

这一切都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

^① 即《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譬如“主观社会学”的作者拉甫罗夫的实证社会主义（《社会学说简史》）。请看，他得出“社会学法则”的那些论断：

第一条，“……健康的社会是那些合作制而不是剥削制统治的社会”。很是可敬的真理！难道这就是发展的法则？难道这里有一丁点的科学？难道这里有丝毫对历史的暗示？空洞抽象的句子，把它简单点儿，应该这样说：剥削不是好东西。完了。如果说这里还有点儿什么，那就是童言儿语。实际上，一切社会形态，除了早期的共产主义都是病态的、不正常的、不健康的。那么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的呢？看来，不是。那么就该停留在野蛮的乌合之众的状态了？而这就是“法则”！

第二条，“在个性发展的当代健康社会是在建设自己形态中进步的社会，而不是停留在习惯了的一定体系的社会”（这是拉甫罗夫的“社会学第三现实法则”）。对此能说什么呢？首先，指的是什么样的当代“个性”？把个性抽象化，在这里是空洞的和无内容的。至于整个法则，你若想一下，它是说健康的，即好的社会，是进步的社会，即一切都在前进的，即是好的社会。真是好丰富的法则！或是说：前进比原地踏步好。这也算“法则”！

第三条，“为了通过改革或（！）革命以达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用接近科学批判的手法才能找到改造社会形态的真正领袖”（这是“新的社会主义法则”）。要想做得好，得靠科学批判。很值得尊敬。是在前两条“法则”的出发点上吗？

第四条，“改造社会形态和个人的社会活动的指导方针只能是人处在和谐发展、服从和同意下的现实起码要求”。这可是绝顶的聪明！要满足现实的要求——真是天才的发现。但为什么只是起码的呢？这个用科学尺寸为人服务的是个什么样的买卖人呢？这个“科学社会学法则”又算什么呢？它尽说空话、说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类似吃好、睡

好之类……读好报（或许这起码已经不属一类）。^①

而拉甫罗夫本来是一个学派、一个流派的首领，是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问题，为的是能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其他人研究问题的区别。

对别人该谈够了，更何况这些都是 *tempi passati*^②。在社会理想问题上，现实给了我们一幅有趣的图画。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曙光之际，资产阶级有社会制度，那时无产阶级刚刚才有空想；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有了社会制度，而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正在失去之中，他们搞“资本主义计划”的空想，“没有自信”，正像当年马克思所批判，成了“罪该万死的老人”。呜呼！这里已经没有起飞的思想、没有标新立异、没有了前途。法西斯主义加紧出售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拥护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主义”，不是从身前，而是从背后，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之中寻找社会的理想，而这些过去的理想早被生活砸得粉碎。它把过去的一切狡猾力量和狡猾思想组织起来，以为这样便可以把成千百万人的力量发动起来战胜世界！社会主义实际成长的历史时代在发展和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在空想中注定要灭亡，就是这样子。

社会主义在前进，它的生产力在增长，其计划组织性在增强，物质文化在提高，城乡之间的鸿沟在填平，另一个鸿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也在填平，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他们的技术文化也在提高，精神视野拓宽了，潜在在发挥，开始研究科学和艺术，进行创造，锻炼意志、性格、创作激情；体强力壮了，创建新型家庭，既工作，也思考，同时整体组织性，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性也加强了，为日后日益丰富发展创造新条件。发展的自由是最珍贵的自由，它对千千万万的人民来说第一次成了历史事实。

① 拉甫罗夫《社会学说简史》1919年版，第57、58、59、60页。

② 意大利语：过去的时代。

第四十章

哲学家列宁

列宁是阶级斗争的天才。可是阶级斗争按恩格斯的定义是经济的、政治的和理论的斗争。阶级斗争作为革命的实践、科学革命的实践也还需要理论的认识。列宁的伟大完全可以同马克思相提并论，他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是辩证法的伟大大师，是科学和辩证法、是艺术的大师，思想和行动在他是同样的尽善尽美。因此，列宁才能给他的时代下定义，同样这个时代也对他做出鉴定，使他体现为自己的卓越代言人。

列宁对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新贡献，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列宁在自己的哲学园地上最先推出的书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大家知道当时的情况正处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的反动时期。知识分子大量离开革命运动，思想混乱，“精神反动”，向宗教求索，色情泛滥。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迷恋上“现代哲学”、实证论的不可知论、“实在论”即马赫的、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甚至“造神说”。在这种环境下，列宁的书成了警钟，大军聚拢到旗下——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周围。合乎逻辑的中心问题是外在世界的现实问题。列宁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当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经历危机并且还在孕育伟大发明中的物理学。打青年时代起，康德就在自然科学方面顽强地工作过。清算了所谓的“自然哲学”以后，理论的自然科学同哲学乃分道扬镳。但是经验批判主义的细流，

首先当属马赫重又在哲学界掀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所谓的“物理唯心主义”打着反“形而上”的旗号，把唯物主义也捎带上了。列宁的矛头不单指向康德主义者，更多指向经验批判主义分子。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研究理论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文字。说它是首次，是因为在《反杜林论》之后再不曾有关于这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卓越著作，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凡夫俗子们没有发表，一直把它束之高阁。那位在社会民主圈子内一直同康德的影响战斗，不断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大人物普列汉诺夫完全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问题。而研究的人都站到经验批判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于是列宁便成了站出来反对经验批判主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均以它为代表）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一专门章节^①里已经看到谁是这场争论的胜利者。物理和化学在它们后来的发展中漂亮地证明了在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列宁正确，辩证唯物主义正确。物理学的理论在实验的实践和发展中证明了原子、电子和其他等确实存在。这场肯定物质世界、粉碎物理唯心主义主要立场的胜利战斗是列宁在科学的哲学方面的伟大贡献和真正的功绩。这本当时在出版后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地下工作者手中传阅的书，若干年后获得了世界声誉，诸如物理学的巨擘普朗克以及如菲里普·弗兰克这样的著名物理经验论者也不得不以对列宁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就不用说俄国的物理学家们了，他们都经历了列宁批评的净化火焰。列宁的这部著作如今成了所有唯物主义物理学家的引力中心。这是事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的世界影响无可争辩。在这里，列宁以翻开哲学思想历史新一页思想家的面目出现，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获得内在的丰富，发展了它的知识力量。

在这部书里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在唯物主义。但是，如果要认为书中对辩证因素着墨少也是不对的，尽管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不把自己与“更多的是按毕希纳方式”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① 本书第二十一章。

突出，但实际上难道在这部著作中不是漂亮地、辩证地解决了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吗？难道不是辩证地指出了相对论自身的相对性吗？难道没有指出对立的辩证的过渡？认识，作为无止境的过程，在这里卓越地表现出它的辩证的运动。总之，关于外在世界和它的可知性范围以内的问题，被列宁发展了，他把它们提出来，又用论据加以证明，这些问题有：

1. 外在世界的现实性。这里的新问题是——首先和理论物理的联系，提出和解决相应的问题。

2. 物质。哲学中的物质和科学讲的物质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统一。

3. 反映。列宁在这里作出巨大飞跃。可以说，他在一切科学的成就基础上提出恩格斯曾表达过的反映论；重点是分析和推翻普列汉诺夫的可德色彩的“象形文字论”。

4. 关于真理的学说。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卓越分析。新问题和解决的新方式：关于真理的各种标准的相互关系——如符合实际的标准、实践的标准、“经济的”标准。

关于外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自身客观存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还是头一次如此有力地提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只是同客观唯心主义、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斗争过，黑格尔甚至还是康德的主观主义（“愚蠢的唯心主义”）的反对者，尽管康德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是“自在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推倒“只存在于观念中”的客观存在的架构，把它移到物质一边，而不去证明否定存在自身的妄诞。相反，列宁则不得不去战胜向唯我论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说康德的唯心主义是“愚蠢的”，那么这个唯心主义便是“更愚蠢的”。因此，研究外在世界的实际和它的实质的物质性，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和同它的复杂联系的问题上进行研究，不仅是对理论物理学，也是对整个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是向前迈出一大步。列宁不得不把所有的死人都折腾出来，从贝克莱和休谟开始直到主观唯心主义

和唯我论统统予以歼灭，把实践推上舞台，作为在客观存在、客观世界方面打开的直接缺口。关于列宁论据的令人信服性、关于他的渊博学识、革命激情和他对工作的无比识辨的乐观主义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方面那部书是已故导师卓绝领导的那个阶级令人不胜感谢表述出来的“人类的文件”。

列宁哲学思想的第二个重点是他著名的《哲学笔记》，那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不是完完整整的著作。它是“Randglossen”^①。是书页边白上的批注、评语、摘抄，以及列宁自己所说“在读黑格尔时”（主要是黑格尔）的“en lisant Hegel”^②思想笔记。在书中无法寻找思想的系统联系和经过润色的表述。不过这可是思想的实验室、隐秘的一方面、是“神圣中的神圣”、秘传下来的全部身心，直至“自我批评”。因此，《笔记》宝贵、新鲜、有趣，列宁的“心灵”完全打开来。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出现，那么他在《哲学笔记》中的出现则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在那里，它的重点在唯物主义。在这里，重点在辩证。由此乃出现一系列的“箴言”。

1. “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不是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③

2. “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更多的是按费尔巴哈（和毕希纳）的路数而不是按黑格尔的样子批判康德和休谟的追随者”。

列宁在《笔记》的另一处批评普列汉诺夫写了不少有关哲学的文章，没有发展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思想，等等。这些简略的意见（其中也包括无人通晓《资本论》，因为他们都不懂辩证法的“箴言”在内）而反衬出列宁重视辩证法，并赋予它巨大意义的一道光芒。众所

① 页边注。

② 黑格尔的笔记。

③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50页。

周知，马克思本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作个简短的汇总，但是没有来得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作了最一般的肯定，用例子对它作了发展。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它漂亮地运用在了自然科学中。列宁是对它做全面的唯物主义诠释的第一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他辩证地理解辩证法，他有分析地揭示它的各个方面，把它们综合在统一和多样的概念之中。凡是与辩证法有关的东西，列宁都从黑格尔那里完全取过来。如果强调说列宁的十六条定义不论是在数量上和顺序上都是永恒不可变的，那当然是书呆子气。那样就意味着你首先既不懂得列宁笔记的意义，也不懂它的性质。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这里他天才地掌握了一切的实质要素、方面、辩证法特征，作为科学也掌握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掌握到如此程度，以至指出它们的认识意义。辩证法的本体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都理解得和讲述得极为出色，你似乎直接触摸到了它的深刻生活意义。那些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阐述中的抽象概念像“雾里花”一样的东西，在列宁这里脉动着的实际，像似多样的、自相矛盾的韵律在对立中“转换和倾注”地运动，而那相应的万能“弹性概念”则以自然的方法论的要求面目出现，离开它，认识便贫乏、有限和苍白。

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展起来的反映理论在后来从辩证法角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工。在这里还来谈列宁的立场不够恰当，因为我们始终谈的都是这个。但是也总还得把列宁所阐述的作为过程、作为向较为深刻的“实质”和越来越广泛与普遍的联系过渡的间接知识和所提供的资料强调一下；强调一下他对普遍、个别和特殊的阐述；列宁把反映看作是规律的通报，是世界的科学图景，而不是把它作为天真唯心主义的简单现象学；把它看作是从感觉向思维的辩证过渡，等等。列宁的反映论绝对不是照镜子的肤浅、天真理论。凡是会读、善于思考的人都会从《哲学笔记》中得到丰富的材料。

我们认为列宁关于现实联系的多样类型，作为物质与过程的普遍联系的要素，是和一种因果联系相反的。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到过这个。列宁是提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人，这一论点的全部意义也不是一下

子便显现出来的。它解决了可能出现异乎寻常后果的事件，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唯一和一种类型因果联系的狭隘性、片面性和有限性。列宁一点没有伤害一元论，也没有陷入多元论。辩证法规则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范畴是规律一致的表现，而联系的不同类型是在这一致中表现出的多样性。这才是对万有联系的真正辩证的理解。列宁的这个论断表明前进的一大步。它立即把辩证法同诸如数学这样一些领域结合起来了，而数学原本是因果性的一块绊脚石。它使得物理学和心理学有可能较为细致和准确地提出问题（所有哲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它使得现代理论物理学有了合理地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可能性，等等。列宁在这里来了一个大翻个儿，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要弄懂列宁的这个论断的深度和它的理论上的意义。对任何一门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来说，这是真正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宝贵贡献。

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实践、技术等理论认识意义也有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简要地提过这方面（该书在列宁逝世后方才出版，因此列宁不可能知道），还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涉及到过这问题。波格丹诺夫和实用主义的拥护者们从推崇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对它作了不少文章。尽管令人奇怪，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涉及这个问题都相当肤浅。列宁是唯物主义地同时又辩证地提出这个问题，即哲学地深刻地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理论认识中的技术——我的老天爷！这是草率的呀！可对列宁来说，这是深思熟虑过的理论思想，不是出自偶然，也不是绕弯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上越是向前走便越是能把眼前的实际和所提出这问题的作用看清楚。

与实践结合涵盖着列宁的全部活动和思维，因为辩证的思想转为他的辩证的行动、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列宁是理智和意志、理论和实践、认识与行动一致的生动体现者。认识主体的学说被他的行动主体的学说所补充，除他之外，没有人如此卓越和具体地研究过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改造主体的理论。他的辩证法经过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地论断

转为行动的辩证法，从来英明、战无不胜，从原则性和具体方面来说，气势宏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不是这里要研究的。不过，重要的是要强调在领导工作中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它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落在天才列宁的肩上，他用声势浩大的行动体现了这澎湃的时代。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必须摧毁的条件、必须认清和克服的自发势力，也必须要把自发势力组织起来。在列宁这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伟大的辩证行动大师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胜利革命卓绝地解决了一系列极其困难的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成长为世界力量，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意识中成了正式的学说，是新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的思想意识、世界观。列宁没有能见到最后解决革命的重要问题“谁战胜谁”，社会主义在他生前仅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经济的和社会的自发势力还很厉害。远不是所有都服从社会主义计划的理智。社会还没有形成目的一致，必须还没有立即转为目的。不过前提已经具备了。实践“不需要”哲学的空谈，庸俗小手工业者们的思想和庸见已经被推翻了。列宁的天才闪耀发光。但是，时代出所需要的人，历史的新步伐把斯大林推到了他的位子上。斯大林成了思想和行动的重心——这是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在他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将永远胜利。全部主要的朝气蓬勃的职能都综合在胜利完成伟大斯大林五年计划之中，理论和实践结合在社会的巨大规模和每一个社会机体的细胞之中。世界的新问题在成熟，这是社会主义和它年轻的朝气蓬勃文化的世界胜利的问题。

1937年11月7—8日，伟大胜利20周年之际

人名索引

A

阿瓦库姆，彼得罗夫（约 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作家。反对尼孔的改良：245

阿芬那留斯，理查德·海因里希（1843—1896）——瑞士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7，22，40，64，107，111，151，202，234，326

阿克萨科夫，伊万·谢尔捷耶维奇（1823—1886）——俄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之一：194

阿克萨科夫，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1817—1860）——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194

阿蒙——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203

阿那克萨哥拉（约前 500—前 428）——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关于构成物体的微小物粒“种子”不灭的学说。他认为促使宇宙运动的原则是智慧（奴斯）。奴斯组织微小物粒构成无数的具体物：114

阿里斯托芬（约前 445—前 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71，319

阿喀琉斯——《伊利亚特》中包围特洛伊城的希腊英雄：73

爱丁顿，阿瑟·斯坦利（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27

爱迪生，托马斯·阿尔瓦（1847—1931）——美国发明家、企业家：195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1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现代物

理学创始人之一。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07—1916）：171, 189, 193

埃克尔曼，约翰·彼得（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回忆录《歌德对话录》（1837—1848）：259

安德森，卡尔·戴维（1905—1991）——美国物理学家。在宇宙射线中发现阳电子（1932）和介子（1936）：170

安年科夫，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约1812—1887）——俄国文学批评家、回忆录作家：78

奥斯特瓦尔德，威廉·弗里德里希（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唯能论”的创始人：168

奥吉雅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77

阿奎那，托马斯（约1225—1274）——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使正统的经院哲学系统化，是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1567年被尊为教会第五导师：77, 100, 146, 166, 182

B

巴扎罗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74—1939）（本姓鲁德涅夫）——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自1896年起）。1907—1910年宣传造神说和经验批判主义：34

巴拉丁斯基，叶夫根尼·阿布拉莫维奇（1800—1844）——俄国诗人：72

巴甫洛夫，伊万·彼得罗维奇（1849—1936）——俄国、苏联生理学家，创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131, 155, 172, 195

巴拉赛尔苏斯（真名：菲里普·欧列奥尔·铁奥弗拉特·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1493—1541）——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化学医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批判地修改了古代医学思想，促使化学制剂应用到医学上来：126, 304

巴门尼德（埃利亚的）（约前540—约前470）——古希腊哲学家，

埃利亚学派的代表；他表述了存在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思想：273，280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民主革命家、唯物主义哲学家：72

别尔托夫——见普列汉诺夫词条：141

伯麦，雅科布（1575—1624）——德国神秘论哲学家：65，126，131，216

伯格森，亨利（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72

柏拉图（427—347）——古希腊哲学家：13，21，33，53，80，95，124，203，242，261，318

边沁，耶利米（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245

贝克莱，乔治（1685—1753）——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尔兰克罗茵的主教：6，14，100，126，167，203，328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1770—1827）——德国作曲家：195

俾斯麦，奥托·冯·莱奥皮德（1815—1898）——公爵，1871—1890年为德意志帝国首相：320

毕达哥拉斯（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94，114，139，185，244

毕尔生，卡尔（1857—1936）——英国数学家、生物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21，84

彼得楚尔特，约瑟夫（1862—192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45，308

彼拉多（《约翰福音》XIX，1）或本丢·彼拉多（马太福音，XXV II，2）——公元29年曾被任命为犹太检察官：230

波格丹诺夫，亚力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原姓马林诺夫斯基）（1873—1928）——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医生、经济学家、哲学家：34，44，99，174，187，241，331

博内，夏尔里（1720—1793）——瑞士自然科学家，哲学家：304

玻尔，尼尔斯·亨利克·戴维（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创立人之一：195，214

博尔特克维奇，弗拉基斯拉夫·约瑟福维奇（1868—1931）——原籍波兰，经济学家、统计学理论家。1901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311

布鲁诺，乔尔丹诺（1548—1600）——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被控宣传异端而被宗教判处火刑：268

布留霍年科，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890—1960）——苏联生物学家：161

毕希纳，路德维希（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131，327

C

柴可夫斯基，彼得·伊里奇（1840—1893）——俄国作曲家、杰出的交响乐家、音乐剧作家：195

D

道尔顿，约翰（1766—1844）——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化学原子学说的创始人：169

丹尼列夫斯基，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1822—1885）——俄国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150

但丁，阿利盖利（1265—1321）——意大利诗人，意大利文学语言创立者：194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科学家、工程师：194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77，92，147，155，172，195，286，303

德彪西，克劳德（1862—1918）——法国作曲家，印象派音乐奠基人：195

德拉加，朱里·奥久斯坦（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191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阿布德拉人，高寿。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古代原子说的创始人：130，267

德里希，汉斯（1867—1941）——德国生物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企图建立活力论体系：150，161

第欧根尼（锡诺帕的）（约前400—前325）——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极端禁欲主义者，据说住在一个大木桶里：83

笛卡儿，勒内（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99，100

狄奥根涅斯（3世纪上半叶）——古希腊作家：22

狄德罗，德尼（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179

狄塞尔，鲁道夫（1858—1913）——德国工程师，发明内燃发动机：195

狄慈根，约瑟夫（1828—1888）——德国制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自学唯物主义辩证法：265

迪尔，卡尔（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赞成社会方向：286

杜布瓦-雷蒙，埃米尔·亨利（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学派创始人，哲学家，电生理学奠基人。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32

杜林，欧根（1833—1921）——德国哲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学：40，191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65—1919）——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311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820—1895）：10，65，80，101，156，186，218，254，285，305

恩培多克勒（约前490—前430）——西西里岛阿格里真托人，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医生、政治活动家：148，170

F

法伊欣格尔，汉斯（1852—193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虚构主义概念（把人对世界的认识解释为幻想和虚构的总和）：167

法拉第，迈克尔（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电磁场学说的奠基人：115，195

法朗士，阿纳托尔（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07

浮士德——德国民间传说和世界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公，人类探索知识的象征。原型是约翰·浮士德博士（约1480—约1540），他是一个四海漂泊的星相家：77，204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运动哲学家、自然神论者：304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18，40，60，101，135，174，211，267，329

费尔伏恩，马克斯（1863—1921）——德国著名生理学家：138

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1762—1814）——德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4，80，121，175

费舍，库诺（1824—1907）——德国哲学史家，黑格尔主义者：128，253，263，286

菲拉列特（罗曼诺夫·费道尔·尼基奇茨）（约1553—1633）——

俄罗斯东正教牧首（1608—1610年及1619年起），沙皇米哈伊尔·费道罗维奇的父亲。波利斯·戈东诺夫执政时被黜，剃度为修道士。1619年起是实际上的国家掌权者：7

弗兰克，谢苗·路德维霍维奇（1877—1950）——俄国宗教哲学家。1922年被逐出国：195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250

富兰克林，本杰明（1706—1790）——美国启蒙思想家、国务活动家、科学家：211

傅立叶，弗兰素瓦-玛丽·沙尔（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21, 322

冯特，威廉（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156, 173

G

甘斯弗特（霍尔斯特·韦塞尔）（1420—1489）——德国宗教改革先驱人物之一：88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1749—1832）——德国作家、德国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人、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42, 52, 65, 80, 102, 171, 259, 287

高尔吉亚（约前483—约前375）——古希腊诡辩学家：239

贡斯当，本热明·安里（1767—1830）——法国作家和政论家：318

H

哈柏，弗里茨（1868—1934）——德国无机化学家和工艺师：194

哈勒尔，阿里布列赫特·冯（1708—1777）——瑞士自然科学家、

医生和诗人，实验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07，274

哈曼，约翰·乔治（1730—1788）——德国批评家、作家、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直接知识学说的拥护者。发展了具有神秘色彩的直觉辩证思想：76

汉尼拔（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193

海森堡，维尔涅尔（1901—1976）——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71

海涅，海因里希（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2，47，76，94，147，193，245

海克尔，恩斯特（1834—1919）——德国进化论生物学家，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代表人物，达尔文学说的捍卫者和传播者：32，41，195，256，308

荷尔德林，弗里德里希（1770—1843）——德国诗人、小说家：3

荷马——传说的古希腊诗人，《伊里亚特》、《奥德修记》据说都是他的作品：145

霍布斯，托马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第一个完整体系的创造者：34，131，267

霍尔巴赫，保利·昂里（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49，53，64

贺拉斯，弗拉克（前65—前8）——罗马诗人。他的作品含有哲学议论及醒世的哲理，承袭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论理哲学。名著《纪念碑》为后世竞相模仿（如普希金等）：6，248

赫格西亚（前4世纪末—前3世纪初）——古希腊享乐主义学派哲学家：242

赫拉克利特（以弗所的）（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辩证论者，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25，113

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157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265

赫尔姆霍次，赫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1821—1894）——德国科学家。著有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有重大价值的作品：195

霍米亚科夫，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奠基人之一：194

荒木贞夫（1877—1966）——20世纪20至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头目和思想家之一：194

J

居维叶，乔治（1769—1832）——法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同时提出灾难理论：162，306

居里，皮埃尔（1859—1906）——法国物理学家，放射性学说创立人之一：170，195

基列耶夫斯基，伊凡·瓦西里耶维奇（1806—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政论作家，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194

基列耶夫斯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1806—1856）——俄国民俗学家、古文献学家、政论家、斯拉夫主义者：194

K

康帕内拉，托马斯（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诗人、政治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的奠基人：320，321

康德，伊曼努尔（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2，21，54，81，116，137，170，201，253，303

康拉德，尼古拉·约瑟夫维奇（1891—1970）——苏联东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8）：190

孔多塞，让·安东·尼古拉（1743—1794）——法国侯爵、启蒙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318

孔子（约前 551—前 479）——中国著名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118，201，202

孔德，奥古斯特（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奠基人之一：220，225，307，308

卡勒尔，阿列克西斯（1873—1944）——法国外科学家、病理生理学家，在器官移植方面有重要著作：161

克拉底鲁（雅典的）（前 5 世纪下半叶—前 4 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传说是赫拉克里特的追随者、柏拉图的老师：203

克伦威尔，奥利弗（1599—1658）——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领导人：193

克洛诺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子，被儿子推翻打入冥土。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萨托耳诺斯：38

克雷洛夫，伊万·安德列耶维奇（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8

库舍夫斯基，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1847—1876）——俄国作家：111

L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洛维奇（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参加过 19 世纪 60 年代的民主运动：250，324，325

拉瓦锡，安托万·罗朗（1743—1794）——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169

拉马克，让·巴齐斯特（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前辈。创立生物进化的学说，动物心理学的奠基人：65，106，150，161，300，303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在概率论和天体力学方面有经典著作：170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拉萨尔派的首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320

拉瓦特，约翰·卡斯帕（1741—1801）——瑞士作家：76

拉布雷，弗朗苏瓦（1494—1553）——法国人道主义作家：320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勃特（1828—1875）——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130，256

老子（李耳）（约前571—约前471）——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196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65，77，99，306

莱维-布律尔，吕西安（1857—1939）——法国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家：204

莱辛，泰奥多尔（1872—1933）——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被法西斯杀害：114—120，201—203

列宁（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870—1924）：43，52，62，89，127，174，195，231，294，326

列昂季耶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1）——俄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后期的斯拉夫主义者：194

洛克，约翰（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及政治原理的创立人：130，267，297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家：311

卢克莱修，梯特·卡鲁斯——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131，214

卢瑟福，恩斯特（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原子放射性和结构学说的创始人之一：168，214

卢梭，让·雅克（1712—1778）——法国思想家和作家，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91，114，198，318，322

鲁登道夫，埃里希（1865—1937）——德国将军，德国军国主义

思想家之一：194

路德，马丁（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路德宗的创始人，将圣经译成德文，使德语言文字规范化：194

留基伯（前5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希腊罗马原子论的创始人：130

李森科，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特罗菲姆莫维奇（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34），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1935）和院长（1938—1956，1961—1962）。李森科的许多原理没有得到实验证实：164

李嘉图，大卫（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自由竞争原则的捍卫者：78，225

李凯尔特，亨利希（1863—1936）——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创始人之一：52，310，312—315

罗森贝格，阿尔弗雷德（1893—1946）——德国二战中主要战犯之一：194

罗森克朗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西（1805—1879）——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学生：124

赖尔，查尔斯（1797—1875）——苏格兰地质学家：170

M

马尔，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约1864—1934）——俄国、苏联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173，191

马赫，恩斯特（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奠基人之一：6，9，23，168，326，327

马克思，卡尔（1818—1883）：3，18，44，73，105，135，168，211，256，303

马基雅维里, 尼科洛 (1469—1527) ——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历史学家: 245, 321, 322

麦克斯韦, 詹姆斯·克列克 (1831—1879) ——英国物理学家, 经典电动力学创始人。统计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15, 195

梅利尼科夫,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 (笔名: 安德列·彼切尔斯基) (1818—1883) ——俄国作家: 201

梅林, 弗兰茨 (1846—1919)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 德国共产党建党人之一, 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 228

梅菲斯托费尔——欧洲一些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艺术创作中魔鬼的形象; 德国民间故事创作《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约于1587年成书)、歌德的《浮士德》及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 12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 ——意大利雕塑家、美术家、建筑师、诗人: 194

米丘林,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 (1855—1935) ——苏联生物学家、育种学家: 164

米勒, 亨利希 (1789—1839) ——德国作家、小说家、歌德的通讯员: 260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司手工和艺术的女神。与丘比特和朱诺共称为卡皮托利三联神。公元前3世纪末起也被尊作司战争和代表国家智慧的女神: 77

门捷列夫,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1834—1907) ——俄国化学家。1869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 170

闵科夫斯基, 赫尔曼 (1864—1909) ——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对狭义相对论的运动学作了几何学解释(闵可夫斯基空间): 39

闵采尔, 托马斯 (约1490—1525) ——德国革命家。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1524—1526年农民战争中农民和城市平民群众的领袖和思想家: 320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1622—1673) (本姓包克兰) ——法国剧作家: 103, 164

莫尔，托马斯（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国务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1529—1532年任英国大臣：320

莫罗佐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54—1946）——革命民粹派分子、学者。“柴可夫派”和“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参加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2年被判终身苦役：35，36

摩莱肖特，雅科布（1822—1893）——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131，134

墨索里尼，贝尼托（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1922—1945）：194

蒙森，特奥多尔（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研究古罗马历史和古罗马法律作了大量工作：225

孟德斯鸠，沙尔·路易（1689—1755）——法国启蒙教育家、法学家、哲学家：318

缪勒，马克斯（1823—1900）——英国语文学家、东方学家、普通语言学、印度学和神话学家：173

N

拿破仑一世（1769—1821）——1804—1814年和1815年3—6月为法国皇帝：241，253

尼布尔，巴尔托德·乔治（1776—1831）——德国古希腊罗马史学家。历史研究中科学批判方法的创始人：225，253

尼采，弗里德里希（1844—1900）——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诗人：3，81，190

牛顿，艾萨克（1643—1727）——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经典物理学创始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672）和会长（1703年起）：42

努阿莱，路德维希（1829—1889）——德国作家、哲学家：173，174

P

培根, 弗兰西斯 (1561—1626) ——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物主义创始人: 49, 76, 83, 117, 131, 172, 180, 187, 267

皮浪 (约前 360—前 270) ——古希腊哲学家, 怀疑论 (皮浪主义) 的创始人: 15, 22—25, 42, 180, 240

皮萨列夫,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1840—1868) ——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民主革命家: 113, 131

普朗克, 马克斯 (1858—1947) ——德国物理学家, 量子论创始人, 1900 年提出作用量子 (普朗克常数), 并根据量子概念得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辐射定律: 327

普伦格, 约翰 (1874—?) ——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135, 285, 286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1856—1918) ——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7, 34, 83, 130, 141, 233, 327

普罗塔哥拉 (阿布德拉的) (约前 490—前 420) ——古希腊哲学家, 最著名的诡辩学人物: 249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78

配第, 威廉 (1628—1687)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最先提出劳动价值理论: 224

Q

丘普罗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1874—1926) ——俄国统计学理论家。1917 年去国外: 310

R

让里斯 (1746—1830) ——法国女作家: 251

若弗鲁瓦·圣-蒂莱尔父子——法国博物动物学家。父: 艾蒂安 (1772—1844) ——法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先驱。子: 伊西多尔 (1805—1861) ——法国动物学家, 巴黎科学院院士 (1833): 162

S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1879—1953) ——苏联政治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 89, 158, 217, 250, 323

斯宾塞, 赫伯特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论创始人之一, 社会学中的有机学派奠基人: 225, 287

斯宾诺莎, 贝纳迪克特 (1632—1677)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57, 77, 100, 124, 154, 193, 271

斯迈尔斯, 塞缪尔 (1816—1904) ——苏格兰作家: 251

斯密, 亚当 (1723—1790) ——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最先把资产阶级社会分成雇佣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土地私有者阶级: 225

司徒卢威,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 (1870—1944) ——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流亡外国: 291

萨柳斯蒂 (前 86—约前 35) ——罗马历史学家: 181

莎士比亚, 威廉 (1564—1616) ——英国剧作家、诗人: 78, 195

桑巴特, 威内尔 (1863—1941)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改良理论的作者之一: 135, 208, 225, 285 - 288, 309, 317

舍勒, 马克斯 (1874—1928)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哲理人类学、“认识的社会学”奠基人: 180

叔本华, 阿尔图尔 (1788—1860) ——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唯意志论代表人物: 114, 155

圣西门 (1760—1825) ——伯爵。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220, 221, 287, 306, 322

圣使徒保罗——基督教使徒之一。新约中有 14 卷书信据说为他所著: 194

苏格拉底 (约前 470—前 399) ——古希腊哲学家: 2, 50, 55, 114, 240, 318

施马连巴赫, 艾乌良 (1873—1955) ——德国经济学家,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家: 77

施潘, 欧特马尔 (1878—1950) ——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发展了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普遍主义”理论, 其核心是被解释为初始现实的整体性: 92, 161, 225

施宾格勒, 奥斯渥特 (1880—1936)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76, 157, 225, 249, 308

施坦德伏斯, 马克斯·鲁道夫 (1854—?) ——德国昆虫学家: 60

释迦牟尼——即佛陀。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人。释迦是其种族名, 牟尼为“圣人”之意。本名乔达摩·悉达多。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2 世纪末—3 世纪初) ——古希腊哲学家, 怀疑论代表人物。收集古希腊怀疑论人士从皮浪到爱奈西丹的论述并加以整理, 早期逻辑史学家之一: 22, 23

T

特列维那里乌斯 (1776—1837) ——德国自然博物学家: 303

特勒耳奇, 恩斯特 (1865—1923)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宗教史家、宗教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136, 285, 286

塔索，托可瓦托（1544—159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194

泰勒，弗雷德里克（1856—1915）——美国工程师，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体系，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以获取利润：86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28—1910）——伯爵。俄国作家：195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主神之一，司雷雨、风暴、丰收，其形象为手握石槌的武士：191

W

瓦格纳，阿道夫（1835—1917）——德国经济学家：18，80

瓦格纳，理查德（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195

韦伯，马克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魏宁格，奥托（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富裕犹太手艺人之子，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转变为基督教徒。《性和性格》是他的唯一著作，乃是一部反犹宣传的原始资料。他认为一切生物是由不同比例的阳性元素和阴性元素结合起来的。阳性元素是积极的、多产的和道德的，而阴性元素则是消极的、非生产性的和非道德的。在论犹太教一章里，他斥责犹太教同基督教不同，是阴性的、非道德性的：15

沃坦（奥丁）——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法力无边的巫师、哲人。战神，接待阵亡将士英灵大殿之神：2，183，191，194

沃勒，弗里德里希（1800—1882）——德国化学家，无机物化合成有机物的第一人（1824）。他的研究对活力论是个打击：164

沃尔特曼，路德维希（1871—1907）——德国社会学家：194

维尔纳茨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63—1945）——苏联科学家，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放射地质学创始人，提出生物圈及

其进化的学说和人力智力活动范围的改造问题：65

韦塞尔，霍尔斯特——见甘斯弗特词条：88

文德尔班，威廉（1848—1915）——德国哲学家：310

乌格留姆-布尔切也夫——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人物：254

X

西梅尔，乔治（1858—191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生命哲学代表人物：198

休谟，大卫（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可知论主要原则的形成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同意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6，9，17，100，126，328

希特勒，阿道夫（1889—1945）——原姓施克尔格鲁勃：4，75，88，166

夏娃——圣经所说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女始祖。：9，62

谢韦尔佐采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866—1936）——俄国、苏联生物学家，动物进化形态学的奠基人：82

谢切诺夫，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829—1905）——俄国生理学派创始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奠定了唯物主义心理学、劳动生理学、年龄生理学、比较生理学和进化生理学的基础：131

Y

伊里奇——列宁名：8，25，69，84，137，243

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其形象是两张面孔：一张看过去，一张面向未来。“两副面孔的人”指口是心非者：2

伊希斯——古代埃及神话中俄赛里斯的妻子和妹妹，是丰产、水、

风、魔力、航海女神，也是保护死者的女神：33

亚伦——旧约人名。摩西的哥哥：88

亚当——上帝创造的世界上的第一人：9，215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古希腊哲学家，知识渊博，逍遥派的创始人：25，37，59，99，112，130，145，242，261，319

亚历山大（前 356—前 232）——马其顿国的国王：113，145，166，182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1743—1819）——德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感觉与信仰哲学的代表：76

耶伊尔，埃里赫·古斯塔夫（1783—1843）——瑞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作曲家和诗人。

约里奥-居里夫妇——法国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发现人工放射性、阳电子放射性（1934），电荷的湮没与产生（1933）：170，195

约翰——基督教的使徒之一，启示录和约翰书信（一、二、三）为其所著：194

约翰（莱顿的）（约 1509—1536）——荷兰再洗礼派、闵斯德公社的领袖：320

Z

詹姆斯，威廉（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87，234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他的象征物为神盾、帝王权杖，有时也用鹰来表示。住在奥林匹斯山，与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相当：75

芝诺（季蒂昂的）（约前 336—约前 264）——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300 年于雅典创立斯多葛学派：22，73，83，274

张伯伦，休士顿·斯图阿特（1855—1927）——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种族主义社会学家，宣传德帝国分子统治世界的思想，法西斯思想的主要先驱之一：191